

M6

0

=1

亞 洲 內 幕

譯 楷 學 蔣 著 室 根 · 翰 約



3 0118 098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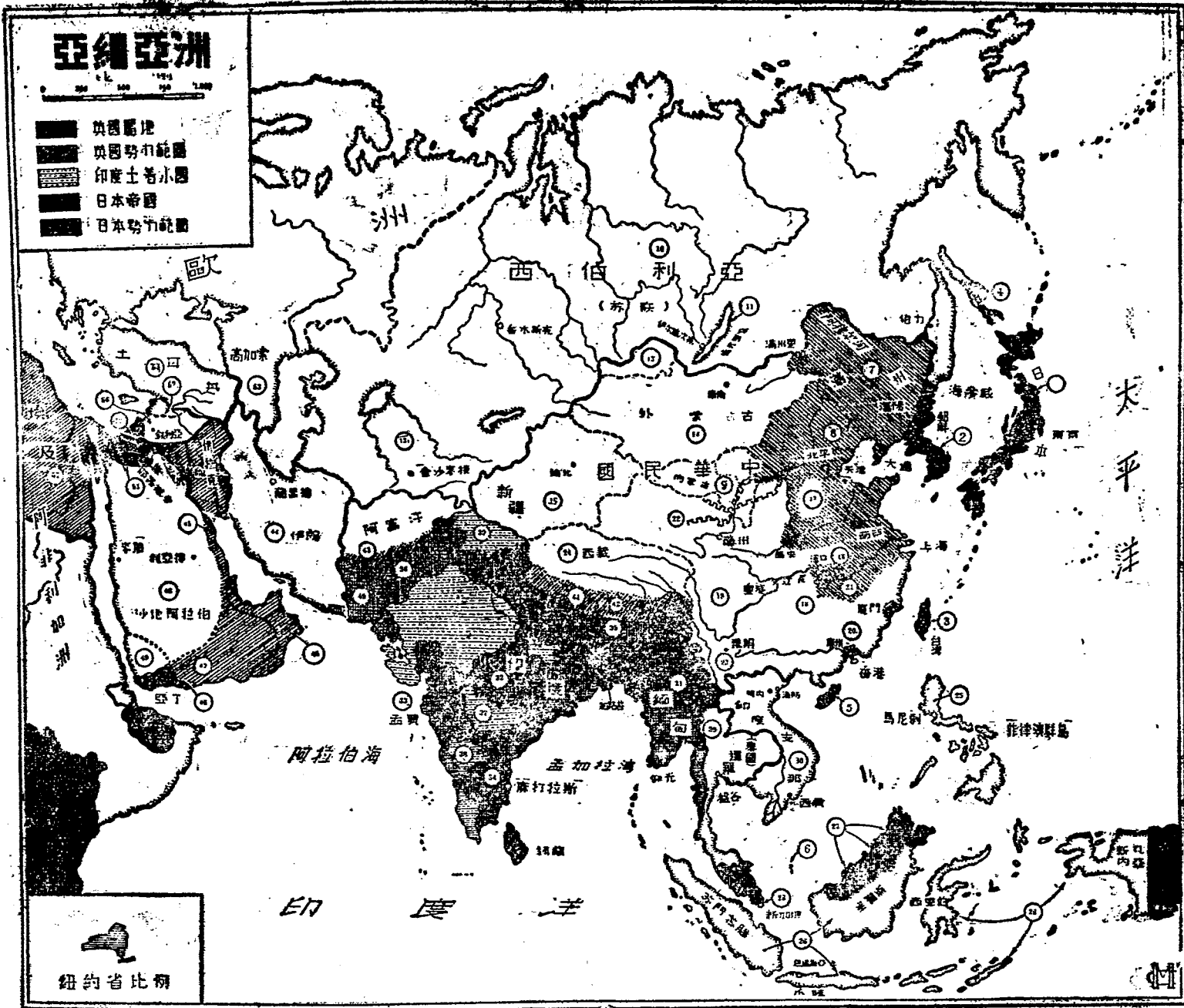
行 發 局 書 代 時 大

A389477

亞細亞洲

比例尺 1:100,000,000

-  英國屬地
-  英國勢力範圍
-  印度土著小國
-  日本帝國
-  日本勢力範圍



紐約省比例

亞洲地圖新解

【日本帝國】(1)日本本部，七千萬人擠在一塊比加利福尼亞還小的面積中，正在向外求發展。它是一個守紀律、重習慣、信神道、懷野心、多地震、缺幽默、善摹仿、吃生魚的國家。它是正在逐漸生長的帝國。

(2)朝鮮，農民穿著白衣服；(3)台灣；(4)庫頁島南半部；(5)日本人最近佔領的斯巴拉脫羣島。

【俄國在亞洲】(10)西伯利亞。從烏拉爾到太平洋，蘇維埃忙碌萬狀：採木材、開煤礦、掘黃金、開發北冰洋漁業、建造新鋼鐵中心。在黑龍江邊界上，他們嚴密地注視着日本人。在海參崴和伯力，他們的軍事機構已有了防禦的準備。日本人如施行攻勢，將把邊界推到(11)貝爾湖，使東京不致受空軍轟炸的威脅。

環繞在蘇聯邊界的，有十二個自治共和國，民族為準蒙古種 (Mongoloids)、蒲里亞種 (Buriats)、土耳其種 (Turkomans) 以及近(12)金沙麥根 (Golden Samarkand) 的烏茲貝克種 (Uzbekis)。還有一個共和國，郵票的顏色很美觀，叫做(13)唐努都伐 (Tannu Tuva)。

【中華民國】(16)偉大的中國，是全世界立國最久開化最早的國家，正在抵抗「倭寇」。擁有聰明文雅的民族，那一種強烈的新民族精神現已克服了過去數代的腐敗和頹廢。領袖是蔣介石氏和家人。人口在四萬萬至四萬五千萬之間——佔世界第一位。江河時常改道，以倫理為宗教，災荒連年，盛行家族制。

及西洋帝國主義的面目在這裏最淨猶。(17)這是黃河以北的華北五省：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日本人想把它們割去。那些地方的戰爭固猛烈，但陰謀却更猛烈。中國八路軍及其游擊隊在這些地方極其活躍。(18)重慶、四川省會，現為委員長大本營；去年十月間，(19)漢口和(20)廣州失陷，但日本人仍舊沒有什麼大收穫。在日軍戰線的後方，中國人建立起國家。他們失了有鐵路通行的大部份沿海地方，和流經上海入海的(21)長江流域。中國的軍火都從蘇聯運經(22)蘭州，或從法屬安南及緬甸到(23)雲南。(24)西藏理論上屬中國，實際上是英國勢力範圍。敵對的帝國主義在這裏活動得最猛烈。它是一個神權「國」，完全由喇嘛統治。(14)外蒙古。在理論上，這塊一百萬方英里的面積，無疑的屬於中國。但事實上行使統治權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可說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人民都是游牧民族，以出售羊皮為生，老死於戈壁沙漠。(15)面積很大，但世人很少聽到的新疆省，雖在中國主權之下，不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但也幾乎像是蘇聯的勢力範圍。(5)日本人最近佔領的海南島。(7)僞「滿洲國」。這個「國家」有慕尼黑會議前德法兩國那樣大，是日本伸足於大陸的大墊腳石。在傀儡皇帝尊義之下，由關東軍統治。經濟工作正在進行。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才從中國挖出來，到一九三三年事實上是被併吞了。(8)熱河，一個產鴉片的省份。(9)白蒙古，在長城以外，一九三九年還在苦戰中。其中一部份不久也許會變成一個新傀儡國。統治者」為德王。

【中國與印度之間】(25) 奎松先生是非律濱的總統；他不能決定應否依照核准的成案，從一九四六年脫離美國而獨立。(26) 荷屬東印度。六千五百萬馬來島民貢獻血肉和財富給遙遠的荷蘭。婆羅洲的一部份包括(27) 沙勞越 (Sarwak) 和婆羅乃 (Brunel)，屬於英國。(28) 新嘉坡，位於馬來半島的頂尖，控制附近一切的交通，是東方的直布魯陀。(29) 暹羅，一個獨立王國，最近改名為「泰國」。統治者是一個孩子皇帝，國內披黃袈裟的和尙很多；推動國政的是「暹羅三要人」。(30) 印度支那，法國在東亞的根據地。由傀儡王和小王統治，最高統治者却在巴黎。(31) 緬甸，世界產米最多的地方，一九三五年脫離了印度。

【印度】(32) 人口佔全世界五分之一，雜然並陳於其間者，有甘地先生，二二〇種的文字，最狡猾的大英帝國主義，全世界最高的山。它比中國還窮，社會身份複雜得難以形容。英屬印度任各省自治，在十一省之中，八省有印度國民大會政府。請注意幾個大轄區：(33) 孟買，(34) 麻打拉斯 (Madras)，(35) 孟加拉，(36) 西北邊省；每個轄區自成爲一個世界。各大土人國在法律上的地位，全視其是否加入「聯邦」而定。其中較大者有(37) 海得拉巴 (Hyderabad)，(38) 密索爾 (Mysore)，(39) 迦須彌 (Kashmir) 直接受英國治理者有(40) 俾路支 (Baluchistan) 等省。(41) 尼泊爾，在喜馬拉亞山旁邊，愛自稱爲獨立國。(42) 不丹 (Bhutan) 也是如此，實在沒有理由。

【近東及中亞】(43) 阿富汗「是」獨立國，世上最難以理解的一個地方。由三位爺叔統治着。(44)

及西洋帝國主義的面目在這裏最猙獰。(17)這是黃河以北的華北五省：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日本想把它們割去。那些地方的戰爭固猛烈，但陰謀却更猛烈。中國八路軍及其游擊隊在這些地方極其活躍。(18)重慶、四川省會，現為委員長大本營；去年十月間，(19)漢口和(20)廣州失陷，但日本人仍舊沒有什麼大收穫。在日軍戰線的後方，中國人建立起國家。他們失了有鐵路通行的大部份沿海地方，和流經上海入海的(21)長江流域。中國的軍火都從蘇聯運經(22)蘭州，或從法屬安南及緬甸到(23)雲南。(24)西藏。理論上屬中國，實際上是英國勢力範圍。敵對的帝國主義在這裏活動得最猛烈。它是一個神權「國」，完全由喇嘛統治。(14)外蒙古。在理論上，這塊一百萬方英里的面積，無疑的屬於中國。但事實上行使統治權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可說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人民都是游牧民族，以出售羊皮為生，老死於戈壁沙漠。(15)面積很大，但世人很少聽到的新疆省，雖在中國主權之下，不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但也幾乎像是蘇聯的勢力範圍。(5)日本人最近佔領的海南島。(7)偽「滿洲國」。這個「國家」有慕尼黑會議前德法兩國那樣大，是日本伸足於大陸的大墊脚石。在傀儡皇帝溥儀之下，由關東軍統治。經濟工作正在進行。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才從中國挖出來，到一九三三年事實上是被併吞了。(8)熱河，一個產鴉片的省份。(9)內蒙古，在長城以外，一九三九年還在苦戰中。其中一部份不久也許會變成一個新傀儡國。「統治者」為德王。

【中國與印度之間】(25)奎松先生是非律濱的總統，他不能決定應否依照核准的成案，從一九四六年脫離美國而獨立。(26)荷屬東印度，六千五百萬馬來島民貢獻血肉和財富給遙遠的荷蘭。婆羅洲的一部份包括(27)沙勞越(Sarwak)和婆羅乃(Bornei)，屬於英國。(28)新嘉坡，位於馬來半島的頂尖，控制附近一切的交通，是東方的直布魯陀。(29)暹羅，一個獨立王國，最近改名為「泰國」。統治者是一個孩子皇帝，國內披黃袈裟的和尚很多，推動國政的是「暹羅三要人」。(30)印度支那，法國在東亞的根據地，由傀儡王和小王統治，最高統治者却在巴黎。(31)緬甸，世界產米最多的地方，一九三五年脫離了印度。

【印度】(32)人口佔全世界五分之一，雜然並陳於其間者，有甘地先生，二二〇種的文字，最狡猾的大英帝國主義，全世界最高的山。它比中國還窮，社會身份複雜得難以形容。英屬印度任各省自治，在十一省之中，八省有印度國民大會政府。請注意幾個大轉區：(33)孟買，(34)麻打拉斯(Madras)，(35)孟加拉，(36)西北邊省，每個轄區自成爲一個世界。各大士人國在法律上的地位，全視其是否加入「聯邦」。而定其中較大者有(37)海得拉巴(Hyderabad)，(38)密索爾(Mysore)，(39)迦須彌(Kashmir)，直接受英國治理者有(40)俾路支(Baluchistan)等省。(41)尼泊爾，在喜馬拉亞山旁邊，愛自稱爲獨立國。(42)不丹(Bhutan)也是如此，實在沒有理由。

【近東及中亞】(43)阿富汗「是」獨立國，世上最難以理解的一個地方。由三位爺叔統治着。(44)

伊朗，孔雀座上坐着一位權力強大的禮查王。他從前是個無名的騎兵。這個國家以前叫做「波斯」和土耳其同是重新建立起來的。伊朗高原是亞洲的中心。(45)波斯灣西岸，有許多小國如科威特 (Koweit) 馬斯阿特 (Muscat) 等，大半為英國屬地。(46)亞丁 (Aden) 是英國的領土鄰近的。(47)哈達拉馬 (Hadramaut) 是英國的勢力範圍。(48)沙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是亞洲六個真正獨立國之一。一個大皇帝伊本·沙地 (King Ibn Saud) 統治着全國，他有一百個妃嬪。從麥加·麥地那區，崛起了穆罕默德，他在亞洲各國的政治和歷史上留下很深的遺跡。(49)葉門 (Yemen) 一個風景美麗，出產咖啡的小國，一部份處於意大利勢力之下。(50)伊拉克 (Iraq) 名義上是獨立的，且為國聯會員國之一，從前叫作美索不達米亞，後台老闆是英國。(51)外約旦 (Transjordan) 它的法律地位莫名其妙。統治者是厄米爾·阿部杜拉，猶太民族建國運動者，方言它是巴勒斯坦一部份。(52)巴勒斯坦，是風物美麗的小國家，在世界各國中間，它的歷史最令人惆悵而又最悲慘。現在雖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鬥爭場，但幕後牽線者却是英人。(53)在高加索，有蘇聯的亞爾曼尼亞，喬治亞，亞塞爾拜然各共和邦，都有足以令人興奮的歷史，但不在本書敘述範圍之內。(54)土耳其和(55)埃及，除了過去的歷史以外也不再提。(56)敘利亞，是法國委任統治地，被硬頭硬腦的法國人分裂為五區，每區都設一個政府。其(57)亞歷山大勒達 (Alexandria) 的主權，則由土耳其和法國分享。

原序

本序爲歐洲內幕的姊妹篇。著者原欲以亞洲外幕 (Outside Asia) 而不以亞洲內幕 (Inside Asia) 命名，但書店一定要我改成今名，我也就改了。我本來的意思，以爲我只是站在「幕外」來窺探亞洲。不過我敢相信本書章節的緊湊、敘述的詳盡，與夫包羅之廣，實與歐洲內幕無異。因我的入手方法和觀點都相同，而且又是在特別有收穫的環境之下來「窺探」。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除阿拉伯和波多以外，凡是歐洲的重要地方，我都親自到過。本書竭兩年之力，始克著成，可作記者報告讀，亦可作政治指南讀。我會乘輪船火車飛機汽車周遊世界三萬英里。以前任芝加哥每日新聞 (Chicago Daily News) 通訊員時，還曾到過近東四次。

歐洲內幕的結構以人物爲綫索，本書亦復如此。關於日本天皇、蔣委員長、宋氏姊妹、馬紐爾、奎松、古壇查華哈拉、尼赫魯、波斯王、禮查、阿拉伯王伊本·沙地及猶太人領袖 韋士曼、博士，都各闡一章。次要名人，也以相當篇幅加以敘述。有些批評家以爲我在歐洲內幕中太注重人物，其實我從來沒有想把政治因素或經濟因素的影響縮至最小限度。不過同時也要注意人物而已。就大體而論，亞洲的政治，關於民衆的

較多，關於個人的較少，但也不能忽略了個人的重要性，所以讀者可以發現本書是政治、經濟、宗教和人物並重描寫。

日本是個強大而危險的國家，屬於「三無國」中的第三個。它此時正在中國從事戰爭。這次戰爭，其起點、其經過及其將來，對於我們西洋人，都會有極大的影響。這一次戰爭，和一九三九年四月幾乎爆發於歐洲的戰爭，實際上是同一性質的戰爭。日本、德國和意大利是同盟國。如果大戰到來時，我們須同時重視兩方面的戰場。

亞洲真是最複雜的一洲，它與世界其他各處有難分離的聯繫，太平洋問題尖銳地牽涉到美國、蘇聯和法國，也與亞洲問題相關聯。中國所發生的事情，與歐洲每個人都有關係，好像阿爾巴尼亞和波蘭所發生的事情與日本有關係一樣。而英國，大家都知道是最強的亞洲霸權。

歐洲潛藏在某種程度上是歐洲民族主義及各民族主義內閣的一種研究。亞洲內幕可算是民族主義發展成爲帝國主義的一種研究。亞洲被帝國主義的西洋列強吞嚥了多年。現在，善於摹仿的日本人，假借並發揚帝國主義的技巧，自己也變成帝國主義者了。本書爲亞洲新舊帝國主義的一幅素描，其中包括東印度的荷蘭人、印度支那的法國人、菲律賓的美國人、僞「滿國」和中國的日本人，以及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會到過的英國人。

歐洲內幕從希特勒說起，然後環繞德國一週，再在歐洲各處尋求德國政策的分枝。同樣地，亞洲內幕從日本說起，然後跟着日本政策至少轉個半圈。我們考察日本之後，便去觀察偽「滿國」，這是有三千萬供人試驗的豚鼠的奇「國」；由此再略涉亞洲的蘇聯，轉向泛濫着四萬五千萬人民和種種問題的中國；又南下菲律賓、馬來亞和暹羅；西至印度複雜的人民、統治者和邊疆；最後則考察伊朗、伊拉克和中亞，而結束其考察於近東和巴勒斯坦。

約翰 根室

本書敘述中國部分，間似有得諸傳聞與事實真相不符者，有輕重倒置主客易位者，此等處本社不得不略予刪節，或變更章節，以求適當，幸讀者諒之。

領旦六學文清社謹啓

亞洲內幕 目次

亞洲地圖新解

原序

- 第一章 日本天皇
- 第二章 日本第一課
- 第三章 日本軍閥
- 第四章 日本究竟法西斯到如何程度
- 第五章 日本財閥
-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 第七章 日本製造戰爭
- 第八章 「滿洲國」的豚鼠
- 第九章 蘇俄的地位
- 第十章 偉大的中國

目次

第十一章 蔣委員長

第十二章 宋氏之歌

第十三章 青天白日旗下的紅軍

第十四章 少帥在西安

第十五章 中日戰爭

第十六章 中國的軍政要人

第十七章 軍閥與傀儡

第十八章 菲律賓之父奎松

第十九章 新嘉坡根據地

第二十章 荷屬東印度

第二十一章 暹羅王國

第二十二章 聖雄甘地

第二十三章 印度的開端

第二十四章 宗教一瞥

第二十五章	尼赫魯
第二十六章	國民大會的機構
第二十七章	剛度的王公
第二十八章	阿格可汗及其他
第二十九章	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
第三十章	遙遠的邊界
第三十一章	萬王之王伊朗國王
第三十二章	阿拉伯人世界
第三十三章	中東諸王
第三十四章	以色列之地
第三十五章	韋士曼博士
第三十六章	大總圖
著者詠謝	

亞洲內幕 上冊目錄

亞洲地圖新解

原序

第一章 日本天皇

天子(四)——天皇的私生活(三)——天皇的御詩(一八)——天皇的財產(一九)——天皇的家庭(二〇)——「朕即國家」(三四)——「他們」是誰(三五)——宮臣團(二七)——大本營(三〇)

第二章 日本第一課

中國人與日本人(三七)——日本人的天性和特性(四〇)——切腹(四八)——日本工廠(四九)——今日東京(五五)

第三章 日本軍閥

陸軍宣傳小冊(六三)——板垣與關東系(六八)——傳奇人物土肥原(七二)——其他軍人(七五)——日本海軍(七七)

第四章 日本究竟法西斯到如何程度……………八〇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八三)——近衛文麿公爵(八九)——貴族與貴族院議員(九四)——外務省(九五)——可人兒廣田(九七)——極端分子(九九)——方與未艾的松岡洋右(一〇三)——反對派：假如有(一〇四)

第五章 日本財閥……………一〇九

三井財閥(一一〇)——三井與陸軍的關係(一二六)——三菱財閥(一二七)——新興財閥(一二〇)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一二二

政治暗殺(一二〇)——日本雜景(一二一)

第七章 日本製造戰爭……………一三三

擴張領土的第一面(一三六)——滿洲萬象(一三九)——九一八事變(一四〇)——不宣而戰的哲學(一四九)——柔術政治(一五〇)——防共協定與(或)反俄公約(一五四)——時間感(一五六)

第八章 「滿洲國」的豚鼠……………一五八

關東軍實驗所(一五九)——傀儡天子(一六四)——政治風景線(一六六)——帝國主義耗費

本錢(一六九)——硬頭皮與糊塗蟲(一七四)

第九章 蘇俄的地位……………一七六

蘇聯與日本(一七八)——多難之海(一八二)——邊界衝突(一八二)——蒲魯轍將軍(一八三)

——外蒙古(一八五)

第十章 偉大的中國……………一八九

中國人的幾種天性(一九二)——顧面子(一九七)——最引人入勝的文字(一九九)——宗教

孝道和家族制度(二〇五)——中國史一瞥(二〇八)——帝國主義和大西瓜(二一一)——並

不怎樣開放的門戶(二一六)——上海(二一七)——經濟一瞥(二一九)——中國的地理(二二

二)——新疆(二二七)——鴉片(二二七)——八條救藥(二三〇)

第十一章 蔣委員長……………二三二

介石與中正(二三二)——對金錢的態度(二三九)——對宗教的態度(二四〇)——總理紀念

週(二四三)——委員長的生平(二四二)——他的家事(二五一)——統一與力量(二五三)

第十二章 宋氏之歌……………二五四

孔夫人及其家庭(二五五)——母儀天下(二五七)——蔣夫人(二五九)——宋子文(二六二)
——端納(二六四)

第十三章 青天白日旗下的紅軍……………二六九

紅色拿破崙們(二七一)——紅軍有多麼紅(二七五)——八路軍的戰術(二七七)——聯合陣
線問題(二七八)

第十四章 少帥在西安……………二八〇

小伙子(二八一)——西安事變(二八五)

第十五章 中日戰爭……………二九二

事變紀實(二九三)——極權國的矛盾(二九六)——暴行與潘南事件(二九八)——三條可以
成爲妄言的箴規(三〇二)——華軍局勢(三〇二)——日軍局勢(三〇六)——西遷(三〇九)
——和平與癥結(三一〇)

第十六章 中國的軍政要人……………三二二

頂尖上的兩位(三二四)——桂省兩將軍(三一六)——基督將軍(三一八)——模範省長(三二二)

二——陳誠與張羣(三三〇)——還有四位陳氏(三三三)——大使胡適博士(三二四)——王

寵惠(三二七)——兩位何氏(三二八)——上海聞人(三二八)——五位將軍(三二九)——松花

江上的馬占山將軍(三三二)——各院會部長(三三三)——其他政黨(三三四)

第十七章 軍閥與傀儡……………三三六

秀才大帥(三三七)——二個死軍閥(三三九)——日本人的傀儡政府(三四〇)——神秘的汪

精衛(三四五)——中國雜景(三四八)——診斷註解(三四九)

第一章 日本天皇

「皇帝的權柄歸於上帝的施捨」——西萬提斯 (Carvantea)

日本天皇也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他像我們大家一樣的吃睡，而有個人生。他是父母生出來的，他也生子女，他亦會死。然而他的入性，雖頗饒趣味，却被神性所掩沒了。日本天皇說他是「生」出來的，但牠生於與凡人不同的傳說。日本天皇也會「死」，但他的死像他的生一樣，只不過爲宇宙萬象循環不息的歷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他是人，但事實上他又儼然是一個神。

日本天皇因爲是神聖的，所以不僅爲一國的元首，他本身「就是」一國家正統派認爲主權寓於天皇人身而非操於政府的任何機關。天皇與人民是合一的。不僅天皇，就是所有日本人也都自以爲是神聖的，或半神聖的。天皇乃御世神明萬民之父，把整個民族結合於其尊嚴、超人和光耀的身上。

日本天皇之神的特性是極難以描繪的概念。因爲一談到這個問題，第一，我們立即會陷於神祕之中。但若我們不把天皇的地位弄得相當清楚，就無法明瞭日本，而日本天皇的地位，大半因爲含有宗教的因素，又遠較西洋任何君主的地位爲崇高。第二，我們會得罪日本人，因爲在他們看來，天皇是不能作爲描寫

的對象的。

忠君愛國的日本人，——極大部份的日本人確是如此——對於天皇所保持的敬畏，是當代政治上絕無僅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西洋人看來也許是難以解釋的。但是大多數西洋人，凡是承襲亞理斯多德和牛頓的傳統，信仰科學研究的真理，信仰思想自由，信仰經驗的合理性者，在日本的神祕性中會發現更多難以解釋的事物。我所謂神祕性者，並非指自欺而言，而係指一個民族任意接受純理判斷所不能接受的現象的把柄不能。

★ ★ ★ ★ ★

大部份的日本人民極其尊崇他們的天皇，但是曾經看到過他的人却是很少。這因為當天皇參加國家慶典出巡近的時候他們都得垂下眼簾。嚴格地說，他們是不許直視天皇的——自然有些大胆的傢伙不免會窺探一下。這種習慣起源於一種神話的信仰，以為直視天子要成盲人。

天皇的肖像流傳甚少。按照慣例他的臉上蒙着流蘇和薄紗。天皇出巡的時候，即使在國內經過數百里的遠程，一路上兩旁的窗簾必須下垂，那使謹慎的警察忙得不亦樂乎。

沒有一個人可以往下一望天皇。東京新警視廳的高塔始終沒有完工，便是因為發覺從塔上的窗中可以看到御花園。（他方面，現代的需要却迫得這樣規則非修改不可，例如，天皇舉行議會開幕典禮時，

（應上的新聞記者事實上確是自上往下望他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警視廳禁止莎翁名劇哈姆萊特 (Hamlet) 的上演，因為「其中所含的危險思想易於促成不尊重忠君的行爲。」

一九三六年時代週刊 (Time) 把天皇的肖像採作封面，編輯先生被迫通告讀者不要倒持該期雜誌，或是在上面放東西。有次，漫畫家格羅貝 (William Gropper) 在浮華世界雜誌 (Vanity Fair) 上繪了一幅天皇的漫畫——並不怎樣挖苦。日本駐美大使便立刻提出正式抗議。幸福雜誌 (Fortune) 的日本文本在日本被禁倒不是因為內容有問題，而是因為封面上印了國徽菊花（奇怪的是菊花徽原有十六瓣，幸福雜誌所印的却僅有十五瓣，這或者是故意弄錯的，以圖避免得罪，但是法子雖巧妙，究竟還是不行）。

有位皇族中人海歷僑「滿洲國」住在瀋陽的大和旅館，他把四層樓全部都包下來，因為那一層最豪華，於是五層樓只好出請旅客。

一位著名外國大使和他的日籍書記於參加御遊園會之後，向他書記問起關於天皇的儀容，這原是常事而且極平常的事，然而他的書記拒絕答覆，以為答覆將褻瀆天皇。

某次御遊園會加鄉村某一典禮，有個交通警察因為把路指示錯了便羞憤自盡，至於說御車夫或火

重向機謀時應切腹自殺却當不實之談。）

醫生不許觸着天皇的父親或祖父的身體，除非戴上絲手套，傳說御裁縫爲前皇縫衣，必須遠遠城最
裁——這要做得配身真有些爲難。

一位著名法理學家兼教授美濃部達吉博士，曾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政治學凡三十年之久，經人發
覺他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中，說過皇位不過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這句話，屢被革職，險點兒遭人暗
殺。

以上所說，雖不過是從無數事例中選出來的幾個例子，已足以看出一些圍繞着天皇周遭的氣氛之
驚赫和難以理解了。我們必須把這種氣氛下以界說。作者決無觸犯日本人感情的意思，本書的這一章是
帶着應有的敬意下筆的。天皇是日本命運之活的象徵，標記和人格化，而日本的命運也許可以成爲大部
份亞洲的命運，因此尤須有詳盡公正的研究。

我們就以日本天皇來開始我們的亞洲大陸的周遊。

一 天子

皇上裕仁在日本一脈相傳的世系中，爲第一百二十四代的天皇，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十

時十分生於東京。他受教育於家庭教師，貴族學校，且到歐洲留學。他於一九二二年當他的父親病革時協政。一九二四年，他與良子郡主結婚，生了六個子女。一九二六年聖誕節，裕仁即位，一九二八年正式登基。

我們先來解釋名字。據日本神話及歷史所載，二千五百九十九年以來，日本只有一個朝代，所以用不到皇室或朝代前名字，裕仁是天皇的本名，含有「寬大」「仁慈」之意，第二個字「仁」為多數天皇所採用，只有第一個字變化。在日本，沒有一個人可用「仁」字取名，法律雖無明文禁止，習慣却如此。就說有一個偏僻地方的農民，曾把他的兒子取名「裕仁」，及至他發現這是天皇的名字，就將全家殺死，自己也切腹而亡。

天皇登基以後，立刻另取一個名字。在他活時，這是他的年號；在他死後，即以這名字稱呼他。例如，當代天皇即裕仁的父親，生時以名為嘉仁，現在被稱為大正——即他的年號。當今天皇的年號是昭和，意思是「吉祥和諧」——昭彰和平。在他稱天以後，他的統治時代將被稱為昭和朝，他自己將被稱為昭和天皇。日本神代卷以這神代卷所載的一九三九年是昭和十三年。

日本人從下以名字稱天皇，直呼其名將為褻瀆，事實上他們如要可以避諱於後，總是避免的，必不得已時，他們只稱呼「天皇」或稱呼「陛下」或「天子」或「天皇死後被稱為「先主」那是一個諡號。

當然，他死後日本皇統是繼續傳下去的，但對他們的先祖列表一掃。

“Mikado”（帝）一字，日本皇統本不用以指稱天皇的。以 Mikado 一字來指稱日本天皇完全是外國人的用法。照字義上講，Mikado 的意思是指出右帝尊殿前頭的一門「字，即所謂「御門」和我們說“Sublime Porte”的意思差不多，日本「有時以「帝」(Mikado)字來間接指天皇的化身，猶如在倫敦用“The Court”（朝廷）來指喬治六世一樣。但他本人從不被稱為 Mikado。

天皇自己都難得寫自己的名字，事實上，在一八六八年以前，聖旨上從不用天皇具名。現時天皇偶而用日文裕仁兩字署名在公文上，但通例用的是御璽，而非簽字。官報上公佈法律時，以「御名」兩字來表示「御璽」。有一兩次送勳章給外賓時，天皇曾用英文簽名。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世所罕見的速率突然重入於世以來，有過三位天皇。那位從幕府（封建諸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虛名而掌實權的「維新」的天皇，名字叫睦仁，現在被稱為明治。他是當今皇上的祖父，為亞洲的一位偉人；在位凡四十四年——從一八六七年起直至一九一一年——熒赫一時。他的兒子嘉仁即大正，乃是現今皇上的父親，卻沒有他那麼偉大。

但是當今天皇裕仁的世系，並不止這三代。這個世系一脈相傳，直可追溯到二五九九年以前即西曆紀元前六六〇年開國元勳神武天皇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再追溯到神武以前，因為他是日本主神天

照女神第五世玄孫，而天照女神本身又是其他神明的後裔。據一個描摹入神的傳說，天照女神遣神武到日本建立「她的」優秀人民的王朝；這當然純粹是神話，因為日本歷史有文字記載始於西曆紀元後第五世紀之後。但若一個日本的歷史家說這種話，那就會打破飯碗。問題在於正統派的日本人，明知這是神話，還是相信神話是真的。例如神武登極「那一天」（陽曆二月十一日）即作為日本的一個重大紀念日。日本人真是一偏凡事不厭求詳的澈底的有條理的民族。

日本的皇朝從未中絕過。綿延迄今已達二千五百九十九年。原因之一是在日本人的繁育。其次是皇子在日本的法律上與親生子處於同等地位。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從前的天皇都有許多妃嬪；一夫一妻制到一八八九年才確立。無論如何，今日皇室的支派不下於十五之多。女子雖不能繼承皇位，但絕無斷嗣的危險。值得注目的倒不在於皇子皇孫的綿延不絕，而在於朝代之從未被篡奪或被推翻。數百年來天皇雖是有虛名無實權，但沒有一個日本的將軍或大臣敢於改朝換代。

日本的天皇並不是由他人加冕的。他們僅繼承寶位。皇冕根本就沒有。新皇登基後，即頒第一道詔書。裕仁登基的詔書是這樣開始的：

註① 神武天皇有個女性繼承人，名字叫做「Himeno」(神女)真可謂有先見之明。(按「Himeno」一字在英文中是國武主義者或侵略主義者的意思)

子是古代戰時的法寶，其反光可以捉住太陽威武兇猛的眼睛，照瞎一切敵人。

項圈係寶石所綴成，頗像我們的串珠，現存於東京。寶劍現在只剩了複製品，原劍已經在封建時代的戰爭中遺失亡了。新皇即位時，他的第一個特權是接受掌管複製品的劍、複製品的鏡、和項圈。這三件東西都是日本的神物，他帶着到西京去登基，但是原鏡從不離開名古屋附近的伊勢神社，那是日本最神聖的地方。這面鏡子是在西曆紀元後三年由一位天皇放在那裏的。

伊勢神社中供奉着天照女神，每當國家大興時，天皇便去朝拜；他遇有重大事故時，照例到那裏去昭告天照神。他曾於父皇死後去過，遊歐前後去過，結婚以後去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如果日本對外交戰，他又得再去。內閣閣員或其他大官擔任後第一件大事，便是立即到伊勢朝拜，告訴天照神他們的受命。前幾年有位姓森的閣員，在朝拜神社時，不經意地用手杖去挑神幕，犯了褻瀆聖物的大罪，他因而被人暗殺，而兇手反被稱揚為英雄。

我再來引一段日本廣告報的登極專號

「伊勢神社不但是有宗教意義的聖地，且為整個民族形體的象徵。日本人以一種『誠』的態度對之，這字實難找到確當的譯語。『愛國心』、『民族主義』、『天皇崇拜』以及對皇上的態度，都可用『誠』字表之，但上述各詞都不足以正確表達這一字的含義。此外『忠』、『孝』，及重家庭個人的態度，也可說是『誠』。『誠』包括這一切，但歐美人心目中的上述各詞無一具有日本人所謂『誠』的正義含義。外國思想不能領悟日本人對其天皇、國家，及作為國家一部分的自身之敬崇、忠心和沉重的親屬關係。」

幾個月之前，我曾立在東京明治神宮的進口處附近，看日本人祈禱真是一件有趣不過的事。那是一個雨天的下午，而婦女們穿着和服，送神士們穿着禮服，沿着光潔的草地走上樹成蜂房似的碎石路，呆呆地立在雨中。他們的祈禱都是在戶外做的，這班善男信女走近時鞠躬合掌，這是召請他們欲與之交談的祖先的幽靈。然後以簡短急促而可以聽到的整調和他們的祖先幽靈低談一會兒。再鞠躬，丟些銅幣到草墊對面，三鞠躬，後退。

我初到日本時，曾經頗預自得地發出一個自以為很簡單的問題：「如果天皇本身是位神，他向誰祈禱？」

當然他是向他的先人所禱，但我無意之間又提出了一個複雜的神學問題。天皇自身是否確為一位神？當然他是神聖的，但是他否為一位「神」？權威的答案人各不同。據有些正統派的日本人看來，他本身毫無疑問的是「實在的活神。」^①有些人僅說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是「日本天下最高的存在，猶如上帝在多神論者看來為宇宙中最高的一樣。」

日本的國教「神道教」是一個極難下界說的概念。最近政府曾特設一委員會，費了三年功夫來企圖解釋它，但這個嘗試終於放棄了。就本質言，它是對日本民族本身的一種崇拜。其存在有兩種方式，一是

註① 參照 W. H. Chamberlain's "Japan Over Asia," p. 275. 此為譯述當代日本皇室的「本報」。

世俗的，一是神學的。所有日本的愛國者都信神道，但同時亦許是基督教徒——或甚至是基督教徒。它的特徵在於合祖先崇拜與愛國精神為一體；一切日本人都從天照女神一脈相傳，而他們都尊敬他們的祖先；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們都是同一大家族的成員，而以天皇為其首。在日人心目中的天界，共有八千萬位神。戰場上喪生的每一個士兵都登入天堂，為其子孫所膜拜，雖或實未成神，至少是一個一般宗教機構中的確定人物。

英儒喬治·桑遜爵士 (Sir George Sanson) 在其所著的一部傑作日本文化簡史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中說：

「一切神道儀式之核心是純潔的觀念，而一切神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繁複的觀念……神道教這個名稱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最初的時候，這種宗教是種原創的多神教……我們可以說原始的日本人以為一切自然物都含有一個精神，也可以說他們的宗教是種非物教，這話大概可以包括這含意廣泛，雖於下一簡單定義的神道教之精義。」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神道教近來又回復成爲一種政治的和宗教的力量。神道教和天皇的政權一樣，久已衰落，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才復活起來。維新的重臣，逐漸發現這種合宗教與愛國為一的教義極有實際的用處。如果信仰了神道教，則天皇既為一國的元首，自然亦是一個「大族」的元首；因此，說得粗淺一些，神道教就可極其貼切地適用於政治的目的，即國家乃一個不可分裂的統體的觀念。日本人

之崇拜天皇，由來已久，但這種崇拜近來大為加強。例如明治卽爲近代第一個向伊勢神社昭告登基的天皇。

倘若你問一位有智識的，具有現代頭腦的日本人——例如一位生物學研究者，或曾經在國外留過學的政治新聞採訪員之流——他是否相信日本天皇是神聖的，假使是關着房門說話，他亦許會回答「不相信。」正史所載天皇是天照女神的直系後代之說，實在太難於置信了。然而大多數日本人，甚至少數具有現代思想者，也認爲一般日本民衆之相信天皇神聖，確是一件有益的事。因此，即使是懷疑論者也鼓勵這種神話。他們最妙的辦法便是裝做自己亦相信這神話。

說到這裏我們達到了一個重要之點。原來天皇神聖乃是日本統治階級手中的一種有力的政治武器。

二 天皇的私生活

天皇現在住在東京中心「九重宮」裏最內面的禁宮中，那是世界上最華麗的建築之一。這宮本爲將軍府，是在一八六八年皇室取得政權時奪過來的。建築形式極其堂皇，頗能象徵帝皇之家的威嚴氣概。從前原有三道分開的城河，現在只有一道廣闊的城河圍繞着花崗石砌成幽崇真的城牆，兩岸蒼松，反照

於發綠的水中。這座不規則圓形的城牆，周圍有好幾哩。其間開着四十座城門和一連串城樓。城牆由灰色大方石築成，着地造起，並不費力於石灰或黏土，所以不怕地震。城牆裏面有碧色的草地，花園，別墅，宮殿，以及各種皇家建築物的附屬品。除了特憲的上賓以外，誰也不能進去。

每當夏天，裕仁皇例和他的家屬到葉山，一個鑿倉附近的消夏處，離東京約有三十哩。天皇就在這裏游泳（他游得極好）和做別種消遣。他常搜集海生物標本，以供實驗之用。他的海濱當然是屬他私用的。但在鄰近區域，其他男性浴客必須全身穿上衣服，這在日本其他地方是不需如此的。皇室在日本東部散置着其他別墅，總數也許不下五十處。天皇極少到那些地方去。

他的例行公事都被古代習慣決定，而且限制極嚴。他每年領導國家大典二十一次。他每年一次參加供奉歷代戰死者為靖國社的祭禮。每年一次他參加海陸軍大學的畢業典禮；他舉行議會的開幕典禮及其他類似的儀式。他聽取首相和陸軍將領的意見。他接見新任外國大使，偶而也延見著名外賓。

新任外國大使的呈遞國書，是件非常隆重的典禮。新大使獨自覲見，不帶隨員。他上前，三鞠躬，宣讀國書。然後由天皇讀答辭。之後，有幾分鐘的談話。天皇由通譯官傳話，通譯官必須兩眼視地，低聲發言。於是新大使再行三鞠躬禮倒退而出。

當美國副總統加納（Garnett）到菲律賓去路過東京的時候，他開玩笑地對他的朋友說，天皇接見

他時，他將從袋裏取出一隻美國製造的一元錢說：「陛下，這裏有『一件』東西，貴國人可製造不來，而且不能買得便宜的了。」旅日美僑聽了大爲吃驚，勸阻加納無論怎樣不能這樣做，如果他竟這樣做了，室中的天皇待從將認爲天皇受侮辱，而會自殺的。後來加納發現有些日本錢確是倣倣美國貨藤格索爾牌 (Tengersole) 的，而且只賣美金三角，他就放棄了這個開玩笑的念頭。

天皇自登基以來，一共接見過三次外國記者。可是其中一位，布爾·蘇爾文 (Jules Sauerwein) 却不是以新聞記者的資格而是以法國上賓資格被接見的。其餘兩位，每日郵報 (Daily Mail) 記者華德·普里斯 (Ward Price) 和斯克里普斯·霍華特 (Scripps-Howard) 系報紙代表霍華特 (Roy W. Howard) 曾與天皇作過幾分鐘親切的談話，但並未得到多少新聞。美國報紙的編輯對駐東京的記者曾有訪問天皇一次酬美金一百元的規定，但從未有一個記者得到過這筆酬金。

可是天皇在每年舉行的兩次盛大的園遊會——一次是四月間的櫻花會，一次是十一月間的菊花會——中，新聞記者也在被邀的七千賓客之列。這與別國的宮廷慣例頗爲不同，別國在這種盛會中通常是不許新聞記者的。請帖上並沒有「候賓」字樣，而是一種命令的形式。賓客都穿正式午後禮服到會，天皇

註：星期六晚報雜誌 (Saturday Evening Post) 記者馬考森 (Isaac Marcossan) 也見到過他，不過當時他還是太子，不是天皇。

皇與皇后從御亭緩緩走過花園。男賓可戴禮帽（天皇走過時當然要脫帽），但無論天氣如何寒冷，都不穿大衣。直到最近，用的還是舊式大禮服。因為這種服裝比對襟的大禮服可以多蓋住身體，所以認為最合禮貌。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八年的園遊會，因為中日戰事，或者照日本人的說法，因為中國「事件」而未舉行。

天皇極少舉行正式宴會，只有像英國太子那樣的貴賓到東京時他才請客。在盛大的宴會席上，天皇獨坐一小桌，較賓客稍高。如來賓客不多，他的坐位與賓客平行。天皇稍懂一些英語和法語，但他以日語發言，由通譯來傳達。參加御宴的賓客，照日本慣例，必須把食物帶回。往時，賓客們必須把水果和飯帶回去，作為天皇的恩賜；現在則送給每位賓客一小匣糕餅。食物，任何食物，在日本是很珍惜的；自古以來，日本便是一個貧乏的國家，此習即發源於此。外國公使和大使，每年收到一套小茶杯，作為御賜的禮物，這些茶杯他們都珍重地陳列於餐室，我們只要一數茶杯的多少就可知道這位外交家住在東京的久暫。

天皇愛好網球和高爾夫球——盛傳宮中有個九穴的高爾夫球場，但是從未有看到過他的高爾夫球紀錄。他絕不保守秘密，但他的主要嗜好乃在研究海洋生物學。到日本遊歷的著名生物學家常被延見，然這延見並非正式公儀。皇宮中有幾個屏風室，當天皇用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的生長和有病時，即是這最愉快的時候；他喜歡自己搜集標本。他又愛好攝影，正像所有的日本人愛好攝影一樣。他偶

而也高契奇，他的那匹駿馬白雲是很出名的。

他照例六時起床很早安息。他不喝酒，也不吸煙。他的康健據說很好，雖然瘦得像一個小孩子。他眼睛近視，這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他的衣服從不穿二次，即襯衣也是如此。他穿過的衣服都送給一些低級官員例如知事之類；那是一種珍貴的賞賜。當他離宮參加國家大典的時候，他老是坐在一輛栗色的轎車中，栗色是皇家專用的顏色，其他汽車在日本禁止使用栗色。他出去時戒備極其森嚴。街道都斷絕交通，沿途每座建築物都要受嚴密的檢查。

天皇在兒童時代有好幾位太師，其中有一位曾在日俄戰役中攻陷旅順的乃木大將，於明治逝世時爲表示盡忠起見，竟與其夫人一同自殺以殉。因此，天皇在兒童時代即已與一種顯著的日本傳統精神有了密切的接觸。乃木爲太師的是東鄉海軍大將，他是當代日本最偉大的英雄。據記載，天皇在學生時代已顯出優異的天才，在他幼年時嗜讀的書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他不到十歲便模倣伊索寓言編寫童話。十一歲時他就寫日記，一直到現在沒有間斷過。十三四歲時，問到他在日本歷史中對於那個人印象最深，他指出會聯告上蒼願犧牲生命拯日本於元朝蒙古人侵略的山天皇。問到他最愛那首詩時，他隨口念「日月普照，光被萬澤」。

一九二一年，當他正位爲皇太子已不成問題時，他曾出國留學——這是二千五百八十一年來首

本皇室子弟的創舉。當他的離國消息公布時，東京有一百個兒童表示他如不去，便聯合切腹自殺。他終於去了。這些兒童至今大概還活着。

關於天皇的軼事——現在流行的並不多——大半都是在這個旅行時期產生的。據說在一艘軍艦上，有頭養着玩的猴子，把一枚螺絲釘放到嘴裏。大家都想不出辦法來使牠吐出，裕仁却想出了一個法子，把塊糖引牠吐了出來。他是不許接觸金錢的，某次在倫敦地底電車中沒有買票，却仍能以極鎮靜的態度對付售票人的責難。所謂軼事，大都類此。太子在直布魯陀時曾賭跑馬，他贏了。泰晤士報引一位目擊太子得勝的日本人的話說：「太子精神灌注，買法巧妙，得大疊鈔票後即交與海軍大將小栗，由渠妥為支配」云。

天皇爲人誠摯忠厚——日本人說他還有勇敢和沉毅的特性——他至今還孜孜不倦於研究。各門講師，都是一班學有擅長的專家，定期入宮授課，所講課目，包括藝術、經濟學、動物學、外國文學等。教所講的內容是嚴守祕密的。

課程的
授的姓名和

日本人謹

未在視察工人作

人民覺得他不但

地——非常謹慎地——企圖使天皇顯得更合乎人情。他從未在無線電中廣播過，也從

時或甚至運動會中給獎時被攝影過。但逐漸地——極其漸漸地——他們在使日本

國人。例如，宮廷方面最近也破例發表一些報告，說皇上如何熱心檢閱軍

位神，而且是

隊，如何勤勉理政，而又用「熱烈親切，合乎人情」的辭句描寫他的日常生活。

三 天皇的御詩

每年元旦，「御歌所」宣布一年詩歌競賽的結果，得獎詩歌便在盛大儀式下當眾宣讀。日本帝國的每一臣民，不論性別地位，都可按照每年指定的詩題，投寄一首「短歌」——所謂「短歌」即為含有三十一個音節的詩。天皇和皇族中人，亦必參與競賽寫詩，但他們的作品是榮譽作，並不給獎。天皇的詩先讀，然後宣讀十名得獎者的詩。通常每年參與競賽的詩約有一萬七千首。但去年却收到了三萬首，據說這一半是由於出征的戰士想藉此把他們的思想傳達給天皇，因為怕此就別無他法了。

一九三六年天皇的詩如下：

當我

遊歷

紀伊的鯨角時，

雲片變縫

於海上。

在一九三七年，他又這樣寫：

和平，

那神社花園的早晨，

希望世界局勢

也同樣

和平。

因此並無其他根據，就有一種流言傳遍日本全國，說天皇因爲有賊事很不快樂，天皇要兵士回國，天皇要和平。

四 天皇的財產

天皇雖然從來不處理錢，但自某一觀點看來，他無疑地是世界上最富的一個人。這因爲他主有日本整個國家是屬於他的。這話說來驚人，但日本當局却信以爲然。例如有一個姓植原的閣員在其所著日本政治發展史一書中，曾說：「一切東西，都來自天皇，一切東西都屬於天皇，凡是日本地上的一切，都不能脫離他而存在。他是帝國唯一的『主人。』」

日本的法律，雖然承認這個概念，但事實上並不嚴格遵守。日本許多林地，固然確為皇室的產業，且為皇室所開墾，但是荒地——雖在理論上屬於天皇——實際上却為私人的產業。古時天皇劃分農地於諸侯，又由諸侯劃分於農民。所以至今仍為農民所管領。日本是個小農經營的國家。大農場、大莊園很少。

皇室供養費並不甚高，每年不過日金四百五十萬元，約合美金一百三十五萬元。當然皇室還有私家投資。當伊藤博文到柏林向俾斯麥叨教關於日本的立憲問題時，據說那位普魯士老頭子這樣回答：「君主立憲國成功的第一條件，是君主應富得不依賴他人。」關於皇室投資的確實範圍、種類，以及數目，大家都不是很知道，但據權威的意見，皇室是日本第三或第四個最大的企業家，並且在許多私人企業方面還佔有很大的股份。

大家都說帝國旅館——差不多所有到東京的遊客全住在那裏——是皇室的產業。但這話在日本是否認的。又說皇室在南滿鐵道、日本郵船會社等大公司中，也投資甚鉅。但對於這些，東京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一九三八年冬，天皇捐了七十件金器給日本銀行，藉資鼓勵人民的獻金。但是他的大臣在財政上一定要小心翼翼很有把握一些才對，因為據稱二年以後，捐出的黃金就可以「取償」的。

裕仁的婚姻是戀愛的結合；這在歷代天皇中可說前無其匹。而戀愛結合是違反一千三百年前所留
下來的規律的。

在東京一次宴會上，這位青年的太子遇見了久邇宮邦彥親皇的長女良子郡主。妙齡的郡主，當然出自優越的血統；例如，她的母親便是造成明治維新的兩大氏族之一的薩摩族人。但良子郡主却非著名的藤原大族嫡系，而照日本一千三百年來的舊習，皇后是必須由這一族中選取的。然年青的裕仁終於愛上了她，並且打算要結婚。正統派人士反對甚烈；可是已傷的情感總算彌補了過來，因為良子郡主雖非藤原族合格的「五攝家」之一的嫡裔，却含有藤原族的血統，這種血統是日本多數貴族都帶有一些的。

皇后是位極其美好的女子。她在訂婚以後結婚以前，曾在公眾場所露面多次，例如美術展覽會、東京婦人俱樂部茶會等。那時她通常穿和服；自登位以後，出來時，差不多每次都穿西裝。但現在她在公眾場所已極少露面。皇后生於一九〇三年，較日皇小二歲。她是一個嫺熟的音樂家。在一九三八年日俄邊界事件之後，她寫了一首詩，放在禮盒中分送給每個戰死日人的家屬。

天皇已經生了六個子女。頭三個是女孩，其中一個已夭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子明仁親王繼宮出世時，日本舉國歡騰若狂。以後又生了一個男孩，即皇子正仁親王義宮。長女成子內親王照宮，現年十三歲，已入華族女校，是個身材修長的女郎，有時也可看到她穿着少女制服出來。最近她被許獨自乘

電車——一個不常有的讓步。（不過電車上不許有第二個乘客！）

皇太子獨住在自己的寓邸。按照古習，太子滿三歲時便須離開父皇和母后的宮裏，移居於他自己的住所，那是東京另一所皇宅，即所謂大御所的「離宮」。他常去探望他的父母，但不和他們住在一起。明年他就要入華族學校的幼稚園。

前皇大正的寡妻，當今皇上裕仁的生母，節子皇太后，是皇宮中一位非常人物。大家都說，當她的兒子堅持要娶自己選中的女子時，幫助他最力的是她；打退竭力反對此次婚姻的近臣如山縣公之流者也是她。節子太后是位有才幹的老太太，具有銳利的政治意識，她至今還是一個力量，雖然已不再出面。大正逝世以後，她沒有接見過幾位外賓。當今皇太子就住在她的宮裏，雖然名義上這孩子獨有一座邸第。

天皇的第一個兄弟御殿下秩父宮雍仁親王是個活潑的人物，愛好體育和旅行，生性帶着民主精神，為人不拘禮節，與軍部頗為相得。他的妻室勢津子郡主是前日本駐美大使現任宮內大臣松平恆雄的女兒。松平雖為日本大族之一，卻是一個平民，所以其女出嫁以前，過嗣於其弟松平保男子爵，藉以取得她必需的身份。秩父宮夫婦沒有子女，當然，如果他們在天皇的太子誕生以前，就養一個兒子，那將被視為一件

註 ● 皇太后出身於九條氏，是藤原嫡族，依照舊慣族的傳統，她也與其他九條親王一樣，於生下來七天時便與父母分離，被寄養於東京附近的農家五年，他們得她完全像自己的子女一樣。她的養母在稻田中工作時，她就伏在她背上的襪帶中。

會發生衝突，但他們對於陸軍之獨掌國鏡，依然是具有制衡的力量。所以說某種意義言，他們是天皇、陸軍和人民之間的「公證人」。

就讓我們來略述這一羣宮臣罷，其中至少有二人是特別重要的。

八 宮臣團

在這羣宮臣中，第一位得推碩果僅存的元老西園寺公望。這位老紳士生於一八四九年，在六歲的時候，就做了維新以前一代天皇的侍臣。一八六八年，他身披綠甲，手擎紅纓，打敗了幕府；他曾做過三次首相。在法國住過十年，與法國大政治家甘必泰（Lion Gambetta）頗為相知而稱道其為人；他是一個虔誠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至少照日本人的說法是如此；他做過歐洲好幾個國家的大使，簽訂過凡爾賽和約；他有五次避脫暗殺。

西園寺一生的偉業，其特異之處，誠如比亞士（Hugh Byas）所說，在「納封建時代和二十世紀於一生。」西園寺最早的一件政績是主張廢止弓箭而用鎗礮來練軍隊！

有一次，一個外國記者到東京，要求謁見三位人物：日本天皇，「偽滿洲國」皇帝，和西園寺公爵。外務省發言人很客氣的聽着，說三位之中最難見到的恐為西園寺。

元老院當初原爲創立維新運動的老政治家的集團，後來成爲天皇左右非正式的顧問團體。這個團體在憲法上並未提及，所以沒有法律的地位，它好像是一個太上內閣，掌有推選首相的特權。元老逝世以後，就不再選入補充。軍部已不得元老一個個死完。最初的元老都是一些日本開國元勳，如伊藤公、井上公、山縣公和松方公等。西寺園公是最後列入的，也是唯一的遺老。

西園寺已屆八十九歲的高齡，不能再極積參加政治活動了。他的政躬還健康，住在與津的坐漁山莊，不與東京，已有數年。現在國家大事仍垂詢於他。例如一九三七年近衛被任爲首相是經他同意的。但他已不復能直接影響大局了。像前一代許多日本政治家一樣，他熟諳法文，並從法國獲得大部份的政治思想。有一次他曾說：「除了在巴黎學習以外，什麼東西都不值得學習。」前幾年他開始讀法譯本的馬克斯資本論（見一九三六年五月號亞細亞雜誌）。

還有一位老政治家，雖然是不像西園寺那樣劃時代的人物，但在當代的勢力却遠過於西園寺，那就是牧野伸顯伯爵。他生於一八六一年，出身貴族，（其父爲薩摩族的領袖，）曾任宮內大臣好幾年，極其熟諳宮中的事情，且在宮中有深淵的勢力，大正天皇抱病期內及昭和攝政的初期，實際上是由牧野和西園寺「統治」日本的。

牧野是個自由主義者，軍部恨極他。他遇刺過三次，在一九三六年軍部叛變時，也像西園寺一樣傲倖。

脫離。牧野於任職內務府以前——他又任過內大臣（即掌璽大臣）——曾經做過文官、知事和外交官。如果「他們」決定元老應予繼續存在的話，他有做元老院一分子的希望。他被稱為日本的羅德（Elliott Root）。西園寺現在如有政見發表，總是經過牧野代發的。

我曾提及日本人極愛過嗣。西園寺和牧野都是過嗣於現在他們所姓的望族的。尤脫萊（F. Utiyev, 日本的泥脚，二六五頁）說，西園寺屬「七清家」之一，此族男子常抱獨身主義，而以螟蛉為嗣子。牧野爵也是過嗣的，其兄大久保利賢伯爵為日本最大銀行之一橫濱正金銀行的總裁。

秩父宮的岳丈松平恆雄，現任宮內大臣，也是一個要人，且居要職。他曾任駐美及駐英大使。他身高而胖，面貌頗像中國人。他出身於舊幕府家族（幕府之妻也像皇后一樣從五個特殊的家族中挑選，但與選取皇后的家族不同），但自己情願做個平民，至今還是沒有爵位。松平以一八七七年生於東京，就學於東京帝國大學。他做外交家的政績頗著聲譽。他又是一個高爾夫球的名手，他常自稱為自由主義者，並且被認為宮廷中目前自由主義勢力的首領。

內大臣湯淺倉平伯爵，生於一八七四年，據說是日本現在最接近天皇的人物。沒有人深知他。沒有人確知他的立場。湯淺出身為一平民，曾入東京帝大，畢業後任文官。他在內務省服務多年，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為東京警視廳總監。一九二四年發生謀刺天皇案，湯淺本人雖無責任，不得不引咎辭職。以後他做過

朝鮮政務總監，會計檢查院長，以至現任內大臣。他的主要職務是做天皇日常的政治顧問。

最後還有一位前樞密院大臣平沼騏一郎男爵，代表着另一種思想。平沼男爵生於一八六七年，是個武士之子，曾學法律，在就任首相之前，歷任法官、法相及大理院院長。他是一個編織國家主義者。他做過幾年最有勢力的讀武組織「國本社」社長。在天皇的近臣之中，平沼男爵是個反動派；他接近軍部。他曾被公開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一九三九年初，他就任為首相。

九 大本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國在南京陷落以後，還是拒絕講和，於是天皇召開一九一四年來第二次帝國大本營。有史以來第五次的御前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一條不承認國民政府的決議，因為他們以為蔣委員長不夠紳士氣，居然不肯停戰。

差不多在同時，成立了一個稱為「大本營」的機關，作為非常時期中天皇的一類常設諮詢院。這以前的「大本營」見於二十世紀初年的日俄戰爭期內，牠可說是統治日本的「他們」之終極的結晶體。現在每一個重要決議都從這個團體產生。

海陸軍當局的重要分子顯然包括於「大本營」之中，最重要的文臣和廷臣無疑的也在內，然而——

！這點很重要——即在現在還沒有人確知究竟全體職員是誰。不過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事情。而我們也知道（很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第二章 日本第一課

「國家有黑暗與光明的時期，也有黑暗與光明的個人和團體。」——拉特曼 (H. Vere Radman)

「日本」這個名詞，正像許多日本文物一樣，也來自中國。中文「日本」兩字的意義是指「太陽的本源」；中國人讀作 *Jippen*，日本人讀作 *Nihon*，*Nippon* 一詞即由此而來。日本人又加上一個語尾，稱日本為「日本國」。這名詞在情緒上顯然含有重大的意義。但日本人對於他們這個令人眩惑的國家，還有種種別名。其中之一「大和」便是中國人未稱「日本」以前的一個原名。還有一些香豔的名詞，例如「豐葦原四千五百秋四瑞穗國」。●由此說來，所謂旭日也者，也許是暗指秋天的短日而已。

日本是什麼呢？答案可從幾方面來說。第一，日本是個擁有四、〇七二座火山島，不斷地受地震擾攘的羣島；例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個月中，一共發生了六百次地震——當然都是不大劇烈的。第二，日本是個含有七千二百萬稠密人口的國家，生育率達三一·六三，佔全世界第一位，每年增加人口一百萬。第三，日本是一個在朝鮮、滿洲、蒙古和中國擁有廣大的大陸領土的帝國；這些領土牠又日夜渴望着擴大。第四，

註 ● 參照 Basil Hall Chamberlain 的 *Things Japanese*，此書初版是在五十餘年前，但至今仍合時宜。

日本是一個當代雄偉的政治力量，這力量是由帝國負有神聖使命的觀念產生的。此外，日本是許多說不盡的東西。

我們必須把日本的若干歷史背景，於一兩段之中摘要敘述。在西歷紀元後第三世紀中國第一次有日本的記載以前，關於日本的信史就無法查考。大概從第五世紀起，日本人才脫離野蠻時代。有些日本的原始民族如蝦夷，至今北海道一帶還有存任，他們是對日本稱臣的。學者對於原始的日本，這個問題，雖然尚多爭論，但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大半是蒙古種，而又含有多量太平洋及馬來種的混合血統。最初的日本人是亞洲大陸和海洋人民的混血種；至今日本的政策還是反映出這種雙管齊下的推進，日本確是為一種兩面的「隔世遺傳性」所支配，一方面想向亞洲大陸擴展，一方面想向太平洋擴展。

在紀元後第六世紀，中國人開始和日本發生關係。中國之侵入日本，根本是個文化現象而不是軍事現象。（反之，日本倒已經有武力擴張領土的趨勢；例如第二世紀時神功女皇之攻高麗。）中國人改變了日本的生計。他們以文明帶給日本。最重要的，他們帶來了一種文字，一種字母，至今日本人還在使用。他們帶來了一種宗教——佛教——至今日本人還是非常信仰；現在大部份的日本人信仰佛教，雖然他們同時也信奉神道教。中國給日本（我引林語堂博士所列一張動人的表）下列各種文物：

陶磁

畫

絲綢

漆器

印刷及書法

銅幣

紙窗

燈籠

爆竹

齋教

唐詩

飲茶

以花卉及假山堆砌的花園

若干松松節日

日本在文化和宗教、藝術和工藝、文字和哲學上幾可等閒地與中國一筆鉅大的債，這債差不多可以確定地說是今日兩國之間不調的主要心理原因。日本人對於從中國所受的恩惠，非常氣憤。他們妒忌中國優秀的文化。他們輕視中國，一半因為他們所負責任是太大了。他們對中國的挑戰，是一種下意識欲望的表現，想對中國人證明：雖然他們對中國人所負有這許多，究竟要比中國人優秀得多。

在十六世紀以前，日本的歷史又混亂又暗淡，正像同一時期歐州的歷史一樣。所有的紀載，大半講些封建豪族的興起及其相互之間難以排解的爭吵，內戰連年不斷。天皇成爲一個傀儡，徒擁虛名，自從一八五年起，實權落到世襲的「將軍」（藩王）手中。他們的權力全靠刀和槍，再加上從農民那裏榨取的財富。「將軍」之下又有許多互相爭權的諸侯，即所謂「大名」，他們的家臣——即實際從事作戰者——稱爲「武士」。於是有種複雜的騎士式的法則發達起來，那就是要武士遵守的某種規律並注重服從、守法、效忠等美德的「武士道」。武士看到農工或平民對他稱不敬，就可以格殺勿論。後面所說現代日本兒上享受特權的個人可以科罰反對者而不受法律處分的習慣，即由此而來。

一五四二年當葡萄牙船在日本領海中遭難，西洋人尤其是商賈和傳教士開始進來的時候，西洋勢力便第一次侵入日本。火器和基督教也在同年進來。西班牙傳教士聖·法蘭西斯·沙維厄（St. Francis Xavier）開始來佈道。有些日本人改信了基督教，有些日本人恨西洋信仰的侵入，發生了流血的宗教鬥爭。日本的統治階級實業家憂慮注視着國外國宗教侵入以俱來的征伐演說，他們看到菲律賓被西班牙所征服，當時基督教的各派教會，自己在日本互相鬥爭起來。日本人突然認定西洋世界是個討厭的東西。他們決心把外人一古腦兒驅逐出去。所以一六三七年有命令五項發佈，驅逐一切外人出國。日本秘密地封鎖，和西洋世界不相交往者垂二一六年。日本人不許離國，外國人不許入國，凡建這一艘可以駛到鄰國海岸的船隻者，科死罪。

但在一八五三年，一個美國海軍軍官潘萊（Commodore Perry）却來叩緊閉的門戶。他原來的使命是要求改善待遇那些在日本島上觸礁遭難的美國水手。實底子裏却是要想通商。潘萊受有不許使用武力的命令，可是當時搖搖欲倒的「將軍」已對他屈服。英國緊步美國の後塵，也要求允許英人入境。一八六三年，因為有幾個先在日本的西洋人被殺，聯合艦隊便向日本沿海城市開炮，日本只得被迫開放門戶。因此，日本有些被擾得快快不安，索性重行和世界發生關係，而插足於西洋政治舞台。不久，日本以其

註① 除出一個極小的殖民地以外，那是長崎附近一個小島，專為流放信仰耶穌教的荷 西買之用。

自己的帝國主義手腳學得進攻西洋了。

當時統治日本的是勢力衰落的德川幕府。牠自一五九八年起當權，到這個時候已垂危了。幕府時代久相剋伐的薩摩和長川兩氏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秩序。他們需要一個幌子，一個傀儡，他們找到了一個好寶貝——那個被忽視得幾乎遺忘了的天皇。他們廢除了幕府，恢復天皇作為最高權威的表現。滾巧有個新皇登基，他還是一個孩子，即睦仁；一八六八年他恢復親政，並簽了一個誓約。這件事——睦仁成為明治——即所謂「明治維新」是歷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現在，日本人以幾乎令人不可思議的速度、效能和成功向前飛躍。西洋既強迫打開了他們的秘密門戶，日本人就決心打算來打擊西洋——大概可以算為報復罷。西洋人之打開日本的門戶，猶如羅馬神話中土神裘庇脫 (Jupiter) 送與女神班圖拉 (Pandora) 的箱子，那裏面裝着一切人生的禍害，一打開來便禍害四播，困惱全世界的人類。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還是逗留於中世紀的野蠻時代；十年之後，迅速成爲一個現代國家了。英國史家威爾斯說：「歷史上無論那個國家，從來沒有像日本那樣進步得快……她完全不相信亞洲永遠落在歐洲之後的說法。她使一切歐洲的進步與她比較起來顯得緩慢而越趨不前了。」日本跳過歐洲數百年來所經驗的嘗試和錯誤；她羽毛豐滿地從封建時代一躍而躋於工業

文原爲此代恭禮之。

這種空虛的過度發育，這種未曾經過青春時期便從兒童時期進入到成熟時期的飛躍，是日本今日大島俗稱關西的山，未吃有準備的苦楚，未享春情期的樂趣而突然之間便成熟，這種心理上的打擊是頗爲慘痛的。日本從來有道二八年華呵。

中國人與日本人

我們一見日本在中國剽竊了一大堆文物，但是如果我們以爲現在日本和中國人互相之間很相像，那就不對。我們只爲這兩個民族極類似；實際上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差別，至少英國與俄國的差別。我們只爲日本人互相厭惡，而且自己意識到他們的差別；中日人民的通商極端稀少，稀少到像自由的英國與俄國人的通商。

日本的滿洲是中國人，同具黃色的皮膚，蒙古種的血統，尊重家族制度，儉樸觀念，和敬思想，他們同爲中國人，但日本人還用中國的文字，一個日本人能夠懂簡單的中文，也是一個中國人，但日本人與中國人都愛帶孩子上戲院消磨一整天，大家都用筷子（但形式不同）吃多量食物，日本人與中國人同聲在一起，但除這幾點以外，相似之處就很少了。

大多數日本人又矮又胖；有些中國人卻身高六呎或還要魁梧一些。許多日本人的嘴唇厚大而捲起（據說日本女人為節省牛乳，嬰孩養得很大還親自哺乳，以至他們的牙齒都成為畸形），踝骨肥厚，兩腿因不用傢具多年盤坐草席上而致短矮；中國人却沒有這種缺點。日本人對上司或外國人談話時吸氣短促，咻咻作聲，要想表示尊敬；中國人不這樣。

日本人喜歡飲酒，而且容易飲醉，尤其是飲啤酒；中國人也喜歡飲酒，但酒量宏大。日本人穿開叉式的布襪，這樣一來大拇趾和其他四趾之間便有一個隙隔，容納履帶；中國人並不如此。日本人的衣服愛五顏六色，中國人的衣服却愛全身暗藏色。日本人喜歡運動，如棒球和網球；中國人以為運動沒有意思。中國人喜歡用歐化的名字；日本人永遠不。中國人常用不三不四的英語；日本人不用。日本人所買的貨物，百分之九〇在日本製造；中國人所買的貨物，百分之九〇在外國製造。日本人喜歡吃中國食品；中國人對日本食品望之却步，雖然樣子很好看。日本人的微笑並不含有意義；中國人的微笑，卻因為他們是個講交情的愛笑的民族。我到日本時，有人告訴我切勿向日本兵或士兵微笑，因為他們會把這種友誼的表示當作嘲笑。但你却能用一個微笑向任何中國哨兵通融。

日本人要比中國人固執而不講邏輯。中國人做事不像日本人那樣有效率，但悟性較好。在中國，你的名片比護照重要；在日本，你的護照比名片重要得多。日本人有幾種美德，在貪古不化的人看來也許覺得

爲笨拙；如勤勉和講求衛生。他方面，中國人却有各種敗德：如愛調笑、愛閑談消磨時間、愛空想、愛賭博。日本人從不抽鴉片；但他們却賣給中國人來圖利。日本人愛薩武揚威；中國人愛奪人息事。你問一個日本人，如果他在孤島上度其餘生，高興選一個中國人作伴呢？還是選一個英國人作伴？他一定選前者，以爲準。可把中國人當作奴隸。中國人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差不多一定會選英國人，希望用教育把那個英國人變做他平等的伴侶。日本人是狂熱的。中國人却是極講理性的。

究竟日本人輕視中國人甚呢，還是中國人輕視日本人爲甚，我們很難說。日本人侮蔑地稱中國人爲「半死」人。我曾聽到一個日本人帶着厭惡的態度一擺手，撇斥中國全體四萬五千萬人民，說他們個個都患花柳病！中國人並不浪費時間來辯駁。他們只叫日本人做「倭寇」或「猴賊」。慈禧太后（大約一九〇〇年）在她正式的詔書裏，稱日本人爲「島國猴民」。這個典故大概出自中國人所作日本民族起源的傳說。據說中國史上最偉大的皇帝秦始皇在紀元前三世紀時，派一船童男童女到東瀛三島去求長生不老之藥，因爲他相信日本既是日出之處，大概就有這種仙藥。但是那隻船永遠不曾返國。童男童女便在那裏和猴類雜交，於是產生了日本民族。

中國人有句俗語說：「鼠咬虎尾，自取其禍。」這裏的鼠即指日本。

日本萬象 (Things Japanese) 中曾引一封日本青年表示他對中國態度的信說：

「他有一百多萬的妾，他的年紀已有四千歲，名字叫做支那，他的自傳告訴我，他早年曾到西亞，他的著作是『亞細亞』，他寫了許多光榮的事業，娶了一個溫柔的女子，生下許多聰明伶俐的兒子，他已成了亞細亞的皇帝，他對於這亞細亞和亞人所遭的厄運，應該表示十二分的同情。」

「亞細亞的皇帝」阿澤右所發表的一篇言論，多少反映出這個論調。

「『亞細亞的皇帝』二座，西大廈的兩兄弟……大哥不長進，變成一個無賴漢，小弟聰明，成了亞細亞的皇帝，他對於這亞細亞和亞人遭的厄運，應該表示十二分的同情。」

「亞細亞的皇帝」阿澤右在六〇七年派第一任欽差到中國朝廷，那國書劈頭第一句是「日出國大皇帝致書於中國大皇帝陛下。」日本人會得說，這是一、三、七二年前洞若觀火的先見之明。現在聽起來這種語氣的確有些小氣。

二 日本人的天性和特性

「亞細亞的皇帝」是一個陰險而難駕馭的民族，他們的性格中充滿着矛盾，這種實例俯拾即是。為民族性作綜合的描寫，固非不易，但我們至少可以描出幾種日本人顯著的天性的輪廓。

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即以愛國心爲例，日本人的愛國心在某一種程度上，是極其發達的。這種國道教告訴人民說，國家是一個家庭，一個單位。再如日本人的辦事的能力和效率，也是極其發達的。我們只要說一件事就夠了，例如大地震後東京和橫濱迅速地重建起來。日本人設計的周到，建築的小而巧，多而美。例如使華的士兵都領得一種印妥簡單詞句的明信片，上面只說「我很好，我有待於你，請速回來了。」士兵只要寫上地址簽上名就得了。又，日本人有一種差不多世無其匹的民族意識，固守舊俗，那是由講求守法和團結的武士道傳統所遺下來的，他們真是一班遵守舊俗的傢伙。大多數人，甚至小孩，都不肯不顧從規則的想念，他們無需乎警察來維持秩序。比亞士 (Hugh Byas) 講過一個有趣的小故事說，他到一個皇后在鄉間行宮中突然去世了，照例皇后是應該葬於東京宮裏的內宮的，所以皇后便把她穿上全套宮裝，克盡其禮地抬進一輛專車，駛入東京宮中，把遺體安放在御榻上，成爲遵禮的典範。

日本不能守，這違反紀律的表演。美國影片叛艦喋血記 (Mutiny on the Bounty) 這片時，改名爲叛艦喋血記 (Heroes of the South Sea)，剪去了很多方准開映，從這個事實，便可寫一大篇日本論。

日本人的天才的費用和創造的天才，也可以寫一篇論文。日本人不但，以善於察訪聞名，而且還極其精於察訪。例如陽馬車很多，他們把城中每匹馬的尾巴下面，繫上一隻小桶，這樣，清淨街道的馬車，

解決了。在街上看小橋在馬尾下面跳動，那才是個令人神往的經驗。

許多日本人缺乏嫺雅、幽閑、寬宏、動人力和幽默感——這一切都是中國人著名的特性。但日本人的克制和勇敢却不能否認。「三個肉彈」的故事最出名。據說三個日本兵爲了想打開一條路來遶過中國軍隊的鐵絲網，不惜把自己炸死。我曾看到日本兵登車出發前線，而在同一車站上二班火車便卸下一箱箱的屍灰。婦女送丈夫或兒子出征，面上不大露出憂容。沒有一個流淚。

桑遜曾謂：「在日本思想史上，個人的罪惡意識不佔什麼地位，這在西洋人的腦子裏却發生一種清教主義的觀念體系，而逼迫他陷於無窮的質責和絕望之境。日本人大管到『善』『惡』等抽象觀念，他們只注意於行爲問題，因爲在他們看來，人類的責任問題，對於自身遠不若對於他爲其中一分子的社會來得重要。」

日本人的清教主義問題真是複雜。遊客到東京，對於夜總會招牌，也許會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上面寫着「醇酒、女人、歌舞，無所不有」，但他對於外人當到的旅館不許跳舞，啤酒館午夜就關門，跳舞場裏不許飲酒，以及禁止賭博——甚至猜拳也不許——會留下更深的印象。日本有一條法律，一條「防止賣淫」的法律，凡是出租汽車的裏面，晚上九時以後必須開電燈。日本人的清教主義似乎是瘋狂和畸形的。可是日本的妓院之多，又佔世界第一，每年有幾千幾萬的少女——甚至女孩——被她們的父母賣去當娼，而

所謂「藝伎」這種長三堂子，是日本生活中的一個主要特色。社會對於日本的賣淫制度，並沒有什麼反感。如果運氣好一些，一個娼妓偶或可以積蓄足夠的隨身錢，那時她便可以回鄉去結婚了。日本的妓女，像俄國工廠裏的女工，也有她們的「文化角」，一月期上兩次偷埋課。日本妓院中禁止飲酒、賭博、打撲。因為這也許會減少賣淫的效能。賣淫只是一種營業——一種嚴格的營業——政府便從中抽取營業稅。

有個美國攝影師，想在東京搜取一張紀錄片的材料，他對一個日本朋友訴苦，他提不到輕鬆方面。日本人生活的題材。他問在日本可以得到什麼東西作為影片的資料，來描寫，例如，日本人星期六晚上在家做些什麼事。日本朋友回答說，「我勸你和我們的生育統計去商量罷。」

日本人的民族性，還有一個矛盾，即敏感。日本人非常易怒，那與食物頗有關係；他們愛吃生魚，其中含有多量的磷質，因此他們的甲狀腺過分發達。可是他們雖然敏感，但繼續實施引起人家指摘的政策，像少不更事的青年人一樣，他們怕澀和厭惡人家責罵，一面又做着不得不起人家責罵的行爲。

還有一個矛盾是紀律。日本人的紀律是很嚴格的，尤其在軍隊方面；但在日本陸軍中，少壯校官有時可以壓倒他的上司，這又是世上獨一無二的。還有日本人對於民主主義的本能，即使在今日，還是很大的。日本在一八六八年以前是個封建國，而現在是個軍人專政國；但一切日本人自視為平等——很重要的這一點——出身微寒一躍成名的政治家就不止一人。

日本人的教育，的確是成意識。工人築路的時候，他們一致揮動鋤頭，好似一種系統體操一樣。這就叫做「日本精神」。有人說，日本人的那種笨，但也沒有人趕得上兩個日本人那樣聰明。他愛通力，這就叫做「日本精神」。這本體，來自團結一致的基本欲望。日本人雖然眼力不行，但在武院飛行時是一等好手。這就叫做「日本精神」。這本體，來自團結一致的基本欲望。日本人雖然眼力不行，但在武院飛行時是一等好手。

爲什麼說日本的日本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戴眼鏡，這大概不是因爲他們的視覺天生有缺點，而是因爲他們的文字太艱難，以致把目光弄得近視了。兒童竭力學識字，以致損壞了他們的目力。一個孩子到十歲至十二歲時，得認識三千個字，他要能讀得懂報紙，必須認識五千個字。這些字體原用中文，讀法却又不同。爲簡化中國字的解釋，日本人發明了兩種字體，叫做「片假名」和「平假名」。附印於中國字的旁邊，那是一種注音字母，樣子好像複雜的新式標點。這種混合體，使日文成爲世界上最信譽激牙的文字。這就叫做「日本精神」。這本體，來自團結一致的基本欲望。日本人雖然眼力不行，但在武院飛行時是一等好手。這就叫做「日本精神」。這本體，來自團結一致的基本欲望。日本人雖然眼力不行，但在武院飛行時是一等好手。

日本入對於教育的熱心濃厚得頗足稱道；日本的教育紀錄是沒有一個東方國家可以打破的。差不多每一歲日本兒童都上學讀書，教育至少在理論上是免費而且強迫的。我們在菲律賓，有一個可以驕傲的菲律賓，識字人數佔人口總額百分之六〇，但日本的識字人數——雖然有些路名弄不清楚——却佔百

等之九五。與中印兩國相比，則印度只佔百分之一五，中國更不如，只佔百分之一〇甚至還不到。

缺乏國語，是日本人一個古怪的特性。例如在駐華炮艦潘南號（Panay）上受重傷的一代美國軍官，後來遊歷日本訪問幾個日本海軍人員。他們堅持要察看他的傷口——他們給他的傷口！另一個美國人也在潘南號上受重創，後來竭力避免與日本人相交遊。但他的日本朋友偏要邀他赴宴，請他忘却潘南事件。那些叫來侑酒的藝伎，在席上除了「潘南！潘南！抱歉！抱歉！」以外什麼都沒有說。

日本人抄襲文章的本領是很大的。有位美國記者遊歷滿洲，偶然對他的一個日本伙伴——大連一家英文報的編輯——說：「我希望今天天氣好，晴朗暖和平。」接着他叩了幾下木，日本人請他解釋叩木的意思。第二天該報的氣候報告便有這麼一句：「晴朗暖和平。」

日本人之缺乏幽默，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當美國詩人麥克禮（Archibald MacLeish）在東京一次午宴席上演說時，提及為幸福雜誌的日本專號搜集材料頗不容易。他說他記起了一件紐約客的凡爾蒙的故事，那個紐約客說：「這裏有這許多岩石。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難道你們凡爾蒙是生岩石的嗎？」凡爾蒙一個鄉下人回答：「岩石是由大冰河帶來這裏的。」紐約客說：「冰河那裏去了呢？」凡爾蒙人說：「牠回家再搬岩石去了。」在座的美國人都開堂大笑。但是日本人却沒有一個摸到頭緒。

有一個故事，描寫美國新聞記者寫給朋友的一封信，那裏面說：「我不知道這封信能否達到你的手。」

中，因爲日本檢查員也許會拆開來的。」一星期後，他接到日本郵局的一封信，信中所述的完全不確。我們並不拆信。」

與抄襲文章缺乏幽默和想像力密切相聯的是日本人卑鄙虛偽的習性，這種習性是幼稚和自欺的混合物。日本人稱戰爭爲「事業」，說他對華開戰是因爲「主要與中國人民爲朋友」。這種實例無窮在那一張日本報紙上都可以找到。日本時報（Japan Times）最近曾說：「蔣介石所謂游擊戰爭者，無非搗亂日本在華維持和平的努力而已。」日本人認現在華北所保持的自衛安全時間爲「友誼時間」。誠如有位朋友在東京說：「日本人永遠在談着和平工作。」

日本首相平沼男爵那樣一位人物的談話，也是證明這種特性的一個好例。看他胡說：

「在包圍我國的一切大問題之，日本的和平政策昭昭明若。自戰爭，自我戰爭，以及最近在滿洲的衝突，都是我國欲維持遠東和平（政見）與穩定的好例。」

不過我們得記着，這種聲明還不足表現日本人特別濃厚的自欺傾向之矯揉做作口是心非的實例。像多數民族一樣，日本人偶然也有嗜殺的傾向。有位美國官員親眼目睹神經病發得半瘋狂的日本水兵向一羣於爆竹的中國人開鎗。最近我在東京一張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記載一個廿二歲的兇手殺了兩人，殺死二十八個人。新聞盛讚這個殺人聖手的「偉舉」，把這個混世魔王描作「英雄」。在最近

自從明治士與外人往來的時代而來，同時也未始非當代政治局面的直接結果，因為日本的海軍造艦計劃根本是秘密進行的。

最後我們還可以提及日本的一種天性，即所謂因愛國犧牲而有快感的精神病態（Patriotic psychosis）。這種天性——有幾種天性也是如此——日本和德國相同。日本人似乎還確實樂於受苦，假如受苦是爲了天皇和帝國的緣故。日本人束緊他們的袴帶說：「謝天謝地！我們挨餓了！我們樂於爲血戰而死！」

八十六年前一個灰暗的早晨，美國艦隊司令潘萊在橫濱所揭露的祕密真是多呵。

三 切腹

某天我在密勒氏評論週報上讀到下面一則新聞：

「有輛兵車駛經上海江灣路，翻下一個穿制服的日本兵。湊巧有個外僑從路上經過，看見日兵坐起來，從袋中抽出一把刀，割斷他的咽喉管，外僑奔過去想阻止他自殺，已經來不及了。」

這是切腹的一個近例。這個兵士因爲從車上翻下來，覺得是件可羞的事，於是就實行自殺。但這並不是一二千古與的實例，因爲正式的自殺應該剖開腹部不應該剖斷咽喉。切腹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五

百年以前。其起源一半由於他們覺得被敵人俘虜時，與其受苦而死，毋甯自殺而亡；一半由於教人與其受辱毋甯自殺的武士道信條。現在切腹已不很通行了，雖然軍官被俘應行自殺是日軍鐵一般的傳統。

日本人通常不講「切腹」爲「hara-iri」，他們照這兩個中國字的聲音譯作「seppuku」。大多數日本人喜歡用中國字來命名這個國典，倒也頗有一些心理上的趣味。像切腹那樣一種根深蒂固的特性，有一天也許會不但從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由全國的形式表現出來。我並不是說日本人目前正在中國實行自殺。但我曾經聽到有幾個日本人說，與其被中國打敗，他們甯願進攻一個俄國那樣的強敵，而在真正第一流的火拚中滅亡。

四 日本工廠

日本最有趣的一個問題是這樣：日本如何能以削價求售的方法壓倒大工業競爭國；如何能以低於外國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絲綢、玩具、電燈泡、攝影機、棉織品、人造絲、陶瓷、罐頭食品等貨物於外國市場？日本如何能以美金一角的價格在紐約出售一枝自來水筆？

日本人像另一個島民英國人一樣，靠輸入原料，製成產品，推銷國外爲生。我們且來舉一個例。日本從印度內地購買棉花，付上運費裝到印度的一個口岸孟買；從孟買再付一筆水脚，把原棉載到名古屋或橫

於是將原棉紡紗織布做成襯衫，將襯衫再裝回印度，在孟買繳上一筆專為日本進口貨而設的重稅，然後以較印度製造的印度襯衫低廉美金一兩分的價格，傾銷於印度，不但比英國蘭開夏襯衫或埃及襯衫便宜，並且比印度襯衫還便宜。

日本人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第一個理由當然在於日本工資的低廉。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貌；因為印度的工資更低於日本。答案是很複雜的。日圓貶值，使其出口貨可在外國買得低廉一些，這是一個原因。但反過來這又損害日本的經濟，因為日圓跌價以後，日本向國外購買原料的費用更大。第二個原因是效能。日本的新工業機構管理非常嚴密，他們採用最新式的技術管理；一個女工管理新豐田式布機，可以抵得過二十個印度工人的工作。第三個原因是原料購買機關的集中和國家津貼航業。第四個原因是工業組織的忠實，日本工廠中沒有舞弊和詐取；不要支出捐客或中人的費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多數日本人的民族團結力，使他們努力工作，不但為了取得工資，也是為了愛國。頗像法國，日本在種族上、社會上和經濟上是純一的。多數日本人自視為一架大機器中的輪齒。

現在我們且以這種抽象觀念配合到日本的工廠生活上；日本的工廠是世界上奇怪的現象之一。我們參觀過東京附近的一家織綢廠。日本多數的新工廠都設於都市附郭。日本八有一個企圖，想把工業從都市中脫出來建立於青草地上；我們所看到的每家工廠，四周有高大的圍牆，遍植樹木和灌木，看

上去好像一座英國的鄉間別墅。當然那是一家「新式」工廠，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才允許我們參觀。其他工業建築物又沒有那樣優美。（不過大部份都很清潔，那倒是無需說得的。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日本人不要清潔的舉動。每條路上，所有樹枝都檢拾起來捆成束把。）日本都市中固然也有所謂「蕭條區」，但很少污穢不堪的「貧民窟」。日本雖然在短時期內工業化，却避脫了工業制度最不堪的缺陷。在日本，你難於找到像上海或孟買那樣難以形容的貧民窟。

現在我們且來說工廠的內幕。我所參觀過的那家工廠僱用九百名女工和一百名男工。這可算是家大工廠了，因爲在日本全國九萬五千家工廠中，大部份只僱用少數工人。我們最注意到的是女工。她們每三十個人一排，站在震動聲很低的織綢機面前。她們穿着黑布的制服，不許坐下來。每架織綢機的末端，不是放着一架關上許多鸚鵡的大鳥籠，便是放着一隻養金魚的水箱！——這顯然爲籠外的工人換換景色而設。但我們立刻聯想到這些動物正和女工同樣是俘虜。

女工每日工作十小時，自上午六時至下午五時，一天工資是日金八十五錢，約合美金二角四分。中午有半小時吃飯的時間，還有兩次休息，每次十五分鐘——強迫作體操！女工每隔兩星期休息一天，但想到東京去遊玩，却難得邀准。從下午五時至九時熄燈前是自由的，她們可穿上光耀奪目的和服在大花園內散步，但不能越出牆外。膳食簡單而量多，所以臉色很康健。她們住在宿所中，每房六人至八人，睡的是架牀。

一切都清潔得乾乾淨淨。睡眠以前由監工授以花道、茶道、倫理等課。

女工之被操制乃是日本所獨有的。她們大部份是貧苦人家的女兒。她們在工廠裏工作，她們一部份的工資用以抵付父母的欠債。契約未滿以前，女工不得離廠。普通往往要延長好幾年。我曾在廠中與女工談話，知道她們從十六歲起一直工作到二十歲或二十一歲，到那時大概可以積得日金三百圓，約合美金八十一元。於是她們在理論上是自由了，可以到她們的家鄉去，把她們所積蓄的資本作為妝奩。她們大多數嫁人，立刻生育小孩再重複一遍自身所受過的歷程。

這種制度真有點可怕。我們不得不指出：照這種循環不息的勞動結果，日本婦女便不會產生一個永久的產業無產階級。女子從農村裏出來，又走入農村中去。我們固然可以捉住暫時奴隸制的弱點，但誠如拉特曼說：「在出售勞力上剝奪一個年青婦女自由意志，只有在享受自由意志比較普遍的社會中，才認為暴行。」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當然驚憾而覺可怕。但是一個日本少年當他知道長大時在歐美他或她要想工作而找不到工作，那就更會覺得可怕。他對於西洋的失業，猶如我們對於日本的制度同樣難堪。失業在日本差不多是沒有的。

★ ★ ★ ★

日本產業工人的工資固然低廉，但日本職員及官員的薪水和物價也同樣低廉。在第五章中，我們將考察日本的大財閥及其從全國收入中所吮吸的富孀王侯的進款；在這些大機構之下，日本的民衆却過着清茶淡飯的生活。據一九三八—三九年所得稅統計所示，日本每年收入超過美金五十萬元者，只有七十人。熟練工人的平均產業工資，每日約計日金八十錢，合美金二角一分。據名記者張伯倫 (W. H. Chamberlain) 調查，每月收入在日金百圓 (美金二七元) 以上者，只佔人口百分之一；據幸福雜誌說，每年收入超過美金三千元以上者，只佔人口百分之二·五。

日本首相的年俸是日金九、六〇〇圓 (美金二、五九二元)，其他大臣爲六、八〇〇圓。大學教授月薪自一七五圓至二八〇圓；一個地方銀行經理約可得二〇〇圓，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在產業機關中開始工作，如果能得月薪六〇圓，那算是運氣的好，普通公務人員還不到這一些。一個警察每月可得四五至八〇圓。一個手段高明的廚師，每月有一〇圓 (美金二·七〇元) 是很快樂的了，一個園丁的收入大概相同。

但日本的物價也比歐美爲低廉，雖然戰爭已經提高了物價。一座有五間房的漂亮住宅，每月租金只有三〇—六〇圓，四口之家一天的伙食只要七十五錢 (美金二角)。電車票不遠近每張七錢 (美金〇·八分)；餐館裏吃頓中飯是二〇錢；頭等電影五〇錢 (美金一角三分半)。日金一圓 (美金二角七

分)可買蘋果二十隻或雞蛋二十五個;理髮、洗頭、修面、修指甲一共只有五〇錢(美金一角三分半)。你只要化一五錢便可買一雙木屐,化三〇錢(美金八分)便可買一枝活動鉛筆(去年夏季我在東京買一枝至今還在用)。一雙上等皮鞋只要十二圓,含有四〇%羊毛的西服料自二〇至四〇圓,和服自一〇圓起。

有個日本青年記者最近對他的僱主說要去結婚。從兩人間的商議中很可窺見日本家庭財政的內幕。這個青年爲了要結婚,需要一筆四五〇圓(美金一二一·五〇元)的款子,其分配如下:聘禮一〇〇圓;謝媒、照相、和婚戒共一六〇圓;婚筵七〇圓;蜜月旅行費六〇圓;傢具費六〇圓;新娘給他一筆妝奩五〇圓(美金一三·五〇元),使他的需要減少到四〇〇圓正。但這個青年的積蓄只有二〇元(美金五·四〇元),他的月薪是八〇圓。所以他的僱主給湊集一筆公份三〇元,送他一筆婚禮五〇圓,其餘所需三〇〇圓便借給他,講定在薪水扣除,每月扣回一〇圓。

★ ★ ★

日本的經濟,像法國一樣,理論上是工業和農業平衡的。全國百分之五五爲工業,百分之四五爲農業。但農業在日本却發生嚴重的問題。日本的人口非常稠密,而可耕土地只有一五·六%,平均每入只分得土地半英畝,是世界各國最小的比例。大部份土地爲小規模的佃農所持有,他們把每一方寸可耕土地都

耕種了，大田園很少。主要農產爲米，據說日本歷史是一部產米史。可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米都做釀酒用。農業國的日本，在迅速的工業化過程中，受着很大的痛苦。在日本九五、〇〇〇家工廠中，自一九一九年以後設立的不下三〇、〇〇〇家。農民付了極重的賦稅去補助工業，全國既逐漸改變爲一座大廠，結果農民便大受其苦。還有一個困難是，因爲担心着糧食不足，日本人便犧牲其他作物，設法多種稻作，結果米價大跌，苦了稻農。種稻已成爲一種無利可圖的事業了。

但日本却確實做到糧食自足的地步。如果米不夠，日本人便會向海中去掘藏，多吃些生魚就得了。要封鎖日本，餓死日本，是不容易的。

五 今日東京

和大多數嘈雜污穢的東方都市對照起來，東京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闊大、摩登、和莊嚴。這裏有樹木整齊的大馬路，高插雲霄的摩天樓，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現因戰時經濟而禁用），令人目眩的奇飾，以及一條地底電車道。如果你同一個日本朋友吃餐中飯，那就可以接觸到一千年以前的事物。東京似乎是很歐化的；你可以在街頭巷尾看見有日本人在打棒球！但你也會聽到一個日本太太講她父親送給她作爲婚禮的一柄匕首，以便她使丈夫羞辱時自殺。

除了這一切摩登事物以外，你立刻可以發現東京是東方最難識路的一個大首都。這大半因為最近一位內閣過於富民族主義精神，廢止了西文的路名。在多數東方都市中，街道和火車站都註上英文或法文的名字，在日本則只寫上日文。（後來因為外國遊客無法辨認，車站上只得再加註英文名稱。）當局甚至不許日本人用半歐化式的“Papa San”（父樣；即對父親的稱呼）一類的稱呼。外國式的娛樂也在取締之列。最近尼崎傳來消息，說政府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取締跳舞場和西洋舞蹈。」

東京已經可以覺得濃厚但未臻尖銳化的戰爭氣息。街道擠滿着人，商店顧客盈門，生意興隆；我們可以感到一種由戰時經濟初步刺激所產生的奇特的人為興奮。骨子裏面有種頑強的意識，覺得戰爭要延長許多時候，非有鉅大犧牲不足取得最後勝利。東京含有一種隱藏在裏面的慘澹景象，但沒有失敗主義色彩。最近政府主管部與東亞服裝設計委員會取得合作，宣布一切男子，須穿灰色制服。日本人不愛這種顏色，他們喜歡鮮豔。但他們得絕對服從，因為戰時緊急處置高於一切其他情操。

戰爭對於整個非必需品即平民的奢侈品方面，影響極大。私家建築物不許用鋼或銅，門拳的手套或

註 ● “San” (樣) 字在日文為一種敬稱，意義介於英文 “honorable” (姓名前之冠稱) 與 “mister” (先生) 之間，此字

可加於人名，也可以加於物名。日本人通常稱他們一座神聖的富士山為 “Fuji-San”，而不稱 “Fujiyama”。【譯者按

「山」字漢音讀作 San，日語讀作 Yama。日人呼富士山從漢音，「山」為 San，非尊稱，作者似係附會。】

棒球不許用皮革或棉花製造，用於購買外國書籍或雜誌的外匯極少。私人汽車每天只許用一加侖汽油；一切火柴（！）已縮短〇・〇二九英寸，這樣每年可省木材美金三十萬元。政府對於煤、洋松、鉛、錫、及鑛等物的分配，施行絕對統制。科學家一發明代用品的原料，便立即大量採用。鯨魚皮代替了皮革，最近據宣布一萬五千名東京的警察都要換上鯨魚皮鞋。除了軍用以外，二十五種樹膠製品如鞋、手套、澆水管、橡皮圈、體育用品，以及橡皮糖（！）此後都禁止製造。行銷國內的紡織品，不許用棉花——棉花是對日本人最嚴重的一個打擊——而用木漿製造的人造纖維（有幾種例外）。

但是如果我們推定日本已陷於崩潰的險境，未免大大地不確。有人也許會問，日本的統治階級壓低人民的生活程度究竟還能夠達到多少時候，才不會引起人民的反感而公然暴發革命，但是說得這樣拙劣的問題是幾乎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計及日本人民的特殊性格，以及他們的團結、紀律和愛國心。普通日本人容或不愛戰爭，但他覺得這件事既在進行，總得告一結束；他所咬的一口東西固然龐大，但他必須吞下去加以消化，否則老舍在口裏就會毒死他。

日本的財政統計，就我們能夠搜集得到的，頗為驚人。到目前為止，戰爭已經費去了美金二十五萬萬元，約較日俄戰爭大三倍；現在每月的戰費，不下日金五萬萬圓，等於每日美金四百五十萬元。這似乎是一筆鉅大的數目，但日本的國家收入，每年究竟有日金一百六十萬萬圓，那就是說，每月用五萬萬，還可支持

相當時間。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戰費預算爲日金四、八五〇百萬圓，其中只有四〇〇百萬圓靠公債彌補；這筆戰費預算，不在經常預算二、八〇〇百萬圓之內，其不足之數據估計爲六九〇百萬圓。一九三九——四〇年度的預算是有史以來最高的，計經常預算爲三、六九四百萬圓，軍費預算爲五、〇〇〇百萬圓，合計八、六九四百萬圓，其中至少有六、〇〇〇百萬圓必須用公債來彌補。不用說，日本的公債都是赤字公債。

日本的國債，已自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以前的六、〇〇〇百萬增至一九三七年對華戰爭開始時的一〇、五〇〇百萬圓。現在已達一六、〇〇〇百萬圓；換言之，八年之間增加了二五〇%。這些也是驚人的數字。但我們從德國的經驗，知道極權國家的財政，會變複雜的把戲；我們從自己的（美國）經驗，也知道國債大增，並不算得什麼一回事。日本最頭痛的數字還在於出口貿易方面，這到一九三九年初，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二〇，雖然整個貿易差額，還是出超的。內債比較不算重要，但出口暴跌却是一件嚴重的事，因爲存金既然大減，日本能夠購買主要原料和軍需者，只靠出售貨物於國外來抵償。旭日尙未發落——至少目前尙未。如果旭日開始發落，則出口暴跌將爲一個原因。

現在我們要講軍事結構，這些鉅大數目的現金和賒賬便是由他們用去的。

第三章 日本軍閥

「爲天皇而死，即是永生。」——日本軍部宣傳小冊。

像許多日本的制度一樣，日本的陸軍也是世無其匹的，有好幾個要點與他國陸軍不同。第一，它與天皇有特殊的關係；第二，它是封建傳統和現代技術稀奇的混合物；第三，它佔有他國軍隊所無的政治地位；第四，它有特別強烈的社會衝動和野心。此外還有一個宗教的原素。當一個日本士兵出征的時候，他老是告訴他的同伴說：「我們回頭在『靖國神社』見罷。」所謂「靖國神社」者，是東京士兵陣亡後安葬屍灰的一個地方。

巴黎剛報 (Paris Excelsior) 的記者，最近得到允許問九個日本兵，他們在中國作戰爲的是什麼。（這位記者何以能夠辦到這一點，真是出於意料之外；就我所知，向日本軍人直接發問，猶如用一塊紙版想開洋鐵罐一樣難。）那回答是：

一、這是天皇的意志。

二、中國人破壞和我們所訂的條約。

- 三、我的團部奉調到此。
- 四、日本人口過剩。
- 五、無意見。
- 六、因為中國人攻擊我們。
- 七、天皇命我們作戰。
- 八、日本的尊嚴受侮辱。
- 九、我們要想恢復中國的秩序。

錄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Stephen King Hall's News Letter.

在一八六八年以前的封建時代，日本兵是大名（地主）的家臣（農民）每個大名都有他自己的武力。「軍官」由武士階級遞升，而在一八六八年，日本的武士階級還有不下三十萬戶。迨至一八七二年，陸軍收歸國有，並採取強迫徵兵制度——祇是六十七年前的事——民族的軍隊也歸併為國家的軍隊。這種新徵兵制度，打破了舊時軍隊隸屬氏族的習慣，武士逐漸被新興的職業化軍官所替代。但武士道精神依然強烈地保持着。結果，日軍的發展乃具有兩重性：好像一柄從新式機器製造出來的中古時代的劍。日本之為軍國主義的國家，至少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在多數其他國家，軍隊至少在理論上是國家的

僕從；在日本，軍隊實際上是國家本身，過去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但大概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即從華府會議至瀋陽事變，由文治派根據自由主義——這是西洋最好的一種輸入品——所組織的政府，不斷地與軍人勢力相競爭，的確有相當成功。這幾年是他們的黃金時代。文臣雖未完全排除了軍人的勢力，但總算掌握大權。當時日本似乎傾向於和平。豈知自一九三一年侵入東三省以後，從此軍部就支配了日本的政策。

現在日軍的士兵，像一切行徵兵制的軍隊一樣，是由民衆產生的，並不像昔日德軍那樣形成一個特殊階級。新兵來自田間和鄉間，成爲全國主要的後備軍。每年有十五萬二十歲的青年入伍，他們得服兩年兵役。日本人把軍隊當作全國兵力的學校，並且像蘇聯的紅軍一樣——日本人對於這個比較也許會驚震起來——把兵役當作教育的一部份。事實上軍部自己常說「精神教育」是練兵的原動力。日本人在軍隊中遇上兩年，等於美國大學畢業的一個學士。

日本男子一到二十歲，便得受嚴格的體格檢查。這是一種完密無情的制度，沒有一個人便宜，沒有一個人逃避。每年應召的十五萬人，用抽籤方法從「絕對適合」的青年中挑選。這種大規模的抽籤方法，執行得非常嚴厲。全國每一縣每一鎮都派定限額；從稻田而來的農民，從市鎮而來的職員，外交家或世襲王公的子弟，都一律沒有取捨。只有康健標準和抽籤規則，不分階級、政黨、或特權的區別。

至於軍官，他們已不再是種特殊的身份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無所謂「軍官階級」；大部份的軍官都是出身貧寒以功升擢的。武士精神容或依然顯著——有好處也有壞處——但武士血統已不再支配軍隊。現在的日本軍官，出身於貴族或武士的，還不到百分之一。○從組織上講，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代表着全國的民衆；軍官是人民的軍官。一般說來，日本軍官不像那些時髦少年，羨慕英國皇家衛隊的神氣活現。他們有許多每星期不刮一次以上的臉。他們的薪俸也並不高。一個大將每年祇得日金六、六〇〇圓，約合美金一、七八二元。

挑選軍官的程序，非常有趣。日本士官學校的入伍生，可以分爲三大類。第一類，凡年在十四歲受學強迫初等教育考試及格者，立即可入初級士官學校，學費全免，因此貧苦子弟也得入學。第二類爲「普通候補生」，凡年在十六至十八歲受學中等教育者，也同樣可以免費入士官學校。第三，入伍兵年達二十二歲經過嚴格考試及格者，亦可入學。這種士兵有機會成爲軍官的制度，是各國現代軍隊中所沒有的。任何軍官須當兵八個月以後，始得受任爲士官。

軍官的升擢，不講資格而講功績，這又是一個獨具的制度。升遷也許很迅速；日本的大佐（上校）有年青得令人不相信；四十六或四十七歲晉升爲將，也不算什麼稀奇。有件頗饒興趣的事是：軍官要想升中將，必須在外國做過陸軍參贊。

陸軍本身便是法律。那是倒楣政客所夢想不到的。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也是如此）有直接朝見天皇的重要特權，而爲其他文臣所不克享受。這項特權在日本憲法上並未規定，但因天皇本身是海陸軍統帥，於是就從習慣上取得。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也有直接進宮的特權。日本軍官的宣誓，當然不對政府而只對天皇。

第二，依照鐵一般規律，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是有實際指揮權的現役軍官，這也是一個日本獨具的現象，因爲多數日本軍官都懷着要爬到頂上的野心，並且因爲他們知道要爬到頂上必須有政治地位，所以他們老早就對政治發生興趣和野心。陸軍大臣握有很大的權力，因爲他可以根據直接朝見天皇的特權，不必與文臣商議而抄捷徑。政客若無陸軍大臣便無法組閣。陸軍可以用撤回陸相的方法推倒內閣，並且可以不提陸相人選來阻止新閣的組成。

還有一點是：日本的海陸軍，從未打過敗仗——所以他們不許人家批評——至少陸軍極其明瞭自身所負的使命，卽神聖的帝國的使命——征服東亞。日軍自稱負有統治東洋的所謂「黃種人的責任」。現在我們且來講日本軍隊的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那也得費一節篇幅。

日本的陸軍不但作戰並且還作文。它一面向中國人開鎗，一面向歐美人宣傳，它不但用坦克車和戰鬥機，並且還用印刷機和墨水。

從一九三四年起，陸軍省出版部就開始發行一連串極堪注意的宣傳小冊，免費或廉價分發於全國。從此以後宣傳小冊就不斷地出現。最初小冊僅對國內宣傳，說明武力的目的，擴大陸軍預算的需要等等；後來發展成爲軍部對各項問題的正式意見。第一本小冊討論日本的擴張領土主義；最近有一本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猛烈攻擊美國。茲將有幾種小冊的名稱錄下。

日本在亞洲的國防。

從國防觀點觀察蘇聯。

英法在雲南的活動。

現代國防與經濟戰爭。

歐洲紛亂的政局。

南洋羣島現狀。

日本的進步及列強的壓迫。

防空。

濟陽事變三週紀念

就我所知，這些宣傳小冊並未完全譯成英文。但日本官方通訊社的同盟社時常摘譯登載於東京美國人所辦的日本廣告報（Japan Advertiser）。我又曾讀到過一些未曾發表過的譯本。

就全體而論，這些宣傳小冊有件最饒興趣的事情，即主張在日本建立一種新經濟制度。日軍非常信仰社會設計，這在偽「滿國」可以得到證明。小冊編者從世界各地剽竊資料，從柏拉圖到徹斯（Shuart-Clare），各種思想都採用。有時還莫明其妙的抄襲莫斯科真理報的術語，雖然共產主義在日本是犯法的。他們假借最多的，當然得推法西國家的極權主義理論。宣傳小冊的根本精神是猛烈攻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他們攻擊正統派的資本主義非常之激烈。他們所需要的似乎是種含有社會主義意味的國家資本主義。

那些相信日本人純粹為法西資本主義者的好好先生，讀到像下面那樣小冊裏的話，也許會驚異起來，而自覺從前認識的錯誤：

「日本現在正臨到命運的交叉路口上。要從現行制度中得到充分的準備，那是不可能的。照這樣下去，一定會使全國破產，統一分裂。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新經濟制度……」

又如：

「財富分配的不公，招致許多人長的貧窮和失業……自私主義、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這些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我們應該清算以個人主義為根據的現代文明的時局已經到了……」

這是誰寫的？史丹林同志嗎？不還有：

「只要我國一部份人能夠一天享受經濟利潤尤其是勞而獲的收入，大部份人民便會一天陷於貧窮悲慘的境地……局勢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必須迅速採取必要步驟……根本調整我們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先完全穩定社會和經濟，然後才可把國家秩序恢復過來。」

這幾段以及類似這幾段的文章，曾在一九三四年引起東京金融界的大騷動。證券交易的市價暴跌，大產業資本家恐怕立刻會來一次軍變，實行改革。有幾家報紙以刻薄的態度批評宣傳小冊，而陸軍大臣也不得不把小冊中所含著的意義打個折扣來緩和騷動。

在有一本正式主張設立極權主義國家的小冊中說：

「從前透過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現在已經漸漸滅亡了。世界大戰實為帝國主義的衝突所造成，這種主義是這個自由企業時代最後長成的結果……自由企業與政府統制，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其間的火拼現在似乎不可避免了。」

宣傳小冊充滿了日本人所固有的自欺欺人之談。編著者把刀口插入於蜜裏。例如：

「日本絕對需要建設極其強大的海軍，以擊敗凡是企圖阻撓『日本把東亞造成一個和平的繁榮的樂園（放屁）之高貴努力」的國家。」

有一本小書提到「蔣委員長」可悲的固執，「因為他不瞭解日本的「真正意向」還有許多談到日本努力「世界和平」以及爲「和平」之故更生中國的「神聖偉業」。例如：

「提倡中日合作發展『滿洲國』爲一獨立國家，以及逐漸軍力，是日本的三大政策，如果日本民族失却實現這三大政策的誠，則她即將不能維持遠東的和平。」

此外通常還有帶着世界眼光的救世論調：

「領土資源和人口分配合理化，是國際和平關鍵的所在。建立世界和平，爲日本的目的。沒有一個國家真有日本那樣高的救世使命。爲什麼日本陸軍要採取這種半法西斯主義，半社會主義，而又反資本主義的觀念呢？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日本的陸軍，反映出武士時代一大部份的傳統，當時經商被認爲一種賤業。它認正統派的資本主義這種比較新興的產物，非爲日本所固有。因此陸軍仇恨並恐懼共產主義，以爲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腐化的結果。日本將共產主義誘過於資本主義，所以攻擊兩者。

第二，大部份日本的士兵和軍官出身於貧農。農民以爲他們被都市裏的商人所犧牲了，陸軍人物便反映出這種態度。

第三，軍官厭惡日本金融資本家的「國際活動」。他們知道大財閥是靠航業保險銀行貿易等賺錢的，所以不贊成戰爭而贊成和平，因而竭力反對擴軍預算，而支持文治派組織。

第四，陸軍以爲產業資本家只講謀取利潤，因此對於適應鉅大軍事機構的需要，缺乏效能。資本家當然要賺錢，但激進派軍官以爲，如果將利潤歸於國家，則軍火的生產要經濟得多，而日本因此也要強得多。陸軍通常是一國保守思想的大本營，而在日本却會把如此「激進」的觀念推得這樣緊，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他方面，我們也應該指出陸軍反對資本主義無論怎樣厲害，尙未攻垮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卽土地所有權、生產所有權和勞工剝削權。

陸軍的左傾，當然與日本大財閥三井三菱暗底下要發生激烈的衝突。這在後面有一章上我們再來討論。陸軍的過激主義又產生了歷史上最驚人的叛變，卽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這也不久就要詳細說到。

二 板垣與關東系

日本現任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辭職，由畑俊六繼任）天皇以下最重要的一個人物，一八八五年生於日本北部一戶貧苦農家。他於一九〇四年受軍職，一九三二年四十七歲時晉將階。他曾一度任關東軍參謀總長。奇怪的是當他在一九三八年就任爲陸相時，板垣的名字甚至還未被列入含有二千五百個人名的日本名人錄中。他差不多是一夜之間從暗角裏擡出大權的。

板垣中將的重要，得自他的個人資望者少，得自他所居的地位者多。日本的陸軍沒有一個主角或領袖，板垣也許昨日就被撤換；但他的繼起者不會和他差許多，而政策也繼續下去，不會變更。一羣軍官往往輪流着當權；日本沒有像德國大將那樣一個毛奇（Moltke）或英國大將那樣一個克契納（Kitchener），或甚至一個日本許禮芬（Schleffen）。反之，他們却有半打小毛奇、小許禮芬，共同工作着，各以其所長貢獻全體。在日本，領導權是由許多分子構成的。

像各國的陸軍一樣，日本的陸軍也有許多派別。最重要者爲板垣領頭的關東軍——即佔領東三省

的軍隊——參謀團。這些關東軍軍官是「日本陸軍中的『少壯派』」。他們是軍官中的優秀分子。關東原是東三省遼東半島上的一個地名，自日俄戰爭在一九〇五年告終以來，日本在那裏駐軍已垂三十四年。所以關東軍軍官成爲日本侵入東三省和中國的急先鋒。關東軍並不是一個自治的武力，而係由日本正規師團組成，猶如服役於印度的英國正規師團一樣，但它有一種極其特別的傳統和團結力。關東軍軍官，都呵成一氣。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統治日本者，不僅爲陸軍，實爲陸軍中的關東系。佔有優勢者，不僅爲整個陸軍，實爲這個極其特別的關東軍軍官。在日本五員陸軍大將（上將）之中，有三員，倒是關東系。

根本講起來，這是因爲板垣中將及其關東軍團是一九三一年濤陽事變的發起人，這次事變爲日軍侵入東三省的導火線，因此打開日本史新的一頁。從此以後，東三省，即現在所謂爲「滿洲國」，便成爲他

們的髮後。他們發明了「滿洲國」。他們創造出「滿洲國」。當時的將軍，就是只有一些大佐（上校）。他們是參謀的幕後人物。板垣即其領袖。在他的同伴之中，有土肥原大佐和石原大佐——石原是由此成名的。關於他的事情我們後面還要說。此外，關東軍還是日本戰鬥力之中的激進主義大本營。躲在宣傳小組幕後以激進思想聞名的，即為這些少壯派的關東軍軍官。

據說關東軍司令官，自以為並不對本國參謀本部或陸軍省負責，而僅對天皇本人負責。這因為他不是司令官，而且還是駐「滿洲國」大使；換言之，他是偽國的最高頭目，而偽國又是日本最珍貴的儲藏所。不管關東軍司令官對於天皇是否確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他的軍隊行事確實如此。關東軍自成爲一個分立的有機體，爲一個分立的最高的軍事機構。

板垣真得人望。他正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一個軍人。多做事，少說話，生活簡單。他是一個多方面的軍官，手段圓滑，背景靠硬，並不專於一門，如石原之爲俄國運土，肥原之爲中國運糧。板垣曾被譽爲日本最聰明的軍人。他的最大成績不用說是創造偽「滿洲國」。他又在偽「冀東自治政府」的發明者，使中國損失了幾百萬的關稅。這在第七章中我們再來討論。板垣懷着濃厚的左傾思想。一九三八年九月，他說：「日本政府必須實施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必須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從資本主義轉向統制主義。」他是關東軍計劃局的幕後人物，把偽「滿洲國」變爲一種極權主義試驗場者，即出於該局的設計。

次於板垣，日本最重要的軍官大概要推石原莞爾少將，前關東軍副參謀長，後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現任輝煌要務司令。石原以一八八九年生於山形縣，四十七歲時晉升將階。據說他是一個虔信宗教的人物，並且差不多爲少壯軍官所崇拜，而產生一種「石原式」。他是對蘇俄戰爭計劃的起草人。他以爲日本的初步軍事行動應爲北進，而極不贊成把對華衝突擴張到華北以外。他想——至少有一時期——再往前進是不太平了。他對於日本侵入內蒙有極大關係，侵入內蒙的目的，在於切斷中蘇的交通。

另一個極重要的關東軍官是小磯國昭，生於一八八〇年。瀋陽事變發生時，他是陸軍省軍務局長，與板垣保持密切的聯絡。他一度任關東軍參謀總長，嗣爲朝鮮總司令官。像板垣一樣，小磯也頗富「社會頭腦」，而且是「滿洲國」經濟實驗的發起人之一。除了爲關東系的一員外，小磯又是另一個團體即所謂「士官第十二期」的份子。同期畢業的軍官團結很堅固，猶如美國陸軍大學的畢業生一樣。小磯有幾個著名級友，如前陸相荒木貞夫，前陸相杉山元，現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最近小磯入閣爲拓相。

還有一個老將南次郎大將，現已退職，曾任關東軍司令官、朝鮮總督和陸軍大臣。南大將身材肥短，剛復自用，出身於大分縣的農村；幼時家庭窮困，十四歲時流浪到東京，立誓將來要做一員大將。某次他在長途跋涉之中因爲飢餓昏倒了，但他預先在頭頸上掛了一塊牌子，寫上他的東京一位朋友的名字，以便急難之中來救他。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日本人說他愛喝酒愛談笑。有位美國社評家席勒（James H.

B. Scherer) 在其所著日本內幕 (Japan Defies the World 按文摘叢書第三種、商務版) 中把南次郎比之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說他是日本不露面的實際總裁，帝國的真正統治者。當南次郎看到那本書時，他的朋友說他驚惶失色。

在一九三九年，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僑「滿洲國」大使是植田謙吉中將。有次一個朝鮮愛國分子想行刺他，雖未喪生，他却瞎了一隻眼睛。植田並沒有像他手下的軍官如東條英機中將那樣重要。東條原是植田的參謀，甚至板垣征四郎陸相時，才拉他為陸軍次官（次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東條中將故意放空氣要與蘇聯戰爭，並說日本必須能同時與中蘇兩國作戰。

三 傳奇人物土肥原

在日本國外，最有名的日本軍官是土肥原賢二中將，即所謂「滿洲勞倫斯」。他掌握日本的特務機

註① 日本人極其不喜公開承認一個外國記者或作家出身。但他們實在也非常厭惡席勒那才。據說有一天席勒接到一個

電話，告訴他最好立即離日，因為他的女兒在美國病得很厲害。席勒並無女兒在美國，但他想到了那個暗示的意義。這是日本鬼國的一個典型實例（譯者按這個故事曾由席勒向著者提出嚴重抗議，說完全沒有這回事，由著者向席勒

道歉，自承為道聽塗說）

關已有多多年，他與中國人開秘密談判的事蹟，使他幾乎成爲一個神祕人物。土肥原出身貧賤，一八八三年生於岡山縣。他曾以第一名畢業於陸軍大學，素有中國通之號，而且能說正確的中國話。他善於交際，口齒伶俐，擅長談判，而于士待人非常親切。他於四十九歲時晉升將階。

土肥原的拿手戲是先搗亂，然後再來平服，使日本可從中取利。他是一個「糾纏者」。他所施的手段是跑到政局動蕩不定的混亂區域中，在那裏結識要人，取得了他們的信心，安排好一個解決辦法。他有一種鈞搭正人而使他們高興他的一副本領。他又有一種切於實際的頭腦，能夠切實解決困難問題。他竭力主張「大亞細亞主義」，雖然「大亞細亞主義」是否是種可以實現的理想，還得等將來再看。

土肥原在中國住了許多年，學得好幾種中國方言，結識不少中國政客。他的最早的成績是支持安福系的中國政客；這些被日本利用的政客曾經一度統治過北京，並以激怒中國人民的價格，出售種種權利於日本。安福系倒時，土肥原挾其領袖（按爲徐樹錚）逃至安全地帶（天津）——據說是把他藏在一隻大盛衣篋裏運出。土肥原善於與軍閥賈弄風情，收買將領。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剛發生之前，他跑到日本向軍部報告；九一八以後被委爲瀋陽市長。不到幾個月，他以日本特務機關長的資格出現於哈爾濱。他立刻搖撥中國人與中國人互相「打」起來，於是他覺得有用兵力——日本兵——佔領哈爾濱的「必要」。這之後不久，恰巧天津「發生」暴動，於是在長城附近的錦州重演了一套把戲。

這些暴動，發生於土肥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到了之後，那是很重要的。因為有這些暴動，從前安安靜靜住在天津日本租界裏的中國廣益李利和韓儀先生，才「被迫」出亡。土肥原和韓儀本來是要好朋友，當七年以前韓儀被基督將軍馮玉祥逐出察城的時候，就是土肥原帶了他逃出北京的。當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晚上，土肥原和韓儀都從天津「失蹤」了；他們乘着一隻日本軍艦的小汽艇，輕風似的溜走後，終於在大連附近一個海濱避着地的日本領土上重現。土肥原把韓儀軟禁在那裏，直到給他加上偽「滿洲國」傀儡統治者的皇冕。

土肥原偶而也有鬥智鬥敗的時候。某次他想遊說華北一位將軍商震脫離中央政府。但商將軍拒絕受誘惑，他托病不與土肥原作一次重要的會晤。他說他的病是「煤中毒」，因為他坐在過於熱的壁爐邊太近了。全中國笑得前俯後仰；土肥原大不高興。有一次他與已故山東軍閥韓復榘開秘密談判，想拉韓為日本所用。韓氏到濟南，土肥原的特務機關裏，但他拒絕接受土肥原的貢獻。土肥原帶着怒氣說，如果韓氏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休想活着離開這座屋。韓拿出錢來看一看說：「好罷，我是在十一點廿五分。我到這裏之前早已命令我的部下，如果十二點以前我不回司令部，把城中的日本人一個個都殺光。晚安。」土肥原沒有辦法。於是韓復榘便走出來。

除了把韓儀捧上偽「滿洲國」以外，土肥原的最大成績是接二連三地分化華北。他的夢想是要不

費一額，羅拔與北五，說中國政府設立一個國家的政府，他幾乎——並不十分——成功。得板垣之助，設立偽冀東自治區，他的確成功了；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削弱中國對這兩省的權力，的確也成功了。他的方法是陰謀加上收買，但他不能一手包攬。不過在戰爭開始時，土肥原的工作仍有價值，因為他掩沒了中國的抵抗力——至少在華北。

此次戰爭期內，他統領一師團作戰於疆場。可是那一師團在山西作戰之中敗得潰不成軍。土肥原在國內的名氣沒有像在國外大。他在東京一些也不重要，但在本書中却還有許多地方要提到他。

四 其他軍人

在著者下筆時——一九三九年四月——止，日軍在華者，共有四路派遣軍。第一是關外和內蒙的關東軍；第二是華北派遣軍，設司令部於平津；第三是華中派遣軍，沿長江作戰，設司令部於漢口；最後是佔據南端廣州的一枝小軍。這四路軍並不聯合，亦無統一的指揮。每一軍都是自治的，祇聽東京的命令，在那裏由板垣牽著線。四軍互相之間的惡感是很深的。

華北軍司令官是陸軍大將杉山元，生於一八八〇年，曾任陸軍教育總監及第一次近衛內閣的陸相。他的前任華北軍司令官是少數貴族出身的日本將領之一，陸軍大將寺內壽一伯爵。華中軍的第一任司

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現已退職，曾任關東軍團體大亞細亞協會會長。松井身材矮小，體重只有七十九磅。因為少壯軍官不滿意他，又因為他喪師過多，所以結果被撤職。以上諸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屬關東系。

松井大將頗負詩名。最近的作品如下：

「長江發源我不知，

中國關山繫夢思；

何物國聯多吵鬧，

我有王道自可馳。」

——譯自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八年四月號。

還有一個雖被板垣掩沒但很重要的軍官是梅津美治郎中將。他有「商人軍官」雅號，厭惡關東系左派的社會理論。他曾數度任陸軍省次官，何梅協定即由他所簽訂；但他却未被列入日本名人錄中。像英國頂兒尖兒的文官一樣，梅津也是一個隱晦的人物，而在軍部中佔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曾被稱為「陸軍中最強之人」，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被派擔任一件不討好的肅軍工作。他為人極其謹慎，人們引一句俗語說他「石橋未過先敲石頭」看是否安全。

日本的海軍又是另一種機構。陸軍大體是激進的，海軍則是保守的。大部份的陸軍軍官，出身農家；而大部份海軍軍官，則為大商賈及貴族子弟。陸軍與海軍之間，懸殊極為顯著。

為什麼陸軍與海軍有分別呢？這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海軍士官學校的入學年齡為十七歲，陸軍則為十三歲；換言之，欲入海軍的少年其家庭必須能夠負擔比陸軍多四年的私費教育。第二，海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由航業界尤其是握有航運霸權的三菱財閥發達起來的，所以海軍人員多帶着國際貿易觀念。第三，陸軍自始為長州閥所支配，而海軍則多少代表薩摩閥。第四，陸軍是向外發展的武力，在偽「滿洲國」從事着經濟實驗；海軍則以防禦為主。把這些因素合起來，產生了重農的、反資本主義的陸軍與保守的、重商的、半貴族的海軍互相對立的局面。

倫敦及華府歷次會議所成立的各國海軍造艦限制條約，已經被撕破了，日本於是儘速建造軍艦，以冀追上英美的水準。一九三九年初，據說日本正在建造四艘四萬噸以上裝有十六吋口徑大砲的主力艦，造成以後將為全世界威力最大的戰艦。日本現有強大的海軍，足以在太平洋上擊敗任何國家的軍力。當日本不願條約限制的事實暴露後，英、法、美三國便引用倫敦海約的「活動條款」而將主力艦的最高限

度升至四萬五千噸。

這裏我們沒有篇幅來討論各國海軍比率和限制問題。但我們應以一言提及一九三五年倫敦會議席上日本的政策，因為由此也可深刻地窺見日本人的特性。當時日本以威信關係，要求廢止日三英五美的華府比率，因此會議便無結果而散。日本要求均等，即與英美噸位相同的權利，雖然它得了這種權利也不見得會充分實行。日本人不叫均等爲「均等」，而發明「同等最高限度」這句成語。英美拒絕日本的要求，因為這樣一來，限制的意義便消失了。英國提議互相交換消息，使每國至少可以明瞭他國的造艦計劃。日本拒絕這個提議，理由是他們可以探出英美的造艦計劃，而英美則無法探出他們的造艦計劃。日本竭力掩飾其海軍活動。他們要求均等，作爲交換消息的代價。他們說：「如果你們要知道我們的造艦，我們的討價是『同等最高限度』。」雙方既無誠意，會議於是破裂。

目前海軍軍官中最出名的政客是末次信正大將，近衛內閣時的內相。因此之故，他是日本最傾向法西斯的人；創立「思想檢舉團」肅清「危險思想者」的，便是他。末次生於一八八一年，是個著名戰略家和海軍司令官，但他的名望多半得於他爽直的言論和極端的政見。他主張海軍南進；廣州的佔領便出自他的謀劃；某次他說了一句驅逐白種人於亞洲之外的話，引起歐美極大的驚動。他一度被人指摘欲在國內樹植私人的軍力，他在第二艦隊司令長官任內曾稱美國飛行家林白上校爲「間諜」。

末次大將也有日本人所共具的一種獨行我是的特性。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廣告報曾引他的話說：

「坦率言之，大國如美國者，既能自給自足，實無保持現時所有世界最大海軍之必要。它沒有大海軍，亦不會感覺不便。它擁有大海軍，無非威脅他國而已。美國若無如此鉅大之海軍，世界將受福不淺！」

其他重要海軍軍官有海軍大將大角岑生男爵，最高軍事參議院參議官，兩任海軍大臣，修養湛深，遊歷頗廣；海軍大將永野修身，前海軍大臣，現軍事參議官，曾代表日本出席倫敦海軍會議，性格剛強，手段圓滑；海軍大將米內光政，現任海軍大臣，最近曾說，美國如果設防關島，那是「太遺憾了。」

（按：現任海相吉田善五爲一無顯著色彩人物。）

第四章 日本究竟法西斯到如何程度

「日本的使命是領導世界的精神和智識……日本將成爲新世界的主腦。」——松岡洋右。

平沼騷一郎男爵，前樞密院議長，一九三九年一月拜命爲首相。●他學專法律，業爲官僚，是個典型得極的國家主義者。平沼現年七十三歲，歷任東京檢察官，司法省民刑局長，司法大臣。他的政治野心甚大，曾組織一國本社而自爲之長。國本社是一個愛國團體，好像美國三K黨(Ku Klux Klan)和美利堅同盟(American League)的混合物，社員達四萬人，以「尊崇天皇和日本主義」爲號召，並採取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長。

一九三六年，平沼就任爲樞密院議長——一個有重要關鍵的職位——時，即辭去國本社社長之職。

註● 譯者按：平沼內閣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因德蘇簽訂不侵犯條約而辭職，繼起組閣者爲岡部信行，自兼外相。其他

閣員如下：陸相堀悌六，樞密院近衛重遠，海相若田浩平，農相若原色實，藏相青木一男，革新派官僚，與軍部有相當關係，商相兼農相若原重遠，官僚及財閥，與軍部有相當關係，內相兼藏相小原清，官僚，與相金光甫夫，政友會，商相兼鐵相永井柳太朗，民政黨革新份子。

據說老政治家西園寺公望把平沼壓了好幾年，不讓他任此職；這位元老是個自由主義者，頗不以平沼的法西斯見解爲然。但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西園寺却提出平沼爲首相，也許他的意思要想把平沼擠出樞密院議長的位置，而推他上實際政治舞台。另一位廷臣湯淺伯爵帶着「天皇聖旨」跑到西園寺的坐漁山莊裏去討論人選問題。這是產生首相的一個「老調門」。不久湯淺走訪平沼，獻給他這個職位，但平沼根據責任太重的理由，婉辭謝絕了。不料兩年之後，平沼又被提出爲首相，這次他無法拒絕了。

平沼男爵具有幾種典型的日本民族性：儉樸、勤勉、和簡賅。他曾被稱爲「日本希特勒」這完全是胡說。像平沼那樣一個謹慎小心、沉默寡言的人，怎樣也不像希特勒。他是一個冷酷陰險的人物，不是一個熱情放奔的政治煽動家。他的頭腦裏塞滿着法律思想，是陸軍的一面擋箭牌。他每夜只睡四小時，而希特勒則非到中午不起床。有次開會開了一個半小時，他只說一個字，「不！」他喜歡作射箭、擊劍等運動，希特勒則從不煥練身體。但他也有幾處像希特勒：獨身、戒酒、和素食。

前相住在一所與衆不同的官邸裏，據說不怕行刺，不怕地震。好像美國建築師來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設計的帝國旅館一樣，首相官邸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也未受損害。據說建築在可以抵抗地震的浮動基礎上，裏面有許多迷惑的甬道、過街樓、和套房。這座官邸還有種種防暗殺的設計，如秘密五路防彈門等等，有一個傳說——日本人雖然一笑置之，但自己也有些確不定——萬一首相晚上遇危險，

只要一揷電鈕，連人連床和一切東西都隱在一個鋼庫裏不見了。當有一位首相林大將搬入邸中時，他宣稱即使他的夫人也不會知道他睡在什麼地方。這是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閣員依然喘喘不安時的事。平沼的前任首相近衛公，厭惡那座官邸，只當作辦公處用。

我曾舉出平沼男爵有些驚人的散文。這裏不妨再轉錄一些從他自己口中說出來的話：

「近來聽傳日本的國策是帝國主義的和侵略的，實屬可嘆。這完全由於不明日本真正的動機，才產生那種毫無根據的謠言……凡是研究過日本史的學者，都會記得我們的目的，自開國以來，即在於和平……日本的國策，乃在誘導人人，皆臻幸福與進化之境。的仁政，我們期望把這種精神先推及於國人，再及於遠東，然後布於全世界。」

旁點是我加上的。這幾個字應該加圈點。

平沼心裏很明白，日本首相的功能，是在激進的陸軍與保守的產業資本家之間做一個調人——假如他足夠強硬。他發覺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但他小心地尋覓一條中庸之道走。最近他說資本主義「不必為罪惡」，但他以為應為整個社會謀利益，不應成為私人謀利的工具。平沼也像許多日本人一樣，想不冒推翻一切舊制的危險而建造一個新社會。

平沼曾被稱爲一個法西斯主義者，這裏我們應該以批評的眼光來檢討日本對於法西斯主義所處的地位。日本是個法西斯國家嗎？當然，我們知道德意是牠防共公約中的同盟。我們也知道日本雖然曾經抄襲某幾種社會主義的觀念，也像其他法西斯國那樣極端反共的。除此以外，這些善於摹倣的矮子，還從法西斯主義中得到什麼特點呢？

法西斯主義是極其難下定義的一個概念。我們可以列舉幾種法西斯主義的特點，看看日本感染到如何程度。第一，法西斯主義以“Führer Prinzip”（領袖主義）以一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樣獨夫行施極權而著稱。日本可沒有那種人。天皇祇是一個象徵，却不是一個領袖。第二，法西斯國是由獨個政黨如德國社黨統治的。日本沒有那種政黨。第三，法西斯主義配備着極權的私軍，如意大利的黑衫隊。但日本却沒有穿特別色衫的組織——除了陸軍茶褐色的制服外。

照馬克斯主義者所下的定義，法西斯主義是反社會革命的私人獨佔資本主義之最後堡壘。我對於這個定義並不十分滿意，因為牠忽略了法西斯主義所包含的相當革命的原素。事實上法西斯主義假借於馬克斯主義者頗多，至少假裝着建立一種掩飾資本主義某幾種暴行的社會制度。在法西斯主義之下，

資本家與勞動者都得仰國家的鼻息，國家是經濟和政治的最高權威。以這種觀點看來，日本確實是法西斯國，雖然資本家依然在蠢動着。

其次，法西斯主義主張本國人種至上論。在這一點，日本是法西斯的，因為顯信仰日本人種的完整無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侵略的、黷武的國家主義。日本的政策在這幾點上剛巧配合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製造戰爭，日本也製造戰爭。法西斯主義壓迫民權，日本也是如此，不過日本政府不會壓迫得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府那樣厲害。日本的政客，依然在爭某一些自由；日本的工會依然照老式存在，罷工儼然是合法的，雖然已被鎮壓住；日本的報紙依然發表言論，雖然隱射多過於明言。

法西斯主義是排斥猶太人的。這裏就產生一個有趣的故事。日本人看到德國的排猶運動很可派用處（蘇聯之排斥富農也有同樣目的），政府得有一些對象來施行攻擊，因為攻擊一個無助的少數民族，是解救內部壓力、提高國內熱誠的絕妙方法。除了中國人以外，他們得找些人來一試身手，他們選中了替罪的羔羊——猶太人。他們要打擊中國人，頗有些難於下手，因為官方的口頭禪，老是說着日本在「解放」他的「朋友」——中國人民。但排猶運動却無聲無息的失敗了。原因是日本國內並無猶太人，而日本人也根本不瞭解什麼叫做排猶運動。●當然，日本人要想指出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敵人，那是再也容易不過

註●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據日本當局宣佈，從德國逃出來的猶太難民，不得入日本在華的佔領區域。

的事，即白種人。這可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矛盾。原來希特勒稱之爲亞利安人的我們這些白種人，對於日本却變成猶太人了。

最後，法西斯主義以極權制度聞名，所謂極權制度者，即在最高政權之下服從於民族的統一與團結。這種本能在日本當然是有的，而且有着非常之堅強，甚至可以說，日本人實在無需再採取其他輔佐的法西斯觀念了。因爲每個日本人都講究服從，所以極權制度也就不必要。因爲日本人的天性就染着守法，所以法西斯主義嚴密的紀律機構也沒有什麼用處。陸軍與天皇，已經儘夠了。

但日本也有幾個極端的政客，公然高談法西斯。例如一度爲外務省發言人現任駐意大使的白鳥敏夫，將來也許會成爲一個最右傾的外相。白鳥最近對美聯社記者安妮·霍華德（Anne Howard）說：「我歡迎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辭，正如歡迎極權主義這個名辭一樣。我國受盎格羅·撒克遜的影響已經夠了。現在應該是我們和德意結爲同盟的時候。美國『玻璃房子』的民主主義正與蘇俄的共產主義相攜手呢。」

★

★

★

★

日本在理論上是個君主立憲國，藉代議制的民主政體機構而運行，不過這種君主立憲國却是一種特殊的君主立憲國。凡是君主立憲國的行頭，例仍然色色具備，如男子普選制（一九二五年起實行），兩

院制的立法機關，內閣和樞密院，以及政黨制。但議會在一年之中只集議幾個月，而且可隨天皇的意志，即近臣的意志而延會；內閣似乎可以無所不為，不必對議會負責。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是沒落了；現內閣裏只有兩個閣員是黨員。陸軍如果不滿意選舉的結果——例如一九三七年五月那一次那樣——就有自己抵銷選舉結果的方法。那次選舉不管懲戒軍部，所以軍部便發動對華的戰爭。

廢止代議制度的招牌，以一個法西斯極權政黨代替舊時幾個政黨的運動，開始於好幾年以前。在這個運動幕後的政客之中，有平沼男爵，末次大將諸人；其領導者為近衛公爵，他後來成為首相。當時活動的機構為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同盟。但計劃失敗了。近衛不敢公然以這種思想為號召，其他領袖也是畏頭畏尾。他們顯然担憂日本還未曾準備充分實行這種極權制度的正式步驟。不久全國熱中於對華戰爭，使極權制度成為已不必要。

一黨觀念的始祖之一是一個極其暴戾的少壯軍官橋本欣五郎大佐，他於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從現役退任，後來在美國砲艦潘南號炸沉事件中也牽涉到他的名字。橋本得陸軍的撐腰，組織了一個大日本青年黨，專以搗亂政局為事。橋本大佐及其政黨對於國際政治的觀念，應以一言提及。只有連續引證他們的話，才能弄清楚這位日本名人見解的極端。

「英、美、法是黃昏的落日……國社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是晚空的新月。蘇聯是初夜的明星……但只配照耀於天空的一角。」

「這物只有在大日本的長城，才可能復興……我到處看見心純純潔的青年，爲帝國之故而努力，他們的政能用火炬寫遍於字中的」
[四頁六六]

日本法西斯主義目前主要的表現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所通過的全國總動員法，雖然一部份議員至今還是勇敢地加以反對。這個法案是一種「權能賦予法」(Enabling Act)爲陸軍所竭力主張，其主旨爲賦予政府以全國資源及生產力的完全統制權。起草者係企劃院，該法授權政府

決定工資及勞工待遇，

統制進出口貿易，

徵用貨物、工廠、土地、房屋、礦產、及用水權，

訂立運費，

儲藏原料，

調查職業，

津貼工業，

檢查出版物。

這當然是一種極其完備的極權制度，但差不多一切政府在戰時都採取極權辦法。英美兩國在世界大戰時也是如此。目前日本的總動員法，尙未完全引用一切條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生了一次猛烈的

爭執，當時產業資本家和平民，因恐私有財產都被收歸國有，合力作一次最後鬥爭，反對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該條規定政府得統制個人利潤和紅利。軍部把他們打回去，終於成立了妥協，限制任何企業的利潤，戰爭期內不得超過年利一分。（一分不壞呀！）

極權制度的另一個特徵物是所設立的一與華院，「管理日軍在華佔領區域的剝削和開發事宜。這是採取偽「滿國」的先例的，後面立刻就要說到。

★ ★ ★

現在請以一言述及各種政黨。廣泛言之，民政黨（佔一七九席）是「自由黨」，政友會（一七五席）「是保守黨」，但兩者並無多大的區別。民政黨代表商業、貿易、及都市社會的利益，一度多少與三菱財閥相勾結。政友會大概是貴族和地主的政黨，後台老板為三井財閥，雖然三井不會這樣不聰明，在日本比較民主的時代，曾傾其全力為政友會發腰。

民政黨的領袖是岡田忠信，現年七十五歲，是個老派代議政治家。他的父親是個武士，他經營銀行業，經營不善，墮入貧窮，在貧窮中長大的人，往往繼續專長德內幸雄，德內出身微賤，最初以賣豆腐為生。民政黨一向主張對內對外交政策，但現在也不得不同流合污。一九三九年一月，該黨設立一「東亞同盟會」，其中包括日本、偽滿和中國。

政友會目前處於解體的狀態之下。自總裁木暮重雄博士在一九三六年退隱後，至今尚無一領袖，而由四人組織一委員會主持，其中最能趣味者爲中島知久平，現任鐵道大臣，曾創辦一中島飛機製造所。他雖然是個平民，但從軍事眼光看來，不啻一身而兼海陸空三位一體；因爲他現在爲陸軍實力，從前畢業於海軍機關學校，又出洋考察航空事業。他是在美國考取飛行員執照的第一個日本人。中島之被任爲鐵相，一半因爲他有錢和奉公。當他接到委任狀時，因貪污而入獄的前任鐵相，不下三個。

一九三九年初，盛傳前開東軍高級參謀小磯國昭大將將成爲政友會總裁。他被選中可以證實現行潮流的趨勢。

二 近衛文麿公爵

「我在學生時代是個愛學的少年，想讀過許多極端的作品。」——近衛公爵。

亞洲最饒趣味的人物之一是狡猾、複雜、胆怯、和難於理解的近衛文麿。他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的首相，雖然他不願意接受這個職位，而且極其厭惡這個職位；現在是個不管部官員。去年夏季，我曾在東京附近茂蔭地方他的一所樸實的別墅中談話。窗外可以看到峯巒的起伏，除了池中盛開荷花外，好像英國的蘇萊 (Surrey) 或美國的康納克 (Connecticut) 。

近衛公爵在日本人之中要算是個偉丈夫，差不多到六呎。因為他這樣長，所以最恨旅行，爲的日本臥車的床位短得使他睡不舒服。他每隔五天便上一次理髮所，油頭粉面，漂亮整潔，相貌要比他的年紀青得多。他在四十六歲時做了首相，除了一個例外，是日本史上最年青的首相。日本和英國一樣，也不服老，四十六歲在日本還是嬰孩時代。日本人猶如英國人，五十五歲做議員，只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呢。

近衛是一個貴胄。他那貴人的手指似乎有八吋長。他的態度沉默，昂首斜傾，從長長的睫毛之下予人一瞥，大有目空一切之勢。他頗具英國政治家巴爾福（Balfour）的風度，予人一種對政治不求甚解的印象。他似乎缺乏毅力，也許是被架擾得不堪；每說一句話以後，必要停頓一下嘆口氣。他頭腦的詭譎是很大的，謙卑也是如此。日本人拒絕做首相者頗少，而他是其中的一個；當一九三七年他終於接受這個位置時，他聲言不能保得住。他的幽默感很怪。

他的朋友說他愛做出精神恍惚的樣子。一九三四年他遊歷美國在華盛頓打高爾夫球時，打了兩三個穴就不高興再玩了。他在上午十一時以前，極少與人訂約相晤，他的不守時刻常使那班閑員等得絕望。某次他不耐對付議會討論總動員法，爽直托病在床上睡了一星期；一時東京的新聞記者稱之爲「靜臥罷工」。最近有次他訂定在翌日上午十點鐘作廣播演說，他晚上就住在城裏，不回到郊外去住，以免脫班，雖然從東京到郊外的高所，只有二十分鐘的汽車路程，因為他覺得上午十點鐘從郊外趕到城裏，與在

黎明起路一樣可怕。

他屬於日本的皇族之一；他的血統有這樣特殊，甚至一位日本科學家最近提倡對公務員作體格檢查時，以近衛所有的「O型」血來討好人。他出自日本五攝家之一，所謂五攝家者，都是藤原族的後代，皇族一向便是由藤原族中選擇的。近衛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紀元後一二〇二年。但近衛後裔追溯他們的祖先還要遠得多；他們說，他們也像天皇一樣出自神代，是天照女神下凡時迎接她的根屋命入神的子孫。

近衛文麿一八九一年十月生於東京。他是貴族院議長近衛篤磨的長子——貴族院議長的職位與英國的度支大臣（Lord Chancellor）相等。篤磨與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是知交，西園寺任駐維也納大使時，曾經把他帶去。三十五年後，西園寺任巴黎和會全權代表時，也把年青的近衛文麿帶到國外，做他的私人秘書。這是西園寺管轄兩代的又一例。

近衛的母親，在他生後八天便去世。父親做了兩首詩，一首賦悼亡，一首悲其「從此付保姆」的兒子。篤磨於四十一歲時去世。文麿自一九〇四年起即成爲無父無母的孤哀子。他是一個伶仃不幸的孩子，又沒有錢。據說這位王孫公子「顛沛困苦，體驗着社會的不公，嗜讀起馬克斯主義的哲學來。」

近衛最初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不久轉入京都帝大，專聽河上肇教授——一位激進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講學。他受托洛斯基的影響極深，還有一本論社會正義的小冊。他決定廢去公爵的

頭銜移居到美國。他自述：「我開始對社會科學感到興趣……河上博士給我二本書，一是斯柏哥所著的馬克斯傳（*Life of Karl Marx, by John Spargo*）一是意大利德里斯特大學教授羅里斯所著的當代社會問題（*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當我見近衛公爵時，我問他現在對於這個馬克斯主義「時期」有何感想。他笑而不答，但是他的祕書却面紅耳赤起來，以為我不應該提出這樣可怕一個題目。

不久發生一件大事。年青的近衛去拜謁他的父親老友西園寺。他自述「我的第一個印象不大好，因為西園寺（至少比他大四十歲，）却以上司之禮待我，仍稱我為「閣下，」而我當時不過是個卑微的學生。我以為他在揀擲我。所以我從此就沒有再去拜訪他。」京都帝大畢業之後，近衛偶然遇到他。這次元老以「完全坦白的態度」對他接談。他看到這個少年在內心中的衝突，設法給他安慰和勸告。「西園寺說我應做一個縣知事。他以為人人都可做知事，因為他自己在十八歲時也曾做過。當我告訴他做一個知事也不容易時，公爵勸我加入政黨。但我並沒有勇氣入任何政黨。」西園寺漸漸對這個奇特的青年更發生興趣，終於勸動他回到巴黎。

近衛返國以後，拋却了他的馬克斯主義的學問，接受了貴族院中世襲的議席，並於一九三三年升任他父親做過的議長。除了擔任這種職位以外，他在被任為首相以前，並未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

他之所以能夠被擁上台，第一因爲天皇加他青睞，第二因爲陸軍敬重他，第三因爲在政界中處於超然地位，沒有黨派支配他，而他也別無私圖。他沒有敵人，個人的野心也很小。但他不高興這個位置，因爲他不願意居於一個不舒服的地位，責任倒是要負的，實權却一些沒有。他有幾次想辭職，但戰事發生了，如果辭了職，而又不讓國家主義，那是辦不到的。

因爲陸軍對控制政治的要求壓力增加，他不得不兩次改組內閣。他先撤換外相廣田弘毅，一九三八年五月又委任板垣爲陸相。數月以後，運動員法案獲得全國滿城風雨。他的文臣公關與軍部起衝突；他的外相宇垣大將，因爲反對創設「興華院」主張開放長江以謀對英妥協，以及減輕日軍在華的壓力，深爲軍部所不滿，不得不袖引去。陸軍提出了一個最後要求，所以隔不多時，近衛也掛冠引退。不過他與陸軍的感情是否根本不和，那還是一個疑問。

近衛娶森子爵次女爲妻，她也出自望族。近衛有弟二：一爲詩人，一爲音樂家，曾任東京管絃樂隊指揮，熱心於東方音樂的研究。他有子二，一個是有希望的青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時，是個高爾夫球選手，並被認爲同級之中最有成功希望的一個學生，但後來未得學位即返國。當一九三七年十月羅斯福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指摘侵略國時，小近衛說：「這篇演說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至少我希望牠不會。」當他的父親任首相以後，在議會中作第一次演說時，他聲言：「說起來有些不恭，父親的演說實在並沒有

給我一個印象。」他現在在東京預備從事新聞事業。他父親的老友同盟社社長岩永雄吉給他第一個職業。近衛公爵在首相任內，雖受軍部極大的壓迫，却想採取溫和的路線。他的主要打算算是速戰速決；雖然他已不承認國民政府，但很想尋出一個與蔣委員長談判的方式，假如他能證明自己是有一誠意的話。」某次他被質問：英法兩國愈益增長的結合，是否會削弱日本對德意兩國力量的信仰；因而削弱日本對加入防共約價值的信仰。他停了許多時候答不出話來。最後才大喊「唉！但我們希望英國也加入防共約呢！」

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攫奪蘇台德時，近衛的賀電是最先收到之中的一封信。

三 貴族與貴族院議員

日本貴族院的組織是很特別的。第一類議員由世襲公侯產生，但人數有限，因為日本的世襲貴族，要在父親死後才由平民繼承爵位；兒子並不像英國那樣在未繼承以前就有較低的爵位。第二類議員是較低的貴族，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每七年改選一次。第三類議員由天皇就著名教育家、科學家等任命，有些是終身職，有些是七年。第四類是十五個府，每府選出一個最富的納稅者，任期也為七年。

日本的貴族共分三種。第一種為皇室族人，置身於政治圈外。第二種是朝貴，如藤原族和近衛族等，他

們已經享受爵位有幾百年。第三種係明治維新以後新晉的爵位，也像英國那樣分爲公侯伯子男五等，在這七千年之中晉爵者約有六百人，其所以設立此種制度的原因，在於打破舊封建諸侯的勢力。

目前最負時望的貴族，大概當推德川家達公爵，他是最後一個幕府的嗣子，假如沒有明治維新，德川——他已七十五歲——現在也許已成爲日本的統治者幕府了。他娶近衛族的一個郡主爲妻，在近衛鷹麿與近衛文麿之間做了二十四年貴族院議長，並爲華盛頓軍縮會議的日本首席代表。他現任日本紅十字會會長，並曾任奧令匹克世界運動會日本委員會的主席，當軍部取消一九四〇年奧令匹克運動會在東京舉行的成議時，這個消息最初瞞住了德川，因爲他的家屬恐怕他聽到了會傷心。

四 外務省

身材矮胖，決斷迅速，面色紅潤，頭腦冷靜，長不滿五呎四吋，闊倒差不多，行年七十餘，還具有三十歲青

註●爵位的稱呼在日本不大普遍，我友岡田三井三井托辣斯理事長時遭暗殺的大金融資本家岡田三井博士，便兩次拒絕爵位，最後才答應接受男爵的稱呼，一半因爲他是民主主義者之中的民主主義者，甚至對於博士這個並無惡意的頭銜也討厭（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博士），他的拒絕並沒有成效，因爲不久他被稱爲「男爵團博士」了。

年的活力，待人客氣，談吐幽默而明朗，這便是一九三八年底以前的日本外相宇垣一成大將。

宇垣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溫和派。近衛選他爲外相，希望他成爲文人政治與軍人政治之間的一道橋樑。但陸軍深恨他，雖然他也是其中一份子。這因爲一九三四年在陸相任內，他奉行幣原的和平外交政策，裁撤兩師團陸軍（也許有五萬人），並且每年裁減軍費二千萬圓。一九三七年，宇垣被提名爲首相，但組不成閣，因爲陸軍拒絕推薦給他一個陸相。翌年他們又把他推出了外務省。

宇垣是個有聲有色的人物，也許將來還會再上台。他以一八六八年生於岡山縣，像平沼男爵一樣，也屬於所謂「岡山派」。他出身微賤，少年時當一名教員，每月束修只有六圓；嗣設法入士官學校，成績優良，曾任朝鮮總督七年。他讀書頗多，比一般日本人淵博得多，生性嗜酒。

宇垣外相的繼任者爲一個職業外交家，沒有像他那樣出色，但在軍部手中却比他可憐得多。下有田八郎，前駐華大使。就一個職業外交家而論，有田發表他的政見，就一個中國通而論他夠得上資格。他生於一八八四年，歷任滿州、暹羅、中國、美國、比國的外交官。當他的委任令宣佈時，日本報紙稱讚其「聲色」，雖然以前任外相時曾經簽訂過防共公約。

註 ● 他的名字「一成」有時拼成「Kasohichi」而不拼成「Kasumari」，其意義爲「成爲第一」。宇垣入軍校時取這個名字，後來出繼以第一名爲榮。

東京流行着一種謠言，即試猜外務省人員對於陸軍要他們採取的政策的想法。一個最穩當的推測是，外務省贊成陸軍的計劃，而厭惡陸軍的手段。他們大部份的工作是為陸軍的作為找事後的辯解。

老派外交人員今日在東京已被束置高閣了。在一九三八年，有十四個現任大使和公使佇立在室外走廊等待新位置。軍人勢力的特別膨脹，這是日本的另一個特徵；這種風氣似乎傳染到在那裏服務的外國外交界來了。在目前各國駐日外交團體之中，有五個是從前的陸軍參贊，如德國大使奧德將軍（General Ott）和墨西哥公使亞古勒將軍（General Aguilar）等。

五 可人兒廣田

字垣外相的前任，是廣田弘毅，一位明朗有力的人物。他原是一個首相，因此老掌故說他做過頂兒尖兒以後接受一個較低的位置，實在不值得。對於這一點，廣田的朋友會說他是自我犧牲，只要為國家服務，什麼職司都高興接受；他的敵人却說他之所以只要能夠擢到任何小差都會拿，因為他具有極大的野心——是個「機詐百出在風雨飄搖環境中能夠等於保持自身平衡的走繩索者」；我親耳聽到他們說。

廣田生於一八七八年，出身貧苦。●父親是個石工。廣田祖先的血統中，並無貴族或武士的成分。他掙

註●他曾自著做美國駐日武官潘興將軍（General Pershing）的翻譯。

扎奮鬥，得受教育，國與國家主義思想家頭山滿住處相近，受其影響極深。他於一九〇六年入外交界，歷任各國外交官，在華盛頓時甚著聲望。他曾被稱為「死熱心者」，唯一消遣是搜集鬱金香花種。

廣田一生事業中有個重要的項目，那就是加入黑龍會，日本二百多個半秘密團體中最有勢最顯武的一個組織。黑龍會原是一班熱心於大亞洲政策的青年的集團，但在世界大戰以後最活動，雖其根株

近他說：

「美國應該不要遠指遠東時事，而信任日本對維持亞洲和平（又來和平）與秩序的勞力。世界應該分為三部分：一屬美洲勞力範圍，一屬歐洲勞力範圍，一屬亞洲門羅主義範圍。」

日本人常常以引用門羅主義的「比仿」來作他們征服中國的辯護。這當然完全是胡鬧。美國從來未曾為保持門羅或其他主義而以武力來侵犯美國。

我們具有先從爾莽的荒木開始。陸軍中將荒木貞夫男爵，一八七七年生於東京武士之家，前任陸軍現任參謀，是愛國狂的軍人之中一個極端的典型。他是日本最堅決的反俄分子，又具有神秘家和哲學家的氣息。

這位老將性情暴躁、出口快利，他的疏忽，尤其關於蘇聯方面，曾經引起一兩次糾紛。其次美國人所辦的日本廣告報（Japan Advertiser）記者登載他的談話，暗示日本之簽訂防共公約，係受投機主義者動機的影響。日本官場立即大興問罪之師。該報和荒木開始商議辦法。結果，報上刊出一則簡略的聲明：「荒木男爵將軍要求本報申述交與記者之解釋。氏謂日本參加防共公約，除表示共同厭棄共產國際外，又因與法西斯國家，實有某種天然的及精神的密切關係，並無『利害得失』之感，足以暗示『爲一目的之故犧牲道德原則』者。」

這件事實之後，荒木又向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力言日俄戰爭不能避免，且爲必要——這個意見固

確實才言「言辭雖ノ百才ヲ才言也」

有時荒木往往被誤引，因為他的話實在太難懂了。他愛東方人所固有的想像和抽象。他的談吐常帶玄學和寓意。某次有家著名美國報館的理事去見他，雖然帶了一個翻譯專家，這是一句話也不懂。他談話時，口若懸河，隨便在張紙上亂畫，然後端端正正簽上字，交給記者。有時他畫上老虎，有時畫上儂「滿國」的地圖，有時畫些不知所云的圖案。

他的寓所裏掛滿虎頭和虎皮，這因為他生在戊寅年，寅年是肖虎的。他又珍藏着龜鶴標本，因為龜鶴是長壽的象徵。其他裝飾品還有中世紀時代的甲冑和兵器。除此以外他是一個儉樸的人。他不贊成飲酒，而崇實斯已達精神。他甚至把兒子送入陸軍當一名普通的入伍兵。每天早晨他向橡皮靶子練一套劍術。荒木雖為武士的後裔，少年時代却一貧如洗，十四歲時曾為某醬油店的學徒。嗣後他棄商投軍，參加日俄戰役，並在大戰期內任駐莫斯科日本軍官團武官，他學得俄文，從此對俄國發生比任何國家——除日本以外——更大的興趣。他任陸相時，常常喜歡微服走訪陣亡將士的家屬，只通知他們「有個軍官」來訪問。

某次他對一個朋友說，他厭惡拿破崙稱之為一個以製造戰爭為職業的傢伙。他說：

「拿破崙除了殺敵以外什麼都不來。從我的眼光看來，亦即從日本皇軍的眼光看來，換言之，從一個世界和平（又來一個和平）的使徒眼光看來，拿破崙是個性情兇暴的可恨之徒。歐洲各國的軍隊，是實行讀武主義的機關……日本皇軍的使命從來是和平的。」

某次共產黨搗亂荒木所召集的一次會議，有個十九歲的孩子被捕，說是搗亂的魁首。孩子的父親到中將那裏登門謝罪，荒木傳喚這個孩子。日本廣告報紀述其事如下：

「將軍與面現稱偉之學生會談後，即靜聆該少年對共產主義及其何以信仰之見解。將軍嗣對客作哲學討論，終於使少年信服。渠之過激主義概念，根本與日本民族帝國主義相吻合云。」

據說李頓調查團不相信他所提供「和平」佔領滿洲的證據時，荒木悲憤得哭了。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中少壯軍人企圖殺盡內閣中的文臣時，他正身任陸相，因此引咎辭職，但被挽留。

★ ★ ★

另一個具有神祕意味的日本右翼分子是可畏的八十五歲老漢頭山滿，所謂「本的」超人，「大亞民族主義的使徒。他一度窮得只吃草根樹葉。有次他與一個和尚比賽忍耐力，曾經五天五夜靜坐着不動不睡、不食、不飲。甚至在嚴冬他也不在屋中生火，而只坐在鋪着一張熊皮的蒲席上。某次有個政敵（按爲音相大隈重信）被炸受傷，他因嫌疑被捕，但除一束情書外，在他家裏找不出其他謀圖不軌的證據。

頭山滿是青岡縣人，與他所羽翼的廣田同鄉。在某一時期他的活動只限於思想和文字，他是日本第一類人物，而「努力及勵人心的向上。」嗣後他從事於亞洲民族主義運動，且爲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知友和贊助者。他包庇印度亡命政客拉許·俾哈里·蒲斯（Rash Behari Bose）達七年之

久，羅斯於一九一五年逃往日本，英局勢或可引至他。而山可舉行其黨之革命。不
久他只致力於日本的。故山之革命者。

頭山滿現在過於年老，不能參加積極的活動。但在日本受尊敬的人，很少超過他。據說能夠在二小時之內召集五萬羣衆者，全國只有他一人。

★ ★ ★

還有一個福岡人中野正，是日本唯一公開法西斯黨的領袖。他是一個懷有極端思想的青年國家主義者，最初爲新聞記者，後遊歐洲，拜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返國後在議會中創東方會，公開承認爲法西斯主義者。中野是個口齒伶俐的青年。他主張在華加緊進行戰爭，在日改革產業及社會機構。最近東方會吸收了不少社會大眾或「勞動」黨的分子。

有一個半法西斯政黨，叫做國民同盟，領導者爲前遞信省大臣安達謙藏，生於一八六四年，綽號「選舉之神」。他一生當選過十三次議員。像許多日本「愛國分子」一樣，他也是一個直接行動者，而以「諸神祕主義來作直接行動的辯解。他在青年時代，也是在朝鮮玩弄政治陰謀準備加以歸併的一個人，並因牽涉刺殺閔妃案而入獄。後來他造了一座「八聖堂」裏面供奉八個大聖：耶穌、釋迦、孔子、蘇格拉底、穆罕默德、老子和兩位日本聖人弘法大師及日蓮。

從日內瓦返國後，松岡投身政治，而成為議員。一九三三年，他厭倦了，辭去議席及其在政友會中的地位。他宣布不信仰政黨，並組織「政黨廢除同盟」。他說：「如榮國家要更生，代議政體必須廢除。我相信日本的將來，寄託於天皇親政。」因此他便成爲一個「昭和維新論者」。總言之，即主張以大權歸諸國王的手段「恢復」日本過去的光榮。

松岡的政黨消解運動是個大失敗。議員仿效他辭職者頗少，而「昭和維新」團的組織也立刻大失衆望，因爲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的少壯軍人也採用這個口號。松岡在野數年，企圖組織獨個政黨，高呼「新日本主義」——其意義不知所云。最後他突然被任爲滿鐵總裁，日本最肥的缺分之一。此舉被稱爲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報答」。

一九三九年，松岡又辭去滿鐵總裁之職。他的野心極大，對於政治大概覺得又有些接攙起來；據稱他被列入某要職的候選人名單之中，指揮「開發」中國佔領區域的新機關。

八 反對派——假如有

在最近以前，日本相當於反對黨的政黨是老教授安部磯雄所領導的社會大衆黨，下議院中計前三十六席。理論上這個政黨致力於一種很溫和的費邊社會主義；在此次戰爭期內，雖決定擁護政府，因而失

却其實際意義，不久，奇怪得極——在日本，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會遇到——它於一九三九年二月與中野正剛的法西斯黨合併起來。

安部教授，現年七十三歲，是個態度溫和令人起敬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思想大體是三十年前英國費邊主義者所擁有的思想；他說他的理想是「馬克斯主義減去革命」。他在早稻田大學執教多年，其唯一志願為將議會改成一箇「紳士們的課室」。一九三八年初，他被國家主義暴徒所打倒，一半因為他反對全國總動員法案。

這裏至少應該提一筆日本的耆宿尾崎行雄。他是一個老成的自由主義者，今日雖被束置高閣，不佔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其過去光榮的事業，則頗足令人稱道。尾崎現年八十歲，自議會創立以後，蟬聯為議員，至今從未間斷，這是獨一無二的紀錄，所以有「憲政之父」的雅號。他曾任東京市長，與中山先生相交友，主張日文用羅馬字拼音——現在已成過時的觀念……還有一位老自由主義者是石井菊次郎子爵，生於一八六六年，世界大戰期內曾任外相，並且做過多年日內瓦日本首席代表。

落原喜重郎男爵（一八七二年生）和若槻禮次郎男爵是一九二〇年代主張妥協及和平外交——這裏和平兩字是貨真價實的——僅有的二大文臣。他們的同僚，不是完全退隱，便已遭「愛國分子」暗殺。幣原男爵是現在最能幹的外相人才之一，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得有警察保護，恐怕遭狂徒的襲擊。

原和若槻，被瘋狂的過激分子稱爲「賣國賊」，事實上在現存的日本人之中，政績超過他們者就一個都沒有。

基督教救世軍領袖賀川豐彥是屬於另一類的人物，在某一時期，他頗可被稱爲一個日本甘地，但他的重要被戰爭所埋沒了。賀川是個詩人、宣傳福音者、和社會改革家。他的祖先是武士，家境寬裕；一個德國傳教師改化他成爲基督教徒，他於是轉向做社會工作。他像甘地一樣，反對暴力，但曾領導稻農罷耕；他組織日本勞工聯合會，且爲日本合作運動之父，現在全國計有合作社社員二千五百萬人。當局一度認賀川爲危險的過激分子，但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以後他所做的賑災工作使他大受「尊敬」。

賀川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有一首詩如下：

「新的時代到來了，

新的時代；

芽兒抽出來了，

葉兒發起來了，

青青的樹木

也從黃土中長起來了。

上帝的時代已到；

沒有人盼望的

上帝的時代

現在可近了。

在那偉大的一天，

國際聯盟

和

和

只有愛的真理

才能戴上

上帝光榮的桂冠。」

日本最有才幹的真正左翼分子，大概得推加藤勤十。他只有四十幾歲，以衆議院中最激進的議員和

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委員長聞於世。他雖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同情共產主義的思想。日本很少共產主義者，真是共產主義者也只有笨伯才會自己承認。一九三八年底，內相末次大將圍捕三四百逃脫警察掌握的自由主義者和過激分子時，加藤也遭逮捕。

據半官機關報日本時報（Japan Times）載稱，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警視廳逮捕有「危險思想」即政見不同的人犯，不下五九〇一三名。當然其中只有五千名被起訴和審判；其餘經警察或詳或略的審查後便釋放。經審判的五千人之中，入獄的約計二千五百。日本人聲言每一個被捕的人，都予以公開審判，但也許在拘留所中關上幾月或幾年才提審。正式的集中營算沒有。

日本社會革命的前途並不光明。過激的酵素固然存在，並且也許比日本人高興承認的還要廣一些，但那並不成爲大問題，而且一旦出頭便被無情地除滅。過激分子反對日本制度，爲什麼發展得這樣遲緩呢？那有幾個明顯的理由。第一，日本並無具有西洋那種意義的無產階級，並且生活程度雖然甚低，失業現象却幾不存在。第二，我們得記着日本在天皇之下獨具的團結力，對天皇表示不滿等於背叛他自己的家庭。第三，日本人有服從和守紀律的習慣。

如果日本在中國突然大敗，如果日軍在戰場上完全瓦解，或在其他強國手中遭擊潰，那麼革命也許會發生。

第五章 日本財閥

日本人是矮子。從金融和產業的眼光看起來，日本是巨人國。現在我們要來講日本經濟的「五」巨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大倉。這五大財閥，集中了世無其匹的財權，而為日本公私生活中一個獨特的因素。全國百分之七〇的紡織業，百分之四〇的銀行存款，都在他們的手中。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個最大的財閥，握有全國四分之一的工商業；東京投資總額的一六·五四%為三井一家所有。世界上沒有一國有一家巨閥佔有這樣大的一份國民經濟。三井是個巨無霸，站在牠旁邊，法國的杜旁（Du Pont）、美國的美孚（Standard Oil）、英國的帝國化學（Imperial Chemicals）等企業就等於小孩子。

我們且用統計來約略一述這些財閥。據幸福雜誌日本專號的分析，三井及其附屬機關握有日人棉業總投資額的一四%，人造絲業一五%，造紙業七八%，水泥業一七%，鑛業一七%，機器業五%，煤業和航業一一%，電氣化學業五%。三菱握有一切日人銀行業四·六%，信託業一〇%，水火險業三九%，航業三七%，倉庫業二二%，人壽保險業六%，玻璃業四七%，製糖業一九%，啤酒業一七%，麵粉業四七%。住友握有倉庫業二〇%，電報業三二%，信託業一〇%。範圍像這樣廣的獨占事業，實為他國所未有。

要覓取解釋，我們又得追溯到封建制度。日本的產業，不是由幾代競爭和自由發展而積成的。它的產業革命由一夜之間成功。當機時時代到來時，祇有幾戶人家擁有財富和生產機會，他們費心推廣產業。國家既不擇食地需要廣大的產業設備，而只有已經擁着若干資源的少數商人才能供給可觀的要求。他們攫住了這個機會；他們加以發揚廣大；他們加以掘壕固守。

二八年）却厭惡與藤原族發生關係，而從他所住的村中另取一個三井的姓。他傲然跨出了京都的宮廷，想從卑賤的環境中打他自己的天下。數代以後到了十六世紀，三井族絕了嗣，因此螟蛉了一個姓高久的人做繼承人，他出身於高貴的源氏望族。從那時到現在，所有三井家的姓都冠着一個「高」字。「三井」本身照字義上講是「三口井」。

差不多在三井成爲高久的時候，族長不可思議地認定武士生活沒出息，——也許因爲稻作收成不好或不願以掠奪爲生，——乃竟破天荒從事經商。這是一件破風絕俗之舉。當時，經商仍被人所輕視，他

的生意。大半是手工紡織——却很興隆。迨至十七世紀，三井在京都已有幾家大布莊，在江戶（東京舊名）有一種百貨商店的胚胎，在大阪有興隆的棉業。於是他們便必須走上銀行家的道路。他們經營貨物的買賣，但同時也得經營貨幣的買賣。事實上為營業便利起見，他們發明了貨幣，以金屬泉幣來代替從前貨幣。

當時三井有一族姓高利的支族生了十一個兒子。其時也還在十七世紀。他從中選出了八個，讓他們各自成立一個家，而為八房的房長。還有三個為什麼不入選，我們不知道，也許為了年紀太小，也許為了品行不端。長子被選為八房的族長。這八房三井族裔，一直延續到如今。他們都受一部家法的拘束，此法於二百餘年以前制定，隨時修改，現在三井族人至少在理論上每條都要遵守。茲將其中一部份條文錄後。

- 一、凡屬六族族人，皆應以仁愛相待。須知一矢易折，素天難濟。互相和睦，免保家財。
- 二、六族家數，勿無意增加。凡百事物，皆有極度。須知汝輩若欲過度，必將招致刑罰。
- 三、各房收入，應先提一部份為公積，公積提存以後，各房始得自享其有。
- 四、節儉與否，奢侈與否。
- 五、嫁娶、舉債、担保等事，應照家族會議之意而行。
- 六、每房應舉一人為房長，指導本房一切行動。
- 七、嚴禁各房爭執及濫費。

八、房長應知本房館細各事。

九、強將之下無弱兵。應選能者任要職，以息衆議。

十、凡屬三井子弟，皆應在公司中服務相當時期，待遇與其他雇員同。

十一、男生事業，至死方休。如無正當原因，勿早退休，以圖逸樂。經商之要，應退則退。

十二、企業要圖，在經營時，用其所長，革退老弱，變換新進。

十三、汝等生於神明之邦，應忘「社」應尊汝皇，應愛汝國，應盡臣責。

三井子弟到達成年之時，必須在半宗教式的典禮之下，宣誓遵守這些家法。誓詞在百餘年前早已訂定，一直延用至今。全文如下：

「爲服從祖先遺命，充實本族萬年祖莊，發揚先人所傳事業，余致於祖宗靈前，嚴誓曰：余以三井一員，願遵家憲，加各事項法，決不擅自改變。余今宣誓並簽宗名，先祖列宗，實共誓之。」

請注意三井族與歐洲羅斯契爾族 (Rothschilds) 的極端相類之處。兩家差不多在同時興起；兩家都以商人而成爲金融業者；兩家都有堅強的家庭意識；兩家都遵奉一套家憲。三井大大地簡單化了國內的放款方法；同樣地，羅斯契爾發明了國際匯兌的方法。兩家都乘產業革命發大財。兩家都玩政治。三井以代理政府財政而鞏固其權力，這正是羅斯契爾與幾個政府所曾做過的。這兩大財閥，相隔數千里，在一八六八年或更晚以前又未通消息，而居然差不多在同時有同一的發展，這實在是經濟業之平行趨向，財

政問題之根本相類，及不論人種黃白，金融資本之無厭活動的好榜樣。

一八六八年，發生了「明治維新」。維新以前，三井不過是家大商業，維新以後成爲勢及全國的機關了。從前他們資助搖搖欲墜的大名，而今他們資助新皇政府了。政府立刻需要現金，一部份用作壓倒幕府軍隊的興起，三井便加以供給，並且幫助政府打勝了內戰。當天皇僅爲一個傀儡的時候，三井經營和徵收皇糧已有好幾代；天皇復政之後，這個職務和特權還保留着，增高着。新政府設立了兩個機關，一爲泉幣署，一爲商法署，兩者都由三井族人主持。三井成爲政府的代理國庫機關。有一時期，政府對三井倚畀之深，無以復加，甚至允許他們隨意借用國庫資金而無須担保或利息。

明治維新以後三十年間三井的歷史，與羅斯契爾相像得令人眩目。利用國庫代理人的獨佔地位，三井成爲令人難以置信的富豪，並且開始以其所得利潤投資於工業，而更加發達起來。他們開辦工廠，經營貿易，設立商業銀行。一八七四年，新發行的紙幣價值大跌，唯有三井能夠拿得出現金來維持其穩定，因此救了當時的政府；風潮過去之後，三井狡猾得極，起初並不要太多的報酬。像羅斯契爾一樣，他們勾結各種政治團體，用收買政策除滅競爭者，支持前途有希望的政治家，並供給金錢作戰爭。元老之一井上侯爵也成爲「御三井」的走狗。於是金錢像雨一樣紛紛落入三井的口袋裏。

還有一點也是頗具日本味的。在整頓惡劣時期內，三井族的事業，全由外姓人掌理。至今還是如此。

我曾聽說，「三井就像英王一樣，統而不治。」按照一向的成例，這個龐大的事業網的執行首腦，不在族中一分子而是由族外請來的人作理事專家。他的名義叫做「番頭」。三井的事業皆為其一族所有，不許參加外資，而經營者却是一個雇員。這種由下屬來管理的制度，和日本本身當然可以成個顯著的對照，因為一八六八年以前的日本，是由幕府在天皇後面掌政的，現在的日本是由陸軍在憲法後面掌政的。

這裏我們沒有充分的篇幅來敘述今日三井複雜的事業網，就是把他們所屬各種企業列一紙簡括的圖表也得佔上一大頁；我們得用一管計算尺和一副圓軌才能算得清楚。簡單地說，站在頂上的是個規模宏大的操縱公司，名為三井合名會社。三井每一房的房長，對於這個組織首腦的公司，負有無限責任。合名會社直接掌握航業、保險、銀行、信託、鑛業、倉庫等六大附屬專業，和十一個間接的附屬專業，細細地分起來，總機構統管着九十六家不同的「大企業」或「關係公司」。此外還有一個胥枝機關三井物產會

註 ● 如果投資專家欲知三井合名會社事業的分配，可觀下表：

銀行及保險業	一〇·八六%	進出口貿易業	一一·三三%	紡織業	一二·六七%
煉鋼業	一·七五%	飲食工業	六·六一%	機器製造業	五·七三%
化學工業	一九·三一%	運輸業	三·〇三%	礦業	二六·七二%
電燈電力業	〇·六二%	倉庫業	一·七四%	其他	二·六四%

社，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公司，握着日本出口貿易總額一九%，進口貿易總額一四%。整個三井事業網的註冊資本是日金二一四六、四〇九、〇〇〇圓。究竟這一家所積的財產有多少，沒有一個人知道。

直至一九三三年止，三井族的族長是三井高棟。他於一八九六年晉封爲男爵——他是明治維新的功臣，故勳封爲貴族——他像許多日本人一樣，後來也放棄爵號。承繼他爲族長者是次子三井高公男爵，生於一八九五年。這位三井早年肄業於東京帝大政治學系，青年時即在老家管理祖業，所以沒有其他事業辦出來。其妻姓松平。

實際掌理三井專業多年的「番頭」爲池田成彬，近衛內閣的藏相。池田爲最有修養的現代日本人之一，是個可愛的老紳士，曾經在美國哈佛大學留過學。回國以後辦了一年報紙，即於一八九五年爲三井服務，嗣繼團琢磨男爵爲總管。當時日本有句話說，全國最優秀的人才不入陸軍參謀部，便入三井理事會。他一度任日本銀行總裁，而有「金融市場老虎」的雅號——並不十分確實。他對於辦理非常時期的財政，頗負時譽。東京日日新聞曾以美妙而多少帶着美國派頭的話說他：「池田是個棒球好手。輪到他的時候，他有控制敵壘掩護本隊球員跑回本壘的手段。」可是陸軍不贊成他做藏相，於是他只好掛冠引退。

註：有一時期，中日戰爭中兩方財政頭腦都是哈佛，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中國的宋子文是哈佛一九一五年畢業的）。池田的足球運動美，但從宋到滿洲或中國，這是日本名人一個特別的典型。

二 三井與陸軍的關係

目前的局面很奇特。歷代以來三井第一次遇到一個勢力更大的對手而縮回腳來。三井至今顯然還是擁有龐大堅固的力量，並且在它的特殊範圍裏面顯然是無法推翻的。陸軍還需要三井，因為只有靠着產業巨閥纔能得到軍火。但是這一點改變不了許多陸軍——尤其是少壯的極端派——對於三井及其整個勢力的厭惡，和必須收歸國有的暗示。陸軍的觀點是很簡明的。如果三井所得的利潤，陸軍自己能夠利用，能夠吸收來製造更多的軍火使日本更強，為什麼讓三井繼續坐享巨利呢？關於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爭執和讓步，即由此而來；此法雖未取消三井及其他財閥的利潤，至少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爲了這個緣故，三井及其同盟者，現在正陷於一種惶恐的境界中。過去他們慣以操縱政黨的手段來左右國事，現在政黨勢力既已衰落，他們的勢力也自然跟着降低了。如今陸軍機警而堅執地攻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三井使用幾種策略來報復。第一，它捐出鉅款作爲「爲國服務」的慈善事業之用，以期收買民心；最近該閥曾撥日金三千萬圓爲「全國福利基金」。第二，三井正在做著一切選舉，吸收政府的赤字公債。這些債券至今尚未流通到市面上。第三，他們竭力結交陸軍軍官，尤其是傾向保守的軍官。（可是陸軍並不以同樣態度報答他們。最近有一中隊——約等一連——補充兵在開拔到前線的路上，居然

駐紮在三井寓所中。打個譬喻說，這就等於美國參謀本部於一九一七年下令步兵宿營於摩根在紐約的家裏。第四，三井竭力設法掩飾他們的家財。例如，他們現在的一個十二歲的嫡子進的是一家普通學校，穿的是最便宜的衣服。三井族人最怕的是用錢，這至少可說是件怪事。三井男爵夫人——她的丈夫大概擁有一萬萬美金的財產——難得設一席超過八位賓客的宴會，或穿一套新裝招搖過市。

說陸軍是三井族的「傀儡」，那當然是無稽之談，無稽得猶如說希特勒是他最近開除的沙赫特博士的傀儡。反之，三井族也不是陸軍的傀儡——至少現在尙未如此。兩者雖互相猜忌而摩擦，但仍耐心共同工作。不過他們之間的緊張正在逐漸地繼續地增高着。跟着目前日本國力的分布，這種緊張愈增，三井勢力便愈弱。

三 三菱財團

三菱不是一個姓。那是一個商標，意思是「三菱菱角」。三菱龐大的事業網僅僅次於三井，擁有者爲比較後起的岩崎族。這一付大財產的基礎，頗像前世紀美國的大財產一樣，是一代之中積聚而成的。其大部份爲此族創立者故岩崎彌太郎生前一手積成，他已於一八八五年去世。

三菱與三井不同之點，不但在於它的根基較淺，並且在於它自成一業的型態。它的組織，也像三井一

樣，在頂上有個橫濱公司（註冊資本爲日金一萬二千萬圓，而三井則有三萬萬圓，）但其事業則不同。三井特出的事業是棉業、五金業、人造絲業和鑛業等基本工業。三菱則以金融和貿易比較特出，其專業爲銀行、航運和保險。它操縱着廣大的日本郵船會社的航線，並創立日本的商船航務。三井和三菱的劃分事業，各蒙其利，他們各自分道揚鑣。

三菱財閥創立人岩崎彌太郎，完全是個自己立業的人。他的父親是個「浪人」——即無主或失業的武士。岩崎最初一件驚人之舉是拯救其與友相爭被判入獄的父親；冒險的結果岩崎自己也嘗了鐵窗風味。當時他是一個暴躁的青年，後來成人的時候，還爲他作傳者說，成爲「殘酷無情、功於心計、極端自私」。他自始即對航海發生興趣，曾經發現並開發幾個遙遠的島嶼。不久，尙在少年時代，他就組成一家沿海航業公司，因在明治維新時代載運與幕府作戰的政府軍而一躍成名。迨至一八八〇年，他更推廣營業於其他方面，從此暴富起來。他在金融界是一個暴發戶。像已故美國富翁洛凱一樣，他的一貫政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破壞競爭者時，便把他們收買過來。他死於一八八五年，享壽僅五十二歲。

彌太郎的繼承人爲其弟岩崎彌之助，曾自力留學於美國，據說他在美國作工求學期內唯一行裝是一部字典。彌之助對於東京的地產，投了一筆令人難信的機——以一百五十萬圓收買了東京大部份的商業區。一八九六年時他晉封爲男爵，但最初不受。他的繼承人是彌太郎之子久彌男，他至今爲三菱本家

主人，雖然實際業務操於兩個較年青的岩崎子弟及其總管手中。

三菱家與三井家同樣玩政治。日本建國偉人之一遭暗殺的大隈重信侯爵即爲三菱的走狗。主張發展海外貿易因而不好戰冒險行爲爲然的民政黨，歷年來多少受他們的操縱。陸軍極端分子未曾忘懷這一點，所以現在厭惡三菱更甚於三井。但三菱像三井一樣，對他們也有用處，而且正想用適當的奉承手段來買回他們的歡心。

★ ★ ★

關於其他財閥，我們不能詳述了。那個資格比三井還老的住友，有段動人的歷史。它一系單傳，並無支房；其事業中心乃在大阪而非東京，且以工程業及重工業爲主，而以富於保守性和「紳士派」作風聞名。住友的先世，可追溯到桓武天皇（七八二—八〇五年），立族者即爲桓武的幼子，十九代後才取姓爲住友。但到現在——又是一件日本的矛盾現象——族人沒有含一滴住友的血統，因爲住友早已絕嗣，所以在七八九二年螟蛉一個姓近衛門的華族爲義子，現在的住友族即由近衛門而來。

住友財產的基礎是一六九一年發現的一座銅銀鑛。明治維新時代，有幾家富族，因爲借錢給天皇所要消滅的「大名」，被政府沒收財產，住友的歷任總管却用巧妙手段保全了這一族。像三井一樣，住友也立刻棄却幕府而支持新政府。家法有一條說「祕密是祕密」。住友與西園寺公爵有密切關係，他是近衛門男

野的一個親戚。

安田族之新，與住友族之老，恰成一個對照。安田於一八六〇年代以放債起家，其家督安田男爵於一九二一年遭暗殺，享年八十四歲。安田銀行在日本要算最大，比三井還大。……大倉族為五巨閥中之最小者，發跡較近，以貿易及工程為專業，而竭力主張「東亞政策」，欲向大陸求發展。

在老派理財家之中，應該一提海爾德之助男爵，現年七十三歲，性情固執，不倚他人，且為一自由主義者。他出身貴族，曾留學於德、比諸國，得海爾德爾堡（Heidelberg）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氏從未做官，但他是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其地位是極重要的。他被稱為「日本梅倫」（Andrew Mellon 美國銀行家）。

四 新興財閥

結川義介是另一類財閥。這個饒有資財的創業者，與三井相比，猶如美國二十年前密特洛（Detroit）的年青汽車製造家之於摩根。結川以一八八〇年生於商人之家，嗣赴美研究鑄鋼業，一度在匹次堡廠實習。他的重要具有破壞成規者的意味。他把他的公司公之於衆，讓數千小股東來投資，而三井三菱則只許自家投資，不讓外人插足。此一舉舉喜歡他，以為能瞭解「現代情形」，聲援他對抗他人。此其二。他集中力量開發偽「滿洲國」，此其三。

鮎川是一家大公司的總裁，即所謂「滿洲興業會社」，其附屬事業充滿於鑛冶業、玻璃業、海業、鋼鐵業、漆音業、榨油業、汽車製造業、火柴業、動物脂肪業和樹膠業。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鮎川還是一個無名小卒。十年之後他成爲一個巨大的力量，因爲他也侵入東三省與根深蒂固的南滿鐵和北滿鐵相競爭。但南滿鐵與僞「滿」真正統治者關東軍發生公開的衝突，因此關東軍便爲新興的鮎川撐腰。他以陸軍代理人的資格搜拾「南滿帝國」的餘唾，要想打破滿鐵在滿洲經濟獨掌的大權。

假如他不太露鋒芒，鮎川也許會成爲日本財界的一個要人。現在他確是當代財界中最大的明星。新近他爲他的滿洲企圖遊美籌資，但並沒有大成功。他想做僞「滿洲國」的經濟總督。三井和三菱都嫉視他，但他揭破了他們衷心的陰謀——使陸軍遠離他們。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早晨，東京天氣很冷，白雪堆滿街道，去上工的人們在路上抖縮着。這時他們注意到軍隊無故集中，他們開始抖得比冷還厲害。過了幾小時，還是沒有人確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不久就明白了——原來是軍人叛變。陸軍脫了管束力！東京在戒嚴令之下躊躇不決地整整等了八十一小時。最後叛兵才靜悄悄地降服了。這次圖謀政變的故事，含有幾件有聲有色同時又悽慘高狀的現象。其重要是在這熱鬧的八十一小時之中，陸軍、政客、與財閥不惜以國家存亡爲孤注之一擲，爭權，達到了最高潮而三敗俱傷。

叛兵殺死了三個要人：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七十七歲的內大臣及前首相陸軍大將磯邊鮎太郎，七十一歲的陸軍教育總監，理財老手高橋是清，八十三歲的大藏大臣，大概可以算日本最孚衆望的人物。他們重傷了宮內大臣海軍大將鈴木翼三郎，當時的首相海軍大將岡田啓介僅以身免，由他的妹婿替了死——簡直是個好萊塢電影中的故事，還有一些人也差不多像他一樣稀奇逃脫了性命，內宮裏人物牧野爵伯便是其中的一個。在計劃之中打算要殺死的，至少有二十四個日本要人——包括最後一個元老

西園寺公爵、三井、三菱、大倉等財閥的首腦，前外相齋藤實男爵，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澤田之助男爵，三井總管池田成彬，及某幾個閣員。這可算是近代史上範圍最廣的暗殺案。

叛變是失敗了，雖然有幾個人被暗殺成功。他們且來講述這個故事。

★ ★ ★ ★ ★

事前幾個月，陸軍軍官的激進分子已經慌惶不安。藏相高橋拒絕他們的預算要求，出師滿洲的熱忱也消沉下去了。一羣少壯極端派——包括軍人與非軍人——高唱「昭和維新」，欲爲「王道」之故，假天皇名義「澄清」日本。他們當然不敢攻擊天皇本身，但想攫取大權來遂行他們的目的。少壯社會主義者北一輝所著的日本建設計劃成爲他們改革政治經濟的指南。所謂「昭和維新論者」是由三種對社會政治經濟現狀不滿的論調結合起來的。他們反對特權階級和貴族，反對國會的剝削者，反對最高陸軍當局，甚至反對最接近天皇的近臣，指摘這些人阻撓他們的目的。因此像投一個火把到油池，發生了相澤——真崎——永田事變。

初，陸軍界對於軍事教育發生嚴重的爭執。後來被殺的軍官之一渡邊大將站在保守一方面。他的前任陸軍教育總監是真崎甚三郎大將。真崎是一個狂徒，一個謀士，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軍官，頗像德的

註 ● 有些財閥在陸軍中派有間諜，得到消息趕緊離城，有幾個在事變以後許久依然不敢進城。

施來繼將軍，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激進分子，一個危險分子。他被流辭職，因為他太極端了。於是他的一個朋友相澤三郎大佐便向另一個保守派中人軍部要員永田說：『山少將（按：永田爲軍務局長，有調動陸軍人事之權）評理，相澤要求永田改變手段。永田看不起他，把他撤了職——理由是一個傲慢不遜的下屬，胆敢侮辱上司。於是相澤便拔刀將永田刺死。』

這是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事。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在二月五號暴發以前——相澤被提到軍事法庭。這次開審深深地激動了輿論。相澤被人推重得成爲一個愛國者和英雄。真崎爲他作正面的證明，陸軍有力分子爲他作後盾。相澤對法官說，他對於自己的行動，並無遺憾；並說，他是先騰告明治神社，然後採取這一著行動的。他說：

「天皇乃是統治宇宙的化身，神。人生目的爲依照陛下意志求發展……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其政府主義和無神論弄得烏烟瘴氣……我目擊元老們、近臣們、有勢力的財閥和官僚、企圖……搗毀政府和陸軍……國內的情形愈見腐化……府內和廳內非成爲全國一時的風尚……當我觀察到這種情形時，我所受的教訓——緊急之秋爲天皇犧牲一切——猝發開來而鼓勵了我。」

二·二六事變發生時，相澤案的軍事法庭仍在炸裂氣氛中進行審判。

★

★

★

★

除謀害的罪狀雖已嚴密，但究不免有疏漏之處。他們的根本隊伍是第三陸軍師團，和第一師團步兵

第一第三兩旅團——他們是保護天皇的御林軍，說起來真是一個不快的徵兆。這些派遣軍業已奉命越滿，並且開領到鎗械、給養，和作戰時所用的彈藥。早幾天他們已在東京四郊行軍，假裝準備出征，所以大家並未慮到他們在二月廿六日侵晨開始發動的武力叛變。任指揮者都是大尉以下的下級軍官。但他們却想和陸軍要人如真崎（叛變後他曾受軍法審判）者交友。他們又想找某幾個激進的產業資本家取得資助，例如久原房之助即為其中之一。久原曾以「怪論」向陸軍送秋波，亦因嫌疑被捕，但審判結果，無罪開釋。陰謀的核心是實行暗殺，担任這種工作者，都經特別挑選。一隊到齊藤子爵的私邸。他們在早晨五時三十分舉事。老子爵在上一夜曾宴請美國大使格留（Joseph C. Crew）。他的夫人向暗殺者挺身而出，大呼「我夫生命屬於國家，你們要殺，就殺我好了。」他們竟然這樣做了，但她祇受重傷。子爵被殺死。他從前遭人暗算不下六次之多。

另一隊「拜訪」渡邊大將，他拔出手鎗想擊退暗殺者，直至彈罄；他和他的妻女同遭機關鎗掃死。渡邊夫人原是想來救他的。

第三隊到老藏相高橋寓所，他睡在樓上。他的侍女聽到外面吵鬧聲，跑來叫醒他。他安慰她說，「這

註●高橋是近代日本最單純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私生子，其母生他時祇有十五歲。他在少年時代赴美，在哈佛和康中工

返國後任英文教員，從此開始了政治、金融和工業等位特的事業。

大概是雪落在屋頂上的聲音。」但他自己知道很清楚。叛徒在床上擊死他。在他手中還拿着一份倫敦泰晤士報……鈴木大將也在早晨受襲擊。他不敢相信的態度注視叛變者的制服，並要求見他們的指揮官，但立刻遭擊。他居然奇蹟地康復。

另一隊離開東京去找西園寺，想把他也殺死，但他早已遠避了。還有一隊到湯原溫泉牧野伯爵度假的地方。牧野的逃生頗饒戲劇意味。他的侍衛連殺了三個衝進來的兵士之後自己才被殺。牧野（現年七十八歲）聽得鎗聲，便叫醒他的夫人、孫女、兩個侍女、和一個抱病的保姆，大家都從後窗爬出。這隊人馬都穿着睡衣，奔過磚牆逃到山上躲起來。叛兵放火燒却房屋，以為牧野一定燒死在內。這是牧野十年內第三次死裏逃生。

但最驚人的奇遇當推海軍大將岡田首相，他大概可算歷史上活着自己送喪的唯一政治家。

早上五時，叛兵一半因為天冷，一半因為任務嚴重，混身發抖地到達首相官邸。他們擊死了四名守衛警士硬衝進去，官邸中新近裝上一套警報機關，警鈴大鳴起來，震醒了首相的妹婿及其私人秘書松尾大佐。他帶兩個侍女奔到岡田那裏去叫醒他。岡田素以神經魯鈍、酷嗜杯中物、和富於幽默聞名。他在睡夢中囁語着不肯醒來，並說：「假如大家都對我們失望，大驚小怪也沒有什麼用處。」

松尾大佐強迫岡田起床，把他推入一座古怪的鋼庫中，這種鋼庫在日本大多數重要建築物中都有。

以防地震時避難之用。松尾剛推上庫門，叛兵便奔湧進來。他們把松尾誤認爲岡田，兩人的面孔極其相像。——很盡職的鎗殺了他並佔領官邸。松尾臨死還大叫「大日本萬歲。天皇萬歲！」

叛徒以爲任務既已完畢，於是就疏懈下來。有兩個僕人親眼看到松尾把首相藏在鋼庫中。他們耐心地等着機會，終於把他救出來（他幾乎已經悶死），偷偷地抬到廚房裏，用粗服把他僞裝起來。他在那裏密待着，而宮中已以莊嚴悲痛的哀辭公布他已逝世。

把他弄出去的問題巧妙地解決了。按照佛教規矩，葬儀得立刻舉行，叛兵客客氣氣允許親族第二天來探望他。有個未被殺死的忠心耿耿的憲兵得悉岡田還健在，設法混入到場的家族代表隊中。他只有輕輕地說一句「不要驚慌」的功夫。親屬一望死人的臉，知道那不是岡田，幾乎驚駭得暈倒。他立刻清醒過來，把遺體護送出去。其他親屬要看看臉，他泰然說，「頭上被子彈擊傷得血肉模糊了。」

岡田大將本人，也在送喪的人中混了出去。他不能再冒被叛兵發現他們自己錯誤的危險。他從服垂頭和送喪者一溜烟出，當衆向他「自己的」靈柩車哭了幾個鐘頭。一天以後，一個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消息傳到東京人士和那些以爲已經殺死他並且依然守住他的官邸的叛兵耳裏，說他還健在。這個不測之變引起日本人一個典型的困難。照我們想起來，他一定會受到歡呼，被人當做一個英雄或者至少得慶更生。的奇特人物。事實却是不。他反而很遭指摘，因爲他的生存犯了有擾信他已死的天皇清聽之罪，於是

後迫立刻引咎辭職。甚至還有騷人聽聞的提議，要他切腹自殺，使他再來一次大出糞。

我們得注意：在此次犧牲者或准犧牲者之中，有三個是海軍大將，其中二個被殺，一個殘生。叛變是由陸軍發動的，海軍永遠不能忘懷這一點。

★ ★ ★

同時一千四百名步兵佔據了東京的中心區。軍依然下着，兵不住呵手指，在泥污中走來走去。他們佔住首都警視廳、陸軍省、參謀本部、和內務省。他們設置防禦工事，在街上架設機關鎗，並且包圍皇宮，然後等着動靜。

但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可以很明白：叛軍只做了攪權的第一步以後，就不知要再做什麼才好。他們祇是等待着，這却是個致命傷。他們召請陸相和真崎大將，願以叛軍聽其指揮，但兩人都拒絕了。於是政府軍開始包圍叛軍所據有的圈子，事室上皇宮被圍着二道，在內圍的叛軍逐漸被政府軍壓服。叛軍始終不敢入皇宮。

少壯叛軍繼續在街頭放哨，並且以動人的坦白態度，將預備好的油印宣言分給行人。宣言一部份如下：

「日本為神國之國，其本質乃在天皇陛下。……現今時代，在為日本奮鬥國力，發揚國威之秋。不惟近數年來，竟有不少

這幾年來一己之利是圖而不顧日本人民之幸福與否……

「七七」政變，軍閥財閥之政變，皆為破壞封建之舊秩序，置復訂一九三〇倫敦海約，一九三五年撞淡海軍及空軍條約，其關係最最高當局之地位……日本與蘇、華、英等國之關係，目前緊張之端，倘一失足，即可使日本神聖帝國陷於崩潰，我政府不採取適當步驟，保衛祖國，殊堪哀阻，陸昭和維新友有僞帝國威信之責者，則帝國使命必將失墮……

「我敢斷言，在於除滅包圍天皇之黨魁，肅清老弱政客之團體，我輩誠實，在於為天皇陛下之忠臣……」

經過八十一小時之後，所遇到的事情是這樣：陸軍叛變被陸軍本身所救平，但兩者必須有縝密的、有識別力的談判。當局很知道如果動用天皇的名義，叛兵一定會瓦解，但他們不願將天皇的威信加以這樣嚴重的試驗，所以他們得謹慎出之。於是又來了一手典型的日本作風：本來在商業上作廣告用的一隻氣球，高高地升到空中，下面懸着招降的標語。當局又用小冊代替炸彈來攻擊叛兵，這他們和平繳械，勿使東京陷於巷戰。最後叛徒投降了。一顆子彈都沒有放。

★ ★ ★

陸軍當局聰明得很，對那些施暗殺陰謀的部下，儘量從輕發落。祇有幾名士兵受罪，假癡假呆地稱他們只是誤受效忠天皇教導的少數分子。政府極之以「威」並表「遺憾」，事實上是告訴弟兄們回家去，下次要好一些。一般人力言這些叛變的士兵，受了主使者的騙，他們的確是如此。

有一個叛變的軍官切腹自殺。只有這一個。其他的軍官都被捕，經過冗長的審問，判處重刑。十四名軍

官和三名平民被處死刑，其中十五名準期鎗斃——這是二十八年來日本人爲「愛國的」暗殺而處死刑的第一次。五名軍官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四十四名則受有期徒刑。殺死永田少將的相澤大佐，重經審判，認爲有罪，出人意料之外的被鎗決。●有個年青的現役中尉，本來和此次陰謀並無關係，看到叛徒未曾自殺，極爲羞恥而驚異，居然同他妻子舉行正式切腹。「我必須爲他們贖羞，」他說。有個和尚也同樣地在明治神社中自殺。

天皇，全部故事的核心，據說深受此次事變的刺激。他有十四天未作體操，並且幾乎「廢寢忘餐。」至於陸軍，可說大受事變之賜。它成爲「根本改革的受託人，」事實上採取了不少叛徒的政綱。

一 政治暗殺

世界大戰以後，在十六個日本首相之中，被暗殺的有五個——原敬、高橋、濱口、犬養、齋藤；第六個岡田是死裏逃生的，此外至少還有兩個曾處於被殺危險。這並不是僅爲戰後的現象；戰前也有大批政治家被殺，如伊藤和大隈等這樣偉大的日本開國元勳。殺人通常只受極輕的刑罰；至少有一個暗殺首相的犯人，經過兩時期的監禁現在已經獲釋了。這種情形演化而成爲凡是傾向自由主義或妥協——尤其在外交

方面——的政客，都已被殺的資格；在現代國家之中，祇有阿拉伯人有這種以暗殺為公認政治武器的習慣。

一九二一年，原敬首相被刺於東京車站。他是日本由平民成為首相的第一人；他打開了華沙條約之路，因此遭人暗算。

一九三〇年，「獅子」首相濱口被襲擊，後因傷重斃命。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主張高築壕塹以自保，並擔保批准倫敦海約。這把他的生命做了代價。

一九三二年二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被「血盟團」分子所殺，教唆者為一班瘋狂的和尙。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井合名會社理事長團琢磨男爵，被一海軍軍官所殺。他是日本最受愛戴也是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但是他的聲望和權勢，在恨他的過激分子看來却不值一文。

一九三二年五月，首相犬養毅被軍人所殺。他是中山先生的朋友，時年七十七歲，主張對華和平政策。此次事變中，暴徒又企圖向三菱銀行、警視廳及牧野伯爵投炸彈。

四年之後，發生了二·二六大事變。此後未會有重要的政治暗殺案。

二 日本雜景

在日本，打瞌作爲敬。在日本，職業捧角者戴着假髮，女子歷代以來不肯作。一個日本政客吃醉了酒，第二天便會登到報上，因爲酒醉在日本不認爲小疵。

在日本，花園的西北角用濠本，因爲惡鬼是由這方面進來的；在日本，門牌足數不用四號或四九號，因爲此是不祥的數字，好像西洋人對於十三一樣（四與死同意，九與苦同意）在日本，軍官被判處死刑，是隔着一層幕開鎗的，因爲一個士兵不應該眼看着擊斃一個官階比他自已高的人。

在日本，人的年歲不是由生日算起而是由懷孕時算起的，名詞沒有語形變化或多少數，動詞沒有人稱；一杯茶應該恰正三口半飲完，枕頭是木做的。

在日本，交通警和小學生都戴上口罩，以避塵埃和傳染病菌；由腰帶的顏色和形式，可以區別女子的年齡和社會地位；報紙號外用搖鈴引人注意；咖啡店的侍女多少稱爲「女先生」，蛇湯當作美饈。

第七章 日本製造戰爭

日本的外交政策，顯然以亟亟求領土之擴張爲其基調，造成這種基調的原素有三個。第一是國內經濟資源的缺乏。第二是人口的壓迫。第三是政治原因，其中包括倫理的和半宗教的項目。

關於缺乏原料方面的情形，並不如一般想像那樣的嚴重。從某幾個觀點看來，我們難稱日本爲「一無」國（“Have-not” nation）——它並不是一個土地不足的國家，倒是一個吞了東三省和中國一大部份被那未消化的土地哽住得太飽的國家。日本的紡織品出口量佔世界第一位，人造絲的生產量和出口量也佔第一位，生絲固然第一位，玻璃產量也是第一位。它的棉紡業和航運業佔世界第三位，水電業和化學業佔第四位。日本的糧食可以自足，我已經說過，煤產足供百分之九五。它的黑鉛、硫黃和某種不大重要的金屬都差堪自給。

可是在其他重要原料方面，日本則有極大的需要。原棉是它大宗出口貿易的基礎，幾乎完全靠外國輸入。水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的煤油——這點很重要——百分之六五的鋼鐵。它奇缺鉛、錳和銅。

一個缺乏原料的國家，當然不能以此作為侵略他國來取得原料的辯護理由。瑞士和瑞典都是「無」國，但他們並不製造戰爭。日本人原可以自由向他國購買原料。沒有一個國家拒售樹膠、棉花或其他東西給他們。美國在這個時候還供給他們一大部份的原料，尤其是廢鐵和煤油，使他們以之製造戰爭。困難不在於日本人不能購買原料，而在於他們沒有足夠的現金來購買他們所需的一切。還有一個困難是在世界大戰發生時，供給來源或許會斷絕，這從日本人的眼光看起來正是擴張領土的一個正當理由。

至於人口壓迫，日本的情形無疑地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人口密度——每方英里可耕土地二、七五〇人——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面積僅一四八、〇〇〇方英里，比美國加利福尼亞一省還小。在這個面積之中可耕土地不足五分之一，日本却得維持幾近全美國半數的人口。說到這裏，我們倒覺得德、意這兩個所謂「無」國根據人口理由來要求擴張領土，實在不能成立，因為他們不過是強辭奪理而已。德、意國人和意國人之要求領土，因為他們的人口日益膨脹，但是同時他們却竭力獎勵生育。在日本，情形頗不相同，節制生育是合法的，雖然似乎沒有人注意到節制生育。日本人每分鐘要生四個嬰孩，如果維持現在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到了一九六〇年，日本的人口將達九千萬。

註●英國每方英里人口密度是二、一七〇，意大利八、一九，德國八〇，法國四六七，美國二二九。爪哇島人口密度較大，除非把一切土地包括不可耕的土地都計算在內。

雖然日本人口稠密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他們天性不會殖民。普通日本人都不高興離開老家，除非到生活程度較高的暖地裏去。日本人厭惡寒冷。日本北端構成本國一部份的北海道，只住了一半人。許多日本人移居到巴西。在一九二四年美國限制移民條例頒布以前，他們也愛住加利福尼亞；這個條例引起日本人極大的憤怒，他們之積極進行侵華政策，也未始不是此法所促成。但你要勸服日本人移居到現在已經領有的殖民地去，那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人口壓迫是否可作擴張領土的理由，實在頗成疑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得了台灣，在一九〇五年得了朝鮮，但移居兩處的日人很少；日本人在台灣運的確招收中國的勞工。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得了東三省，但是儘管地富人稀，日本移民却祇有一萬——小得無以復加的一個數目——而中國人却上百萬的出關，雖然日本當局以種種方法鼓勵並資助本國的移民。

除了經濟的和人口的因素以外，還有一個應該研究的是政治。日本之欲擴張領土，因為它自以為是個負有獨霸東亞的帝國使命的世界強國。誠如上面各章所述，這種使命含有種族的和宗教的意味，但主要動機還在政治。爲力求強盛以對付蘇聯計，爲排出大不列顛於中國之外計，爲伸展勢力於南洋和太平洋計，日本於是想擴張領土。究竟「東亞」兩字何所指，從無正確的定義，這就等於美國拓荒時代之視密失西比河以西的地帶一樣。霸權問題動了日本人的心。他們想握東亞政治的牛耳。

我們現在可以說，日本並不是近代咬去亞洲肥肉的唯一國家。決不是。老弱的中國竟任人剝掠。法國

人接二連三吃去阿穆爾那半島的各部份，好像日本之採東三省一樣神不知鬼不覺。法國並不擔心着要奪任何人的主權，即在一八七三年奪去中國的交趾支那和東阿塞，後來索性併吞了安南。在一八六〇年代，俄國還意欲偷去了阿穆爾河區和西伯利亞的濱海省。英國人在中國到處作威作福了垂百年。他們割取了香港，強佔了緬甸（這塊地方沒有人記得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吸收」了中國的幾個藩屬如不丹、暹羅，正像日本人之「吸收」熱河一樣。戰前德國也取了山東的膠州。

日本是帝國主義者的後起之秀，其手段更爲粗暴，更爲野蠻，更爲直接。但在本質上，其他列強和日本都是一丘之貉。沒有一個歐洲人的手是清潔的。日本人是善於模仿的小丑，他們迅速地抄襲并擴大近代帝國主義的手段。日本人之效法和申引歐洲人那種攫取和剝削的門徑，當然並不使這種門徑更可愛，或這種剝削更有理由。

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一般方面，已經說得很多了。我們已在第二章中特別指出一些日本對華的態度現在我們且來申論罷。

一 擴張領土的第一面

從某一意義上言，近年來日本之視中國，猶如百年前英國之視印度。從另一意義上言，日本

對中國，有如德國對法，當權以前的奧地利是一個新興、強大、和野心國家企圖攫取一隅共出同一淵源的老大、孱弱的國家。有個地位很高的日本政治家告訴我，「你不要忘了中國是女人，日本是男人。她應該受膾。」我問他如果這個女人繼續抵抗怎樣辦呢？「啊，」我的朋友回答，「我們斫去她的手腳。」

且來談貿易。日本對華的投資，佔其海外投資總額百分之八〇，約計美金六萬萬元；上海的大紗廠，百分之二八為日人所有。在平常年間，日本對華的輸出，佔其輸出總額至少百分之二〇，構成中國輸入總額百分之一六。在中國輸出總額中，一九三三年到日本的佔一五・七%，一九三六年佔一四・五%。這筆貿易對於日本實有極大的價值。但因中國人的抵貨和戰爭大受打擊。日本人要想恢復過來，要與繼續創開戰，但不要完全殺死它；一方面割去手脚，但留下肥胖的軀幹。

多時以來，我們找不到一個日本人可為日本的終極政策下個正確的定義，猶如我們找不到一個日本人可為「東亞」下個無所不包的定義一樣。菲律賓是「東亞」的一部份嗎？荷屬東印度是「東亞」的一部份嗎？我們不知道，雖然很可猜想得出。多時以來，無論在日本或其他各國，沒有一個人知道日本是否於取得華北五省以後即感滿足，或還想南進。我們不知日本是否想建立一個殖民地，一個傀儡國，或一個軍事上被保護國，或三者兼而有之——這在現在正是如此。我們至今還未明瞭日本在軍事方面要走

到多遠，或能夠走得多遠。但在一九三八年冬，日本的打算，至多正式具體化了，宣布日「滿」「支」組成一個政治的和經濟的集團。

因為篇幅有限，我們無法暢述中日關係的歷史。我們只能一提一八九四—一九五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和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前者結果，中國割台灣於日本，並放棄對朝鮮的權利；後者結果造成日本為一世界強國。這次戰爭根本是在朝鮮打的，日本早已存心把朝鮮作為跨上大陸的踏腳板。自從一九一〇年以後，朝鮮已成日本的殖民地。就政治上言，它是一塊含有二千萬奴隸的土地。朝鮮旁邊——那就是中國了。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強迫中國接受。當時正在世界大戰期內，中國自身既無力量，而當時日本的協約國（英、俄、法等）又沒有時間或力量來分身。這裏我們沒有篇幅把二十一條全列出來。他們限中國在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質言之，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強加日本主權於中國；如日本得控制山東，伸張勢力於東三省，在福建有特權，到處可開鑛築路；如中國應向日本採購大部份軍械，予日本參加中國警權，並聘請日本政治顧問等。經過環境的種種變化，二十一條沒有接受便流產——一半也是因為美國提出嚴厲的「議力主維持「門戶開放」（即一切國家在華機關均等）——但這些要求明白地畫出日本外交政策一個新的野心的階段。

一九二七年，又是一個里程碑。……產生了田中奏摺，這是當時日本首相田中大將陳述本國尖刻的宗旨的一篇言論。奏摺說：「要解決東亞困難，日本必須採取鐵血政策……要征服世界，日本必須征服歐洲和亞洲；要征服歐洲和亞洲，日本必須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日本必須征服滿蒙。日本希望在十年之內完成上述政綱。」日本人堅決否認田中奏摺，但無論真偽，這個文件確實含有一些銳利的預言。日本之照田中奏摺行事，猶如希特勒之照我的奮鬥行事一樣。●

下一塊里程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瀋陽事件，其後遠東的一切歷史皆由此產生。

二 滿洲萬象

我且暫定下來一述滿洲。如果不先調查清楚滿洲的背景，我們簡直無從說起。現在大家都知道偽滿洲國，是世界上一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面積五〇三，〇〇〇方英里，比德國大上一倍，人口約有三千五百萬。多年以來它的主要特徵是兩條鐵路（中東及南滿）和一個軍閥。

地理、文字、歷史、移民，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滿洲無可爭辯地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是「關外」的中國。但是這個不幸的地方，却老是成爲國際衝突的戰場。它的位置生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因爲一方面它與俄國

註● 奏摺中有一行說：「將來如果我們要支配中國，第一步應擊破美國。」

後，一方面又容易遭日本的侵入。現在它的地位更重要，而成爲中日、蘇三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了。當一九三一年日本取得它的時候，爭奪戰就此開始了。

稍爲遲延一季已往。我曾提及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這次戰爭真是中國大禍的泉源。當時中國所蒙受劫掠的不但是日本一國，其他列強亦莫不如此。最肥的贓物自然是東三省。但東三省並不是唯一向敵物，滿洲的大賊難爲俄國和日本，但是德國搶去山東的膠州，英國租借威海衛和香港對面的九龍半島，法國選定了南端的廣州灣。祇有美國未曾赤裸裸染指，只在那裏大唱其門戶開放主義。當時日俄兩國爲了分贓不均而爭奪，實是一個大禍胎，其遺毒至今還可以看到。說起來故事很複雜。

第一，中國不但被迫割讓台灣，並且還須交出滿洲一塊極重要地方即遼東半島（或稱關東半島）這個半島好像朝向朝鮮和日本的一把刺刀。

第二，列強看到日本可得這個遼東半島，大爲驚駭，於是組成「三國同盟」（法、俄、德）要求日本交還。日本被迫只得交還，但並不交還給中國。理論上是給中國，但是實際上却由「三國同盟」一分子的俄國拿了去。所以俄國倒坐享日本勝利之成，這使工心計的日本人有些憤怒白種帝國主義者的手段。

第三，中國負擔一筆大賠款而無法付償。因此俄、法兩國便借款給中國，以便付償日本的賠款。俄方（在俄國的後面，法國投資者）獲得了極重要的權利作爲報酬。一家中俄合資的銀行設立起來，它的主

要任務爲投資建築中東鐵路。同時中俄又簽訂秘密同盟條約，對抗日本的侵略。換言之，一方面俄法爲中國予日本以現金賠款，一方面中俄企圖制止日本搶劫更多的中國土地，尤其是滿洲。結果，在俄國佔據三省並向朝鮮侵入之後，日本在一九〇四年擊敗了俄國。

現在我們要來講鐵路的故事，這也是禍胎之一。在滿洲與西伯利亞的鐵路競爭，至今還在進行。第一是中東鐵路。

這是滿洲境內的俄國鐵路，其建築起因，已如上述。照名義上講，中國對於此路的管理，也有一份權利。但在事實上幾乎完全爲一俄國機關。此路自滿洲西邊滿洲里起，至太平洋沿岸俄港參威止，大致自西北向東南，斜經滿洲。這條鐵路於軍事上極爲重要，其原因有二：（一）此路與全在俄國領土以內的橫斷西伯利亞鐵路平行，但經滿洲抄捷徑，則可縮短到海參威的距離好幾天；（二）此路予俄國在滿洲一條生命線，及各種附帶權利，如護路隊等——請記着滿洲是中國的一部份。不久，中東路又添築一條大致自北至南的突出線，從幹線上的哈爾濱起，一直經關東半島（當時屬於俄國）至旅順和大連。

第二是南滿鐵路，日本在一九〇五年擊敗俄國，並根據賽芬斯條約的規定，立即接收十年以前被剝奪的關東區域，這個區域從此就成爲日本深入滿洲的槍尖。又——而亦最重要，日本要求並且取得中東鐵路南線的大部份，改名爲南滿鐵路，而且立即加以改組和推廣。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組織於焉開始。

十五年來，南滿鐵路是日本從滿洲吸取金錢和血的萬脈之脈，至今還是如此。日本取得在關東租借地及鐵路地帶駐兵的權利。由於鐵路之故，南滿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俄國人被驅逐到退回北滿。

（這裏不妨提前略述一下此後中東鐵路的歷史。日本人在南滿，俄國人在北滿各據一條鐵路，其間時常發生摩擦。大戰以後，蘇維埃政府不像沙皇那樣帶着帝國主義性，於是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並於一九二四年一部份的交還中東路於中國。但三國的對敵繼續產生了事端。第一，中國人要得到更多的管理權，以致在一九二九年發生了一個引起實地但又流產的戰爭行爲的事件，使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不得不援引九國公約。第二，俄人與日人之間的緊張依然增高，而中東鐵路老是成爲無時或斷的「事件」——暗殺鐵路兵、破壞路軌等等——所發生的地方。一九三四年，俄國在日本擠出中國於滿洲以外之後，把鐵路非法售予日本。俄方討價日金六萬二千五百萬圓，結果祇得一萬六千萬圓，加上若干補貼。日本人立刻改變軌式的間軌爲常軌，並併入於南滿系統之中。經過這一段擾攘的歷史之後，中東鐵路就此消滅了。）

回頭再談滿洲的事情。一九〇五年以後，日本人和俄國人雖然又磨礪他們的舌頭和佩劍，但滿洲的政府理論上依然握在中國人的手裏。滿洲在法理上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人做些什麼來保護和保持這三省地方呢？很少——因爲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滿洲處於一個半獨立的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下。對於這位先生，我們得化些地位來敘述一下。當時有大批的中國人，一羣羣從人口稠密的華北各省湧到

空談的張作霖。張作霖怎樣來治理他們呢？大半是玩弄中國和日本互相對敵。

張作霖於一八七三年。他大概可算中國所有大軍閥之中最有聲有色的一個。他的父親是個牧羊人，他一度做僕人，後來又當兵，漸漸成了一個游擊隊的頭目，被日本人僱來煽亂俄國人。他和日本人維持關係一直到死，但是殺死他的正是他們。一九二二年，他向一羣美國新聞記者誇口說，在過去幾年中，日人給了他八百萬圓日金，並說他不等到用完還要從他們那裏榨八千萬出來。他說他得了這許多錢，從未報答過服務；但是直到最後一分鐘，他終不免於報答。當他死時，身後至少遺下了五千萬國幣。某大美國銀行一度特設一個分行來辦理他的投資。他的遺產大半傳給他的兒子「少帥」張學良；關於他，本書中將有許多地方要提到。

張作霖雖然不文，却是一位大紳士。他當過土匪，曾經殺人如麻，但頭腦倒是清楚精密。他身材瘦小，臉帶烟容，可是雙手白晰而纖秀，常以其風雅優美的丰姿沾沾自喜。某次被邀赴北京 美國使館的宴會，帶了二十五個衛隊，他們也要一同就餐，弄得主人非常尷尬。一個僕人終晚立在他的椅子面前，手中老是拿着一枝燃上火的香烟。據傳說他常飲虎血作為壯陽劑；其實這個故事是不確實的，來源大概出於誤會。原來那時用虎鬚釀成拂塵在滿洲人家裏很常見，因此就認為春藥（譯者按：此或為虎骨製的一類酒之誤。）鹿茸也是如此。張作霖很喜歡用鹿茸。

大神的發跡，一半由於他自己的努力，一半由於他待弟兄們優渥的成效。他的錢當然是從民間括得來的。一九一三年，他已佔了東三省中一省的督軍，一九一八年他統治了全滿洲。他與創造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革命者相依，但有些半推半就；他的倚附是個動搖不停的現象。一九二四年，他認滿洲小得容不下他的野心，於是決定擴張到關內；他取了北京，以此作爲他的首都，想自己做中國的皇帝，另立一個新朝代。他着手造御用瓷器（足證他懷有做皇帝的野心）並且在紫禁城從前只有皇帝可去的地方禱告天地；當他離宮時，街道鋪上黃沙，不許行人來往。但在南方，新民族主義的領袖蔣介石逐漸抬頭起來。張和蔣這相共同努力，但誰也不承認誰。蔣氏決心將中國一起來成爲一個共和國；他的軍隊追到北京城下。張大帥的同盟者都一個個消失，最後他自己也得逃去。他從來不曾交出過滿洲，在這個曇花一現的北京時代，急頓直下時，他決心回到他的老家和舊都瀋陽去。但他沒有到達那裏。

炸死他的炸彈早預備好，安放得很仔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當他的專車駛經瀋陽郊外京奉線與通到大連去的南滿線交叉處的一條旱橋時，突然爆發。炸彈安放在日本人的南滿鐵路地帶之內，顯然。是用電線牽引的，那電線從某處通過日本哨兵崗位一直到旱橋。當天曾有日本工人於當時情況之下在那裏，由看守鐵路的鋼骨水塔塔亭保護着，並且據說湊巧走近的中國人曾被擊斃。炸彈炸火車時，張作霖不在他自己的車廂裏。他在第二節，而爆發却正好炸中了他。因此有人推測車上一定也有聯絡的刺客。

……人……永遠不會知道。

……尤其是少壯派軍人，要麼除去被炸壞有好幾個理由。第一，他的權勢太大，是他們吞併滿洲計劃的障礙。第二，他們恐怕即使他離開北京，也許會和蔣介石兩面將來發展滿洲的辦法，而不和他們對面。日本人也有一不滿的原因是，他們——這真是「愛國」得極——對於他從滿洲稅收中搜括得來的錢，不用在滿洲而用在北京，萬分憤感。他吸乾了中國老百姓的血。所以日本人也來吸他的血——從他身體中的身體中。

……他的副少帥張學良，把他被刺身死的事實隱藏了七天，終於繼承他的位置，雖然曾經發生遇刺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在這七天之中，少帥得有充分時間從容鞏固他的地位。從此日本人對他大失所望，（他們對日本還寄有若干希望。）北京陷落時，他便和蔣介石氏訂協定，在瀋陽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宣佈服從南京的新中央政府。滿洲就此比二十餘年來更接近於中國。少帥接受了國民政府的要約，全國除關內和關外，似乎真的統一起來了。

……這是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新計劃又提出來。他們打算：三年經過一度緊張以後，又來一次爆炸案。……這次爆炸發生在南滿鐵路的一段軌道上，和上次殺死張作霖的地方相距不遠。時間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此次爆炸所殺死者比上次殺死張作霖的不知要多上多少倍。它殺死了滿洲。它的回聲響徹全世界。

界，至今還未曾停止。

三 九一八事變

瀋陽事變最奇怪的事是，可說根本就沒有什麼事變發生。

據日本人紀載，大概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夜裏十點鐘到十點半之間，中國的煽動分子或中國兵去北大營附近瀋陽北面一段南滿鐵路的路軌（請記着除關東租借地和窄狹的鐵路地帶以外，滿洲在法理上仍為中國的一部份。）據日方說，中國軍隊和日本護路隊便發生戰鬥。爆炸很小。可以舉出路軌會被炸毀的唯一證據，只有一堆碎鐵片和斷枕木，再加上一小條一百磅的路軌。沒有一個人被許參觀出事地點；也許證據是事後搜集的。最可驚異的是長春到瀋陽的定期特快車，按時於十點三十分到達，一些沒有受損。日本人最初解釋這件事情說是火車在未爆發以前駛過那段被毀的路軌；後來又說路軌雖然炸去了一兩碼，快車仍安然駛過中斷的軌道未受絲毫損傷。這話無論如何難以令人置信，因為車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到聲響。

關於這件事情曾有過許多紀載。但到現在為止，沒有提出過確鑿的證據，足示中國人會有何種動作。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那是日本人做的。我們根本沒有詳實的報告。此案與德國引導希特勒專政的國會

縱火案極其相似，沒有人能夠證明火是納粹放的（他們說放火者為共產黨），但至少他們有放火的嫌疑；他們從此次大火得到很大的利益。同樣地，瀋陽事變是日本攫取滿洲的信號。當然，國會的確着了火——也許有兩個火。但我們對於北大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却絕對不敢斷定。國聯調查團領袖李頓爵士本人，也很小心地指出他的報告從未講到爆炸是個事實，而僅混統講事件的大體，以及此後所發生的毋需爭辯的事實。全部戲都由日軍「空架」出來是很可能的。也許他們在路軌旁邊爆開一撮不足為害的炸藥，然後再放一些斷枕木和路軌到那裏。至於與中國人的武裝衝突，並無多大證據。

關於事變以後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有充分的證明。日本人攔住瀋陽事變，比德國人攔住國會縱火案還要澈底。事變以前，日本人即已調動軍隊——或知道他們當夜要調動——的證據的確是完全的。日軍在午夜十二時以前，已從朝鮮調動到滿洲來。大陸上的整個日本軍事機構照準了時間出動。迨至九月十九日拂曉，轟炸後僅數小時，日本已佔領瀋陽。中國的兵營和飛機場，並活動於整個南滿區域，自大連一直至長春。華軍未作抵抗。四天之內，日本完成了對南滿的征服。

關於關東軍首腦在這個時候製造瀋陽事變，有幾個理由。第一，他們深覺少帥和國民黨的合作更見密切，

制日

根據其地的 Ben Dorkman 對於這件事令人不可捉摸的故事，曾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號 *Harpers Magazine* 上有公

第四，日本已截我採取他幾個結論。

危急關頭。第二，他們深恐在國內會失去勢力，坐令東京內閣中的政客拾起頭來。我們可
 以說，當時日本外相幣原男爵一些不會與開事變的準備，也許他第二天早晨讀到報紙才知道。
 日本軍部只排斥妥協分子，於是便在機會到來時取了滿洲。第三，國際形勢於他們有利；英美似乎無暇出
 面干涉。第四，軍部頗可利用中村事件的機會。中村大尉是日本的間諜，在滿蒙邊界附近被中國兵捕獲鎗
 斃，日本國內大起憤慨。

關於這事件的國際反響，此處不願多所討論。但我們必須一提國聯之遣派李頓調查團赴滿洲及美國
 國務卿史汀生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之宣布不承認政策，聲言「凡以違反非戰公約之手段所造成之任何
 局面，簽約或辦法，美國一概不予承認。日本被指為破壞非戰公約，更不用說是與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
 軍會議相關聯的九國公約了。按照九國公約規定，簽字國——包括日本——應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一
 九三二年十月，李頓調查團認日本為有罪，為占李頓發現的先著，日本人迅即工作起來，把滿洲設立一個
 「獨立國」，取名為「滿洲國」。以後不久日本退出國聯——此為退出國聯的第一個強國。

同時日本擴張其軍事行動於北滿，而中國本部也發生猛烈的戰事。這裏，中國人是抵抗了。一九三二
 年春，上海市內及其周圍陷於苦戰。這次戰爭，一半因為日本的海軍不願讓陸軍獨享盛名，也想要冒險一
 試身手，一半因為中日關係總緊張的結果。中國人曾厲行抵制日貨，使日本人大為憤慨，於是亟亟製造地

本事件，以爲不宜宣戰的藉口。十九路軍勇氣的抵抗沒有效果，日本乃得伸張勢力範圍於上海區域。這是第二次中日戰爭雙方會訂結停戰協定，多少維持到一九三七年。

國 不宜而戰的哲學

一八的淞滬之戰是現代不宜而戰周期的第一環。以後就有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不宜而戰，以及意大利和德國在西班牙所參加的不宜而戰。爲什麼日本人不坦白地宣戰呢？這有幾個理由。

第一，最初幾個階段中的衝突，國聯尙懸而未決，日本極希望此時不被國聯譴責。

第二，「戰爭」二字仍具有醜陋的含義，即使在日本。日本人有他們自己的輿論得考慮。軍部高興在戰場上實地取勝，而不願在紙上談兵。公開戰事在一九三二年頗不爲人所尊視。

第三，日本人也得考慮到中國的輿論，他們一方面正在高唱以最友誼的感情對中國人，要「解放中國人，如未正式開戰，豈非易於招怨。又公開宣戰將使中國的抵貨愈益嚴厲，或許其他各國也會起來抵制日貨。

第四，日本不要破壞華俄公約。這個著名文件，好像沒有牙齒的一種鯨魚，但它是個具有潛力的工具。

因爲沒有人知道如果公開破壞，美國將如何處置。自從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簽訂以來，無論歐洲或亞洲，沒有一次戰爭是正式「宣佈」的。沒有人敢大胆在法理上加以漠視。奇怪的事實還有：許多人會不痛不癢地吞下一次不聲不響做戰爭的戰爭，而公開宣布戰爭就要發生精神上的頭痛。祇要戰爭未宣布，非戰公約理論上未被壞，至少這張羊皮紙還是安全的。

第五，日本不願冒着大不韙，被美國指爲破壞一九二二年的九國公約。雖然他們實際上確已破壞，但既未宣布戰爭，他們可以說，在法理上並未加以破壞。真是一個狡猾的民族——日本矮子！

現在日本人更不願意宣戰了。這完全因爲美國一九三五年的中立法的緣故。美國總統無論何時決定有戰爭狀態存在時即可援引此法，但其援引非爲任意的，而必須根據正式宣戰的事實，這一援引對於日本當然大不利。日本不能再任美國購買鎗械和軍火，此其一；日本只能以現款購買原料，此其二。而總統可以任意裁定將汽油廢鐵等項列入禁運貨物中，這於日本極端有損。

五 柔術政治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日軍在華北玩弄一連串複雜的策略，而開始了一個擴張與深入的新階段。日本人不啻與他們自己的角力者，兩用心計，用體力，用鋒利的目光扭住了要大得多的對手廝殺。在

按二進三約略帶之，以下列於左：

一、日本佔領了熱河，把偽「滿洲國」疆界推廣到這一省。熱河原爲內蒙東端一個多山區，地處三省與華北中國本部之間。它像滿洲一樣並未抵抗而陷落，那個號稱「鴉片大王」的軍閥湯玉麟，改名易姓偷偷地逃跑。此事史諾在遠東前線（Edgar Snow's Far Eastern Front）一書中有詳細的敘述。熱河的淪陷非常重要，不但這是一個富省——尤其富於鴉片，可以成爲一種利潤優厚的商品——而且在軍事上講，它的六萬五千方哩的面積是通到內蒙的必經之地。熱河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陷於日人之手。史諾引沈路透社所發最後數小時混亂的情況說：「妻妾在宮中奔進奔出，突然電話鈴驚醒了一個打瞌睡的傳令兵。湯將軍臉色很疲乏。他依然大談其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但當對方問他的軍隊時，他說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湯是舊軍閥中最糊塗的一個。從油煎鍋到吊水桶，他什麼東西都要捐。

二、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日締結了停止滿洲敵對行爲的塘沽協定，依照這個協定，中國被迫放棄關的領土，其中又規定中國本部的關內，劃一個狹長地帶作爲不駐兵區域，因此開放了日人垂涎欲滴的古的門路。從此日本人根據塘沽協定可以要求中國本部門境內新的軍事上的權益。

三、一九三四年四月，東京發表了一篇所謂「天羽聲明」。天羽——現任日本駐瑞士公使——當時是東京外務省的著名「發言人」之一，他坦白地向全世界「說明」日本的行動。他的一九三四

六、開通政策的第一個具體結果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設立一個察哈爾省政府委員會。察省即為河北、包括北平和天津在內；察哈爾則為內蒙的一部份。新政委會由國民政府「任命」並在理論上對國府負責。但有一個諒解，即該會須在日本控制之下實行自治。冀察政務委員會預示出一個傀儡國，所差者未正式設立而已。政委會主席宋哲元將軍，得聽日本人的命令，雖然繼續將委員長為「最高」當局。

七、日本人挖出河北一部份，作為實在自治的區域，即在名義上亦不假裝效忠於國民政府，稱之為「冀東自治委員會」。這裏有個劣跡昭彰的傀儡行施統治，即殷道汝耕，他娶了一個日本老婆，自己也能說日語。冀東地位很重要，因為臨近海岸，日本人就可以不納中國關稅私運貨物。華北充斥了紡織品、白糖及其他日貨，不繳一文進口稅，結果中國政府每年關稅的收入，據說損失了美金五十萬。這又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新手段：藉走私來征服。

八、一九三六年一月，廣田外相提出「中日合作」的三個原則，為支配兩國將來一切關係的根據。第一，中國停止反日活動，包括通貨在內；第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並實行經濟提攜；第三，中日聯合行動（大概用兵力）肅清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中國的主要反日分子。國民政府顯然不能接受這些要求，蓋接受了這些要求，中國將不復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委員長便故意延宕時間，不加確實答覆。

九、日本人開始對華北五省之一且為內蒙一部份的綏遠，實行軍事侵略，而將攻擊者為偽「滿」軍。

此事在一九三六年末。這是石原政策的一部份，與幣原以談判來征服的計劃恰巧成爲一個對照。石原竊以爲日軍佔領內蒙是日本「防禦」蘇聯的必要步驟。可是侵略却宣告失敗。不久此事又另有一件重要的事件所掩沒——即西安事變。此事詳情，我們以後再誌。

由於這五年大施侵略和歷試鋒芒的結果，日本人有些太自信了。而從前屈居爲虫的中國，顯出重變一條龍的表示。華北的學生，孫中山夫人領導之下的救國會會員，奔走呼號，提倡救亡運動。其間會有幾個月外弛內張的局面；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軍部便在北平附近製造出蘆溝橋事變，這個事變，本來僅想作爲奪取平津區的藉口，但敵對行爲立刻蔓延到南方。第三次中日戰爭於焉開始。戰爭，真正的戰爭，到了。至今還在進行着。

六 防共協定與（或）反俄公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和德國簽訂了一個所謂防共公約。其主要促成者爲德國駐日大使和日本駐德的軍事參贊；據說東京外務省雖未曾參加什麼意見，亦只有慘然地接受了。同時德國和意大利成立了羅馬柏林軸心，意圖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了德日防共公約爲一「發起國」。因此形成了一個羅馬柏林東京的「三角」。全世界第一次看到「德日防共公約」的發生。

都是領土擴張，而且一律歸入「無國」類；前者都根據國家主義的立場恐懼並厭惡蘇聯。日本憲法以德國為藍本，應用德國方法設立它「學校，訓練它的軍隊。我覺得反而在日本才開始明白純粹的宗教行動和宗教觀念。崇拜國家，以希特勒作為先知，極類日本之崇拜神道教和天皇。一九三八年，德日兩國簽訂了一個「文化協定」，其第一批結果之一是用日文刊印尼采的我的奮鬥——雖然照普通說來這不屬於文化範圍。至於德日的經濟合作，那就微不足道，因為日本最需要的是外債，而德國和意大利都沒有餘資可供輸出。意大利的經濟考察團曾於一九三八年訪問日本，但沒有多大成績。日意之間在一九三九年也簽訂了一個「文化協定」。

防共公約根本不是一個防共公約，即日本的官場也作這樣想。它實是一個反俄公約。自一九三五年史丹林採取了人民陣線政策以來，即與國外資產階級政黨相合作，以代替革命活動，共產國際早已像格蘭德將軍那樣死去了。革命的共產主義將來也許會復活，但目前德國人和日本人並不怕共產黨在他們

註 ● 附帶有一點頗殘與毒，那便是日本也像德國一樣開始在世界各地竭力培植同政的情感。同政團體曾遊歷日本，而日本人也像德國人那樣熱烈援助巴西的阿拉伯人。這一半是反英態度的反映，一半是對華政策的一面，因為中國有許多回教徒，尤其是與俄國鄰近的吉爾吉斯，日本人極想把他們拉過來。

本國宣傳，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完全不容破壞分子存在的完整國家。他們所怕的倒是蘇聯堅強的軍力和地方。誠如德日公開的承認，使們都認蘇聯的大頭，所以包圍聯合起來反對它。從帝制時代以來，局勢並無多大的變更。無論國內政治如何，俄國總是一碼敵人，而德日之用「防共」一辭，無非是贖用罷了。

防共公約在東京並不如何得人心，不過是面子上接受而已。除了作為一種見解的表現以外，它的存在並無多大意義。有了防共公約之後，日本人反而覺得有些頭痛並且眩惑不清，在蘇台德危機期內，甚至以為還是沒有好；因為日本報上普遍地認為一旦世界大戰發在德國給予日本的，不會超出「精神」援助以上。他們說，如果日本進攻蘇聯，德國不會來支持日本。可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謠傳防共公約將擴大而成為攻守同盟。

七 時間感

日本人有個非常發達的本能，那就是對於時間算得極準。例如他們安排瀋陽事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當時蔣委員長正從事於「綏靖運動」，英國正要放棄金本位，美國在經濟恐慌中得不可開交。

又譬如，他們製造引起這次戰爭的滿洲事變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史丹林剛

日本侵略軍大遭挫折的指攝。

歐洲一有重大事件，通常在日本立刻就有反響。日本人老是在歐洲轉背的時候製造是非。慕尼黑會議剛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告一段落，他們便取了廣州、巴塞隆那剛陷落兩個月，他們便取了海南島。德國剛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獲得捷克剩下的部份，他們便伸出一條長臂取了新嘉坡附近的巴拉提羣島（Sp. Malay Island Group）——日本勢力胆敢伸張最遠的地方。

第八章 「滿洲國」的豚鼠

「日本是『滿洲國』的總族，『滿洲國』是日本的支族。」——陸相板垣征四郎

我們現在來講偽「滿洲國」的現狀。說得正確些，我們應該稱「滿洲帝國」；「滿洲國」只是一個略語。一九三四年，日本人決定使三省「獨立」還不夠，應該使之成爲一個帝國，於是亨利·溥儀先生便沐猴而冠，做了皇帝。說「滿洲國」是確實「獨立」，那簡直荒天下之大唐。它不過是日本人的殖民地，由日本爲日本而統治；「獨立」之謎只是暫時騙騙人的一個虛擬。

滿洲是什麼呢？中國字有時寫做「滿清」，是純潔的意思。說到歷史，滿清是存在的，作爲當代的一個政治實體，則滿清早已消滅了。他們本來是移居於東省大平原上的通古斯族或韃靼族人，至少在一千年以前，他們已和漢人開始通婚，因爲漢人移居於東省的數目極多，並且同化了他們。一六一六年，一個叫做愛新覺羅·臨福（順治）的有力領袖，舉旗進攻當時統治中國的明朝；他先在奉天推翻了明朝的政權，後又在北京推翻了明朝的政權。所以在一六四四年，清朝就開始統治中國，一直到一九一二年。但東省地方，仍爲中國的一部份。除了國聯調查團李頓報告中所提及的幾個「僻壤」以外，現在已經沒有純粹的滿

滿洲人存在了。滿洲文是歷史上的一個古董，用滿文寫的書，據現在所知道，只有二百五十部，而又都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過去到現在，「滿洲國」或「滿洲帝國」原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國人。

我已經提及東三省面積的廣大。它大部份是平原，有些像美國的尼布拉斯加省（Nebraska）。對於它往去有過澈底的調查，沒有一個人——即使是佔領它的日本人——知道應該開採些什麼富源。但可斷定它含有大量的煤鐵，遼闊的林區，豐富的金礦，優良的農地，和每年價值美金四萬萬元的對外貿易。它盛產大豆，這遍地都生的產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糧食（又可榨油做肥料和燃料），並可潤滑亨利福特的車輪。它又產大量的鴉片，賣買大得驚人。

一 關東軍實驗所

偽「滿洲國」最有趣味的一件事是關東軍把它拿來當做社會經濟理論的證明場，實驗所。今日「滿洲國」正在迅速地變成集體主義者的天堂，雖然關東軍遇到了南滿鐵路——另一個想統治東三省的機關——劇烈的反對。如果關東軍的軍官認為他們在「滿洲國」的實驗是成功的，則極權主義的經濟在日本和中國將有更大的擴展。「滿洲國」是軍部紙上空談的實驗品。它是供人作醫藥研究的亞洲大豚鼠。

蘇聯在「經濟國」取得了治外法權，從而想把外人的商業一概驅逐出境。它施行嚴格的貨幣政策，並極力發展農業和管領工業的計劃。它把有些農場收歸國營，有些農場則未收歸，使軍部當局可以觀察其發展之成績如何。胡東軍又詳細研究遠大的計劃，——尤其關於發展並改善水電力方面——而實了一項發展經濟的五年計劃，正和蘇聯的五年計劃相類。

蘇聯經濟的基本權力出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公布的第六十七號「敕令」。項目包羅萬象。凡未經蘇聯政府，不得經營任何產業。國家且有權統制現有產業。僑國還可以審查賬冊和營業計劃，規定物價，伸縮工資。這是一「國家」——即胡東軍——統治一切產業。私人資本因為無權定物價，所以即使要創辦營業，亦要受其統制。

下列各種產業，全歸「國家」經營：

一、電力供給業

二、金礦業

三、石油業

四、石炭業

五、其他

六、炸藥製造業

七、航空業

八、人壽保險業（保額在二千元以上者）

九、教科書出版業

十、鴉片產銷業

下列九種產業，雖非「國」營，却由「國家」施行統制：

一、飛機製造業

二、毛紡織業

三、火柴業

四、水泥業

五、榨油業

六、製糖業

七、啤酒業

八、麻業

九、汽車運輸業

「國家」還參加管理下列各業

一、林業

二、酒精製造業

三、輕金屬業

四、製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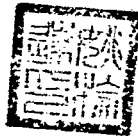
五、液體燃料業

六、棉紡織業

七、肥料業

上列各項企業，都由「國家」施行「生產合理化」一切原料，都認爲「國防資源」。最後，又設立一家帶有操縱公司(holding company)性質的股份公司，專門買賣各種企業的股票。據關東軍企劃廳估計，至一九四二年，投資總數須達日金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約合美金六六一、五〇〇、〇〇〇圓)。

接着，關東軍和南滿鐵路會社衝突起來。在上述這筆鉅款中，滿鐵被邀參加者，不下日金九萬萬圓。情形頗有些奇特。滿鐵並非是僅爲一家鐵路公司。牠本身便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集合體；對於木材、大豆



旅館、鑛鐵和化學等業都有投資，受其支配的企業不下七十個。原想把東三省當做他們自己天下的滿鐵會社的專事們，對於新政策的極權方面，却未免畏怯起來，同時既妒忌關東軍之完成此項政策，又生怕喪失了他們八%優厚的紅利。然而腐爛問題的是半數滿鐵的股票，過去和現在都在日本政府的手裏。於是關東軍只要施壓力於東京，便可貫徹他們的野心。松岡洋右因為在某點方面與軍部有密切關係，出任爲滿鐵的總裁。（現已辭職。）關東軍事實上可由兩方面來左右滿鐵：一是在當地活動，一是加壓力於日本政府，因為支配一部份滿鐵的日本政府，其本身一部份便是受軍部支配的。

軍部的見解很簡單。讓滿鐵繼續專營它的本業——鐵路專業。讓它在交通方面繼續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建築有軍事價值的鐵路，讓它放棄工商事業。於是日滿貿易會社之組織，以替代滿鐵原有的銷售部，來經營滿鐵的。經營的釜山煤鐵兩鐵及其他鐵產的出品。滿鐵會社現在依然有貨物生產，但銷售却歸關東軍部一管。同樣地，滿鐵的附屬事業如滿洲化學工業會社、昭和製鋼所、滿洲電氣會社等，也大加改組，受軍部支配。而軍部依然不滿意。最近「滿洲國」御用通訊社聲言南滿鐵路會社處於「無政府狀態，意圖維持其五國，而不明其確以後之前途」並要求其一改組。

總而言之，關東軍認爲新「滿洲國」各照合理化的經濟路線建設起來，則滿鐵龐大獨占權所代表的私人資本，必須加以摧毀。然而滿鐵在目前還有一些用處，所以只得慢慢地對付。

二 傀儡天子

偽「滿洲國」的皇帝，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是現存一生三登大寶的唯一一個人。

亨利·溥儀，一九〇六年生於北京，爲慈禧太后[●]的姪孫。他在兩歲的時候，加冕爲大清帝國皇帝，主宰宇宙億萬世年的天子。他的父親，現仍生存，但是過着退隱生活，成爲他的攝政王，可是清朝在一九一二年就被推翻。溥儀六歲時退位，並未被害，客氣的共和政府還每年給他一筆四百萬元的恩俸，許他繼續住在紫禁城裏。一九一七年發生一次政變，他以宣統的名義又復辟做了幾天皇帝。之後，他仍安安靜靜住在北京，於一九二二年娶了一個由美國傳教士扶養大的滿洲女子伊麗沙白·榮（Elizabeth Yuang）。一九二四年他被基督將軍馮玉祥逐出紫禁城，他的朋友土肥原大佐偷偷地帶他逃到天津。一九二三年他被輸入「滿洲國」做「執政」。一九三四年正式稱「帝」。

註● 這個不可思議的中國老太婆，是俄國女皇卡薩林（Catherine the Great）一類人物，我們應該多說明一點。她的學生

事業非常有聲有色。本來她是一個妃子，而統治大清帝國幾垂四十七年。她的手段是：立未成年的人爲子，然後由她養育。她於一八六一年當母。她把她的姪子光緒皇帝幽禁在頤和園中，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加以處死。於是她就立他的兒子溥儀爲帝，第二天她自己也暴死了。她未入宮以前名字叫做葉赫那拉，後來成爲貴妃。她做太后聽政時，才改稱爲慈禧。她喜歡人來寫她全名，其長無比。叫她「大清國當今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

溥儀多年的家庭教師是一個學問淵博的漢文學者英人莊士敦爵士 (Sir Reginald Johnston) 第一個買網球拍和腳踏車給他的人便是莊士敦。當小溥儀開始學騎獨輪腳踏車時，那些太監大驚失色；他們說這會阻礙他的發育。莊士敦又給他取上「亨利」這個名字；那時他正在研究英國史，莊士敦向他提議取一個他最愛好的英王名字。小皇帝選中了亨利八世。自他在偽「滿洲國」加冕後，他的稱號又改變過；現在他稱爲「康德」皇帝；這個名字是由一羣老古董開會決定的，意思是「崇高的道德」。現在還有少數頭腦頑固的中國人依然尊敬溥儀。他在兒童時代有一盒喂狗的餅乾，至今仍存在北平的故宮博物院裏。

溥儀身材很長，差不多有六呎，體重却只有一〇二磅。日本人給他一輛林肯牌的裝甲汽車，但是不能穿上全副禮服坐進去，因為特別裝設的鐵板把座位墊得太高了。汽車只能重裝過，把彈簧壓低。溥儀幾乎從來不用這輛車，因為事實上他是關在寓所裏的一個囚犯，那寓所是從前的鹽務署。他沒有王宮，但他的俸祿據說每年有五十萬元。日本人不讓他見任何人。他被鎖禁得像一具木乃伊。報載他的一個僕人曾經說，「他和我一樣地痛恨日本人，但他愈恨，俸祿倒愈高。」

不幸溥儀沒有生子女，這也是他的日本屋主爲什麼冷待他的一個原因。他們要他建立一個朝代。他愛他的妻，很久拒絕日本人叫他娶妾的要求。最後他終於娶了一個，那是從日本婚姻介紹所送來的許多

照片中選定的，但不久她離開了他。他堅決拒絕再娶。日本元老羞成怒，結果現在待他和他的驕比從前還不如。

溥儀是個溫和脆弱不幸的人，他的聰明謙遜的好性都被掩沒了。他沒有一絲一毫的政治力量。不恭的人稱他爲「可憐虫」，我們可以絕對坦率的說，他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的末代王。

三 政治風景線

一個極權主義的經濟制度，似乎得要一個民衆的政黨來表現它的宗旨。關東軍於是就來製造一個稀奇的是：像在德、俄、意諸國，通常是由政黨來創立政府的，在偽「滿洲國」恰巧相反，由政府創立了政黨。據說這叫做「倒過頭來的極權主義」。那個新政黨便是協和會。

有了政黨，便得立一種哲學，一種意識形態，或一大套政治思想，以便據以運行——這又是照普通的程序倒過頭來。於是辦事迅捷的日本人便想出了一套御用哲學，使新政黨有所信仰。這種哲學的目的，在於恢復勤、孝、忠、節、義、廉、恥等孔夫子的舊道德，名字叫做「王道」。是由剽竊中國的大哲學家孟子而來的。

協和會的宗旨，在於擴大支持傀儡政權的基礎，可是它的印刷品却用日文而不用中文。而在「滿洲國」之中，中國人至少有三千萬，日本人却只有四十萬，大部份又是兵士或軍官，他們根本用不着感化。協

和會會員——據說有三十萬人，穿著巧格力色的制服（「國防色」）參加民衆集會和運動典禮，宣傳種族調協，建立「民族」精神，並且隨便跑到日本去過假日。協和會的政綱，要求會員努力推行王道，「消滅軍閥制度遺毒」（請不要忘記這是關東軍所創立的一個組織），「剷除人民頭腦中的資本主義哲學或共產主義思想。」「皇帝」和「國務總理」是協和會的當然總監和總裁；然而據說它是一個「私人」組織。日本人做事老遺下這樣一個漏洞。

關東軍總司令，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溥儀之下，傀儡國無可爭辯的統治者，植田大將，最近談到協和會時說：「它與國家同時產生。它是一個確定的政治、文化和實際的國家機關。它監守國家，教育人民，使國家目的得以實現。」

一條根據半極權主義理論改組僞「滿洲國」政府的法律，公布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依照該法，行政權都集中於「國務院」的總理，也是唯一的國務員。在他之下有個總務廳，協同關東軍制定最重要的決議案。僞「滿洲國」的總理是個中國人，但是由一個叫做星野直樹的日本文官告訴他做些什麼事。

所有優缺都歸日本人拿去。事實上他們幾乎佔據了一切缺司。例如治安部中的職員，日本人便佔八二%；總務廳佔七二%；外務局和內務局各佔六三%；各法院佔八七%；國都建設局佔八八%；國都警察廳佔六五%；產業機關佔八〇%；民生部佔六一%；各省政府至少佔六〇%。

一九三七年七月，「滿洲國」樞密院副院長日人筑紫熊七中將爲了抗議中國人之被極端排斥於要職之外，憤而解職，離「滿」返日。他已七十四歲，是「滿洲國」年紀最大的日本文官。他說：「滿洲國」政府的政策，非由內閣會議所決定，而由一二個有力份子的狂想所決定。」奇怪得極，這種反叛的言論在日本自由刊載於報端，在「滿洲國」却被壓制不許公開發表。

「滿洲國」的第一任國務總理是鄭孝胥，他於一九三八年逝世，時年七十八歲。他是一個老派的中國學者和官僚，盡忠清室而反對中華民國。他一度與日人相處頗得，後來又厭惡他們；當他發現他的主子溥儀只是一個傀儡的時候，便憤而辭職。他是一個書法大家。日本人於一九三八年初在華北創造他們的傀儡國時，竭力拉請鄭孝胥做元首，他拒絕了。但日本人仍舊非常尊敬他，死時還給他舉行盛大的葬禮。

現任國務總理張景惠，却比他要損色得多。據說他差不多是個文盲（照中國人客氣一點的說法，他只認識「幾個」字）。像他的從前首領張作霖一樣，他也是土匪出身。他在東三省各省政府中做過好幾次中國政府的官，於一九三一年投降日本人。●他本來當僑陸長，後升總理。爲日本人說句公道話，要找一

註●「滿洲國」有幾個日本官似乎是特別挑選的。例如協和會秘書長甘粕正彥大尉，原是一個凶暴的國家主義者。他在一九二〇初年，統了東京勞工領袖大杉榮夫婦及其七歲子，經被控爲殺人犯後，判處十年徒刑。但許多日本人認爲他是一個真正熱愛國者，一九三一年他到滿洲，爲「開國元勳」之一。

個有才幹的中國人來爲他們工作，確是極端困難的；他們只好拉得什麼人就用什麼人。張景惠生於一八七一年。

四 帝國主義耗費本錢

我曾聽到日本人驕傲地而又笨拙地說，「滿洲國」的首都「新京」之於東京，會變成亞歷山大城之於羅馬一樣。這真是一個不祥的比較。

帝國主義是費錢的。除了日本以外，以大利爲賭博的列強，都已發現了這個不幸的真理。要估計日本在東三省所用款子的總數，非常困難，但據有個可靠的計算，一九三一年以前用在那裏的數目，約計日金二十萬萬圓，事變以後每年平均至少五萬萬圓（合美金一萬三千五百萬元）。這些錢倒也並不是一去不返的，因爲「滿洲國」也付還過來，例如滿鐵利潤，日僑匯款，出口貿易等。據遠東時事專家比森（F. P. Bisson）計算，在一九三六這個平常年份中，日本用於「滿洲國」者計日金七一六、四一六、〇〇〇圓，得於「滿洲國」者計四六八、四〇〇、〇〇〇圓，純損二四八、〇一六、〇〇〇圓。但此數並未將關東軍的軍費計算在內，這筆數目每年至少再要加上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對於這筆支出，日本現在正收回一個可觀的部份，將來希望收回更多一些。因爲「滿洲國」是一個

重工業的新倉庫，一個原料品的大棧房，一條繞中國的硬橫竿，一道對俄國的好邊界，尤其是一塊帝國的大版圖。

日本又希望得到土地來容納過剩人口。但正如我在上面所說，以偽「滿洲國」作爲一種殖民的企業早已令人失望了。到現在爲止，僑民祇有兩大類，一是瘋狂的愛國分子，一是赤貧的窮人，他們單靠微薄的移民津貼仍舊不能過生活，兩類也不過只有一萬人。這個微不足道的數目，引起了政府極大的驚異，所以最近竭力提倡移民運動——但不稱「移民」而稱爲「移族」，以五千萬圓的資本，設立一個「滿洲殖民局」。其目的欲於一九五八年以前，移殖日人一百萬戶，五百萬人，這個計劃不知道要化多少錢才能實現。他們說：「滿洲國」必須有個數目可觀分佈妥善的日本少數民族，來領導各方面的活動。」在新制度之下第二批移民五百人，先在國立勞動學校中受三星期訓練，然後送到一塊一萬公畝的地方。當他們到達時——滿洲國不是一個熱帶國家——氣溫在零下三八・三度。

「滿洲國」所以要化這許多錢的一個原因是大舉建築新鐵路。日本接收了通到南滿的中國舊有各線，並從中東鐵路添建突出的新線。在這些突出的新線之中，有兩條朝蘇聯邊界，一條朝向外蒙邊界，顯然爲軍用而設計的。日本人在七年之內共建新路二、八〇〇英里。在朝鮮貼近蘇聯邊界和海參崴地方，新開兩個港，一爲清津，一爲羅津——羅津是全新的。利用這些新港和新鐵路，日本人希望能夠運兵至北

滿與蘇聯相接觸，可比取道大連及南滿路線快捷天。

另一個化錢的項目是訓練匪，這筆費用自一九三二—三三年拾項時，已經耗盡不來了。日本人對於「土匪」的活動，製成正確的統計，好像寒熱升降圖，逐日紀錄，線就有上有下。我沒有法子把一九三八年版日滿年鑑中的官方統計縮起來，只好全部轉載在這裏。

一九三五年「滿洲國」「土匪」活動統計表

	一月	五月	九月	全年總計
「土匪」來襲次數	二、三三五	三、八三五	四、六二八	三九、一五一
來襲「土匪」人數	九三、八八〇	一九三、七三七	二〇五、四〇五	一、七八三、八八〇
征剿次數	一、五〇二	二、二八四	二、八三〇	二四、一五〇
「土匪」損失：				
死	一七六三	一、六〇〇	一、一五五	一三、三三八
傷	八四七	一、一四三	一、二三四	一一、八一五
俘虜	二七四	二〇四	一六四	二、七〇三
槍械	四〇六	三四六六	六三四	六、二六五
子彈(發)	二、四五七	九、二五八	五、一三四	九一、七八〇

第八章 「滿洲國」的隊員

亞洲內幕

馬 六九六 四五三 六八一 七、二四八

俘虜 二六二 三五七 七三一 三八一

剿「匪」損失:

死 六一 一三六 二四三 一、三六一

傷 一〇七 一五〇 二七五 二、二七六

俘虜 三一 六六 八二 七五三

餉械 三四 二二八 一七〇 二、四〇四

子彈(發) 三六、七三七 二二、二九五 五、五〇三 二一八、六四四

馬 三三 二二 一一 五七一

平民損失:

死 一五〇 三一八 二八一 二、五一二

傷 二一六 三〇九 三〇六 二、八〇九

被俘 八三五 二、二八二 三、五六〇 二七、五三一

餉械 一二三 八二七 一五七 二、一八四

子彈(發) 一、四四七 四三四 一、三七五 二〇、七二三

馬 二、八八二 二、四七〇 五、〇〇五 三六、八七七

現金（舊滿幣） 一二八、三三一
 五〇、九四九
 九四、〇七八
 八〇九、九九八
 一九、三二六
 有一張統計表按省分類，還有一張則示「土匪」多少，其表如下：

一九三五年「土匪」組織的大小及襲擊次數統計表

襲擊次數	「土匪」組織的大小
一月	一至三〇人
二月	一〇〇人
三月	三〇一至五〇〇人
一月	二、三二五
二月	一、七四三
三月	一三一
一月	一、六一七
二月	一、〇二二
三月	一四二
一月	二、六三二
二月	一、九五八
三月	一八八
一月	一九

等等。

官方有次把「土匪」分爲「愛國土匪」、「宗教土匪」、「老式土匪」和「絕望土匪」（即窮得絕望的農民）等四大類，但現只分爲三大類：即（一）與中國民族運動發生聯繫的共產黨；（二）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後反抗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和（三）原持搶劫爲生沒有民族意識的正式土匪。「剿匪」運動一度也不得不採取「肅懲的」游擊戰，近至一九三七年，日本還得派兵八萬名來「征剿」。但是一半依靠着新築成的公路，他們逐漸推行了一種新辦法，而把「土匪」逼到山中去。當局將那些

未受「匪」氛傳染的村莊用鐵絲網圍繞起來，把農民圍在其面。「土匪」遲早總得到村裏來尋糧食和軍火。如果他們沒有辦法進來，並且如果有通「匪」嫌疑的農民沒有辦法出去——那問題就近於解決了。在「滿洲國」用鐵絲網圍繞加以嚴密防守的村莊，無慮數千；這實在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於防制游擊隊的進襲，倒頗相當收效。

日本皇軍，妄言之，即關東軍，從來未曾被遣做「剿匪」工作。做這種工作的爲護路隊、保安隊和士兵。是中國人軍官是日本人的偽滿軍。偽滿軍的士兵，每天祇許有五發子彈，雖然到現在爲止，他們並未大規模叛變過。

「滿洲國」裏的中國農民和市民，雖未發生政治醒覺，却有許多怨言。第一，他們必須強迫服兵役。第二，農產價未變而賦稅則加重。第三，他們被迫加入協和會（會費每年二・五〇圓），並被迫捐款於內蒙「獨」立運動。第四，他們必須種植烟草及其他出口產品，和那些所謂「有利」作物。即使如此，除了「土匪」以外，農民深惡痛絕，寧願於屈辱之中。

五 硬頭皮與糊塗虫

到現在爲止，承認「滿洲國」獨立的，只有日本、意大利、和中美一個小共和國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2001) 即在日本，我也聽到薩爾瓦多的承認是出於誤會的。事情是這樣，大概一兩年前的一個元旦日，滿洲國政府向世界各國發賀年電，薩爾瓦多外交部的一個職員不明瞭這種賀電，除日本外，世界各國按照外交慣例是置之不理的。這位薩爾瓦多外交部的職員，糊裏糊塗承受了賀電。日本趕緊攔住了這件事，就以覆電作為承認，在任何人都沒有弄清楚什麼一回事以前，突然宣布冷角落裏的薩爾瓦多已經承認滿洲國政府了。

意大利的承認滿洲國，也有一段笑話。意大利駐瀋陽的總領事，奉本國之命升任駐滿洲國公使後，就接時到新京（長春）去遞呈國書。他想這事得舉行典禮，於是他就要求有一隊騎兵儀仗隊來迎護。不幸新都新京可沒有騎兵。不派儀仗隊便不遞呈國書，新公使說。於是政府只得招幾名警察，其中沒有一個是當騎兵出身的。他們向當地一個送葬用的軍隊那裏租了制服，又向趕牲口的苦力那裏借了馬匹。一時浩浩蕩蕩倒也神氣十足。湊巧行列開始時天下雨，騎在馬上的警察一個個滑了下來，馬一驚便逃跑，制服的顏色都變光。可是這位食古不化的意大利公使，却照樣遞呈他的國書。

德國對於承認僑滿一事，頗為謹慎。它曾答應承認僑國，但到著者下筆時為止還沒有承認。

第九章 蘇俄的地位

「日俄之戰是最受人歡迎的，全世界將與高采烈地慶祝兩敗俱傷。」

——博斯 (Denanee Rege) 引杜蘭斯 (Walter Durnant) 語

我在三年以前，曾於歐洲內幕一書中寫過蘇聯。現在我頗願修正我的若干意見（許多人卻願修正他們對蘇聯的意見），但本書非為伸論蘇聯之作，雖則西伯利亞佔着亞洲一個鉅大的部份。這一區域的大部份，在政治上隸屬於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俄國本部，簡稱蘇俄），其問題與人物，已於歐洲內幕中有所討論。這裏我只想加幾句關於西伯利亞問題的話，即工業發展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和鐵路問題。

中亞和西伯利亞是包羅萬象的經濟發展的場所。西伯利亞蘊藏的重要，早為克林姆宮諸領袖所注意；而從前在帝制時代却為人所忽視。歷屆五年計劃極其重視東方。據蘇聯政府統計所示，這一地帶的資源，其豐富難難以置信；例如蘇聯東部的煤礦，據說佔全蘇八五%，銅礦佔八七%，水力佔八五%，麥田佔六〇%，鐵礦佔二八至四〇%。復次，西伯利亞不但富有，且在軍事上鞏固難破，至少在貝爾湖與烏拉爾山

之間。所以政府就加以開發了。我們必須從各種詳細的資料中選幾件來說。貝凱爾區和耶古 (Yarkut) 的金礦業已開始大量開採，據說不久每年即可產金一千萬盎司。遠北也已開闢，全世界最大的木材資源正在被採伐。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以來，中亞的工業生產已增二七七%，西伯利亞已增二八五%。最後，古士納次克 (Kuznetsk) 盆地，也大有進步，其處煤鐵兩礦，已居全蘇產鋼第二位，足與烏拉爾的馬格尼士戈爾斯克 (Magnitogorsk) 相頡頏。一個新產鋼中心史丹林斯克 (Stalinsk) 業經建立，這一區域的中心點諾伏西比爾斯克 (Novosibirsk) 五年之間人口幾增三倍。古士納次克盆地據說埋藏有四百萬萬噸煤。據說貝凱爾區以後還要創立第三個「煤鋼根據地」。簡言之，蘇聯已深切地注力到亞洲來了。

對於少數民族，俄國採取一種謹慎的政策。西伯利亞像高加索一樣，各種混雜的部落和民族，猶如星棋羅布。他們在政治上絕對受莫斯科的控制，但主要的少數民族各行自治；一九三六年的新憲法，分全國為十一個共和國（其中八個在亞洲），予各共和國以地方自治及語言、種族和文化等完全自由。蘇俄共和國又分若干自治區（其中十四區在亞洲），每區再重行劃分。這是一個好主意。除了政治以外，在俄國之內沒有同化非俄羅斯人的企圖，沒有像德國那樣企圖造成一個各族混治的國家。少數民族樂享這種政策，他們的地方特性依然保持着。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喬治亞人 (Georgians)、土耳其人 (Turkomans)、加沙克人 (Kazaks)、吉思人 (Kirghis)、大漢斯坦人 (Dagestanese)、巴許吉人 (Bashkirs)

加爾摩克人(Kalmuks)、烏茲白克人(Uzbeks)、鞑靼人(Tatars)、耶吉人(Yakuts)——這一切五光十色的非俄羅斯人羣，除政治外，仍被許爲非俄羅斯人。

第三，鐵路方面。我已說過日本人在偽滿境內建築軍工路，直達黑龍江換言之，即俄國邊疆。這些鐵路對於俄國的安全顯加威脅，因爲橫斷西伯利亞鐵路——俄國交通網中的生命線——貼近黑龍江，一旦戰事發生，頗易被切斷。這樣會把俄國割分爲二，孤立了太平洋沿岸地帶。這種風險克林姆宮不敢担負。於是費了極大的人力，在橫斷西伯利亞鐵路之北，開始建築了一條與其平行的新鐵路——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尙未完全築成——把伊爾庫次克和貝凱爾湖之西一個叫做泰西(Taishet)的城市和位於海參威之上太平洋沿岸有好幾個名字但通常叫做康頂莫爾斯克(Kosulovsk)的那個新都市連接起來。蘇維埃遠東紅軍總司令部，即設於該路與橫斷西伯利亞鐵道的會合點伯力(Khabarovsk)這條新鐵路完成後，即可繼續運輸給養和部隊貫通俄國，不怕日本人衝破橫斷西伯利亞鐵路。同時橫斷西伯利亞鐵路也已經鋪設雙軌，有幾處還鋪設三軌了。

一 蘇聯與日本

我所遇到的日本人，幾乎每個都以爲日俄戰爭總有一天會爆發的。俄人設有空軍根據地的海參威

和伯力距東京和日本大產業中心祇有七百英里，這就同說東京和日本產業中心與海參威和伯力間的距離，用數學的方法計算起來，只有七百英里，易言之，是在空襲的絕對有效距離之內。日本人不肯直率的說他們期待蘇聯的攻擊，但他們完全明白：世界已被煽動得將近爆裂，遠東又是一個感覺特別敏銳的區域，而他們自己又懷着擴張領土的觀念。他們在未把蘇維埃的邊界推回到貝凱爾湖以前是不會安枕的，他們在未能使寶貴的首都東京不受遠距離空襲的威脅以前是不會放心的。

現在有許多人大概不會記得，一九一九年時日本人曾經利用俄國內戰的機會，佔領西伯利亞沿海省（包括海參威在內），直至一九二二年始撤退。在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併吞了藏油極富的俄屬庫頁島的南半部；大戰以後又拿去北半部，到一九二五年才把北部退還。

說日本想在此對華用兵之秋同時進攻蘇聯，似乎是不會有的事。我曾提起過日本人有全國切腹的趨勢，我也指出過日本軍部當然認為對蘇戰爭必有一天爆發，與其日後來打，毋寧現在來打，因為對華衝突進行下去，俄國愈強，日本愈弱。要是中日戰爭長此膠着，軍部恐怕政敵利用人民不滿對華戰爭的情緒，愈益鞏固其東京的地位；在這個場合，軍部為恢復其威信和權力計，必須在他處再來一次戰爭。他方面，多數日本人以為日蘇戰爭大概由歐洲危機引起的可能多，由地方事件引起的可能少。

俄國人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知道日本人總有一天會開戰。那麼爲什麼俄國人不用日本正有事於

中國的機會現在就動手，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日本無力從容防禦的時候就將其擊潰呢？答案有兩方面。第一，俄國人的整個政策是防守的，他們像英法一樣，不願意以戰止戰。他們和別人一樣，現在這個時候把鎗砲藏在家裏。第二，俄國如進攻日本，俄國本身也會受日本的同盟國德法所攻擊。俄國有兩條邊疆，一邊一個敵人。一旦俄國人和日本人吵起架來，希特勒先生或許會拊他們之背的。

和平有利於俄國，硬幹則為日本所必需。全部真相就在於此。俄國人之所以採取防守政策，並不因為他們是可人兒，倒是因為採守勢是個好主意。要和日本對抗，他們只有一個戰略，便是使自己在東方儘量強起來而且遷延下去。所以空軍的實力是增加了，黑龍江邊疆是設防了，海參威塞滿了潛艇，伯力集中了大軍。俄國人知道，如果日本人開戰，會揀中貝凱爾下手。所以這一方面也增強實力，然後靜坐着觀變。

俄國人頗以他們在遠東的保守和平紀錄自傲。他們對於日軍不斷地挑釁的強自遏制，確足驚人。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間，蘇聯援助着中國革命，然後又全部退出，直到一九三二年始與中國恢復國交。差不多在同時，他們提議與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遭了日本的拒絕。中東鐵路糾紛發生後，蘇軍開入東三省加以肅清；他們立刻又退出，雖然他們留在那裏的藉口，要大於瀋陽事變後日本的藉口。最後，他們蒙受極大的損失出賣了中東路。

在此次戰爭中，俄國援助着中國，雖然數量不大。我在漢口時，那裏有幾架蘇聯飛機。他們所給予中國

人的鼓勵可說是很大的。當日日本人提出責難的時候，李維諾夫暗地裏吐了一吐舌頭，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日本並不承認有戰爭的進行，則俄國飛機也不能算爲參加敵對行爲。俄國供給中國的軍火，具有不可估計的價值，但運進來是非常之困難。經過蒙古的一條路線已經封鎖了，運輸汽車只能取道新疆走着一條極長的駝路——真是一件煩重之舉。他們從土西鐵路——此路亦爲新建，並頗重要——某段出發，經迪化而達蘭州。此路至少須走十八日，在最近以前，車上還得隨帶汽油，以致載貨的地位就很少。俄國對華的最大援助是間接的，那便是爲恐懼與俄國發生糾紛，日軍必須駐大軍於蘇「滿」邊境，以便隨時調動。本來可以在中國作戰因此硬化於頃刻不安的死地中的日軍，至少達三十五萬名。

二 多難之海

日俄漁業戰端是國際關係上一件終年不息的糾紛。其要旨大率如此：日本漁民歷代以來在庫頁島和堪察加（Kamchatka）之外俄國領海中捕集大量的魚類。兩國政府曾於一九二八年批准一個公約，確立這些漁民的權利並劃某部份領海於日；但此約至一九三六年已屆期滿。當時日本剛和德國簽訂防共條約，此事大招俄國之怨，爲此之故，再加上其他原因，例如關於匯率的規定和漁場的拍賣等，蘇聯拒絕日本再延長協定至若干年的要求，而只願逐年延長。日方說，俄國想把他們的漁民逐出這個區域；俄方說，

日本要侵奪俄國領海的主權。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個新協定總算勉強補救起來。

漁業對於日本非常重要，其捕獲量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魚類又是日本出口貨的大宗（每年約值日金三萬萬圓），尤其是日本在食料方面差堪自給者，多賴魚介的挹注。

還有一個運轉的爭執，即關於庫頁島的油田。日本不但從他們自己所有一半的島中採油，並且根據一九二五年所簽訂的條約，還在俄屬北半島開採。日本人想繼續經營並加推廣；俄國人却要保留油源。

三 邊界衝突

偽滿國和蘇聯的邊疆，差不多有三千二百英里長，大部份以黑龍江和烏蘇里兩河爲界，這個地帶無疑地是世界上危險「事件」產生得最多的地方。據官方紀錄，十年之內從對界謾罵起到掘壕對壘止，大小事件約有二千次，有人也許會問，既然以河爲界，爲什麼會這樣容易發生事件呢？要知道黑龍江是一條難於通航的河流，又淺又多島嶼，年中有好幾個月是結冰的，而且真是中國河流的一個怪習慣，屢次改變河道。事件多是由日本挑釁的。一次嚴重的事件發生時，俄方老是在他們自己的領土內捉住一兩個日本俘虜，但俄國人在「日本」領土內被捕者難得有。

最近有二件最著名的事件發生於一九三七年六月，黑龍江上和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偽「滿國」

東端附近張鼓峯。有些專家說，二事都係日本故意使其嚴重化來探試蘇聯實力的，假如不是由於政策的原因的話，每個事件各有千秋。

在一九三七年事件中，日本人責蘇聯砲艦派兵登陸到俄屬海蘭泡（Blagoveshchensk）面對一條新日本鐵路，奉天的黑河縣（附近兩小島，這兩個小島日本人說是偽「滿國」的領土。日軍先開火，擊沉一艘蘇聯砲艦。這樣一來就引起了嚴重的危機，但結果却以談判解決。俄國人危崖勒馬，讓日本佔據兩島。從此日本便推論俄國因於國內的不安並因清黨而削弱實力，不敢起來作戰。這次事件的一個重要意義是間接招致了中日戰爭，因為日本斷定俄國尙無力出來干涉。

十三個月以後的張鼓峯事件，結果却完全不同。日本人說俄軍佔據了他們認為在偽「滿國」界內的一個山峯。這個山峯在軍事上頗為重要；俄國說，根據舊中俄條約的規定，係屬蘇聯的領土。接着雙方發生激烈的戰鬥，並且延長了十天，死傷數百名。有許多人以為第二次日俄戰爭開始了。俄國人抵抗得很頑強，紅軍似乎從清黨中復元了。於是日本人就讓步，而以談判結束了爭端。俄軍仍據有張鼓峯。

四 滿魯撤將軍

蘇聯的遠東紅軍，多年來係在現代最有才幹的軍人之一蕭魯撤上將（Marshal Vassily K. Blou

(chen) 的統率下自治自制的。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正當蘇尼危機後，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魯委員長伏洛希羅夫巡閱伯力不久，便宣佈遠東紅軍不再自治，請魯撤職查辦。後來又有報告說他被暗殺。這些報告一般人雖多相信，但迄未證實，而據中國的謠言說，魯曾隱存於蒙古某處，或被戍於遠地，或在組織蒙古的軍隊。無論如何他是失蹤了。

蒲魯職於一八八九年生在伏爾加河附近的耶洛斯拉夫爾縣 (Yaroslavl)。他的德語聲音的名字，出於附近的俄德混血種地主，但他是個純粹的俄羅斯人。這一區域的許多俄羅斯人都取德國名字。他本來是個工廠工人和機匠，在一九〇五年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便參加革命。大戰期內他入伍參戰。他受了傷，以勇被稱，一九一七年在列寧格勒幫助組織軍事蘇維埃。他升得很快，並在內戰中率領各別動隊。他曾在西伯利亞邊界作戰，的確為俄國保全了遠東，因為他的軍隊打敗科爾恰克 (Kolchak)。謝米諾夫 (Semenov) 輩白軍領袖，並逐出日軍於海參威。

他一度回莫斯科，在內戰告終之後助托洛斯基改組紅軍。但是他的主要興趣却在遠東。他報聘白。後來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偶然發現與一位叫做蔣介石的青年中國軍官同車。這兩個人做了朋友。蔣邀請蒲魯到廣州 (在那裏蔣氏正在改組一個軍官學校)。蒲魯接受了，於是離開紅軍，開始了他中國偉大的日子。中國人稱他為「加倫」。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姓名。在華的外國人稱他為「Galen」或「Gal-

Janu”，將軍，好幾年來知道他這個名字的人，要比知道蒲魯徹爲多。蔭介石氏在北伐初期有幾次勝仗，一部份是出自他的謀劃。蔭氏與共產黨分裂時，蒲魯徹出亡，他回到莫斯科，又被派赴西伯利亞。一九二九年，他被任爲遠東紅軍總司令，遠東紅軍的建立，大半是他的功勞。他創立了伯力。

五 外蒙古

「歐洲似乎安靜下去了，但現在我們又得憂慮亞洲。有些接人聽話的謠言說，日本人已經深入外蒙，向俄國挑戰呢。」

——白魯塔克 (Howard Brubaker)

我有一個老脾氣，不愛寫我所未會親到的地方，而因戰事關係，又不能旅行蒙古。但至少外蒙古的真相，近十年來，曾經看到的人，怕會很少；那是一塊神祕的地方，如把西藏與之相比，則西藏就好似紐約附近的科尼島 (Coney Island) 了。蒙古有兩個：一爲外蒙古，一爲內蒙古，其間區別，頗爲重要。外蒙古屬於俄國的勢力範圍，內蒙古的大部份則屬日本的勢力範圍。現在我們且先來總說一說蒙古。

蒙古是蒙古族 (Mongols) 自己的一個世界。他們不像鄰近的滿族人 (Manchus) 那樣，至今未被漢人所同化；他們雖然是游牧民族，並且與異族人通婚甚廣，在亞洲各處都可發現「類蒙古人」 (Mongoloid)，是數百年來仍舊保存着他們自己的血統和文字。在歷史上他們曾征服許多地方，但並未立足長

久。他們大都是流浪者、破壞者，却不是創造者。有些史家說，幫助破壞羅馬帝國的匈奴人（Huns）便是蒙古人；我們知道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之下，蒙古人曾在服了全亞洲和歐洲一部份，他們的足跡一直西至匈牙利；我們還知道他們曾侵入印度，在印度歷史上居過重要的位置。許多蒙古人成爲同教徒，而把宗教之火添到他們擴張領土的熱火上。日本人、中國人、暹羅人和東印度人之中，都含着蒙古人的遺傳性。

他們的根據地是外蒙古。那是一塊大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面積有一百萬方英里，差不多佔到加拿大的三分之一。大部份地方是沙漠，尤其是戈壁；人口稀少，總數大概不會超出八十萬。在地圖上看來，外蒙古差不多一致被指爲中國的一部份。實際上外蒙古早已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了。說它屬於中國，那就等於從羅斯福屬於希特勒。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外蒙是極「外蒙人民共和國」，差不多完全是蘇聯的勢力範圍。蘇維埃握得政權時，放棄了對中國的含有帝國主義性的條約。但在外蒙古，可說存在着一種與蘇維埃帝國主義頗爲相近的東西。

俄國人之侵入蒙古與滿洲，在帝制時代就開始；早至一九一五年，外蒙便有一種古怪而特別的法律地位，原來它同時處於中國的主權與俄國的保護之下。在一九二一年俄國內戰期內，狂男爵史達恩堡（“Mad Baron” Ursan Stenberg）一個白俄冒險家，從俄國逃出來，佔領了外蒙首都庫倫，建立了歷史上最荒唐的政府。蒙古人起來逐出他，組織一個革命政府，俄國的紅軍便進來加以援助。狂男爵被消滅，

從此蘇維埃勢力大增。政體民權之於蘇維埃政府的手中，其領袖稱爲活佛。他於一九二四年逝世，共和國於焉建立。不久俄國所發生那樣的事體一件件產生：重分土地，發展經濟，創設一個半蘇維埃式的政府。一九三四年，「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訂結了一個互助公約——事實上是一種攻守同盟——但直至二年以後才公布出來。

一九三六在一次著名談話中，史丹林直白告訴美國新聞記者霍華特說，爲制止日本侵犯外蒙，蘇聯將不惜一戰。當時日本人正在滿蒙邊界製造事件，他們知道——引拉底摩(Lathmore)的話——「在滿洲的衝突，不過是在蒙古作戰的前奏而已。」自史丹林發表申明以後，日本就不敢再與外蒙爲難。

外蒙政府的權力，現在操於人民大會手中，其總理名爲成頓(Gendun)。他不祇是一個傀儡，他的政績很是不差。在這個游牧民族所居的國家中，並沒有鐵路，大部份貿易，羊毛和羊皮，皆經駝路以達蘇俄。

外蒙附近有兩個蘇維埃小國。一爲唐努都伐(Tannu Tuva) 集郵家都知它的美觀的郵票。它剛在亞洲的中心，自稱爲一獨立共和國。還有一個實在是個自治省，名爲比魯比準(Birbidian)，位於黑龍江之上，是蘇聯對出來供俄國猶太人墾殖的。

★ ★ ★

內蒙鄰近中國本部，所以比較外蒙易於受中國——和日本——的影響。其正確面積，頗難斷定，雖然

普通都說包括長城以上三個中國省份察哈爾、綏遠（爲華北五省之二）和寧夏，再加上現成偽「滿洲國」一部份的熱河。日本人在戰爭以前和戰爭期內，深入富於煤鐵羊毛的綏察，一部份已爲其所奪。但寧夏仍在中國人手中。

關東軍是內蒙古日本佔領區域的主子，他們用傀儡來統治着。這一帶劃分幾個傀儡政權：一在察南；一在晉北——在長城之下卽有雲崗石佛的大同地方；一稱「蒙古自治政府」。每個傀儡政權都有他們自己的旗號，他們自己的政府，但都受關東軍的支配。日本人的思想把他們以後合成一個「蒙古聯邦」。所以將來也許會有一個新「國家」，一個「蒙古國」。日本人的軍略是把蒙人區域造成一個對付蘇聯的第二個緩衝地帶。他們稱內蒙爲「進攻大陸的大路」。

內蒙古人的領袖是德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他現年三十七歲，最近就任偽「內蒙聯邦自治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赴東京朝見天皇。但他是個虔誠得極的蒙古愛國者；他之接受日人的支持實出於無奈。德王曾組織了一個「內蒙政治委員會」。戰爭爆發時，日本人走了進來，德王錯認自己被國人所棄，竟然向日本投降。他是一個肥胖的青年，頗少西洋世界的經驗，至今還留着辮子。

我們已經講完了北部。我們還沒有說完日本人。但這時得敘中國本部這個偉大的世界了。

第十章 偉大的中國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子。

中國人是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擁有最大的領土和人類中最久遠的文明。四千年來他們是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整體，迄未間斷，這紀錄是全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匹敵的。當古希臘尚在年青的時代，中國人已是老了；在亞歷山大大帝或凱撒之前幾百年，他們已經產生了孔子；當歐洲尚爲一個中古時代的屠場時，他們已經有了燦爛成熟的文化。中國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耶穌紀元前二千八百年。沙羅門之生，蘇格拉底之死，耶穌之生，查理曼之死，牛頓之生，俾斯麥之死，任憑世事滄桑，中國始終還是同一個民族。我們不知道中國人的起源。有史以來他們就一直在那裏。他們似乎比磐石還古。

這是時間的久遠。再說空間的廣大。假如把中國的地圖印在北美的地圖上，而把重慶置於芝加哥，則北平靠近魁北克，滿洲東端瀕位於臘布拉多 (Labrador)。中國的南疆大致沿田尼斯省 (Tennessee) 及德克沙省 (Texas)。新疆的西端恰巧接觸雷熱海峽 (Puget Sound)。在西北，外蒙和蘇聯間的邊疆達到撒喀曲濱 (Saskatchewan)。中國的總面積，將西藏、新疆和蒙古計算在內，達四百萬方英里以上，而

歐洲全部面積不過三百八十萬方英里。

中國人稱他們的本國爲「中國」。「中」字的意義是由地理上的位置而來的，但又含有中庸的意思。中國究竟有多少人口，沒有人知道。我們必須先確定「中國」的範圍。我們所根據的估計言人人殊。我們得不到一個正確的人口統計。據英文中國年鑑（一九三八年）——那已經可算是一種權威的參考書了——所載，中國的人口是四二六、六〇三、二五八。世界歷（The World Almanac）所載則爲四三七、八三五、四七五。無論如何，大致總在全世界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間。

這些繁殖的中國人，生育於其廣大的領域之內，雖有漢、滿、蒙、回、藏五個種族之分，却是一個緊密的整體。蒙古人和西藏人都遠處於中國本部之外，回回人與其說是代表一個種族的範疇，毋寧說是代表一個宗教的範疇；所以中國內部在種族上可說是極其同一的。現在的中國人即係中國本土原住民族的後裔，因此可說他們從未被告外來民族征服過，數千年來他們具有同一的社會制度、宗教本能、和文字。但是即使如此，北方的中國人和南方的中國人之間，以及新疆的游牧民族與上海的苦力之間，還是有顯著的差異。大致言之，中國本部同種的程度，超過全歐洲，而不及美國。

要想對中國作總的敘述，那是極端困難的。我們會遇到總述印度時所遇到的同一問題，（雖然中國要比印度一致得多，大半因爲有同一文字的緣故，）至於例外，當然你作任何研究時都會有的。但不管怎

種國，我們姑且來開始。

一 中國人的幾種天性

「在西洋，瘋子非常多，所以把他們都放到瘋人院裏；在中國，瘋子非常少，所以我們崇拜他們。」——林語堂

「我不相信中國外科醫生的原因：我恐怕當他割開我的肝臟胆石時，他會忘記胆石而把我的肝放到油煎鍋裏去。」——林語堂

我認爲第一件應提的事情是中國人講理性這個偉大的特性。中國人是個卓絕的理性民族。他們不相信宗派主義，他們極少固執一端；他們崇拜中庸之道的黃金律，談言之，即妥協。這種態度操之過甚，有時會得近於美國報紙的評論政策，萬事都說「就他方面言。」林語堂在其所著一部鮮美麗動人的著作中國與中國人（文摘社有節譯本，楊豈深譯，黎明書局出版）中，曾謂真理在中國人看來「是不能之明而只靠暗示的。」有趣得很，在中國的神話——其本身即很講理性的——中人先天地而生。一言以蔽之，人爲萬物之靈。要達到萬物的時候，首先得顧到人，要顧到人的時候，首先得顧到理，即精神生活。

根據一瞥的觀察，我以爲中國人沒有像日本人那樣的神祕。他們的腦子裏充滿着實際主義和常識；他們對於具體和他們自己的具體利益有種驚人的感覺。有個打網球的故事是很著名的。某一大熱天，有

兩個中國人經過英國人的俱樂部，看見外國人打球打得汗流浹背。甲對乙說：「看來這兩個外國人並不窮。爲什麼他們不苦力代他們打球呢？」

因爲講理性，中國人的思想很遠大，他們的被動性和他們的忍耐力是聞名的。因爲講理性，他們頗爲奉公守法；直到現代開始，中國才有警察。因爲講理性，他們喜歡獨處，所以從前厭惡白種人，稱之爲「洋鬼子」。但中國人最初不高與外國人，顯然爲了他們身體上的氣味。西洋人有羊羶氣，中國人則否。按照中國人的標準，西洋人有大鼻子，這在中國是魔鬼的象徵。最後，因爲講理性，他們對於政治爭論不大有興趣；在中國，最好的政府是無爲而治。

他姑勿論，中國的理性主義，實導他們於愛好和平，這種美德達於極端竟變成惡德。一個人和他人作鬥，中國的格言稱之爲講不過理才拔拳相餽。這種愛好和平的趨勢，在現代成爲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完成統一和武力抵抗日本，那簡直是個大轉變。中國人不但須與外人作戰，抵抗無情的侵略者，並且還得和他們自己善良的天性和文明的本能作內心鬥爭。他們正在抵抗兩者。數百年來中國從未這樣強盛過，這樣統一過，這樣團結抵抗侵略者過。

一九三八年初，我在上海看到中國地界被日人破壞得難以置信。稍後我在廣州看到日人的財產，封鎖得好好的，並且由中國警察加以巡邏，以免受損。

賽跌女士講過一件有趣的故事，有所教會學校的學生初學足球，一心領得勝，準備與鄰校作第一次大比賽，數小時後他們回來了，——制服一些沒有污穢，手也很乾淨。原來並未比賽。隊長說：「我們一到就決定不比賽。對方的球員都比我們高大。」

中國的游擊隊把日軍弄得狼狽不堪，因為——除了別的原因以外——他們不按戰爭的「規則」。日軍殺戮俘虜，感覺靈敏的中國人知道穿着制服捉住要被殺，所以便穿着日常衣服。他們不穿制服作戰！（精銳有污穢的日軍，捉住中國人就不分皂白統統殺光！）

就西洋標準判斷起來，中國是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有許多神話概念根深蒂固，而在這方面中國人對講理性的本能特別顯著。即使現在，多數中國人還是怕鬼。我在上海看到牆上寫着大字，最初以為是廣告，豈知原來是騙邪鬼的。中國人用他們一貫的實際主義來解決精靈問題；惡鬼是照例不會轉灣的，所以中國人把布簾裝在門內，把橋樑造成銳角。中國人相信風水，以為風水可使他們交好運，應該加以講究。一八七六年，中國造成了第一條鐵路，立刻就拆毀，因為那有關風水；鐵軌、木枕、一古騰兒都被破壞。

還有一個中國人的特性是生活力持久力。中國人耐得住壞政府、水災、疾病、飢荒、腐敗政治，難以形容的貧困、異族侵略、內戰、苛捐雜稅、物質上的不舒服、和體力勞動等，幾乎全世界無其匹敵——但他們依然快樂地繁榮滋生着。不過我以為他們並不是變態被虐狂，像許多日本人那樣，他們之忍耐無可忍受的負

担，不是因爲下意識地願於負担，而是因爲他價極其享受和愛着生活而欲有服負担，不管一切活下去。

在斯密斯所著的一部中國人的特性 (Arthur Smith'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一部並不完全對中國人有善意的書 —— 中，我發現有下面一段話：

「有個天津人……只帶了兩顆打靶場的廢彈爲生，他覺得一個神彈……突然爆發，炸去了他的左手，他被送到醫院去，錯去了膝蓋以下的一隻腳。這人仍舊不改這項危險的行業，大約六個月以後，全愈了又去……又是一次爆發，炸去了腦部以上三寸的左手，傷勢頗劇，鼻樑和上唇打碎，舌頭，右上眼皮，前額骨後骨，和右腦也受彈片的擊傷。右腦深入見骨，受了這重傷以後，那人在藥劑的陽光之下失去知覺，躺了四小時，恰巧有個中國官經過，便命苦力帶他到醫院裏去，自己親自陪著走了兩哩路，抬的人討厭起來，一待官走開就把這個可憐的傢伙丟到路邊裏去等死。雖然因爲他血過多，以致沒有氣力，但他還能爬出來，滿腳跳了五百碼到一家雜貨店，發現一隻大光瓶，用未受傷的右手翻轉來把自己灌進去。店主爲了打發他，就用米糲煮到醫院大門前，跪在門外讓他去死。雖然在力竭聲嘶的情形之下，並且因爲他血過多而腫脹後腦，病人的腫脹還是很清楚，能說這人可以領官的話……除了第五第六四天波瀾且患癱瘓的病症以外，病人並無不良現象，入院後四星期，就睡上一隻大腳出來了。」

中國人還有一個特性，並不分階級。當然中國有富人和窮人，有不識字的苦力和淵博的學者。但是中國沒有貴族階級，中國人在血統上並無階級的分別。請看中國的武士和印度的多種身份。在舊中國，原有四個社會階級——士居先，次爲農，次爲工，次爲商，最後底下還有兵——但這種傳統的劃分現在沒有了。也是在舊中國，官並非由出身或財富而定，這能以學問考選，這在全世界可稱獨步。每個官職都是

以爲讀書中的人們，無論多少年紀都可以投考；有些人在六七十歲或甚至再老一些，經過終身的預備，去投考。這種制度自第三世紀一直維持到一九一一年，在「官吏」階級中產生了全世界第一個文官制度。

中國人打倒滿清僅在一九一一年，而接受西洋影響比較容易的日本人在一八六八年便打倒幕府，要早維新五十年。在過去一代中，中國人的三個古怪特徵是廢除了。第一是辮子；一九一二年由共和政府加以廢除，猶如清末之廢除土耳其人的紅帽子。辮子起源於孝和祖先崇拜；孔老夫子說得很明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頭髮既屬於父母，當然不應加以剪去。可是當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的時候，他們重令蓄辮，以示中國人的屈服。第二是纏足，起源於性慾；女子之所以纏足，因爲中國男人以爲裹得越小的脚是美事，使女子的姿勢特別有趣。脚既纏小，她們走路來便婀娜多姿。第三是叩頭，即跪拜禮。

也許我太愛顧中國人了；他們當然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有弱點也有優點。有些中國人是很殘酷的，至少就我們的標準而言；他們的殺戮性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們缺乏時間觀念；而且在危急的時候過於抱樂觀。他們不防地說：「沒有法子。」——這句話成了全國的口頭禪，猶如西班牙人之說「*manana*」——並且對於因循延宕，還有一個時常聽到的批評是中國人的貪錢；根本惡行即爲「揩油」意思就是貪污。

外國人到上海，他所聽到的「揩油」，幾乎像聽到「面子」一樣多。蔣介石氏不能作這樣作那樣，因為底下人在「揩油」。從天到地，幾乎無處不揩油。有個朋友告訴我，他的裁縫因為不肯把一角錢的油水給雷梯司，機情願氣喘如牛地走到十七層樓他的旅館房間裏。

不用說，揩油是由中國的赤貧而來的，而中國的窮困在全世界可說最甚。產業工資平均每天只有國幣五角；普通農民每月收入只有國幣十元。這裏所謂「收入」是說說的事實上農民終生負着債。中國每年餓死的人約有二百萬。一九三五這一平常年份，僅在上海——世界大都會之一——一埠所收因飢餓而死的男女老幼屍體達二萬九千具。有許多是為他們父母所遺棄而餓死的女嬰。

中國人對於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的訂約非常苟且從事。我講這件小故事並不含着惡意。有位中國朋友邀我赴宴，鄭重其事地向我介紹我的著作中文翻譯者和出版者，並且送我幾本中譯本的歐洲內幕。我簡直尚未知道有中譯本！對於契約或版稅，他們却一字不提。中國的出版者確是著名海盜。凡是與東方特別有關的任何著作問世，中國版就立刻出現，用石印和影寫版印得非常精美，簡直與原版無從分別。

中國人的手藝特別高明，如象牙、絲綢、陶磁等。如果問我主要的缺點在那裏，作走馬看花式的觀察以

註● 以外幣來計算中國貨幣購買力或價值是很困難的。舊時平價國幣一元等於美金二角九分半，現在價格暴跌，每元只值美金一角六分。（譯者按：一九三九年十月的黑市匯率國幣一元值美金九分。）

後我會回答缺乏機械頭腦。中國人是講實用的不笨，但他們不在機械上講實凡這對他們在現代世界是不利的。

回頭來講中國人的優點，那幾乎多得數不清。中國人很儉樸，極端很浪費。他們很有禮、風趣、耐勞、溫和、實事求是。他們極像德也納人，富於變別力，老於世故，並且知道怎樣輕鬆莊嚴的面孔。他們愛好開懷嬉戲，他們充滿着人生的樂趣。除了中國人以外，有誰會給西藏邊疆的野蠻人，取個「生番」的名字？除了中國人以外，有誰會僅僅因為那是一個冷落的地方，給一個藏取個「無為」的名字？

當我到上海的時候，我訪問中國朋友，中國具體的文明包括些什麼？我知道舊中國曾以絲綢、紙、羅盤針、和印刷術貢獻於世。但我要想知道現代的中國文明在那裏。為什麼中國沒有一個人得到諾貝爾獎金？當代中國的音樂家、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是誰？回答是：中國的文明存於兩個中國人在街頭互相招呼的那種方法中。

中國的中年人相貌差不多都比他們的年紀輕。我看到過只有二十五歲那樣的五十歲人。這當然只有一種解釋：他們的生活很能自得其樂。

二 顯面子

在東方——日本人也是如此——幾乎到處都有面子這個觀念，在中國尤其如此。要為「面子」兩字下定義，可不容易，因為它不指一件東西。有時它等於尊嚴、威信和名譽。它不僅指榮譽，一半因為它是屬於外表的，它是人家對你的估價高於你自己的價值那種概念。它不祇是矜持，因為你不矜持，還是有很大的面子。我們可以說，它是外己（outer self）減去內己（inner self）所得的一種差額。

想為面子下定義的最好方法莫如舉幾個實例。

委員長有個外籍飛機師告訴我，他在長途飛行中雖自己帶着珍貴的鷄豆，還是不能隨意吃，因為如果他不吃他的中國同僚的食物，他們就會覺得失面子。

我去拜訪吳鐵城將軍，當時他是廣東省政府主席。絕人都等在外面。我出來的時候，我的中國朋友欽佩地說：「他和你談了一整個鐘頭，你真有面子。」

我去過午宴。有個我答應帶着同來的朋友去。我的女主人便說：「我多麼失面子！」

訓練蔣委員長衛隊的一個德國軍官責士兵偷一隻桃子。他是在隊伍穿過林中時偷摘的。當夜那個士兵就自殺了。他在許多中國人面前被一個白人訓斥，這面子失得非常大，所以只有自殺。雖然自殺在中國軍隊中是不常有的事。像這種事情使軍隊紀律發生嚴重的問題。例如軍隊有時就不肯留在後方，因為他們以爲不上前線是失面子。

我好幾次聽到，某某政客「已無多大面子」，雖然只有天知道他的面子已保持了多少次。這裏這兩個字等於名譽。假如一個達官帶一個女子到跳舞場去，那將給她多大的面子。

我的體重二一〇磅，我妻的體重一一〇磅。和拉我妻的人力車夫一比，我頗為我的車夫嘆氣，那知車夫反而願意把我當做貨物拉，因為我的身體較重。多拉分量給他們更大的面子。

有個外國的外交家告訴我，當他用盡其他方法不能得到中國外交部的諒解時，如果他轉說不能使本國政府面子太邁不去，他往往可以得到中國外交部的稍稍讓步。

三 最引人入勝的文字

每一個中國字都只有一個音。中國人所能發的音很少，也許一共只有六七百個。結果有許多中國字，雖然形義不同，發音却是一樣的。例如 世 這個音，就大英百得全書第五卷第五六七頁所載，便有

史 瀾 使 屍 市 室 氏 示 始 誓 師
施 實 詩 十 勢 士 石 世 逝 恃

等四十一個意義。我們在英文中也有同樣混淆，例如 Vain (空虛) Vein (血管) Vane (風標) 和 new (新) gnu (羚羊) Knew (知) 也是音同義不同。但是中文比任何單音複義字還要難。結果，第一

中國人且上下文的連接來寫文字義（我們也是如此）第二個便有一種音韻制（即文字與音韻的關係）有九個音，而以音別義。

中國字的寫法是各不相同的，上述四十一個的三三，便有四十一個寫法，雖然都由相類的筆劃構成。復次，每一中國字就有一種寫法。每個字有不同的字形。他們沒有字母，雖然有許多字是由幾個獨立的字拼成的。中文的單字約有四萬個，每字各具形狀，不用說，要完全記牢當然是極難的。中國大概沒有十二個人會全認識。同樣，美國也沒有十二個人認識每一個英文字。中國的兒童到十歲時，大概在學校裏認識二千個字。普通報紙每天約用七千個字。一家大報館的排字房裏約有三萬個字。

最重要的一點是，中文的讀音雖然各地不同，寫法却是到處一律。從東三省到雲南，文字可以通行無阻。中國不像印度，分爲幾種文字，共通的文字對於中國的團結具有莫大貢獻。就拿數目字5來說罷，無論在歐洲或美洲那一個地方，不管它寫法是“five”，“cing”，“fünf”，“cinquo”，等等，一望到5字就知道。五。同樣地，在中國，凡能識字者，都知道重要的字含有什麼意義。

中國的「官話」外國人稱之爲Mandarin，中國人稱之爲「國語」，大半是北方人說的。其他方言

註●日文的寫法和中文相同，但他們是兩種不同的文字。猶如英文的“pain”（痛苦）和法文的“pain”（麵包）寫法相同，但音義各異。

有許多，主要的是粵語——南方「官話」。在全國各地，中國人能互相瞭解到如何程度，對於一個問題，我曾經過各種人，他們的意見相差很遠。沿海一帶，差異最甚，內地就全體而論，其差異並不過於美國各地。近年來採用一種簡單明瞭的白話，進步甚速，提倡者爲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胡適博士。白話這種口語，但奇怪的，是不及文言的緊湊，雖簡單却要多用字。因此報紙多不採用白話和文言不同的地方，猶如沙士比亞時代的英文和赫胥黎時代的英文一樣，國民政府的公文仍用繁複的舊式文言。他方面，革新的八路軍却用簡明的白話。

中文非常之難學。其簡潔使拉丁文比起來就覺得贅繁。因爲中文沒有字母，所以查書或翻字典很不容易，而且最近才用標點。但是因爲中文只有一連串的象形字，所以就用不到文法，沒有格 (case) 或格的語尾變化 (declension) 而且只有兩個時態 (tenses)。大部份的字，都是望形生義，造得想入非非，例如品評的「品」是三張口。此外尚有：

婦 女人拿一把掃帚

仙 八和山

狀 兩隻狗

思 腦加心

好 女人和孩子

信 人加言

囚 關在籠裏的人

雨 水滴

众 三個人

拜 人跪狀

家 豬在屋中

西 鳥飛入巢內

東 太陽從樹木中升起

人 兩條腿

來自西洋的思想和發明逐漸輸入中國，中文也設法與之適應並加以吸收。新的概念往往用一個舊字來表現。例如：

Capitalism Money-as-Basis Policy (資本主義)

Communism Together-Production-Policy (共產主義)

Imperialism	King'-country-Policy (一) (帝國主義)
Republic	Together-Peace (共和)
Dictatorship	Single-Decision Pattern (獨裁政治)
Parliament	Discuss-Govern'-country-Assembly (議會)
Democracy	People-as-Host-Country (民主)
Government	Political-House (政治)
Election	Lift-Hand-for-voice (選舉)
Telephone	Lighting-Language (電報)
Railway Station	Five-Wagon-Stop (火車站)
Magnetism	Power-Pulling (吸引力)
Cigarette	Roll-of-Smoke (煙捲)
Fountain Pen	Automatic-Ink-Pencil (自來水筆)
Camera	Fake-an-Image-Machine (攝影機)

中國人用三種方法把西洋概念譯成中文，其簡潔和具體沒有一個人會不讚嘆的。如果我們在西洋

a "Single-Dictatorship-Pattern", 代替 Dictatorship 以 "People-as-Host-Country", 代替 Democracy 則一二代後，我們對於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思想或者可以弄得更清楚些。字在中國人是一種工具，而他們的這個工具往往又是很美的。以 "Together Peace" 來表達 Republic 還有更可讚美的說法嗎？

中國人的固有名字，外國人很難弄得清楚，這有幾個原因。其一，多數中國人有幾個名字，這一點我在下章論蔣介石時再說。其次，這些名字的拆法和讀法可有數種。例如我過了好些時候才知道 Ong Wen-Hao 和 Weng (或 Wong) Wen-Hao 是一個人，即中國的那位高明的經濟部長翁文灝。中華民國之父逸仙博士 (Dr. Sun Yat-sen) 可隨口氣和環境而稱為孫文 (Sun Wen) 或孫中山 (Sun Chung Shan)。我在漢口遇到一位姓鄒 (Tsur) 的人，但到南方他的姓讀做 Chow 而不作 Tsur，這字在別處又可讀作 Jo。我在這幾章中常常提到 Mukden (瀋陽)。Mukden 是個俄國名字，中文稱為 Shenkang (盛京)，Fengtian (奉天) 或 Liaoning (遼寧)。日本人又另外拆法讀作 Hoten (奉天)。Sian (西安) 係在一九三二年改名為 Sikang (西京)，從前又名為 Changan (長安)。Hsuehowfu, Szechowfu, Sushien, 或 Tungshan 都是指徐州或銅山一個地方。

還有兩個小節得在這裏一提。第一，中國人的姓放在前面。●中國人不說 Charles Dickens 而說

註●有些中國人取歐化的名字，而照歐化姓放在後面，例如 Soong Tse-Ven (宋子文) 為 T. V. Soong。

Dickens Charles 不說 Alexander Graham Bell 而說 Bell Alexander Graham 如果你以平民的稱謂稱蔣委員長，不說「介石先生」而說「蔣先生」。第二，本書中我在可能範圍以內都用姓，而略去名。修辭癖家也許會提出抗議，但是我們只稱舊軍閥吳佩孚爲「吳元帥」，稱汪精衛爲「汪先生」。

四 宗教、孝道和家族制度

「丘也幸，苟有遇，人必知之。」——孔子。

因爲中國人是講究理性的，所以對於宗教的態度極其合理而切實際。他們沒有中國的上帝，許多中國人不屬於一教而屬於三教。他們厭惡自立一門的迷信，所以認爲同時爲什麼不可以信仰孔教、佛教、和道教的教義。打個大略的比喻，猶如一個美國人同時信仰天主教（Roman Catholic）、降臨會（Seventh Day Adventist）和路得會（Lutheran）一樣。中國人說，視環境之不同，三教各有其特殊價值，各有其特殊精神，只有一個大傻瓜才會虔信一教而排斥其餘。在每個中國人看來，宗教是他個人的事情。

中國人不把他們的遠祖和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孔子當做神，而所以極端尊敬他的原因僅在於他的超宗教方面教訓，這是極可驚異的。換言之，孔子主張倫理而不主張迷信，主張個人操行而不主張神學。他與其他大創教家獨異的地方在於他的信徒不假造神蹟、切口、靈異、神鬼說、或幻術。中國人在宗教中求倫

理，不在宗教中求符咒。他們對於神的態度是現世的。

孔子確是歷史上最特異的一個人物。他的姓名是孔丘，孔夫子是尊稱，Confucius 是拉丁語。他生於西歷紀元前五五一年，死於紀元前四七八年，今山東省人。他顯然略識孔子，中國「異」教的創立人，兩者曾在某一短時期內認識協理工作過——未嘗像其他兩種異教之互相攻訐。孔子是個文官，以執教為業，作事勤懇，不厭求詳。他曾做過幾年行政官，頗著聲譽；但他抽暇編訂古書，並從事於其自己的著作——後來不久遂成爲經典。在某方面他極類柏拉圖。

要想說明孔子的主張，非三言兩語所能了。他最感到興趣的是正直的生活。他堅信習禮的貴族階級和廉明的政府。他要把人類的行爲分做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種關係。他極端崇尚理性，而厭惡超自然。他以為「官階有一種中心權威，他這中心之爲天，使並永照天下以人化，使懷疑永生。當他被問人死後怎樣的時，他的簡潔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對所有社會貴族一樣是個傳統主義者。他所崇信的概念體系爲孝、尊祖和家族制度。桑海 (Sang Hai) 說：「如果孔子一學說可以稱爲一種宗教，則當爲孝教。」在現代和古代的中國，社會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家族制度（再加士文學）成爲二千五百年來中國中間勢力。它促進保守性、嚴格的禮儀，和複雜的社會行爲的規範。它又阻礙近代愛國心和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爲普通中國人第一效忠於其家族而

非效忠於他的省或國。孝和家族制度，必然地與祖先崇拜聯繫在一起。父在生時應加尊敬和服從，故父死時應長停，當他未死一樣。這就是爲什麼中國人的出殯要大吹大擂地熱鬧的緣故。我第一次窺見祖先崇拜是一次對宗教的大出殯。

關於孔子和道教，我們所能說者頗少。道教是一種古儀，亦即中國最早的宗教，及至紀元前第六世紀，才蒙上老子的教義，並且又貶格爲禮拜和迷信。老子爲人不做孔子那樣有趣味，也不像孔子那樣有名氣；他的學說，關於人生的正規，名之曰道，既無孔子學說之具體，又無孔子學說之講究倫理。道教據說比孔教——「德謨克拉西」一些，更消極一些，因爲道教教徒不要服從這許多行爲律。他是一個比較自由和簡單的人，所以中國人在本能上便附從兩種信仰。

道教我將在後面第二十四章上討論，其所以大受中國人的信崇，因爲它原來是很合理的，而又注重定命論。回教見於二十四章和三十二章上再說。中國的回教徒共有二千五百萬人，大半在西北和新疆。最後，基督教在華南的傳播也頗廣。全國有許多教會。天主教的和耶穌教的，這些教會過去和現在做了不少令人傾佩的工作，尤其是醫藥方面和教育方面。青年會具有很大的勢力，一半因爲講求倫理和操行。

註① Bertrand Russell 在其 The Problem of China, p. 41 中說：「使中國人更繁榮者，也許就是這種學說，在這個場合，其學說含有生物學上的極端適應性。」其學說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也很重要。

五 中國史一瞥

我曾說過，中國的歷史，開始於紀元前二千八百年，約當亞洲另一端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沙貢一世 (Sargon I) 時代。文獻的紀錄當然還在後。紀元前二十八世紀，類蒙古種人在長江黃河兩流域大概結成廣泛的團體，嗣後擴展——和平的推廣非為武力的征服——成爲一個鬆而不緊的帝國。當初創的祖先崇拜、家族制度、手藝和文字開始的時候，當皇帝成爲「天子」（雖然他從未像日本天皇那樣被崇拜爲神）的時候，便來了一個「堯舜時代」。約當亞伯拉罕和以撒 (Abraham and Isaac) 時代之頃，迨至紀元前一七五〇年，第一個重要朝代即商朝興，使中國臻於初期的統一，並且有很可觀的文化發展。接着是周朝（紀元前一二二一——二二一年）。這是一個大封建朝代，孔子和老子，即生於周朝，此時又產生中國文學的古典時代，和精美的青銅藝術。周朝還有一個混亂的時期，即所謂「戰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幾百個封建國家互相爭權。但在這幾代中，即使政治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腐敗之中，中國的文明本質還是維持着，巨大的向心力——文字——還是散佈開來。

從紀元前二二一至二〇六年，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人物君臨天下。他治國只有十五年，但他不失爲一巨人。他的名字叫做始皇帝，他的朝代叫做秦 (Chin)，英文「中國」(China) 一字即是由此而來。

的。秦始皇是查理曼一流人物，他想在政治上統一中國，活躍、野心、義烈而又自大，他稱自己爲「始皇」，因爲他不甘心在他以前有皇帝。像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一樣，他認爲歷史是胡說，爲了消滅在他登極以前中國一切的遺跡，他下令焚毀全國書籍。他的個性和德國國社黨宣傳部長哥培爾博士倒有些差不多；但就發明焚書而論，他做了哥培爾的老前輩。他認爲中國的經書是愚人的，所以要把它們焚毀，而只留下關於醫藥、天文和農業的著作。（幸而有許多書由隱士和學者藏了起來逃脫劫難；不然我們今日就沒有孔子的學說和其他中國文字的記載了。）這位皇帝還有一件使他成名的偉業更要久遠些。原來萬里長城就是他築的。這個巨大的工程，可從那些堅固的城石想見其萬一。當時蒙古人不時想侵犯中國，他就決心造城來把他們關出。究竟長城是怎樣造的，我們已不清楚；今日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它長達二千五百英里，從蒙古一直通到海，在中國人的想像中成爲一個巨大恆久的紀念物。把埃及的金字塔放到這座長城旁邊，那就等於晏鼠丘；就人類在地上的一切工程而言，只有長城可以在火星中望得見……他用左手焚了書，用右手築起城，終於做了短促的皇帝便死了。但他却是「近代中國的建立人」。大多數中國人今日自視爲其直系「子孫」。

秦以後來了兩個大朝：一爲漢（紀元前二〇六至紀元後二二〇年），一爲唐（紀元後六一八至九〇九年）。在漢朝之下，經書復興，佛教傳入，土木大興，造紙發明。中國人現在自稱爲「漢人」；科舉制度，始

於此時，以迄一九一一年。唐循漢的穩定更見進步與開化，紀元後六五〇年頃，中國達到最盛的時期。這時歐洲正處於完全黑暗的時代，而在中國，唐人却發明印刷，發展繭絲的用途，創造其美無匹的詩和磁器，並開始繪畫。唐朝通常認為中國史上最繁盛最輝煌的時期。接着是收穫較少的宋朝（紀元後九六〇至一二八〇年），政治不修，但產生偉大的藝術，尤其是繪畫。

在十三世紀，正當歐洲以十字軍侵入亞洲另一角的時候，蒙古人衝破了長城，滅除宋朝，掩有中國大部。成吉思汗（一一六二至一二二七年）征華三次，於一二一四年奪取燕京，他的偉大的繼承人忽必烈汗（一二三五至一二九四年）建立了元朝（只做了十五年的中國皇帝），並深入到南至福建。但中國的文明維持不墮，正如馬哥波羅的紀載所說。中國人像大而無當的消滅不了的海綿一樣，立即吸收他們的美麗——蒙古征服者從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一個真正的中國朝代明——除了其他以外，可以注意的是磁器的美麗——掌權，經過興旺的時期才崩潰。於是又來了另一個北方民族滿人，他們一半是中國人，奪下北京，建立治權。他們也逐漸分崩，但清朝一直維持到一九一一年。嗣後便產生孫中山先生，二九一一——一二年的中國革命，正在奮鬥的共和國，以及當代的開始。

由北方而來的新侵略者日本人，會否重演征服然後被同化的歷史，在未來的歷史中，再沒有比這儼問題更迷惑的了。

現在我們要爲白種人西洋列強的帝國主義下個大膽的說明。我們前面已經提起過帝國主義，在這部書中，以後還要提到帝國主義的標準定義。它是對未開發的殖民地市場或國外市場的一種拓殖，通常用的方法是武力征服。它是一國勢力向疆界以外的擴張，一種向外擴張的政策。馬克斯主義者的定義再加上一筆，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必要的步驟，因爲資本主義要求不斷地推廣市場。在整個亞洲上面，深深地刻下帝國主義。亞洲的大部份是歐洲的殖民地。在全亞洲，事實上只有六個真正的獨立國：日本、中國、暹羅、阿富汗、伊蘭和阿拉伯，其中阿富汗和阿拉伯說他們爲「獨立國」還是客氣的。

中國是個肥大可口的西瓜。它依然是世界上大而無比的未開發市場。西洋列強很早就加以注意，商人和教士就居於沿海，尤其是葡萄牙人，但與大清帝國的外交往來，却因中國的禮節和閉關主義而極端困難。例如在康熙時代（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荷蘭和俄國的欽使便因拒絕跪拜就未曾朝見而回國了。當時行一個正式的跪拜禮，不但要跪下來，並且要把頭在地上叩得挺響。可是有幾國西洋使節，尤其是英國，一心要想貿易，也就顧不到禮節上的羞恥。最初侵入的手續是很費力的，但終於成功了。到一八〇〇年，英人在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廣州，已經穩固地站立起來了。

一八三九年發生了所謂鴉片戰爭，那是歷史上一次最不愉快的戰爭。那時英國人的商業是靠鴉片的東印度公司從印度運了鴉片傾銷中國，換回白銀。獲利極鉅。但是滿清政府突然下令禁煙，兩廣總督奉命扣住待運入內地的英國鴉片而加以焚燬。打個比喻——也許相差並不遠——這件事情和前世紀波士頓人焚茶差不多。英人便以開戰來報復。他們為傾銷鴉片為「保留通商權」便和中國開戰。他們不但侵犯廣州，並且侵犯北方，戰事延長了三年。滿清政府被打敗，不得不簽訂條約，第一次開放中國對西洋各國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許外人有特權。中國不得徵收值百抽五以上的關稅，那就是說，外國可以以極有利的條件出售貨物。最後，英國還吞了香港這個重要的島。

因此，西洋列強便以大規模的和「合法的」基礎在一八四二年開始拓殖中國。我在上面第七章中已經說過，英、法、德、俄諸國逐步攫取中國的領土。但領土並不是唯一的欲望。外國攫住了海口和內河的特權，便由此與廣大的內地相聯絡。他們的目的還是以通商為主。他們利用比直接征服更便宜更有效力的武器，如「通商口岸」的租界，管理關稅，和治外法權。

第一，通商口岸是外人可依他們本國法律來經商的地方。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商埠本來只有五個，現在中國本部共有三十八個。有些口岸並不在海岸，而在內地，如漢口是；有些包含「租界」（如天津和上海），這種地方名義上保持中國的最後「主權」，事實上非為中國法權所能及。警察是白人的軍隊，

政府是白人的官吏。它們與中國的關係，跟馬賽和孟哲斯脫之與中國的關係，差不了許多。

第二，管理海關，始於一八四二年，並於一八五四年在上海成立中國海關而加以確定。理論是很簡單的：中國任命外籍關員，而由他們全權辦理海關行政。理論上最後權力在於中國，稅收歸入中國國庫，但由外人加以管理。自一八六一以來，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是英人。中國有時需要錢而借外債的時候，關稅當然被作為担保。一九二八年，中國——至少在理論上——恢復關稅自主，但到現在為止，已作外債担保的關稅，佔關稅總額百分之三〇，而關稅收入佔此次戰爭以前中國歲入總額百分之六〇。

第三，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 一字過於冗長，有人縮為“exteriority”，有些中國出版的報紙甚至更縮為“extrality”。所謂治外法權者即外人在中國——不僅在租界或通商口岸而係在各地——都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而隸屬於其本國的法律。譬喻說，一個美國人在福建或長沙犯了殺人罪或其他罪，不受中國法院的審判，而受本國法官——通常為當地領事——的審判。這種制度發源於羅馬時代，即所謂「從人法」(Personal law)的原理；每個人都是羅馬公民，不論他住在什麼地方，法律總是跟着他。治外法權在某些時期，存在於世界各國；法國人某一時期曾在美國紐奧蘭省也有治外法權。但現在除中國以外各國都沒有了。

在起初，治外法權的存在原是可以原諒的。當時中國沒有值得稱為法律的東西，也沒有司法制度。在

此次戰爭中，治外法權對於中國倒有極大的方便，萬千難民逃入外國租界，在那裏很安全的做着愛國工作。把根本講起來這種制度對中國是個大患，而且產生了嚴重的濫用。一九二五年，英警曾在上海和廣州緝拿中國工人；一九二七年，英美戰艦曾砲轟南京。在北京，這種制度還產生喧賓奪主的奇聞，竟然不許中國人及他們自己都在那裏最好的一部份。（但北京使館區的不可侵犯性非得自其他「不平等」條約，而得自庚子議定書。）外國人是不受中國法律管轄了，但中國人却要受外國警察的管轄。一九三〇年初，許多中國左翼分子被上海公共租界的白人警察逮捕而引渡給中國當局。日本軍官能夠在中國土地上適意指揮着對華作戰，那只有在阿羅思漫遊奇境記中才可找到。

我們可以斷定治外法權遲早是要取消的。如果中國打了勝仗，而且足夠強盛，則即使英美兩國那樣的友軍，也會不允許再留在中國土地上。（美國在北平使館區派有駐軍，在上海公共租界有一分隊海軍陸戰隊。）據說國民軍奪取上海時，上海的外國大商人一定以為他們將取消治外法權，而想賄賂一筆大款。——說有美金一千萬元——請求不要取消。但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終於宣佈取消不平等條約。——這個宣告——因為對日作戰——至今未曾實行。

然人在華的情形，這裏可以略述一下。有人以為他既帶財富給中國，在他這樣做時當然需要保護他，關照着中國的工商業，而非扼制中國的工商業，要求報以安全是很正當的；一個繁榮穩固、有效能的中國，

比之一個腐敗衰弱和墮落以滿清政府，對於文明是個較好的點綴。在外商足跡所到的地方，有教會學校、大學、新醫院、衛生、公路、鐵道、橋樑、電氣、電影、較高的生活水準。外人帶給中國的是西洋文明；他所要求的只是公道的、利己加上安全。不用說，許多在華的外人，曾爲中國的好處而做着大公無私的、甚至英勇的工作。只要提提鐵路管理、洛克斐勒基金等醫藥研究，尤其是賑災，就夠了。

有些頑固的西洋人，往往對中國人粗暴得極，而好賣弄白種人的傲慢。請讀吉爾白 (Rodney Gilbert) 中國的癡病 (What's Wrong with China, 1932) 一書中幾句話：「近年來英國……步美國後塵，以戴肥皂和恭維來代替良的的美敦書，坐使中國人沾沾自喜，輕視外人，而釀成全國各地喧囂仇視的風潮，其結果必然每年增加排外次數，減付債款，致送無禮外交公文，和要求『權利』（原文如此）。」

外人在華的資產，不容易計算。但據可靠的估計，大致英人在華的投資總數約爲美金一、二五〇、〇〇〇元（居然比英人在印投資總數爲多），日人投資總數如將僑「滿」包括在內大概相等。美國人和法國人各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人投資的企業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銀行、鐵路、航業、和煙草業。日人的投資多爲航業、鑛業、和棉業。英日合計，佔中國沿海貿易的百分之五七。美國對華貿易較少，每年約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 並不準備開放的門戶

門戶開放爲一種美國政策，是一八八九年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宣布的。簡言之，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者，即謂各國公民在中國或其他相似未開發的領土上有同等貿易機會；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會議席上，又於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中加以再確定，而成爲與中國獨立的原則相聯繫。海氏原來宣言的本意是很明白的：美國不願牽入中國市場的領土爭奪，但全想維持其貿易權。潘弗 (Nathaniel Peffer) 在一篇出色的歷史研究中（載於一九三六年七月號亞細亞雜誌）曾經指出海氏的主義事實上原出英人。門戶開放對於英國的目的很便利，因爲當時如果將瓜分的威脅除去，「沒有一國可與英國在貿易上或金融上競爭得過。因爲條件均等，英國便永遠可操勝券。」

日本人當然趕快把開放的（開放給別人的）門戶關上，正像最近有人說得發鬆：他們「關得這樣緊，甚至連一個中國人都不留在裏面。」一九三八年末，日本宣布「東亞新秩序」政策，這種行爲毀棄了——人人都知道會毀棄的——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抗議，日本人不加注意，並且加緊獨佔中國市場，逐出外人的企業，在可能範圍以內把到處的門戶關閉。佔領廣州後十日，他們宣布外人貿易和商業都不許在那裏經營。

在中國南部上這個複雜的政治境，需要一小節加以敘述。上海為全世界第六大都市，一九三九年約有人口四百萬，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市港，逃稅者美妙的躲避所，最難覓的貧民窟，有最繁密的工廠，幾家最漂亮的俱樂部，和地球上最有趣的夜生活。我已經說過，在上海，每一平常年份街頭收得二萬九千具死屍。也在上海，酒館裏一頓夜飯可以費六百元美金。

上海外國地界的行政是他處所未見的。它分為兩部份：一是公共租界（人口一〇二三、三〇〇），一是法租界，合計面積一二·六六方英里。租界之外的四周是屬於中國的大上海市，面積三二〇方英里，現為日人所佔據。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工部局又向列強的總領事負責。在一九二八年以前，中國人在工部局中不許有董事，現在十四個董事中有五個是中國人，但沒有什麼權力。兩個董事是日本人——這可常常引起紛爭。事實上工部局是由英國人支配的；日本人要求更多名額的董事。至於法租界（人口四七八、五五二）法理上雖不能謂為法國的一部份，事實上却是如此。它與公共租界沒有聯繫，管理者為法國總領事——而且管理得很好。上海大部份外國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也是如此）都住在法租界。

英、美、意、日的軍隊和警察，各劃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塊地段加以保護。自一九三二年起，日本人把他們

的地段，揚子浦，事實上竟為日本的領土。他們利用這塊地段，在一九三二年作為打中國人的戰事根據地。他們既要求交戰國的特權，又要求治外法權的特權，而且從此就把他們的地位固定下來。他們一方面把揚子浦條件得像等於東京，一方面却繼續要求在公共租界其他部份的行政上分一槽。有一次，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普拉斯上校 (Colonel C. V. Price)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阻制日本人侵略非日人的租界。在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中，日本人的傀儡有許多被避難於租界的中國人暗殺，於是日本人又企圖採取公共租界報復並不是唯一的動機。中國工業總額的百分之六〇在上海，中國關稅總額的百分之四一·五也係從上海收得。但日本人却不敢將整個公共租界都吞下，因為這樣英美兩國將會提出嚴重的抗議。

我說過，上海是有錢人的天堂。這裏沒有稅。除了極小的土地稅以外，外國人不要付稅給他們的本國政府租界當局或中國。這必然產生一種令人擔憂的羞恥感。正如琴安 (Vincent Sheean) 有次說，上海是個只有一件事情的都市，金錢和失去金錢的恐懼。上海有幾家富戶，原由巴格達和孟買（英屬）而來，已在中國居留好幾代。如哈同 (Hardohts)，愛士拉 (Ezras)，夏蒙 (Shamoons)，愛禮斯 (Ellis)，卡杜里 (Kadoories) 等。有些富翁却是新近移居的，如沙遜爵士 (Sir Victor Sassoon)。有些人以鴉片發財，然後投資於地皮、紡織業、和當地工業。上海的煤氣、自來水、電車、公共汽車屬於英商，電燈、電力、電話屬於美

有許多土地爲外國教會所有，如耶穌會（Jesuits）西羅牙（Augustans）五十年以前，上海的地產可用極廉的價格購得，現在商業區地皮每畝可值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在上海，你可以發現西洋人恨中國人那種最浮誇最驚人的醜態。他給了中國人一個傷害，即從他身上取錢。所以他不能寬恕中國。從前，上海的公園有一塊著名的牌子，寫着：狗與華人不得入內。數年前有個美國新聞事業家在公事房裏招待一位高貴的中國人。房東會不允許那位貴賓走進只限白人環的電梯。美國新聞事業家提出抗議，結果報館只好搬場。最近有位愛玩馬球的英國外交家弄得極其窘迫，因爲他邀請一位中國人到俱樂部運動場上參觀馬球比賽。我親耳聽到一個高級領事官在十位服裝端正的中國青年面前對他的祕書說：「把那個中國鬼撵出去！」上海許多有錢外國人，不希望中國人勝利，倒希望日本人勝利。

★ ★ ★

上海又以「中國老槍」（Old China Hand）的安樂窩聞名。所謂「中國老槍」者就是在華住了三十五年而無需學一個中國字的白人。

九 經濟一瞥

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不下半數的中國產業工人住在上海區域。半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月國幣十五元，以現時匯率計算只有美金二元四角！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是通常的現象，包工制做十五至十六小時半也不算稀奇。兒童可在五六歲便開始做工，並且愈早謀生愈覺光榮，你看生存競爭有這樣可怕。大紗廠多為日本人所有，他們行的是契約勞動制。一個叫做「包工頭腦」的代理人到鄉下向女工的父母買一羣女孩子，每一女子做三年工的代價是三十元（合美金四元八角），然後又賣給工廠。但他不僅是一個中人，事實上女工是由他負責管理的。她們把工資付給他，直至三十元全數收回——也許是永遠付不清的。這種制度的罪惡，可說無以復加。女工實際上等於奴隸。●英商和華商紗廠的管理較善，不許有契約勞動制，但所謂「較善」的事實並不是說他們很好。粗具規模的工會運動倒是有的，並且日見強大，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兩年便常有罷工。

不過中國經濟生活的基礎却在農業。中國的生活是土地的生活。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是農民，他們大多數是小佃農，雖然情況各省不同。北方主要的農產是小麥和小米，南方是大米。中國很少大莊園，佃農——或自耕農——通常只有他一家所能耕種的土地，那不過一英畝多些。統計數字很少，但我從

註 ● 有一家上海大工廠採用改良契約勞動制，廠方不定期地贈與工資於女工，使新到廠的工人和流徙不知進廠者多少工資。

可靠的權威方面知道，小農每年平均收入是國幣一百元左右，約合美金十六元。一個壞地主，第一不住在農場而住城裏，第二每年收取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穫。小地主——和佃戶——負擔很重的賦稅，尤其是像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軍閥預征許多年錢糧。農業負債極鉅大——鉅大得難以計算。我觀察到二件事，這二件事情任何人都可觀察到。第一中國的農民這樣接近於土地，這樣黏着於土地，甚至他們的面色也成爲土色。第二是墳堆。照中國的習慣，死人不是深埋於地下，而葬於表土。這些墳堆使土地陷成不規則，據說百分之四的中國農地未曾耕種而爲墳丘所佔據。

中國雖受帝國主義者多年的壓迫，根本還是一個未開發的國家。據史諾說，公路僅有三五、〇〇〇哩（大多數還是不能通汽車的），而美國則有二百萬哩；鐵路只有六、〇〇〇哩，而美國則有二七五、〇〇〇哩。全國的預算對於一個具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是太小了——一九三六—三七年年度歲出只有國幣九九〇・七百萬元，一九三七—三八年估計只有國幣一、〇〇〇・六百萬元，按照目前的匯率僅合美金一六〇・一五六、〇〇〇元。主要出口貨是畜產品、油臘、茶、生絲、棉花、牛皮和錫，貿易是逆超。（日本，奇怪得極，現在還是出超。）中國在一九三七年放棄銀本位，採取英國專家李滋羅斯爵士所提議的貨幣管理制。

1937

最後，我們在討論蔣委員長和其他中國政治人物以前，必須略述中國的地理。

先來說黃河，即所謂「中國的大患」。它是世界上最無定的最危險的一條河，經常淤積泥填滿而衝破河隄，造成最難想像的災患。有史以來，它改流了十次，最近一八八七年曾突然氾濫，從原來的河床離開二百哩而另灌入海。

黃河以上為華北五省，前已說及，即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其中綏察兩省不但在黃河之上，且在長城之上（寧夏亦如此），而構成內蒙古、察省有二百萬人口，省會張家口，為通北方駝道的著名轉口站。綏遠面積與察哈爾大略相等，盛產羊毛，為日人在蒙古活動的中心。

河北前稱直隸，富於煤（開辦煤礦為遠東最大者）、棉、鹽等利。冀省人口二千八百萬，擠居於一與美國亞利桑那省相等的面積中，人們吃小米，趕駱駝，看遊客。在河北省中，有中國第二大商埠的天津和許多好人想住到老死的北京，因為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市。

註① Corn Crow's Handbook for China 是當代最好的一本指南，我引用的地方很多。

註② 北京為中國的首都者垂九百年，迨至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始廢止，自此時起北京之名改為北平，有一個諷刺的笑話不妨一提：倫敦泰晤士報不承認北京為北平，九年以來一向固執地稱為北京，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宣稱北平恢復北京的舊名，泰晤士報不知怎樣處置這則新聞才好，因為它從未向讀者改變過名稱。

中國最大省之一人口三千八百萬省會爲濟南孔子即生於山東許多現代的軍閥也是如此魯省出產高大的苦力，中國最偉大的寺院府綱美女和雞蛋，每年計產一一〇〇〇〇〇〇枚，山東人當兵和做工是很出色的，日本人佔了該省大部份，而且困難較中國其他各處爲少，一半因爲省內無租界。

山西是個人口較稀的省份，它是羊毛、鴉片、和粟的老家，在此次戰爭中曾爲頑強的游擊戰的戰場。閻錫山做了多年的一省領袖，山西共有人口一千一百萬，華北五省還有一省未曾講到，那便是與晉交接的陝西，在英文中拚法有很多，陝西確爲一個重要的省份，雖然人口只有七、七、一、七、〇、〇、〇，它的意義是「山的陝的西面」爲舊中國的心臟，省會西安（即委員長蒙難處）曾爲四個朝代的國都，陝西也是新中國的心臟，因爲它是第八路軍的根據地，這點我們以後再來說，它的許多土地是數百年來大風吹過來的「黃土」和塵沙。

再向西北是二個偏僻突出的省份，寧夏和甘肅，寧夏位居內蒙的西端，現仍在中國手中，甘肅爲各省之中最窮的一省，大小約等新墨西哥，人口約等紐約市，人民多信回教，且住於從貴州和雲南來的密河中，甘肅兩省都由姓馬的將軍治理，甘肅及其省會蘭州，頗富軍事價值，因爲它們控制着中國到新疆和俄國的鐵道，即古時絲綢的道路。

現在我們轉到華中各省和長江流域，長江是世界第四大河，在上海附近入海，流經中國三千一百萬

里。它是中國現象之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它將中國聯繫起來，而同時又是西洋列強侵入的大道。關於長江可以寫一整本書，猶如路得章（Emil Ludwieg）之拿尼羅河。除了尼羅和萊因以外，它比全世界無論那條河具有更大的史地興趣。

河南並不與長江接界，它在黃河之下，觀其名即可知其義，而與晉陝相毗鄰，但它為華中的一省。河南面積約與美國的喬其亞相等，人口幾達三千五百萬，盛產小麥，重要都市為開封、洛陽。河南人本性剛強，保守，粗暴而炫古。土地肥沃，常遭水災。中國的花生即產於河南，並居全國棉產第五位。

河南之下是湖北，湖北之下是湖南。從北到南，打通冀—豫—鄂—湘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湖北是個鈍富忙的省份，產棉佔第一，省會為漢口，武昌、漢陽三大鎮，合稱為「武漢」。省名的意義為洞庭湖之北。當我們到了次省湖南（意為洞庭湖之南）的時候，我們是到了南方了。這裏的人民吃紅辣椒，產鐵礦，製爆竹，音調柔軟，喜歡革命。湖南被稱為中國的「巴爾幹」。人口幾達三千萬，省會為長沙。

東向轉合於長江下游，為安徽、江蘇、浙江三要省，共計人口八千五百萬。據中國的傳說，安徽是兩極相合的地方：水牛和駱駝，大米和小麥。美國砲艦潘南號，即在安徽境內蕪湖附近沉沒的。江蘇土地肥沃，有上海、南京和蘇州，為全球人口最密的區域，每方英里達八七五人。它又是中國工業的核心，上面已經說過。浙江是面積最小的一省，人民最善經商。寧波的水手遍於全世界。浙江產中國最美麗的女子，最香醇的酒。

最雄辯的師爺，最發達的公路，最進步的蠶業。在這一區域中，有杭州（浙江）和蘇州（江蘇）等優美的都市，正如中國人所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現在我們來講南方。福建是個多山的沿海省份，正對着台灣，主要商埠為廈門；福建人講一種最難懂的方言，民性勤儉，多業航海和捕魚。又盛產茶葉、橘子和蔗糖。福建旁邊是江西，產文旦、錫鑛、樟腦、煙草和共產黨。它是中國紅軍的發源地，蔣委員長愛居於那裏牯嶺山上的寓所。省會為南昌重鎮，一九三九年初被日軍攻佔。

更南便是熟稱為「兩廣」的廣東（省會為廣州）和廣西，共有人口四千五百萬。這兩省是中國第一條大河珠江流域。在西南政治委員會之下，曾經事實上獨立了好幾年。人民剛復，暴燥、精於手藝、擅長營商；他們被稱為中國的愛爾蘭人。中國移居海外尤其是美國的僑民，大半為廣東人；他們在戰爭期內的匯款，對中國財政幫助極大。廣東是孫中山先生的降生地，也是中國多次革命酵素的發祥地；有句俗語說：「新花樣」都出自廣東人。他們又是烹飪名手。廣西人比廣東人窮，也沒有廣東人那樣的開通，但愛國心比廣東人還要強烈。廣西產桐油、靛青和白銀；境內多山，氣候和風景屬熱帶性。老虎在廣西仍舊常見。

現在我們轉到華西。四川這個大省，蔣委員長自退出江蘇和湖北後（一九三九年五月），現在便設行營於該省。中國的新都是重慶，這兩字的意義是「重新慶祝」（有趣的中文）。四川面積四三一、三〇〇

九方英里（大於法國）人口五千二百萬，名字的意思是「四倍大川」。多年來它是中國本部最未開發的一省，中多土番，以前被軍閥肆意搜括，農民被迫預繳賦稅達六十年，境內無一寸鐵路，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內戰不下四七五次——信不信由你。有一時期，當地長官聲言將擊下任何過境的飛機，雖然中央政府曾欲努力推行民航，現在四川已進入現代，並接受其偉大的責任。此省蘊藏之富，甲於全國，保羅曾說「四川無窮人」它是——或應為——中國的錢庫和糧倉，極富鐵產，每年可收穫四次，僅達的瀘州和鄰近的雲南合起來，是當代中國的堡壘。

四川之下是全世界水銀蘊藏最富的貴州，和最重要的省份之一雲南，滇省面積一四六〇〇〇方英里，人口一千二百萬，成爲法國勢力範圍已有好多年，因爲有條法人所有的鐵路自印度支那一直深入進來。雲南又與緬甸毗連，新建的滇緬公路是中國運軍火的生命線，滇省是個廣大肥沃，適於健康的高原，主要產品爲錫與鴉片。雲南人多年不通中國革命，現在抗日的火炬照到了他們那裏，因其地處綏遠要區，已成爲僅次於四川的中國最重要地方，它像四川一樣，含有許多土番部落，如深深族，即使蓮生在香港現在也認清效忠於國民政府。

川漢以西在中國本部與新疆對分處的山脈和沙漠地中，有兩個偏僻的省份，在最近以前爲中央政府權力所不及；一爲青海，詳情不悉，僅知敬居蒙古游牧民族，一爲西康，係一廣大的草原，在一九三九年一

乃始正式建省青海大於戰前的奧匈帝國西康大於芬蘭

十一 新疆

如果你將外蒙、內蒙的一部、西藏和新疆從中國移開，則你幾將中國減削了一半，把四百萬方哩的面積減至二百萬方哩左右。西藏我將在論印度時再說，因為它大半在英國勢力範圍之內。稱爲新疆的一大塊土地，確爲中國的一部份，但北部却爲蘇聯勢力所籠罩，南部近印度的地方英人的勢力頗強大。

新疆是地球表面上一塊所知最少的區域。面積廣大——約計七十萬方哩，略等於墨西哥或格林蘭，人口約四百萬。省會烏魯木齊（即迪化），接近蘇聯邊界，貿易自然流向俄國的土西鐵路。人民爲「土耳其」種，多信回教，大部份的沙漠游牧民族養羊剪毛。蘇聯的技術顧問得中國省主席盛世才將軍的特准正在實施着經濟發展的「三年計劃」，該省與蘇聯，早至一九三一年業已訂立通商條約。新疆的土人和漢人之歷次戰爭，引起蘇聯在一九三四年的武力干涉。俄國人自帝制時代起便注意新疆。

十二 鴉片

「在俄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中國，鴉片是人民的宗教。」——史諾

關於鴉片曾經有許多無聊的著作，其實真正寫起來，倒也可以成好幾部有系統的書。大量吸鴉片，當然像其他嗜好一樣是極危險的，而許多中國人正大量吸鴉片。一般人以為抽二三口鴉片就可損壞人的心身，未免言之過當。事實上許多醫生認為鴉片之害不過像威士忌酒一樣——也許還沒有像美國的混合酒那樣烈。中國的苦力或轎夫之吸鴉片，猶英國的苦力在一天勞動以後之飲一瓶啤酒；中國的文人在深夜吞雲吐霧，猶紐約人觀劇歸來之喝一兩杯鷄尾酒助興。

中國人工作極勤。許多中國人老是餓肚皮。在做劇力的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之後鴉片可以耐飢止疲，幾乎像食物一樣。某幽默旅華外僑告訴我：「鴉片對於中國人是白天的額外時間。」

有件事情是很真的：即鴉片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上非常重要。大多數中國人，沒有鴉片即不行，正如多數美國人在禁酒時期沒有酒就不行一樣。煙癮深了便不易戒除。進一步講，鴉片是獲利極豐的一種作物，且為極大的稅收。從前，河南一省的煙稅年達一千萬元，廣東一千二百萬，湖南二千萬。日本人佔領了熱河，從這個種鴉片的省份所得的稅收，遠過於其支出。

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禁煙了。政府知道鴉片過多足以弱國殃民；知道農民（即使不吸煙者）的餓死是因為他們不種麥而種煙。政府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六年計劃」之下所採取的禁煙辦法如下：

第一，在嚴格限制之下，種煙是可以的。

第二政府具有鴉片專賣權而課以重稅。

第三政府以嚴厲手段取締走私。一塊二吋圓的私土——樣子像黑油一樣——可供逃稅的農民一年的生活。差不多中國到處，尤其是上海法租界，流氓藏蔽着鴉片，想私售以自肥。敵對的流氓又對這些流氓競爭，其情形之有聲有色，正如禁酒時代芝加哥下流社會加勞幫（Capones）與唐納幫（O' Donnell's）互相爭雄一樣。

第四，戒煙運動正在進行。中國政府要鎗斃鴉片鬼是不確的；政府所做者為設立戒煙醫院，而想加以治療。戒煙者於戒絕後須強迫登記，以示已經戒絕，以後如發現再吸，便有鎗斃的可能。而許多吸鴉片者便這樣被鎗斃。

比中國人努力禁煙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努力獎煙。凡是日軍所佔的地方，鴉片便源源流入；中立觀察者目擊北平、天津，尤其是南京等都市中吸煙者的數目激增。日本人不但熱心獎勵鴉片，並且及於中國人。原來不用而有劇毒的海洛英等嗜好品。在日軍未入以前，每盎司海洛英值八百元，所以只有大富翁——如果有這樣不聰明的大富翁——才用得起。現在日本人以廉價來推銷，所以照金陵大學副校長培德博士（Dr. Sarte Bates）說，南京有五萬人——佔人口八分之一——成為海洛英嗜好者，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日本人的動機有二：海洛英可以誤人，而同時不管它售得怎樣低廉，總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十三 八條政策

我最近會問八個代表的中國人，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八個回答如下：

- 一、有氣節的人物。
- 二、發展工業，改革土地問題以增加財富。
- 三、誠實。打倒揩油和面子。
- 四、更多的技術人才，更多的工程人才。
- 五、剷除糊塗主義、失敗主義、消極主義。
- 六、重視。
- 七、更多的蔣介石、宋子文一流人物。
- 八、打倒日本。

第十一章 蔣委員長

「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蔣委員長。

蔣介石，原是一個平常的鄉村商人的子弟，現在已成爲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領袖。他是海陸空軍總司令、最高國防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最大政黨國民黨的總裁。

他是中國近百年來最強的人，也是一個嚴格的紀律家；但他所寬恕並且予以降位的政敵却很多。他所專心從事的使命是統一中國，團結中國，而他也的確統一了中國（一部分出於日本的促成）！其成就超越歷史上數百年來的任何人。他是一個史丹林或羅素尼型的民衆領袖——但他不會玩弄政治手腕。他是一個堅強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但他的教育多半在日本所受。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但他却信仰基督教和青年會。

印度民族領袖甘地，是個頗能運用神祕性的政治家。日本天皇是皇室傀儡，他的神祕性却爲政客所利用。蔣介石的神祕性則屬於另一類。他沒有超自然性，僅有可稱爲超常人的性質。他不像甘地和日本天皇那樣獻身於宗教，却反使宗教獻身於他。他差不多是個傳教師，但當然是屬於改革派。

我在前一章中已經描畫出中國一幅大背景。現在我們且把委員長這一個堅強的人物配合到這幅背景上面。

一 介石與中正

蔣氏的體格，秀挺而堅實，容貌溫雅而莊嚴。身材修長——五呎九吋——但兩腿甚短，喜歡坐着或穿上一件他愛穿的服裝黑大氅攝影。體重凡一四一磅。平時老是穿着中山裝的制服，戴着闊邊呢帽。他的眼睛迥異尋常人，色深灰，睛深陷，光芒照射，銳如白刃，且永不停息。他那遲鈍的面部表情和談吐，等到兩眼發出光芒便都煥然有了光輝。他在西安事變時墜牆受重傷，但現在政躬已非常康健。

他起身頗早——通常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天晚。他以為從黎明到早餐之間是一天最好的時光。午餐罷後，他喜作片刻的午睡。通常是傾聽一架舊留聲機唱片而睡去。他最愛聽的唱片是蕭培的「聖母頌」(Schubert's Ave Maria)。蔣室的朋友聽到唱片停止，便知道他已入睡。傍晚他費半小時的光陰去祈禱或默思。他就寢很早。日間愛靠着沙發披閱公牘。

委員長早已頗嚴不飲酒，不吸煙，甚至避免喝茶和咖啡，並且數年如一日孜孜不息地寫着一巨冊的日記。(日本天皇有幾種性格和他相同，如早起，寫日記，不用烟酒。)蔣氏的日記，曾一度救過他的生命；因

爲西安叛變主角讀了他的日記和他致夫人的幾封家書以後，非常感動，遂頓改其態度。委員長中餐也吃，西餐也吃，在醫生勸告節食時則常吃西餐。

他最愛好的是好詩，名山，和他的夫人。假如他有機會消受良辰，那麼在和風暖日裏，到山麓去散步，或於戶外舉行野餐，便最合他的理想。他往往在散步時吟詩。他最愛好的寓所，是位於九江附近廬山牯嶺中的小別墅；但戰爭發生以後，他不能再到那裏了。他的家庭生活很愉快，蔣夫人是他不可須臾相離的愛侶；但他又好像確具孤獨的性格，很愛靜寂。他最知己的外國朋友是羅納 (W. H. Donald)，這位澳洲新聞記者，已經做了他好幾年的非正式「顧問」。還有一位好友是美國傳教師謝何德博士 (Dr. George Shepherd)。謝何德有一次大膽告訴他，說他的軍隊對待江西農民比紅軍還要壞，並且責備他。從此他和謝何德便成爲知友。

委員長感覺敏銳；有時去人頗遠。他極少和人作普通社交的酬應，而且從來不以辭色假人。他出巡各省時，在正式宴請當地顯要以後，便不擬多與他們盤桓。他不是一個你可稱爲親暱的人。一九三八年三月，萬千欣喜若狂的民衆，聚集在他門外歡呼慶祝台兒莊勝利的時候，他不說一句話要大家都回去，弄得他的左右不得不請他允許民衆慶祝。

委員長夫婦接見外賓時，非常和藹。賓客先由蔣夫人延見，經過簡略的介紹後，委員長進來，然後奉茶。

通常蔣氏只留客室半小時，再由蔣夫人繼續接談。談話時蔣夫人替他傳譯。他所懂的外國語是日語；但我覺得他所懂的英語也比他自己所承認的更多。蔣夫人的翻譯非常流利，幾令人懷疑是發表意見而不是翻譯。蔣夫人極瞭解他的心理，所以傳譯異常緊湊而且像是無縫的天衣。委員長不肯浪費一點時間。當我進門的時候，他向我致候後，問我可否用「一兩句話」來說明「歐洲局勢」。我便儘可能地作簡單的說明。他談吐時氣度頗雍容。他很少接見記者作正式的談話；開戰以來，我是和他作長時間會見的第一個外國人。談話既畢，他給我一篇問答記錄的中文譯稿，上面簽着筆勢雄勁的名字。

委員長有時禁衛森嚴，——例如他有一輛避彈轎車，車窗厚幾一英寸，——但在同一日我湊巧得很，竟又在目擊的事實下證明外傳他備無武裝衛隊，便永不行動永不現身於民衆中間的說法，絕對不確。我們夫婦離開了蔣公館正想到中國銀行大樓去訪問行政院長孔祥熙博士。地點是在漢口江邊，那地方正好是秦晤士堤畔。委員長輕裝備從地走着，是訪過孔博士來到此地的。他在羣衆中一些也不引人注意，倒是他先看見我們，駐足和我們招呼。後來他從容走向碼頭時，才有幾種衛隊隨着他，相隔大約是二十英尺。一雙軍乘實很少注意到委員長在那裏。

從軍隊中精選出來保護蔣氏的衛隊，由斯丹士上尉 (Captain Walker A. N. Stennis) 所統率。他是一個德國軍官，具有煥赫的歷史，在希特勒登台以前曾爲著名的挺進隊隊員，一度主持叛變攻擊宣

傅部長哥培爾博士。後來他和希特勒鬧翻，在牢獄中過了好些日子，終於來到中國。他是一個傑出的軍官。委員長私人飛機——道格拉斯 DC3——的機師，是美國人里奧那特 (Royal Leonard)，但張學良在安劫持委員長以前，里奧那特是張學良的私人機師。委員長頗喜坐飛機。

委員長的名字，常使外國人弄不清楚。他姓蔣，乳名瑞泰，中國人幼時都有一個乳名，長成後再隨自己高興換一個名字。這是一種有趣的風俗。蔣氏成年時，決定改名介石，意思是一塊在邊界上做記號的石頭。這個名字預含着穩定邊疆的意思，真是一個心理上有趣的選擇。介石兩字，用拉丁文拼音，有兩種拼法：依國音是“Chieh-shih”，依粵音是“Kai-shih”，英文書上，委員長的名字有寫成“Shiang Chieh-Shih”的，中國人也有照着這個拼音讀的。最接近於正確的蔣介石三字的拼音却是“Jiang Kai-shih”。

當他成名時，也像多數中國人一樣，另取一個「官」名。那便是蔣中正。他取名「中正」，顯然是表示「齊莊中正」的性情。在正式宣言和公牘中甚至在廢書中，他的名字都是蔣中正。

在談話中，他正式被稱為「委員長」(Mr. President) 或「總司令」(Generalissimo)。在黨中，據蔣夫人說，他被稱為蔣先生，有些舊部下稱他為蔣校長。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軍官是他軍隊的核心，具有相當勢力。有時他被稱為「老蔣」，那是一個親密的縮語。蔣夫人通常暱稱他為「介」，蔣納沒有功夫拼 Generalissimo (委員長) 這樣長音的稱呼，只稱“Jissimo”。

蔣會數度爲行政院院長，那就是中國的內閣總理；但他現在並不是院長了，他曾做過一次國民政府的「主席」，卽中華民國的元首，現在也不居這個職位了。他的主要工作和主要注意點，老是在軍事方面。自一九二六年以來，除了極短期的間歇以外，一向是任海陸空軍總司令，和軍事方面各機關各委員會的長官。一九三八年三月，被選爲國民黨總裁，這在以前是只有國民黨創立人孫逸仙博士可以擔任的職位。這一步驟的重要性，遠在其威信的價值之上，因爲這是蔣氏第一次成爲黨、政、軍的領袖。易言之，黨國合而爲一了。

蔣氏除了讀書以外沒有其他嗜好和消遣。他不作運動遊戲，僅喜讀書，尤其是中國的古書。他在孔氏遺書中，最喜下述的格言——因其從精微到廣大的趨勢，極可注意：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在委員長的各種特性之中，第一應提及他的剛毅不屈。這位容顏文雅的中國軍人，性格却是一個強

項漢，他不務機詐。凡是讀過西安蒙難記的，都會明白我所說的意義。他的精神、肉體和氣節是一貫的，不能打絲毫的折扣——他曾不斷地要求劫持者殺他……

他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內在的自我心，這種自我心偉大得幾和「無我」相等。例如，他在西安日記中，鄭重記着：邵主席雖勸他對劫持他的張學良談話時稍「溫和」一點，但蔣氏仍用絕對自信的態度和張談話，總不肯文飾輕視那些劫持他的心理狀態。

他用兵極工心計而敏捷，不厭用詐以取勝。另一方面，他在體格上和精神上的勇敢是無可爭辯的。他不止一次證明他不怕死。

還有一個使他得權的性格，是他對國家負責的特殊概念。他經常重視紀律的因素，和長官對部屬行為所應負的責任。因有這種特性，所以他在西安事變中，自認應負部屬叛變的責任。

他很能利用政敵。他有一個使政敵爲他所用的祕訣。他極恨人家誹謗他同僚的人格，縱令他們企圖背叛他；他對政敵，雖是記在心裏，却肯予以原諒的。這一半是由於他的忠誠謀國，希望政敵在此中國不穩定的情況之下或有所貢獻，一半是出於他的道德湛深；他覺得自己是對的，他要等到別人發現自身的錯誤，向他負荆請罪。他希望每一個人，甚至那些他所厭惡的人，都信賴他。他相信總有一天他能夠改變任何人，不信任他的心理，或者是事實能證明政敵自身過去的錯誤，使其幡然悔悟。因此有許多軍閥叛徒都相

繼被殺，給以優厚的旅費送出國外去「休養」。

他還有一個特性，是「高深莫測的忍耐」。凡百事情，他都喜歡按部就班做去。在一九三四年，他早就對廬山軍官學校學生作過三次至今讀來還會令人驚心動魄的演講，惡意的批評者甚且指這演講為事後偽造。這演講在講的時候，極端保守秘密，直到現在才發表出來。蔣氏發出那些演講時，隱忍承受日本的攻擊和要求。在這幾年來，東三省失了，熱河失了，華北被日軍侵入了，內蒙也受威脅了，但他却屹然不動，不抵抗，不公開說一句反對日本人的話，甚且還去抑制那些鬧抗日問題的人。他的若干第一流軍官，雖因懷疑他的軟弱，他的親日政策而惶惑，並掀起了內訌，但他依然毫無舉動。最後，一九三七年的戰爭終於爆發，蔣氏才挺身作戰，此時那些演講便足以證明，遠在一九三四年，他已經有聲有色地告訴他的第一流軍官，總有一天要打日本。他稱日本是窮兇極惡的敵人，他請他們自己準備必然到來的戰爭；他自己也灌注全副精神於必須取得最後勝利的一着。這種明強暗張的矛盾，如何能夠解釋清楚呢？我們只有這樣推測：蔣早知道，在一九三〇年，中國的抵抗不能得到勝利，此時中國人必須付一切代價去滿足並和緩日本人，使得自己有了準備和一練打勝仗的希望時，中國人就娶不辦一切的犧牲，去抵抗日本的攻擊，直到最後，最後一

註 ● 當一九三五年專會主席陳濟棠與蔣氏失敗後，蔣氏不僅不庭罰他，而且要他到外國作一次愉快的遊歷。若果，對得抗日戰爭開始，蔣氏便能從陳那裏收到幾百萬元的捐款交至國庫。這便是一個實例。

分給自己獲得勝利為止。

這些演詞對於歷史分析得很清楚，對於中日雙方情形判斷得很明白，對於中國人的愛國心也發揮得淋漓盡致。蔣氏極少發表著作，這些演詞是具有極大意義的國史資料。

蔣氏的幽默感只能說偶或有之。他不常大笑。有一次在西安正當緊張的時候，端納從衣袋中拿出一副撲克牌對委員長說：「我們來玩紙牌罷！」（端納和蔣夫人時或玩紙牌代高爾夫球。）蔣氏一怔，大笑不止。有一次他和端納在浙江駕車，端納大叫：「天哪，鬼把英文路標移去了！」他發現蔣氏在格格竊笑。原來命令移去英文路標的正是委員長。委員長愛聽蘇格蘭笑話，影響及於端納。

他有時幽默得很深刻。某次端納說：「你要做的事情是鑄造中國的一切壞蛋和漢奸。」委員長嘆氣說：「可惜沒有這許多子彈！」

二 對金錢的態度

委員長的月俸是國幣一千元。早年在上海經商雖賺了不少錢，但他的私產相信並不大；至於和他聯婚的宋家的財產，那就當作別論。宋家可插入中國首富之列。蔣氏夫婦不需要多錢，也用不了很多錢。他們原不必過着苦力似的生活，但他們却崇尚儉樸。

蔣氏在他本鄉溪口鎮有一所住宅，奉化附近山上有一所草廬。在上海法租界還有一個並不華麗的寓所。他最愛的拈鬚別莊，還是向教會租來的。政府曾爲國家元首在南京造了一座性質像美國白宮那樣的官舍，但委員長夫婦却住在向附近中央軍校借來的平房。

中國人沒有誇富耀財的癖好。上等房屋的外觀往往弄得很寒酸，作爲一種保護色。南京有位達官，在戰前買了一輛奶油色的新轎車，爲着恐怕引起竊軍者的注意，急急漆成黑色……他方面，感覺靈敏的中國人，知道成功的將軍必須置私產，因爲否則他們就發不出軍餉。錢永遠是政權的主要輔助品，這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蔣氏用錢，非常精明。他在戰爭初期發明一種獨創的負傷戰士獎金制，把獎金付給負傷者，戰時負傷士兵每名每次得獎金國幣十元，這對講求實際的中國人，比一枚勳章要滿足得多。軍官得三十元至五十元，將軍可得一百元。這種制度的效力頗大。

三 對宗教的態度

「他是美以美會狂熱的信徒」——法蘭西斯·根室 (Francis Gunther)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蔣介石氏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洗禮在他家舉行，主持者爲上海美以美會

牧師余日章。宋氏一門都虔信基督教，蔣氏的入教，多半受其夫人的影響。委員長最初向宋美齡求婚時，的還遭拒絕，因為他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宋老太太勸他入教，他却固執如故；他說如果僅僅爲了成就婚事而信仰一種新宗教，她將以此輕視他。她對此語極受感動；後來他答應如果婚禮舉行，他將盡力研究基督教義，到他起了信仰心時即行入教。

他之改信基督教，並不十分像傳聞那樣聳人聽聞。有人以爲這是等於要羅斯福總統突然改信佛教或強希特勒改信猶太教，但這種譬喻不很正確，因爲中國人根本不大關心宗教層。

委員長據稱爲一虔誠甚至熱烈的基督教信徒。他和夫人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是禱告；飯前先念禱謝詞，星期日必做禮拜。蔣氏演講中，不時談到基督；他在一九三九年選定了「我們爲什麼信仰耶穌」作爲無線電台一次重要的廣播詞。他在西安蒙難時，投身主的懷抱，求耶穌賜他力量；夫人到來救他時，他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便是聖經上所說的：「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爲，將令女子來護衛男子。」

但是委員長至今仍尊崇他的祖宗，和普通的中國儒者一樣。這就引起了一個神學上的問題，因爲嚴格地說，一個正統的基督教徒，應該信仰天堂和地獄，不應該再尊崇他的祖宗，信其如在而加以崇拜。中國人認爲崇拜祖先只是敬祖而已，並不含有地獄、滯罪所，以及罪孽等意味，這就是中國人爲什麼是個愉快

註● 見委員長夫婦所著英文本蔣介石將軍。

民族的原因。

四 總理紀念週

每星期一上午政府總要在漢口或別的地方舉行盛大的紀念週。由此也可窺見他的特性。

大約有六百多人聚集在揚子碼頭上，魚貫入蔣氏行轅附近大廈中的廳堂裏等候。但他們無須久候，因為委員長是極守時刻的。他進來上了講壇，軍樂奏進行曲，聽衆各就座位。

樂止，堂中每人脫帽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二——三。鞠躬都必恭必敬。武官再戴上帽子。委員長於是恭讀總理遺囑，他讀一句，聽衆隨一句。這和做禮拜時讀福音一樣。

委員長請大家靜默三分鐘，然後演講一小時或一小時以上。他討論軍事形勢，激勵文武官員更加努力，訓斥工作不力人員，指摘惡習弊竇，闡發道德教訓。在最近一次演說中，他發揮好士兵應學做好軍官，好軍官也應學做好士兵的道理。在整個紀念週中，聽衆——包括政府委員各部部长在內——都必須立着。紀念週完畢，委員長不說「謝謝」或「再會」，而只簡單地說「完了」兩個字。

五 委員長的生平

「除非我們自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滅我們。」——蔣介石。

蔣氏一八八七年生於浙江奉化靠海邊的溪口鎮。該鎮居民多以捕魚經商爲生，他們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已有好幾代。他家非巨富，但也非赤貧。他的母親像希壽勒、史丹林和凱末爾的母親一樣，不是尋常的婦人。他的父親在他幼時已去世，事略無從詳知。他的父親結婚共三次，有五個子女，介石是第三個妻所出的長子。家裏節衣縮食送他上學。一九〇七年，他剪去辮子——表示他立意「維新」。

他十九歲到日本，想治軍事學，但遭了日本軍校的拒絕，因爲他沒有滿清政府的介紹書；他便只得回國，而就學於北京附近的保定軍官學校。後來他終於再赴日本，入了陸軍士官學校。他在日本陸軍中服了幾年兵役，其情形頗和法國若干大軍一家於受畢澈底的德國訓練後，在德軍中做軍官相同。但他在日本又受着一個足以決定其一生進程的影響。因他遇見了一個比日本軍官重要得多的人——孫中山先生。一九〇九年，他剛二十二歲。當時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過着亡命生活。年青的蔣氏，立刻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在日本又住了兩年，加入中國志士所組織的祕密團體，亦即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當一九一一年北京清廷被推翻，中華民國於焉產生的時候，蔣氏回國參加革命，那時他還不曾受畢軍事的訓練。據記載，他回國時，曾把指揮刀和制服都交郵局寄回日本！

註：但後來幾年，他至少回過日本兩次。我們得記起，在那個時候，大部份中國學生、智識份子、和革命者常到日本。日本戰勝了俄國，中國人以爲日本是亞洲抵抗西洋列強的救主。

約自一九一一到一九一六的五年中，蔣氏參加幾次由革命引起的小規模內戰和起義。他所率領的一團兵，救過一次孫博士的生命；由此他便成爲忠貞而富於見識的名軍官。是蔣氏第一流部屬之一，但在一九一七年他突然棄軍經商。這也許是由於他有先見之明。他所處的地位，有些像一個決心入政界的美國青年一樣；他知道要成功一位政治事業家，第一必須有錢，並且要有很多錢。他決心賺錢。

到一九二一年，蔣氏又忙於軍事和政治；換言之，他又是一個革命家了。有一次他在軍艦上費了六十五天工夫和孫逸仙博士討論革命；一九二三年，孫氏派他到莫斯科去任連絡員；這是俄國和民族革命的中國聯合的第一期。他在莫斯科，除了他人之外，還遇到三、古、斯基。在他的正傳中還提及托洛斯基貢獻給他的一些意見：「忍耐與活動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的兩大主要原素，兩者交相爲用。」翌年蔣氏返國，被任爲新設的黃埔軍官學校第一任校長。在他的顧問之中有一位俄國大將蒲魯敏（Bleucher）在華時化名爲加倫。一九二五年，蔣氏被選爲國民黨常務委員會主席，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他任國民軍總司令。

他永遠不擺架子。例如加納德（Lewis Gannett）在一九二六年紀錄和他的會見記說：

「我在廣州求見蔣介石時，向一座並不華麗的二層樓西式住宅的門房遞一張名片，僕人看了一會兒靜靜地同樣上一指。我在樓梯頂遇見一位面貌清秀的青年穿著軍官制服，但並沒有表明軍級的徽章。」

註 ● 見 Young China 發表於 The Nation, New York, p. 28.

「蔣介石在那裏？」我用簡單的英語問。

「是是，蔣介石，」青年回答。

「蔣介石在那裏？」我弄不清楚，重複地問。

「這個青年指着一間臥室，我就進去坐下來。一個兒陳哲人——前美國里亥大學（Lehigh University）學生——走進來，向

我解釋，說那個面貌清秀的青年便是馮玉祥本人。這間簡陋的臥室便是他的，他工作也在這裏做……將軍什麼都不吃，甚至不飲茶，只喝白開水。」

當時他告訴加納德說，他將平定並統一中國，這在那時看來似乎是絕對不能實現的夢想；他又說他將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並「解放中國。」他聲言「這並不難，在一年二年至多三年之內，就可以做到。」但有許多事情——尤其是此次近代史中一個大轉變點的中日戰爭——使蔣氏不能專心一志於這件事業。

一九二六年，蔣氏最驚人的偉舉，也是全世界最驚人的偉舉展開了。他決心用軍事來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不朽的事業。我們應該記着，當時國民黨的權力僅及於華南；國民黨黨員在上海被視為比鳥合之衆的赤色分子稍勝一籌；蔣氏被看作一個暗昧不明的「布爾希維克」，正像孫氏之曾被誤認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家一樣。當時的確有許多力量助成蔣氏震撼世界的北伐。全國在那個時候浸潤於腐化之中。軍

閱不斷地相對，所以不能作頑強的抵抗。蔣氏簡直沒有遇到應加緊逼的大岩石。但縱令是這樣，在蔣氏的成敗也很可驚人。他雙管齊下地同時運用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來作戰。他的軍隊（有時他親自督戰）於一九二六年十月拔武昌；一九二七年二月克杭州；一九二七年三月規復上海和南京；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定了北平。這次北伐構成了近代史的基本事實之一。當時蔣氏把本來像散沙似的一塊大陸的中國造成了一個國家。

他剛把中國團結起來，差不多可以造成一個永久統一的現代國家時，却不幸又發生了慘澹十年的內戰。爲什麼內戰會得發生的呢？

★

★

★

★

講到這一點，我們應該稍爲停一停，來做一件本書所常做的工作，即考察背景。

中山先生是一位先知先覺，他可稱爲近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事業未曾完成，不幸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因瀉病逝世了。他不是一個實行家，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偉大的。他所手創的國民黨，在腐敗的封建的中國，是近代的革命武器，在歷史上可與穆罕默德的創造回教媲美。（如以孫中山先生比之穆罕默德，則蔣氏可稱爲加立夫·奧瑪教主。）我們乘此且來略述一下孫中山先生的生平。

他以一八六七年生於華南澳門附近的中山，出身貧苦。他信仰基督教，一八九四年畢業於香港新設

的醫校，因為中國第一個醫學博士。他是個革命者，曾進出中國二十年，從事創立國民黨。某次他在倫敦街上被清政府的間諜逮去，當時曾經懸賞十萬鎊購求他的頭。像捷克總統馬薩里克（Masaryk）一樣，他於革命發生時，自己不在本國，一九一二年他從英國回來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猶如馬薩里克從華盛頓回到捷京普拉格一樣。

中國人不是一個迷信的民族，他們並沒有把中山先生當做一個神，他們之尊崇他猶如尊崇任何人一樣——除了孔子以外。孫氏的陵墓是個民族紀念物，中國到處的公園和街道，常以他的名字「中山」命名。當他逝世以後名字在英文中國名人錄中取消時，有許多人向主編者提出抗議，使鮑韋爾先生（B. Powell）不得不從新添進去，他是中國名人錄中唯一的死。他的寡婦孫夫人——為蔣介石夫人之姓，孫蔣兩人是聯襟——在中國國事上至今仍不失為一有力的道德力。

一九二一年，孫氏宣佈了他的三民主義，其理論成為決定中國政治活動的原動力。所謂三民主義，即（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制定三民主義的意思，要中國先之以訓政，次則收回外國租界並廢除治外法權，以完成全國的統一和主權之完整，樹立民權主義，由國民自由選舉全國立法機關，以完成人民自治，並以社會改革、經濟發展及財富再分配等方法保障數萬萬國民的生活。在中山先生未曾發明以前，中國字中並沒有「民族主義」這個名詞，從這個事實上，就可推見他的任務之

艱巨。孫氏說，革命應分三個時期完成：第一是軍政時期，第二是訓政時期，第三是憲政時期。憲政時期本預定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開始選舉中國第一個立法機關，但這時却發生了中日戰爭，孫氏才分知道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東西，但列寧的標榜伊國電氣化一樣，他說，要等到有十萬英里鐵路和百萬英里公路之後，中國才能夠富強。

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需要援助非常之迫切。西方列強不願以絲毫之力幫助其多年奮鬥不懈的革命，並且非常反對他的革命。英法兩國對於這種也許會終止他們自己特權的民族運動，並不採取友誼的態度。他們不願意中國強盛，他們不願意中國統一。孫氏因此乃轉向於蘇聯。他派蔣介石前往莫斯科，並與蘇維埃駐國民革命政府的第一任特使越飛 (Adolf Joffe) 締結條約。孫與越飛精思熟慮地訂定了一個極端重要的協定，這裏有引其全文之必要：

「孫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或蘇維埃制度未能實際用於中國，因中國共產主義或蘇維埃主義得以樹立成功之條件並不存在。越飛對此種見解完全同意，且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係完成統一並達到完全民族獨立，關於此種偉大事業，孫曾向孫博士保證，俄國人民將予中國以最真摯的同情。」

俄國的政治顧問，於是紛紛來粵。鮑羅廷 (Michael Borodin) 即為其中之一。俄國人在國民黨中的勢力也漸次展開，但國民黨從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這是值得注意一個重要點。一九二七年蔣氏

攻陷漢口時，一個受魏羅廷和共產黨影響的政府成立，但這也決不是一個「共產」政府。但是一種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其政黨以主張農業改革為主——像野火燎原一樣蔓延於國民黨左派，喚醒了沒有土地的農民。當時國民黨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右派大都注重於中山先生的第一個主義，即求民族獨立；左派大都注重於第三個主義，即求社會平等。兩派意見愈離愈遠。間隙日益擴大，對立終於不可避免，內戰遂告爆發。其後，漢口左派政府卒被推翻（亦在一九二七年）。蔣氏於推翻武漢政府後，便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

蔣氏是一個革命者，但他不是一個「過激分子」。他的一生基調只有統一中國一個觀念；像許多現代的領袖一樣，例如德國的希特勒和波蘭的畢蘇斯基，他就終日存着這個觀念。他覺得除非使革命受人尊重，否則革命就只有失敗。

後來他和紅軍作戰，完成了幾個重要的附帶目的。第一，在他和共產黨作戰期內，他可藉此阻止日本人的干涉中國，因為日本人也要「救」中國於共產主義之中。第二，他之追擊紅軍，可使中央軍開進許多省份，不然就沒有辦法進去。第三，在長期戰爭中，軍隊可以得到實地作戰的經驗……

經過多次的冒險和脫逃，左翼分子和共產黨退居到江西，在那裏第一次設立了中國蘇維埃。蔣氏致力於「綏靖運動」，前後凡十年。……最後發生了西安事變，結果蔣氏的態度發生了一個全部的轉變。他

「從前的「政敵」組織了一個聯合陣線，這個國共合作，令人驚異得和從前的國共分裂一樣。經過了多年的矛盾，多年的稽延，中國的歷史終於開始了嶄新的一頁。

★ ★ ★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間，蔣氏主要的努力在於「綏靖運動」。但在此期內，除了主要是對共產黨作戰以外，還曾從事於錯綜複雜的若干次的內戰，像一九三〇年華北「擴大會議」之役，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役，和一九三六年「西南政治會議」之役，便都屬於這一類。

這樣倥傯的軍事雖分了他很多的心，但他在其他方面仍有不少的建樹。這十年裏他的成績是很可觀的。他所坐的飛機幾乎遍歷全國；一時效忠於他的，不下二十一省之多，這是過去中國統治者所未曾創有的紀錄。他聘請了有才力的外國顧問，普林斯敦教授甘默爾 (Kennerly) 和李滋·羅斯爵士 (Sir Frederick Leith Ross) 整頓了他的幣制；他在南京畫出了一個輝煌的首都的輪廓。他建築公路，救濟災民，禁止鴉片，並提倡「新生活運動」。他創立了前所未有的屬於國家的軍隊，並使服兵役成爲

註 ● 他有一次最大的旅行幾乎是偶然發動的。一九三四年委員長在洛陽，囑咐提議再旅行三小時可以到中國的故都西安。蔣從未到過那裏，大受當地民衆熱烈的歡迎。雖然這是又一個危險而又遙遠的神秘地帶，但他們照這樣向前進行，幾乎遍歷華西各地。

可敬之舉。」最重要，他給中國一個現代的政治意識，一座民族精神的塔壘。他成功太大了。至少日本人作這樣想。他太前進了。所以日本要施行攻擊。

六 他的家裏

蔣氏於十五歲時就娶了奉化鄰居的女兒——毛小姐。這次婚事是出於家長的主持。到一九二一年離了婚。這位蔣夫人本來住在蘇州。直到戰事爆發後遷回她的娘家。她是個舊式女子。近年來委員長雖不會和她會面，但仍繼續負責贍養。她生了一個兒子，蔣經國，現年三十歲左右。

離婚以後，委員長在廣州遇見宋美齡女士，狂熱地愛上她。他以堅強的決心追求她好幾年，但她却拒絕他；她的家庭也不贊成這件婚事。但他依然進行不懈。他在廣州、漢口、上海跑來跑去，成了一個沉醉於戀愛中的人。

一九二七年，美齡女士的長姊孔夫人召集一羣新聞記者。他們發現委員長也在那裏，吃了一驚。她介紹他說：「總司令將與舍妹結婚了。」一時大家都感到驚異。婚禮舉行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先在宋家舉行教禮，由中國青年會幹事主持，然後在大華飯店舉行盛大宴會，到的賓客不下一千人。總理遺像上交又懸着黨國旗，表明此次聯婚實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婚禮畢時，蔣氏語人：「我們結婚以後，革命工作將

我已略述蔣氏權力的幾個原素。最重要的原素是他已成爲中國統一的象徵了。共產黨不讓他走，因爲他們愛他；他們救釋他，因爲他們知道他對於實現他們的宗旨是不可缺少的，知道沒有其他的人能夠把中國團結起來，使抗戰最後勝利具有希望。蔣氏是統一中國抵抗日本的象徵、化身和士敏土。日本人對於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曾經宣佈如果捉住他，一定把他殺死；他們會不惜一切犧牲，甚至於情願放棄許多領土來除滅他。

蔣氏不失爲紀元前三世紀長城築成以來中國最強的人物。他在不遺餘力地築着的，正是另一座長城——一座阻斷日本人侵犯，使中國民族有偉大發展，使中國屬於中國人的長城。他的朋友說，他現在比從前更愉快、更從容、更有信心。這理由不難推測。因爲他正在和一個外敵不是國人作戰。

第十二章 宋氏之歌

「把新酒灌入舊瓶豈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往往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才得到百分之一的結果。」——蔣介石夫人

我們來唱一曲宋氏歌。這個異乎尋常的人家統治着中國，無疑地，他們代表全世界最驚人的權力的集中，因為他們不但包括宋氏三姊妹，並且還包括蔣委員長，行政院長孔祥熙，中國第一流的理財家 宋子文氏，和已故的孫中山先生……她們所嫁的都是當代中國要人。

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可稱空前，大概也會絕後，雖然婦女參政是中國的舊習。從西曆紀元前一五五〇年，商朝以來，婦女便獻身於中國的政治舞台，滿清最後的一個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便是一個婦女。但是沒有一家人家可與宋氏目前地位相匹敵。宋氏的源流現在已經不大可考，宋氏三姊妹是否知道她們祖父母的名字恐怕還是疑問。甚至關於她們父母的正式紀錄也是矛盾的。英文中國名人錄中說孔夫人是「著聲於中國商界的已故 K. F. Young（宋耀如）夫婦」之女，但在孫夫人傳中則又書其父的名字縮寫為 G. J. (查禮)。該書述蔣夫人時說她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江蘇人」，但其他資料則謂宋氏源出法屬安南附近的海南島。

宋父自稱 Charles Jones (Charlie) Soong (宋查理) 一八七九年尙在童年，已僑居美國。

據稱宋家原非富有。宋老先生雖有友人在美，但他依然是靠自己的勤工儉讀，由中學而入凡特比爾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他改信基督教成爲一個虔誠的美以美會教徒。回國後任英文教員及傳教師，並助成上海第一個青年會的組織，後以印售聖經爲生。約在五十年前，他娶倪姓女爲妻，她也是一個虔誠的美以美會教徒。宋老夫婦現已逝世，但他們壽命都很長，還及見家門的興盛。

他們有六個子女。長女露齡，生於一八八八年，是孔祥熙夫人。次女慶齡，生於一八九〇年，是孫逸仙夫人。三女美齡，生於一八九八年，是蔣介石夫人。三子中，子文居長，子良次之，子安最幼。他們長成於宗教的氣氛中，在遊美完成教育以前都在本國進教會學校，最重要的是從小就都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

一 孔夫人及其家庭

中國是個根深蒂固的人治國家。政治的消長大抵都是人的關係——宋氏姊妹成爲如此重要，這也

註● 譯者按：國人本名之外，有字，有號，如受宗教洗禮，即又有教名，故查禮或即宋禮如氏之教名。又海南島屬於廣東省，與宋氏

如氏爲廣東人之說，亦不矛盾，特作者或不甚熟悉中國情形，故疑其各籍所載，容有矛盾之處云。

註● 另一說謂他先後係遊兒一個姓宋的帆船船主把他帶到美國故頂宋姓。

是一個原因。我們現在先來講孔夫人！

她是宋氏門中最不可輕視的，也是全世界最不可輕視的女子之一。意志堅強，毅力驚人，思慮縝密，意氣豪放，她是中國稀有的一個幹練人物。傳說她能左右她的丈夫行政院長，這未免言之過甚；但她所給丈夫的影響顯然很深。她是第一流的理財家，極高與馳騁於企業界。宋家的財產大半可說是她商業上善於經營的結果。

孔夫人和孫夫人同受教育於美國喬其亞省梅康的韋斯爾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 in Macon, Georgia）。她回國參加革命，做孫中山先生的秘書。據說中山先生第一個愛上的不是宋慶齡，而是宋慶齡；但她終於與孔祥熙氏結婚。她在遊日時遇見孔氏，當時他是東京青年會的幹事。她又是蔣介石氏的一個知友。孔氏有四個子女。

中國人都尊敬他們的祖先；這位身體肥胖，態度和藹，相貌端莊的孔博士，更有一個重要的祖宗可以尊敬——孔子。他是孔子七十五代嫡系的子孫。所以宋氏可說不但婚於當代中國要人，並且與一家古代中國聖人的後裔相聯婚。然而孔博士却是一個基督教徒。他遊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在中國革命中，做了二十年的重要人物，現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

當我拜見孔博士的時候，我以為他似乎懷思古之幽情，他希望中國在其舊文明的偉大遺產之下不

受新潮流的鼓舞而統一安穩和修閑。他在談吐之中期待中國恢復舊道德，而由父道制度施治。他和他的內舅宋子文之極端維新恰巧相反。一九三七年，他曾代表中國參加英皇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戰事起後遍遊全歐商借外款。

除了蔣夫人一度做過航空委員會祕書長外，三姊妹無一正式參與公務。她們在幕後工作。孔家對於委員長極為重要，因為他們支配着全國的財政，而且富有。子文也富，做過好幾任財政部長。

孔氏夫婦的長子令侃，二十二歲時便做政府購料代理機關的中央信託局理事。這樣重要的一個職位在戰時交給這樣年青的人自然引起了許多批評。他那時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孔夫人與蔣夫人是極其親密的。

二 母儀天下

這裏有一位極偉大的女性。

宋慶齡女士，孫中山先生的遺孀，是一個既美麗嫵淑而又英姿颯爽的人物，現在完全靠着隱居的生活。孫夫人像一株幽谷的芳蘭，一件光彩動人的磁器；是光前裕後的鎖鑰和權力的淵源；像以火燄為背景隱在後面的影子。無疑地，她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為如果她不和革命之父結婚，宋家其他的人不會和

政治發生這樣密切的關係。

孫夫人是個瘦小溫雅的女性，音調異常婉轉。她又是很美麗的。當我去見她的時候，志其在從她跳出中國政治大海滿達二十年之後，我原以為將看到維多利亞女皇一流退隱人物，穿着絲綢的柔服。然而即使在今日，孫夫人看上去還像一個二十八歲的女子。她的溫雅和活潑，她的溫柔 and 天生麗質，使人得到這並非經歷革命風潮的人物而是一正在開始創業的少婦的印象。差不多所有中國人的容貌都比看上去年紀要青一些，孫夫人也不例外。

她像孔夫人一樣，在上海受畢中等教育，然後進美入韋斯蘭大學。她回國時就做孫氏的秘書，嗣即與之結婚。他是他熱愛的伴侶，一直愛到他逝世的一剎那。當國民黨分裂時，孫夫人站在左翼，以為她這樣做是紀念丈夫的唯一貢獻。她參加武漢政府倒時悄然去國，前往莫斯科。她有許多年未回中國，雖然只要她開口，可以得到任何機會不辭一切的犧牲爲着她所信爲丈夫的主張，放棄了家庭、財富和特權。她手中有一個女子能忍受這樣大的犧牲。

現在孫中山夫人又在中國徘徊於政治的旋渦。她換了名字，住在香港一所僻靜的公寓裏，高處於那個美麗都市的山上，絕少接見賓客。她的兩位姊妹來到香港的時候常去訪問她。她未見蔣介石已歷多年，但蔣對她的愛慕，比對任何別的女子都更甚。她是當今中國左翼運動的抗日救國的靈魂，她又屬

於中國國苦大周禮，一個以昔日到底宗旨的……朋友……
以拒絕，她把每一文錢都獻到救濟工作裏面。

過了許多年退隱生活之後，孫夫人在一九三七年初又聲名轟起。當時她的抗日救國會第七號會員因反日活動被捕於上海，（這當然在戰爭未發生前蔣氏應用牽連政策對付的時候。）七君子……其中有一個是女性——旋傳到蘇州轉訊。孫夫人追訪她的朋友到那裏，在法院中實行一種靜坐罷工，後來犯人獲釋放了。

到一九三八年，蔣氏與共產黨聯合陣線已臻具體化，使孫夫人易於重行表現自己。她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文·文·文（Vincent Sheean）在其所著世界人物誌（Personal History）中對孫夫人的美麗和品格，曾有動人的描寫。

三 孫夫人

「這就是劍拔千架殺機的人物嗎？」——弗蘭西斯·根室

蔣夫人在三姊妹中年最幼，位却最崇。她雖沒有孫夫人那樣的美麗，然也極漂亮，奇怪的是照片上的她不很漂亮，本人實比照片上的影漂亮得多。她在社會生活也極其活動。蔣夫人亦曾求學於韋斯蘭，比美

他兩姊妹似乎更美化一點；她不僅好像一個爛社交能辦事的美國女性；並且幾乎可以說她真是一個美國婦女俱樂部的主席。她活潑、愉快、溫雅、興趣濃郁而又幹練。像孫夫人一樣，她有綽麗的手臂、蹀和可愛的音調。

我們應該直截了當的說，蔣夫人不是中國的「獨裁者」。她不是中國唯一最重要最有權力的人物。她不是四萬五千萬人的無冕「女皇」。她並不「支配」委員長。他方面，她也許是中國第二個最重要最有權力的人物，她是委員長之下影響最大的人。她是中國的第二號偉人。這一半因為蔣氏倚畀極深，並且因為她的意見是好的。由於她的極端可靠，所以他在她為空軍長官，但他並不左右他，或參與重大的決策。他永遠自己下決斷。她是一個顧問、參謀、與外人及外人意見接觸的不可或缺的代表，並且是德同慶。我某次問她：「委員長的權力從何而來？」她的回答有趣得極：「是他對中國人民所負的責任心。」我妻大笑指着她說：「你！」當時蔣夫人的面部表情真是難以形容：混着受寵若驚、意欲否認，却又中止，終則高興的樣子。

她的思想很傾向西洋。這是她的力量之一，尤其是與性情極端中國化的蔣氏結合。不輕譽人的端納，某次贊她說：「她的思想像男子！」（但她有時也很女性的，例如她曾帶了她的女傭飛到西安，不管那次旅行怎樣的驚心動魄。）她具有能從大處着手高處着眼的頭腦，高與參觀工程，最近到香港時曾盛稱

支撐危巖的人工柱石，並說希望蔣氏能能夠有欣賞的機會。

她的優點有許多。她富於急智並能活用成語。有一次她寫下這樣一句話：「不但上帝即使每個人都站在大行列一方面。」她的警句值得紀錄：外國人太多相信「在中國，男子只穿衫，女子只穿袴。」她的頭腦轉機很快。當少帥向她訴說他的俘虜蔣氏責罵他的時節，夫人立即回答：「委員長只罵他，寄有厚望的人。」當我見蔣時，他問起希特勒，我說我以為希特勒要一個「消化的時間。」夫人笑問誰會獻「國際蘇打片」來幫助消化。

她對中國和蔣氏的熱愛，她的毅力和她的勇敢，是無可爭辯的。她到處都去，什麼事都做。她像羅斯福夫人。空襲到來時，蔣夫人便驅車到災區，有時連服裝都及十分整飭，便去監督救傷。只有一次她的朋友看到她稍為驚惶，當時她飛機飛回漢口，機上無線電已壞，冰雹沖破推進器打着機窗，機師將機一直升到一萬七千尺的高空去承陽光。

她的自信力頗大。例如，她說，如果她在場，西安事變也許不會發生，這話確是很對。（當時她正患病；這是蔣氏不帶她同行的唯一重大的飛行。）

漢口的軍人方言她在技術問題上理解力比委員長快。例如顧問若對蔣說一師兵在某一時間內不能到達某地時，蔣氏如認為妨礙他的目的，必固執地不接受這個事實。但夫人却會立刻明白這道理。

她專業的知識頗大，尤其在復興農村工作，提倡簡體文字，及創造衛生等諸方面。這個運動大半取法於蘇聯，其內隨時以自強和改造的積極方法來制止赤化威脅的一項嘗試。組織農民，教養兒童，遵守「秩序、清潔、勤儉、和禮節。」全國到處召開民衆大會，婦孺誰沒這會裏的和衛生的標語，如「勿擁擠，依次序」、「勿吐痰，清潔可免病」及「戒酒戒煙戒賭」等。蔣夫人以爲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所做最大的事情。

她致西安蔣氏的「最後」消息，很可表出她的性格，她是她的兄弟宋子文帶去的，說「子文如於三天之內不返，余將來談與君共存亡。」（蔣氏談話會記「宋子文談話」）但事實上她等不到三天，在第二天的下午便因爲丈夫的生命，也是他的生命的最後時刻，「安」了。

委員長也曾談過她「端莊」一件事——蔣氏爲了「端莊」的「Thin Fool」（混世）口頭禪，濡染到了蔣夫人口上。

四 宋子文

宋家是子文之中，子文的性格最複雜。外表強壯，神采煥發，裝腔作勢，有一多疑，有時狂談，不拍小節，厭聞頌頌之言，多疑之至，其行動之爲人，實，坦白不欺，性極強，但有疑亦不疑，其家，總具有非常的好才，是

中國前所未有的是好幾家；是一個智識分子，自由主義者，並且有點左傾，——總而言之，他代表了一種新性格。子文先在哈佛畢業，轉學哥倫比亞，獲得經濟博士學位。他從來有著作，因為他恐怕他的意見會變更，將又因十年前所寫的東西而發思慮。

子文在一九三三年前，曾任九年的財政部長。他最實行政府廢除和緩公濟私曾用一舉肅清的手段革除門。他的政績頗佳；曾用西洋方法整理中國財政，採行預算制度，廢除厘金等國內關稅壁壘，甚至從轉債案那樣的寶閱手中徵收關稅，設立中央銀行，統一全國幣制。

在中國一切政界要人之中，子文真是最反日的一員。他曾派他自己的親眷團參加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他們遭了全軍殉國的命運。據說一九三七年中國人決心在上海抵抗日本時，各將領係在他家裏開第一次秘密會議。日本人恨極他，尤且因為他是聯合陣綫的主要台柱。

並非每個人都歡喜子文，但在中國不愛他的的人很少。

★ ☆ ☆

二弟子虞和他父親一樣受教育於北平。他是一個前途有聲的青年，戰前無心於政治。戰爭期內被任為南運縣長。他主持廣東五所師範學校及長沙師範。他曾任重慶的職位。他又曾在上海清浦局任職，並在中國各處從事教育。他對於子文的崇拜甚深，曾加表贊。他是清華大學的書生，一度任職於鹽務署。

子文現主持中國空軍，請注意宋家所任都是要職，他常常說他比較窮，雖則窮，他家是中國的首富。他曾告訴朋友說，他情願在共產黨之下一文不名，而不願在日本人之下坐擁百萬。

五 端納

「忠友勝良漢」——偽經第六章十六節

端納 (W. H. Donald) 不消說，並非宋家的一員。但是沒有他，中國原形的圖畫就不完全。他是一個最奇特的人物。

端納曾經救過許多中國大使的生命；他幫同推翻滿清，並親手配置大砲陣地逐出清兵於南京之外；三十年前，他幫助蔣夫人和她的姊妹梳辮子；他早年會替孫中山先生草擬篇宣言；他首先揭發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並且幾乎是一手包辦中國參加一九一七年的世界大戰這件事；他戒絕了少帥不良的嗜好，並在西安奔走於少帥與委員長之間作調人；他曾向教會裏的孩子們唱催眠曲；他曾幫同推測一九一六年反革命時北京篡位的袁世凱；他曾任中國政客的撮合者，將軍的親信，軍閥的幕友，比在華任何外人更洞澈中國的新聞消息，閑事，和國家的機要。

這位神祕莫測的端納，說不來一句中國話，他從不肯費工夫學一句一語（或一語）。

園住上三十多年，他從不吃中餐。他從不發問或有所請求。他談吐風生，從不出賣信託他的人。他是一個鋒銳無比的談話家——差不多從不參加宴會。他是一個隱士——然而却有上千的朋友。

端納來華的經過，也同樣很奇怪。他在一八七五年生於澳洲；很早就決心做一個新聞記者。三十年以前的某天早晨，他到雪梨每日電報 (Sydney Daily Telegraph) 報館時，接到香港一家報館主筆的筆，請他去任職，並說已由雪梨某銀行匯美金六百元，作為赴香港的川資。端納弄得莫明其妙。他從未聽過香港某報主筆的名字。他向他自己報館的主筆徵求意見。他的主筆說：「也許開玩笑。你到銀行去。如果有錢，那是真的。你如高興，不妨到香港去。」端納收到了錢，便乘船赴港。他到他的新主筆那裏，主筆說：「端納先生，你好，我請你立刻開始工作。你的寫字檯在那邊角裏。」端納依然莫明其妙，說：「你肯先告訴我為什麼這樣？」主筆答：「容易。七年前我請一位時常周遊世界的朋友說，如果發見一位不飲酒的記者，就立刻通知我。七年過去了。他星洲來信，我從他那裏得到一信電報說：『今終於發得君所欲覓之人。其人爲端納，現在雪梨雪梨每日電報。』因此我寫信給你，謝謝你肯來。那邊的寫字檯就是你的坐位。」

端納雖然應酬繁劇，真的生平從未有酒色淫過的事。

他的面色紅潤，第一副大眼鏡，端正強健，白髮，廣額，偉人和藹，時或易怒，性情剛直，舉止活潑，善於談笑。他的記憶力極強，其幽默閒名於數洲，從未遺忘任何事。他的性格率直，愛取笑，開講一件故事必定要人家

聽完。

端納在香港報章做了若干時候，他有一種從紐約先驅報 (New York Herald) 訪員之後，便因西人於中國的緣故，除了特殊的工作以外，幾乎完全放棄了對於外國人的關係。他參加革命差不多與宋家同路。自始他就有取得中國人信任的志願。於年前曾設立工商訪問局，由該局得到生活費；該局至今尚存在（按該局最近已歸國庫所有），端納曾充該局委員。他從未要求享受平庸以上的生活。他每天與蔣氏夫婦同餐。——他仍舊想娶別家妻，——但他並不住在他們的家裏，且無正式官銜如蔣氏顧問等；他否認他是蔣氏的顧問。

一九二八年，端納成爲東三省顧問張作霖之子少帥張學良的「師友」。端納把少帥改造過。他於一九二九—三〇年間代表張氏與蔣介石氏談判停戰，並帶他到歐洲，做了好幾年少帥的私人。一九三四年，他改在蔣氏處服務。事情是這樣的：少帥正與委員長爭論，少帥罵得他體無完膚。端納在蔣夫人的翻譯之下傾聽着。他早已聽過蔣夫人，但有好幾年未和她接觸。他對於夫人淡淡地不爲少帥的極口漫罵所動。印象頗深，遂轉告其，不得不佩服其勇氣。他們開始共同工作——蔣氏及其夫人張和端納。端納立即彈起他的老調來：要中國強盛，必須消滅無能、貪污和失敗主義。委員長傾聽着，並爲之首肯。端納放棄了他的離華打算。數天以後，蔣夫人煩於例行公事，她的寫字檯上放着一大堆函件，有許多秘書工作待處置，她對端

納說：「你肯加入我這勞動黨？」

「納」的長處在於他別具風采。他雖然年紀老邁，但有時威容着脫離。他對委員長所說的話都是真心話，不但是心齊，不肯屈從，而且能隨時一語驚人。當委員長問「否」的人——而且時常說：「是」——「諫臣」一類人物——「我與你像希臘的奧德賽斯（Ulysses）對波里斐羅斯（Poliphemus）那樣——嗎？」

「納」也並非沒有過人，而且他誠實。他在任何人都會發生口角。他最恨中國人講面子。他嘲罵那些家裏的奴才，那些學問的。他念「三不」，不念「Jiang Cai Shu」，仍照外國人念法，念作「Cheese-ang Kai shu」，書如此，不一而足。

他在六十歲以前，生平未嘗患病，但在剷除馬賊的時節曾患急性肺炎。此後他臥床六閱月，患胃病甚劇。他是一個十足的宿命論者。某次他的飛機被迫降落於西安附近堆着大雪的飛機場。機上隨到一個發動機作雜音而後停止。機師於著陸後發現他直挺挺躺在機中的沙發上。機師一動也不動。機師檢查飛機以後說，他用一架發動機飛飛恐怕只有三分之一的希望。機師說：「儘管走。」

他見委員長在西安時的日子是聖誕日。蔣夫人會對人地術富翩翩怎樣找到一株聖誕樹，裝飾物，和各種雜貨，以及怎樣用他自己平時打官話談所穿的舊衣服。他極其敬愛蔣夫人。

委員長這辦法，他直斥南京的將軍們，說這些專長妄動的人——那裏想管我蔣氏的兒子——對我所加的危險，更甚於少帥和共產黨。將軍們大怒，要求把他逐出中國。蔣氏不肯放他走。端納和軍文部長同應詠圖此不交一言，長達七個月。

端納在一九三三年買了一隻小艇，心裏離開中國。但正當他打算動身時，他遇到了蔣夫人。他從就此未肯離開過，更小，它空泊在上海的港口。端納在艇上造一具極大的寫字檯，打算用以寫他的回憶錄。如果他寫出來，一定贈與人口。一九二九年，端納——

再記下去恐怕要寫滿一個人寫一整本書。

第十三章 青天白日旗下的紅軍

「耕者有其田」——孫中山先生

所謂「紅」區，是一個中國的新世界。這裏是有光焰有生氣的中國。中國的紅軍自一九三八年起，歸併於國軍，改稱為「第八路軍」。他們在北方作戰，其可畏的游擊戰是民族奮鬥中的一個主要項目。但僅把中國的紅軍看作打游擊的羅賓漢們，則未免大誤。他們目前專心致志的任務固為打倒日本。但除此以外，他們還有一個強盛、前進、清廉、而自由的新中國的理想。雖然受着每天不斷戰爭的壓力，和他們所用工具的缺乏，但他們已經做了許多使你吃驚的教育工作和社會改革。

站在整個中國的立場看來，這種成功當然僅是地方的，他們的區域是嚴格劃定的。第八路軍在陝西的地位極穩固，並佔有一大部份的山西，此外還正努力向冀豫發展。關於這個，還有許多話可說，但由此也已可見其一斑。請聽輕易不稱讚共產黨的倫敦泰晤士報對於毛澤東氏的讚美辭。究竟毛是有理想的。泰晤士報記者問他，新中國應該是怎樣的。毛答：

「每個人都有飯吃，有衣穿。每個人都知道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並有享受教育和娛樂的平等機會。婚姻制度應改革，公路應興築。

工業應發展，六小時工作制應確立，沒有外國的侵略，沒有人壓迫人自由平等博愛，大家共同建造世界的和平。」

我已略述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將國民黨左派逐出於武漢，左派分子在江西組織了一少發育不全的紅色政府。其後它的勢力隨着區域的擴大而推廣。蔣氏開始其歷次「綏靖運動」和「肅清運動」。江西紅軍支持了七年，其後直到一九三四年，攻擊太烈了，被圍的紅軍得遷地為良。按照中國實事求是的性格，他們決定全部遷移。於是處有可欽佩的「長征」近代史上一件最驚人的壯舉。●

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西面的江西，終於一年以後北平之西遙遠的陝西延安。初時紅軍有十萬人，後來只剩五萬。他們作六千英里的行軍，越過六個省份，等於一支歐洲的軍隊從君士但丁堡經西西利和西班牙而達斯篤根。他們從開始作最艱苦的準備時起便衝破封鎖，晚上從江西的赤都逃脫，直至三十六天後才到達延安。業已人馬大減，精疲力盡，但未動搖根基；他們每走一里路都得作戰。據長征的正式記載，一共大戰十五次，小戰三百次，「休息」凡一百天。實際的行軍二六八天，那就是說平均每天得走十五英里。這令軍事專家也為這統計數字所驚異。他們得借過崎嶇難行的地方，有些住着生番且為人跡罕到之區，而攀越十八座山峯，佔領六十二個縣城，渡過六條大河。他們帶着無線電、印刷機和藥卷。

註● 凡有人欲詳述中國共產黨，得諮詢 Edgar Snow 及其夫人 Nym Wales 和 Agnas Smedley 女士。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 (西行漫記) 是歷史新聞中最佳的一本書。

這樣，蘇俄將繼續仍舊生存的紅軍，到了這涼的西北。它在陝西延安聯合由河南而來的共產黨，成立一個新黨派。它茁壯地生長起來，設立一個「獨立」區域，對日本宣戰，並成爲世界上最有趣味的區域社會，如今還在發展。委員長從未再急攻他們。一九三六年，發生了西安事變。共產黨干與這次奇妙的糾紛，運用他們的勢力讓蔣氏安然脫險，與他成立聯合陣線。從這件事情，產生了以後中國一切歷史。此次事故統一了十年內戰之後的中國，使日本不得不用全副武裝攻擊中國，因爲日本必須以任何代價來阻撓中國的統一。

一 紅色拿破崙們

中國共產黨的兩大領袖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的關係，密切到個人個人以爲他們是一個人，而稱之爲「朱毛」。在蔣氏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是政治首領，周恩來是軍事首領。有一項巧合，周恩來守的意義是「紅色領袖」。

周恩來兩人原是極知己的朋友，但在性格和天賦上却大相逕庭。他們互爲慶喜爲非常之好。毛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意識分子；朱是一個執行者，一個軍人。聽說毛是紅軍的頭，朱是紅軍的心。蔣氏爲人，毛是農民國風，可稱爲建國家、夢家、創造家。足跡從未出中國。蔣氏性情豪爽，他得全，毛獲得少。經歷頗廣，具有豐

富的人性，人們談到他好像談到林肯一樣。毛氏到處可以舌戰羣儒；朱氏說話很少。兩者都具有新思想，都富於實踐，雖然毛的幽默比較深刻。也許毛更要偉大一些，但是沒有朱德來發展並率領其超特的軍隊，他不會達到今日之成功。我會聽人說毛的智識之豐富，可與列寧相埒。

毛澤東在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的鄉間。他的父親是個農民，他在六歲時便於一塊小家庭農場中開始工作。他的母親是個慈祥的婦女，父親却極嚴。毛氏自記從來不被允許吃蛋或肉，雖然其他農家兒童偶爾可以享受這種奢侈品。他有驚人的個性和雄心，渴於受教育；他力爭上學，十七歲時便單身赴長沙進學堂。來了一件大事：他看到一幅世界地圖，他望得出神。他自記「我每天早上一等圖書館開門便進去。中午只停一會兒買二個大餅當午餐。我每天留在圖書館裏一直讀到閉門。」他研究亞丹·斯密、達爾文、斯賓塞、密爾。有本感動他的書叫做世界偉人列傳，包含拿破崙、彼得大帝、盧騷等傳紀。他讀美國革命的書，發現一句有意義的話：「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打了勝仗並且建立起他的國家。」

毛澤東開始著作，成爲新聞記者，並從事政治活動。用他中國人特有的實際性，他在長沙報上登了一則廣告，招「肯吃苦具決心」有志於愛國和政治的青年與他相過從。長沙對他太小了。他有七塊錢。他得買雙鞋和一把雨傘，出發遍觀世界。他的本性最初傾向民族主義；他要把中國從外人的支配下解放出

來。後來他看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不能分離，於是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革命事業開始於一九二七年，當時被任爲第一次中國農民協會的主席；他的升遷很快，一九三〇年時即成爲農工革命委員會主席。於是來了長征；偉大的年代從此開始。他的第一個妻子和妹妹被捕鎗斃。他現在的妻子——一個典型得極的筆觸——當她和她在一起向史諾口述其自傳時，才第一次聽到他生平的許多細事。她走了六千英里的長征時，曾受重傷。

朱德的歷史，細節大異，雖然自民族主義者改變爲社會主義者的基調則一。他大概五十歲，生於四川。我曾聽到身經百戰的西洋軍事家，不但稱他爲「中國最好的軍官」並且稱之爲「大度如黎（Charles Lee 美國大將），剛強如格蘭德（Grant 美國大將兼總統），才能如威靈頓（Wellington 英國大將）」朱德是個可親寡言的人，和藹而熱心腸。他以「笑口常開的中國人」聞名，他是中國最會笑的人。我從來未曾看到過他的一張照片不張開闊口露齒作大笑。

朱德原不是一個窮人，恰巧相反。他出身於富地主家，受過良好的教育（曾在德國哥丁根 Göttingen 讀過一些時候），自謂少年時代會過着「奢侈」生活。他娶過妾，吸過鴉片（後來決心戒絕），是個漂亮的少年軍官。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發生於他好像頭上打了一悶鎚。他到莫斯科研究馬克思主義，棄却他在雲南做軍官的事業。他加入共產黨，表現出極大的軍事才幹，一九三一年時被第一屆中國蘇維埃大會一

致舉爲紅軍總司令。除了革命和紅軍以外，他最愛的是籃球。

其他第八路軍的領袖，也有驚人的專業。把他們縮斂於一二段中實覺可惜。關於每個人，很容易寫一章。例如機敏能幹的周恩來，在政治方面是毛澤東以下的第一人，現爲委員長行營的共產黨代表。他對於這個位置頗能勝任愉快，因爲他是在西安事變中奔走救蔣的主要人物之一。後來我在漢口問他爲什麼要救蔣，他說因爲蔣是統一中國所不可少的唯一人。我又問他戰爭以後共產黨有什麼方法保證不被國民黨所離棄，他說民衆教育可以担保他們安全，因爲在戰爭期內，民衆看到他們打日本人打得很好，而且是真正的愛國者。周恩來是個文官的兒子，其父施他教育——一部份是在外國教會學校中受的——冀其成爲一個學者。他留學法國，幫同組織海外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初期，他被任爲廣州黃埔軍官學校的祕書，該校是蔣介石訓練軍官的地方。

朱德以下的第一個軍事人才是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將軍。他是一個青年，只有三十七歲，而且是個職業軍官。但其出身貧賤，他曾告訴史諾怎樣在九歲時因跌翻祖母的鴉片煙具而被拖出街頭，因此（！）受家族會議判決死刑。「我的性命被饒赦，」他說，「但我得離家。當時我是九歲，正在寒冷的十月，我除一身衫袴以外無長物。」彭將軍是個吃苦耐劳的人，在長征之中幾乎全程都是步行的，雖經因爲是副副總司令，原有資格騎馬。一九二八年，他的妻子在革命的混亂之中失蹤，自從在江西或陝西離散後就未曾再

見她過

賀龍將軍最像羅賓漢一流人物，是個令人生畏的傢伙。他爲最早的紅軍組織家之一，是在長征開始以後纔在河南一帶而起。他很有錢，棄了五百萬家產而加入紅軍……另一個可注意的人物是苦力出身的徐海東將軍。他受傷了八次……另一個是徐得立，共產黨教育部長，早年他曾斷指作爲滄口、毛澤東的贊同，並用他自己的血寫盟誓……陳賈將軍只有三十二歲，畢業於黃埔軍校，曾率領蔣介石的衛隊，救過一次他的性命。他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因穿被捕，但委員長釋放了他。

二 紅軍有多麼「紅」

紅軍，照我們的標準看來，並不十分紅。黨自稱爲「共產黨」，那是真的；它服膺馬克斯主義，並模仿蘇維埃的組織。但若你問一位紅軍首領，是否有計劃或甚至欲望將中國的生產收歸國有——這是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所應做的事——他幾乎會目瞪口呆地望着你。這種期望尙有待於遙遠的將來。毛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自己說：「對於被剝奪了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任務不是直接的社會主義，而是求獨立的奮鬥。如果我們被奪去一個實行共產的國家，我們談不到什麼共產主義。」●托洛斯基其聽諸。

註● 史諾前引書第四一五頁。

中國共產黨所主張者爲土地改革。其運動非爲共產主義，甚至不贊成土地國有，它所主張的是大專改革土地，將土地劃分給農民而非全交給國家。即使如此，在多數邊區，農民實未嘗領得土地，地主制度固受攻擊，但地主未被肅清。沒收之事也很少。但地租已減少百分之二五，債務可延期付償，利率減至一厘。中國的共產主義是種「農村平等主義」，其目的爲解放土地，脫離貧污的居住在鄉村以外的地主之可怕的重負，和壓迫得人喘不過氣和難以想像的農業債務。

中國紅軍並無俄國顧問或軍官，也沒有數量足稱的俄國軍火。就我們所知，早至一九二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當蕭魯撤在廣州活動，鮑羅廷在漢口活動的時候，俄國在華有很深的影響。今日在中國本部甚少俄國的影響，雖然在外蒙和新疆頗大。中國的共產黨是由他們自己經營的。他們是自治的。他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個「合法的」共產黨，惟其如此，與第三國際毫無聯繫，紅色憲法稱該黨爲其「忠實同盟」。

中國共產黨在其西北根據地之非軍事的主要設施是社會的和文化的。那裏有一個大學，由前黃埔軍校學生老資格軍人教員林彪主持；一家印刷所，僱有八百個工人，印着川流似的教科書。八路軍的識字程度頗高，教育——「教育高於一切」，「多受教育，愛好教育」——是他們的口號。用白話還不夠滿意，共產黨更推行羅馬化的新文字。鴉片受禁止，合作受獎勵，童婚受取締，無線電受崇拜，運動受提倡，孔老夫子的禮教受指摘。

三 八路軍的戰術

第八路軍主要的概念是它爲絕對屬於人民的軍隊。這個概念給全軍以士氣團結、愛國心，這和蔣介石氏所訓練的新軍頗近似。八路軍與舊日各省的軍隊比起來，其前進令人難以相信。八路軍的作戰，因爲他們在保衛祖國和他們的主義，不是因爲他們受雇而作戰。真的，士兵每月只得國幣一元，家德算最高，自己也只有國幣六元正，合美金九角六分。他們沒有「揩油」也沒有軍閥可以把任何人出賣。

軍官僅被稱爲「指導員」而不分等級。戰鬥員有三大類，都是志願軍。第一類是戰鬥隊，多數在內戰期內身經百戰；第二類爲「游擊隊」，等於後備軍，最後是淪陷區域中的老百姓——事實上可稱非戰鬥員——他們與軍隊相合作，爲八路軍戰略中的要項。

軍官都隨時可視，與士兵吃同樣的食物，如因工作需要，他們可有個別的睡處。任何士兵都可因不公平或其他原因見朱總。紀律極嚴，但出於「勸導」。罰則有三：（一）監禁，（二）公開責罰或自我批評，（三）開除。八路軍收養俘虜（日軍對俘虜通常加以鎗斃），設法感化他們。士兵都學得一兩句日語，作戰時向日軍高呼「加入我們！殺死你們的軍官。」他們沒有營妓，這也是一個特點。

八路軍得力之處，在於採取巧妙的游擊戰。日軍進則他們退，日軍退則他們進，破壞日軍的交通，在日

軍後方突起，切斷鐵路，焚毀村莊，圍攻孤立的縱隊，鑿毀突出的側翼——然後又消失於鄉間。日軍佔領一座大城鎮，只有使他們高興，因為八路軍可以將自己的部下退出將城鎮隔絕而餓死日軍。有個八路軍首領說，「外人是無法去城鎮的得失了。」

戰事於一九三七年蔓延後，新紅軍或半紅軍在其他區域按照八路軍的方式紛紛組織起來，例如在共產黨的常勝將軍項英指揮之下活動於皖贛的新四路軍，他在這個區域曾經作戰過好幾年。游擊隊在一九三八年奪下浙江的各部份，狂戰於京滬郊外，及日軍前線之後數千里的地方。有時「前線」不出於上海法租界以外的一兩英里。在平津區，游擊隊常川襲擊並破壞交通，使火車行駛一五〇英里到保定成爲冒險之舉。●一九三九年初在河北，一個完善的共產組織在日軍佔領區域之內從事活動，像在陝西那樣一個面積四千萬方英里人口七百萬的特殊區域在「日軍」領土之中成爲一個大島。

四 聯合陣線問題

第八路軍和其他共產黨的游擊隊，在理論上不再是獨立的軍隊了。他們已「歸併」（仍在理論上）於國軍，而以總委員長爲其最高司令官。這是西安事變以後聯合陣線的辦法一部份。共產黨拒絕解散他

註● 聽助的，國人不但破壞路軌，並且將路軌搬去埋藏，並用草料修理和再用這些材料。

們的對，但何同意紅軍不用自己的徽章，所以現在穿着國民黨的藍色制服。

所以共產黨事實上至今仍存在。國民黨在法律上是中國唯一的政黨，但共產黨可被蔣繼續增加其黨員。蔣委員長在一九三七年第一次遇見朱德，一九三八年底朱德又從陝西飛過來見他。在一九三九年，聯合陣線仍進行得很平靜。

還有兩項可以注意。一是日本人自稱他們的關戰是爲「救」中國於「共」禍，却不料反而促進共產黨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現在所擁有的區域遠較從前爲大，組織也較佳，並且更深入民衆。二是蔣介石氏如打勝仗，必將看到戰爭所促進的共產黨勢力的膨脹。共產黨對土地改革的宗旨已傳佈得很普遍，並且被認諱得很普遍，委員長加注意及之，必付諸實行。

第十四章 少帥在西安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

少帥張學良是個心理學上令人不可捉摸的謎。我在本書中已提及失意人物，如近衛公及甘地等。在這些失意人物之中，我最感到興味的是少帥；現在讓我們先來講少帥。他現在已沒有政治上重要的地位，但將來又當如何，則不能遽下斷語。我以爲張學良在我所論述的人物中是最難馴、最執拗、而又最動人憐的一個。

請看他的相貌。像許多中國人一樣，他有一種翩翩的丰采，和引人注意的魅力。柔軟的手指上好象藏着電力。但他的尊容很醜，嘴唇寬而鬆，帶着肉感；鈎曲的鼻子，不像中國人；有一雙睜睜一切的巨眼；有帶着幽默、含蓄、多譏諷的聲調；其步伐則均衡謹慎而沉重——凡此諸端，都可刻劃出他是一個非常人。他曾氣弱得令人不相信，但又曾握着令人不相信的大權。他平生所彈的聲調，總是帶着嫵媚的餘音。

少帥在一九二六年承襲他父親張作霖的統治權。他的將領沒有一個相信這個染了毒癮的小伙子能夠保全東三省。野心甚大而又最貪污的楊宇霆和常蔭槐兩人，雖都曲意諂媚新主，且都想推翻他。少帥

也疑他們是殺他父親的共犯。他設宴請他們，招待非常週到，但他們剛喝完咖啡便遭了鎗斃。不過，他仍不失爲一慷慨的人，事後曾發給兩家寡婦各十萬元的鉅金。

這件故事是這樣：張直到最後的一天，還未決定應否殺却錫，當兩將軍那天下午，他把一塊銀圓上下拋擲，預定落地時是正面便殺，反面便不殺。但他擲來擲去，費了幾個鐘頭，依然猶豫不決。於是他召其妻——一個秀麗的女子——請他看最後一擲。結果是反面，張頗不滿。他說要再試一次。最後，果然是正面，他下了執行鎗斃令，很愉快。然後他把這個有運氣的銀元裝在一隻大箱裏作爲紀念品，並鎖住箱子。兩年以後，日軍佔領東三省。他們把少帥的一切私物都送還給他，但那隻箱子却在例外。

一 小伙子

那些熟識他的人，稱他爲「小伙子」，他的號是漢卿。他在一八九八年生於瀋陽。他頑皮而感情易於衝動。他名「學良」，意思是「學習善行」。某次他去剿匪，湊巧匪首和他同名，因此他決定自己仍用原名，把匪首改名爲「學獃」。

他是一個強健的傢伙。他有蓋世的勇氣，他某數方面的普通智識，頗足驚人。在未爲委員長服務以前，曾任他私人機師的李翁那特（Royal Leonard）還發現他是一個極性急的飛行家。他曾發明決定風

向的新法；那就是要飛機低飛得使受驚的綿羊會踢起塵土，以視風向。他又發明一種飛行界前所未聞的信號法，令他的軍隊在他飛近時躺在地上，用身體排成字形。

少帥極善社交而好客。但他們有時會大吃一驚。例如打「橋戲」(bridge)時，他會拔出手鎗以示其出價之重大。他愛橋戲、高爾夫、網球和交友。某次當他檢閱軍隊時，被遊參觀的一個美國記者從馬上跌下來陷入泥中。少帥也立刻撲到泥中去扶他，爲着不願他的賓客受窘，不惜弄髒他的白制服，他們的體面就是他的體面。

上面已經敘過的張作霖，從小就訓練少帥治國。當他還是一個小伙子的時候，張作霖帶他拜見攝政王。少帥當時和現在一樣信仰民主政治，他拒絕跪拜而僅握手。張作霖雖驚異於其子倔強的勇氣，仍很響的打了他一頓。「我沒有鬆筋」少帥哭着說。

他做了好多年富翁。有一位美國朋友易爾特 (James C. Elder) 替他料理投資的事。當日軍於一九三一年把他的政府從東三省擄出的時候 (遼陽事變時他在北平患病) 他們雖將他的一部份私產送還，但無論如何不是全部。現在日本人把他搖盪的房子充警犬的犬舍。

一九二八年，在另一個西洋人即端納的感化之下，少帥強了起來。端納像照顧自己兒子似的照顧了他五年。當時張吃鴉片。他想戒除，不料請教的是個魯莽醫生，表面上總算把他的煙癮戒絕，實際上是代以

海洛英，一種比鴉片更危險的毒品。這個主意是日本人出的，他們認為少帥是可供利用的，要使他馴服。但熱心腸的蘭納，却把毒品潑散，把少帥送到醫院裏，蘭納他的戒毒，把他造成一個奇人。

日本人江官送張學良一個旭日勳章，但張不歡喜他這人。最近我在日本人的報紙上讀到一篇少帥的「傳紀」，這裏不妨引一段。傳中描寫張與一個女子爭吵，罵她出賣他。但最初他「把她拉到身邊，接一個吻。」然後：

跳起來把蘭踢離了沙發，發出「起來，混蛋！」的命令。他冷峭地筆筆地立著，手中拿著手鎗。

「我從可誤信你，」蘭說。「你並不愛我。」

「混蛋！」他怒嘆。他的手鎗同時開放。李兵倒下。白衫上染著血污。張長面孔與蘭瞪得發亮，走近蘭身旁，把手鎗抵住蘭的心坎。

同時，蘭伸手用小刀向他的胸際猛撲。他銳叫一聲，退後一步，未曾受傷。「你想害死我！」他怒聲說。

「我恨你！」蘭說。「我因為愛你所以恨你……我現在愛你了。我將永遠愛你，我很愉快。我長眠了，請你抱我到你的懷裏，請你抱我罷……」

張用腳把蘭的身體踢翻過去，用鎗射蘭的心（原文如此）！接著是幾個驚奇的衛兵出現。

「把這具死屍抬到北陵背後的小山丘。」將軍下令。

「且慢！」他叫向士兵。「不要把屍體埋葬！好讓食復或野大夫大嚼！」

註：上海醫學的醫生蘭，Dr. Miller，用盧腦酸醉，胃部照驗者，並從病人身上抽出海自製成雷打針等方法治療。

這故事當然完全出於捏造。實則連類似的話都沒有。

少帥在危急之秋，幫助過蔣委員長，至少其中有一次救了他的政權，有一次救了他的性命。但他們兩人之間却並不和諧。蔣氏的敵人說蔣氏厭惡少帥。少帥幫蔣氏的忙凡五次：（一）少帥於蔣氏死後留在瀋陽升起青天白日旗，使蔣氏中央政府的權力第一次及於東三省。他不管軍官的反對和日人欲置蔣氏於地的威脅，毅然戴蔣介石為總司令。（二）一九三〇年當華北軍閥做「擴大會議」後盾的時候，少帥挺身而出。（三）一九三一年蔣氏忿而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少帥和他同時下野，使新政府立足不住。（四）一九三三年熱河之失，雖和他不相干，但他仍負起失去熱河的責任。他公開承受處罰，蒙羞出國遊歐，但事實上熱心反日的却是他。（五）一九三六年他在西安劫持委員長後又救了委員長。

端納首先拉攏蔣氏和少帥接近。他們在保定車站的花車中相會，張氏把軍權奉還委員長。端納陪張遊歷歐洲，這個青年遊得很高興。當時傳言他的東北軍醜聞着蔣。端納要趕回中國。少帥這時雖已弄熟了歐洲舞場的各種情形，但在聽到端納將和他分離，使他孤零零地留在歐洲的時候，便着了慌，立即決定跟着端納回國。於是委員長、少帥和端納開始一同工作。我已說過，張先前怎樣的不服蔣氏，和端納怎樣開始為蔣服役。少帥固不可無端納，由是他便和委員長交互與端納為伴。

現在我們要講到西安事變了。當時少帥的密探，對東北軍，駐紮在西北。蔣氏密地注意紅軍到邊

西的事實，他於是派少帥的軍隊到西安去作戰，但事實上少帥的部下不去打共產黨，反而與他們講起空情來。少帥也向其黨送秋波。他的動機固出於愛國。他要中國強起來——打日本。

蔣介石氏立時覺到西北邊疆情形不穩，決心飛到西安去考察。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曾爲少帥所劫持。

二 西安事變

這是歷史上最少見的一幕戲。縱是巧譬善喻，也不能使人完全明瞭，不生誤會。但是你想，如果英國首相張伯倫被馬克斯頓和共產黨幫同溫斯東·邱吉爾劫持於愛爾蘭的僻鄉，幽禁了十三天，終於被張伯倫太太、布立德（Bill Bullitt）和挪曼（Montague Norman）救出來，你當作何感想。

委員長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到西安訓斥少帥。他們爭論得極烈。小張說，他的軍隊已不能打共產黨，而將與他們聯合起來。中國人再不高興打中國人了。內戰應予停止。少帥並力請給他一個打日本的機會。委員長怒得面色發青紫，命他閉口服從命令。此時端納曾暗示少帥釋去兵權，但少帥却不答應。少帥說，在他死父葬地的中國主權未恢復之前，他不能辭職。他之所以不辭職，因爲他必須收復東三省。

我必須竭力縮短十二月十二日開始的故事。那天在南京的端納，到影戲院看了片時的電影，回到家

裏發現早就有許多人打電話給他。他趕到孔夫人的家裏，找着蔣夫人。他們不約而同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小傢伙把介石綁去了！」端納問他們能不能斷定是出於少帥的所爲。他說，若是少帥做的這件事，那就不是普通的兵變，委員長可望安全。端納於是匆匆飛往西安。

西安所遇到的事情是這樣：那是十二月十一日的晚上，委員長住在城外。學生罷課示威，軍心搖動思變。少帥下令關閉城門，爲着唯恐委員長受窘，自己站在示威羣衆的前面來到蔣氏行轅，防止了那可能的不測的變故。他和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晉謁委員長，反對立即下令動員剿共，措辭粗野閃爍，使委員長覺得話的背面隱藏着危機；他爲着少帥蹙蹙不安和心緒紛亂的態度而驚異。小張與楊氏吃了當頭一棒，回到西安。當時他腦海的思潮是怎樣紛亂，實不難想像而得。少帥知道委員長嚴辭拒絕考慮他們的要，一切都無望了。「激烈手段不得不出，並且立刻要出。」少帥非下決心不可了。「我們逮捕這個個強漢罷。」最後他突然說。

十二日，早上五時半，蔣氏正在穿衣，聽到了鎗聲。一個衛兵跑進來，報告「叛變。」蔣氏拿着衣服，却忘假牙，走出了後門，爬過一道牆頭，雖會跌入壕溝裏，仍匍匐爬到山上去躲避。他的一小隊衛隊被包圍了，他的姪兒被殺了，他自己也爲少帥衛隊的孫隊長所捕。當時這一幕的戲劇，完全帶着中國的色彩。孫隊長演着這暴行的時節，幾乎像是癡軟的人；他捕蔣氏時，向委員長長跪而泣。蔣厲聲道：「閉口，叛徒！你要殺我，就

趕快滾罷！」

蔣跌傷了背部，被帶到幽禁處，於是少帥與委員長，俘人者與被俘者——不久他們主客的地位又變了——之間有過好幾次異乎尋常的對話。委員長在被挾持時，拒絕飲食，拒絕發言，拒絕讓話。他像石頭一樣躺着。有次少帥對他說：「如果委員長肯聽從余等之意見，則當然服從委員長的命令。」馮氏回答：

「你是什麼人？是我部下呢，還是我的敵人？如果是我的部屬，便應服從我的命令。如果是我的敵人，那就可以立刻殺我。你應在兩者之間擇一行之，不必再多講，我不願意聽你的話。」

有一次少帥說：

「我想，你是當代唯一的偉人，但爲什麼不肯遷就一點，答應我們的要求，領導我們革命，使我們可以有所成就而實現犧牲你的性命呢？」

蔣氏對此，堅決異常：

「我如堅決不移，當犧牲我的生命而不願妥協我的主義，那我的大節便能保全，我的精神亦將永存。」

談話聲芒仍極銳利，直至蔣氏冷然拒絕再聽爲止。同時少帥讀着蔣氏的日記，當他發現幾夜以前蔣氏在日記中寫他「無人格」的時候，突作何感想，我們實不難推知。因爲他曾告訴蔣氏很簡意這句話。最

註：本章所引詞句及其他各句，大多採自蔣氏夫婦所著的蔣介石回憶錄。

後少帥——現在自屈了——大胆提出八條正式要求，蔣氏一見勃然大怒。那八條要求如下：

- 一、改組國民政府。
- 二、停止內戰，立即抗日。
- 三、釋放最近在滬逮捕的「救國會」領袖。
-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 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 七、確實進行總理遺囑。
-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

這八條要求，雖確由一羣軍隊指揮官寫出，然而却是共產黨交給少帥的，他們密切地立在幕後。

同時端納到了。惡劣的氣候，稽延了他的飛行。他和少帥握手言歡後進去見委員長，發現他正默然臥於寒冷的房中，一動也不動。蔣氏抬起頭來，看到端納很吃驚；他想不到有人會來救他；淚珠漸漸流到鐵一般的面上。端納請他搬到比較舒服一些的地方去住。端納已胸有成竹，但他藏而不露。他知道少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他想他可以使他割棄同謀，勸他不理同僚而釋放蔣氏，然後兩人同飛到安全的地方。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第一，端納得防備委員長自殺。蔣氏因蒙受這次恥辱，會以身殉。端納老是低

聲說：「與其強項而死，毋寧含垢而生。」第二，少帥在無法收場之中，寧欲得到蔣氏的寬恕。這兩件事，幾乎沒有一個人加以注意。

南京萬分驚慌，大家都得不到確實消息。蔣夫人必須制止黨軍將領武力平叛的企圖。因為這樣一來，必將置蔣氏於死地。他們確曾派空軍到西安附近去轟炸。他們以為委員長或者已經逝世。他們覺得他們應該採取這個動作來紀念他；有的人甚至以為早就如此做去，也許可把蔣氏救出來。蔣氏聽到南京要出兵，覺得很快樂，縱使這於他有生命的危險。端納和蔣夫人的最大努力，不在於把委員長從少帥那裏救出來，而在於阻止政府本身可造成玉石俱焚的慘劇之舉，因為前一事倒是比較容易的事。

二十日晚，得到蔣氏內舅宋子文向西安出發的消息。那時寒冽的天空中正綴着一顆明星。端納向蔣氏說：「你是一個基督教徒。我不知道上帝為什麼要救你，但上帝的確要救你；子文明天就要到這裏了。」後來，少帥的朋友和財政顧問「傑美」昂爾特又到了。聚集的人已不少。到了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蔣夫人也親到西安。

委員長在他簡潔的日記中寫道：

「余妻於下午四時乘飛機到西安。乍見驚訝，如在夢寐。余日前切囑子文勸妻萬不可來西安，不意其竟冒險而入此虎穴。驚動恐嚇，不可言狀。妻見余強作歡顏，以今則更苦甚。蓋旬日以來，對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後乃更須慮慮宗室之安危。余妻智

男迷愛……」

蔣夫人到西安時，她非常鎮定。少帥到機場迎接她。

「我照常和他握手寒暄，當我們走下飛機時，我先請他：『不要讓你的任何人搜查我的行李，因為我不願受西人弄亂。』」
「啊，夫人，我安敢如此。」他悚然回答。

於是她若無其事地與楊虎握手，並且告訴少帥，她於見委員長之前請先得杯茗，「以示我當他是一個君子，並準備將我自己置於他們的掌握中。」但她已給端納一枝實彈手槍，請他在她的計劃失敗時，「不要遲疑」打死她。

解決方案雖終於草草告成，但委員長却不會簽一個字，也不會應允一個要求。少帥可憐地請求教訓。於是又來了一個新危機。蔣將軍要知道他自己處於什麼地位。每個人都有適當處置，但一個莽漢的楊虎，却不願做犧牲，不願他的咽喉被人割斷。正如俗語所說，他之劫持委員長是「弄巧成拙。」所以飛機的發動機已經在動，準備載着委員長回南京，但楊和他的部下依然拒絕釋放委員長。

這是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就在這個千鈞一髮之時，共產黨進來了。他們在西安的中介是周恩來。當蔣結無法解決的時候，端納走進來對蔣夫人說，有一個辦法，但是很難。你和委員長肯接見一個共產黨嗎？真是驚人的請求。委員長夫婦十年來不曾和共產黨接談，他們並用了十年的功夫來剿滅全國的共產黨。

蔣氏是他們的死敵。但蔣夫人卻有很好的判斷力。她耐住黨獄，待其回復官位，同意接見蔣恩來。他已商定了「一個新協定，於是委員長便在聖誕日那天被釋放了。」

委員長於致一次最後訓辭後，告訴少帥不必回南京。少帥執意要求伴他同去，竟於飛機起飛時爬到機師旁邊的座位中。

委員長自認為受辱，沒有用處，屢次遞辭呈，但每次都被挽留。少帥請求交付審判，他被撤職，被「赦免」，然後受「嚴刑教管」的處分。他在蔣氏生地奉化附近被拘禁若干時期，嗣移居於江西，直到一九三九年初還在那裏。他在「受審」時曾大放厥辭，但如果他不作這樣惹怒的供辭，他就早邀釋放了。

至於共產黨，他們從這些事件中得到頗大的收穫。西安事件使蔣委員長深信內戰是再也不必有了；這使他看到中國的共產黨也可以做中國的愛國者。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對於這些「敵人」在十年之後終於擒住他而又縱去他，不能無動於中。蔣氏雖從未正式加以接受，但少帥的八條要求成爲協定和未來政策的基礎。

至於楊虎城，則得了三十萬元去作一次環球旅行。

第十五章 中日戰爭

「運人已甚，苦壞慈眉」——華語。

「猛虎黃腸，攻急自衛」——法語。

一九三七年七月，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中日戰爭開始了。日本人所以在那個時候施行攻擊，有好幾個理由。第一，中國在經濟上日強。幣制已經穩定，中央銀行的運用已能自如；孔祥熙博士又正在歐洲借款，勃興的中國工業，與日本也起了競爭。第二，隨着西安事變和聯合陣綫的形成，中國的軍力和統一日益加強。日本人知道時機不可再失。第三，俄國尚弱，國際形勢對日有利。

委員長夫婦深悉衝突不可避免，內戰一旦停止，中國一旦統一，日本必來打擊。但他們以為尚可有一年的準備；他們預料戰事將開始於一九三八年而不在一九三七年。他們以為蘇聯雖有多次清黨之舉，日本仍畏俄國的干涉；日本的財政地位會使戰爭延至一年後爆發。他們的估計錯了。但他們還是有備無患。他們終於予打擊者以打擊。

這一次戰爭裏面，最可注目的一點是：日本的最大目的雖然在於「阻止中國的強盛」，但戰爭却使

中國把所有的一切團結起來，形成了幾百年來所未有的堅固而有力的戰鬥有機體。日本人已奪去了許多土地，但未被奪去的部分，却比從前更完完全全屬於中國人。日本發動戰爭，反而造成了和他們目的相反的結果。

蜂蟻有毒，何況乎龍，縱然是中國的龍。

一 事變紀實

戰爭經過，可於一兩段中描述完畢。●事變初起於離北平十英哩的蘆溝橋，時在七月七日晚上。天津日本駐屯軍舉行夜間演習，有一個士兵突然失蹤。日本人決心予敢於挺撞的中國人以一次教訓。他們用攻擊海軍的手段來尋覓失蹤者。戰事於焉開始。然不久失蹤的士兵却回來了。他明明是自去宿娼。但那沒有關係。這事件是綢「好」藉口，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三萬三千日軍經天津而開往北平。一切都準備好了。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變，是否像一九三一年的瀋陽事變那樣未得東京政府的認可，不得而知。但無論事先認可與否，東京政府總只有支持日軍的作爲，不容再選擇於可否之間。

蔣介石氏不動聲色的聲色。如果戰事可以避免，他仍不欲作戰。但他制止不住他爲己人民的抗戰情

註① 關於戰端啓時完備簡潔的敘述，可參閱 T. A. Bisson 的 *Japan in China*。

結。這次與東三省和熱河事件不同，這裏所牽涉的是中國本部，差不多是起的心臟。七月十六日蔣氏在牯嶺發表一篇與以前他告日本人或本國人民完全不同的演說，他要求日軍退出北平附近區域。他告訴全國，日軍如不撤退，中國唯有作戰或滅亡。他不再退讓一寸。日本人却以進軍北平來答覆，該城乃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陷落。翌日天津又告失陷。

於是，正像一九三二年一樣，上海也自然打起仗來。中國人已因華北的局勢而瘋狂。日本人恐衝突蔓延，派兵艦塞滿了黃浦江。大隊海軍，開到上海市中心區和租界的周圍，這原是一個不駐兵區域。一個身穿制服的日本軍官被發現在龍華飛機場暗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體。他被一個中國哨兵盤問時，就開鎗打死哨兵。他自己也被打死。時為八月九日。兩天之內，日本的運輸艦載着軍隊蜂湧來滬。於是戰爭——真的戰爭——便開始了。

蔣介石把最精銳的新軍開入了上海區域，他的軍隊開始壓迫日軍幾乎把他們驅入海中。戰爭一直延長到十一月九日。這是凡爾登以後全世界所看到最大的戰役；德軍與華軍一方面論，這三個月中間便不下四十五萬的屍體。日軍的抵抗極其頑強，日軍的攻擊也極爲猛烈。十一月間華軍退出並放棄上海三角形的戰區，十二月十三日又退出國都南京。關於蔣氏應否用這樣鉅大代價死守南京的問題，軍事首領之間曾有激烈的爭論。他的德國顧問也不主張如此。但蔣氏決心不肯損失多少人，都要保衛南京，因爲

「南京在人心和歷史上都佔着重要的位置。

軍事專家早就說「軍攻下南京」已打了敗仗。他們只攔住熊或龍的尾巴；他們一旦這樣深入內地，會不能回去；蔣氏更引他們深入內地，使他們費去絕大的兵力和財力。他們要想在敵中阻擊，待其進行多數觀察者認為日本人原來並不算進攻華中。他們想一勞永逸吞去華北五省；若小戰可以達到目的，他們決不顧大戰。所以蔣氏發動了一種以退為進的消耗戰術；而且戰且退，且退且戰，而務必達到使日軍的進展成爲極端消耗的目的。華軍有一次重要的魯道和勝利，那就是一九三八年山東台兒莊的大捷。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中間，日軍原來目的，是使在黃河附近魯魯區北路軍與以南京爲根據的長江流域的中路軍相會合，其目的於五月間的徐州大會戰後才告完成。日軍於是控制了隴海鐵路——比款所築並由比人管理的自東往西的中國大鐵路——他們開始向東南推進，而成一大弧形。南京淪陷後，委員長所駐節的漢口，失陷於一九三八年十月。華軍向西撤退，在四川布置新陣地。同時，游擊隊苦戰於華北，保有山西的大部。他們展開了一種使人民在日軍戰線後方突起攻擊的戰術。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華軍又失了廣州。這是一下嚴重的打擊，比南京和漢口的失陷還嚴重。事前日軍雖曾不斷地轟炸粵漢鐵路，中國大量的軍火仍由香港經廣州而達漢口。廣州失了之後，此路便告不通。日軍趁着歐洲正從慕尼黑黑危險回轉氣來的時候奪取廣州，華軍未曾加意保衛，他們從未夢想到日本會在

華南與英領香港和九龍這樣接近的地方侵入中國。但在慕尼黑會議之後，日本人訂定英國不再有意志或有力量的保護從前認為遠東的主要利益。張伯倫先生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同時又重創了中國。自粵漢失陷之後，截至一九三九年四月，未有大會戰發生。

二 極權國的矛盾

我剛纔提起蔣委員長的德國軍事顧問。在這個極權世界裏，畢竟不是事事都是極權的。德國在反共公約中是日本的同盟國，而日本正從事與中國作生死之戰；照普通的道理講，我們都以為德國會在各方面援助日本。但在漢口，我曾看到各色德國人幫着中國——他們同盟國的敵人——的三觀。不但如此，我發現俄國人——大半為飛行家——也在漢口為華方服務，與德國人合作打日本。我目為之眩。泰國軍官團和俄國飛行隊駐紮地相隔不過數步，都在日本租界為保全外交禮節，德國人或俄國人於對方在內時不許進去，他們從未正式會見。

德國人從多方面幫助中國。當我在漢口看到德國駐華大使的兒子陶德曼博士（Dr. Trautman）從柏林率領一隊德國紅十字隊到達漢口，真是非常引人注目。中國人聲稱德國工廠及其德國團體捐助中國的藥品，價值五十萬元。還有中國大都市之間所不可缺的交通，大半曾由德國民用航空來維持，至今還是

如此。羅夫沙塞公司 (Luftansa Company) 用麥克機在華西和西南行駛。我從香港飛至漢口，又從漢口飛回香港，乘的是德國機，機師是德國人，無線電員是中國人。還有，在廣州未陷之前，大約百分之六〇的中國軍火係來自德國——信不信由你。

最重要的是德國軍官團。德國軍官訓練華軍，由來已久。一九二八年前後，委員長開辦駐德人訓練他的軍隊，請歐大佐 (Colonel Max Bauer) 前國防軍參謀長薛克特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 和男爵福根塞存將軍 (General Baron Von Falkenhansen) 都相繼來華服務。德國軍官的總數，共有六十至七十之間，大半是國防軍退伍軍官，其中若干人出於魯登道夫 (Ludendorff) 的門下，極有才幹。在外界講起來，他們是教官，但戰事初開數月中，他們對於三十一師計五十萬人的中國兵實曾參與督率。他們又是顧問；南京失陷時委員長知道他們所貢獻的意見很好；此後他們追隨着蔣氏參與戰略和戰術。德國軍官並且幫助策劃華軍在台兒莊的勝利。

此舉觸怒了日本人。他們的同盟國居然幫助他們的敵人，使他們大為憤懣。東京加壓力於柏林，經過數月的談判，德國軍官回奉命撤回。差不多在同時（一九三八年六月），德國蓮華的軍火也大減。但羅夫沙塞公司至今依然維持其航空交通，而軍官團中的若干德國軍官也拒絕回國。他們簽了契約，宣誓效忠中國，他們是好軍官，不肯破壞他們的諾言。有些還是反納粹的；他們拋棄了德國的公民權，與蔣委員長留

在一起。

德人對於中國所以還很感興趣，以及怕蘇所以久久不允日本人的請求斷絕對華的援助，其原因很多。我們可以說，德國並不愛日本征服中國。日軍過去華北五省，德人亦並不介意，但是日軍佔領中國全部，却不適合德國的野心。第一，這樣會割斷德國對華的貿易，這在戰爭爆發前是很可觀的。第二，從反面講，一旦發生歐戰或世界大戰，德國不願看到日本爲久而不決的對華作戰所削弱。

三 暴行與濟南事件

「東京外務省要求在華可強勿取足使日軍凌懼的舉動，悉其軍械的矮子只要聞到一點對暴力的打擊便會索到厭惡。」

——白魯培克 (Howard Brubaker)

我曾提及目擊穿着制服的日兵在街上毆打老婦，我曾提及南京的大屠殺，上萬平民被殺戮——有的被燒死，有的被綁住作爲練習刺刀的靶子。這種事情在戰時所常有。戰爭是不愉快的。從來沒有一次戰爭不殘酷。戰爭本身便是殘酷。但是日本人却把戰爭做得比平常更可怕。差不多日軍所到之處，他們便殺人、放火、搶劫、強姦。

在上海有一件全世界最令人戰慄的景象。我從未見過其他景象是與之相近似。閘北和虹口的幾處

打得最激烈，其破壞與大戰時法國的巴黎相彷彿。日本人把這個區域周圍數方英里之內，搜掠一空，不但傢具、值錢的東西，和家裏的一切，囊括無餘，甚至每個鐵釘、每根窗柱、每隻螺絲、銅絲、螺釘帽、或鑰匙，凡是他們手可拿到的每一小塊金屬，無不搜羅殆盡。家屋被拆成碎片，然後縱火焚燒。沒有一個人現在住於這片焦土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住。但是日本人却維持着街燈，明亮的大燈伸展於一塊完全暗無人跡的區域，好像鬼火閃爍於可怖的太虛一樣。

所謂外白渡橋，是日軍佔領區和公共租界的分野。鐵絲網和沙袋保護着橋。代表陸軍、海軍和警察的日本向兵立在橋的那一邊，英國哨兵立在橋的這一邊。我看見這些高大的英國人，對每當日兵在數呎外用腳踢苦力或棍打老人的時候，面色氣得發白；他們無法仗義執言。日本兵在這個區域之內對於任何人都有生殺之權。中國人經過日本哨兵之前，須脫帽鞠躬。日本兵逐日用刺刀開玩笑地逼着一個中國人過橋的同時，却說他們在中國與中國人民親善！

如果你說我過甚其辭，我請添一則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路透社上海消息：

「今晨蘇州河橋上發生一事，此間英國軍界方面頗為憤激……時有一年老華人，在橋上，日兵坐於此人身上加以毒打，然後擲於水中。」

「此事經過，為駐守橋之一端英國哨兵所目睹。若輩不能離其崗位，祇得注視老人溺斃，無從援手，而

「日兵則笑樂不置。」

一位非常正直的美國觀察者，四月間到南京，看見好幾具殺了頭的中國僕人屍體，依然躺在英人住宅的園地上，未經埋掩。而南京是在十二月中旬陷落的。

日軍最著名的暴行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週年日——在南京上游數英里的揚子江上炸沉美國砲艦潘南號（Pansy），艦上有從被圍的南京救出來的美國外交官和軍官；潘南號正在衛護三艘美孚公司的油船——這件事不免帶有一些帝國主義的氣味。江上已經騷動了好幾天。十一日日軍陸上部隊曾向英國砲艦瓢虫號（Ladybird）開火，兩個英國軍官上岸提抗議，其他英艦騷蠅號（Scarab）和蜜蜂號（Bee）也受攻擊，但未沉沒。附近指揮的日本軍官是橋本大佐，他因被一九三六年的政變牽涉，暫時解除軍職後，曾在日本組織一個近似法西斯的黨。他說他曾從上海接到「肅清長江船隻」的命令。後來又「解釋」說是他接到的命令不完全，「船隻」兩字之前漏去「敵軍」兩字。

轟炸潘南號開始於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八分。艦上人員看到日機在上面盤旋，但他們想不到自己是被炸的。雖然美國國旗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轟炸一直繼續到三時五十四分，船身全是破洞而沉沒為止。當時美兵曾用機關槍抵抗攻擊；換言之，日美兩國的武裝軍隊已經發生實際的鬥爭了。美國水兵用小船離開上岸時，被機關槍掃射，攻擊甚至繼續到他們上岸隱在蘆葦中以後。美國艦長休士大佐

(Captain J. J. Hughes) 和安特斯特大尉 (Lieutenant H. F. Anders) 表現出極端的英雄氣概。前者於第一次轟炸時大腿被炸斷，後者繼之發號施令。安特斯特咽喉中彈不能發言，他於是用粉筆在傾側的甲板上寫他的命令——直至他的手腕也中彈不能寫字爲止。●

日本人在東京對於潘南案所引起的反響，極爲恐懼。他們立刻釀金撫卹潘南號遇難將士的家屬，並付清美國政府所提出的賠款單美金二、二一四、〇〇〇・三六元。東京的美國外交官，出事以後，以爲兩國外交關係必立將中斷。攻擊開始前兩小時，美國海軍大將雅納爾 (Admiral Yamell) 已經通知日方潘南號的正確所在地。這件事情不僅是放肆而且是出於故意。其動機大概在於誇耀威武，再加上神經的瘋狂興奮。日本人要給中國人一點顏色看看：他們甚至於敢蔑視白種人的軍力。

另一件有名的暴行，是八月二十六日鎗擊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 (Sir Hughe Knatchbull-Hughes) 但據稱他未曾照例知照日軍那天他要在公路上走。日本人想鎗擊蔣介石氏，他的確於數小時後在同一條公路上經過。

註● 道達丁員中有一個意大利新聞記者。他甚至至死是個虔誠的法西斯主義者。有一個意大利同志引證他的話，說他講他死得很快樂，相信殺死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俄國人。(!) 這當然是完全捏造。

四 三條可以成爲妄言的箴規

第一，一個七千萬人民的國家，不能征服一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國家。這也許是真的。但是如果七千萬有優良軍器和機械設備而四萬五千萬則否，這條定理就有些靠不住。因爲你不能吹口哨去抵抗一架機關鎗。

第二，中國人雖在同化他人的過程中失去了領土，但終於同化了他們的「征服者」。這已成爲歷史的教訓，但今日環境不能與數百年前相比擬。日本人是機械化的。他們有無線電。他們有飛機和迅速的交通工具。進一步講，中國人以爲一兩百年以後他們可以「同化」日本人，未免是如意算盤。對一個被日本人殺死了孩子的女人說，經過幾百年後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那就不如不說反而不會討厭。

第三，中國人可以無限的撤退來吸引追在他們後面的日本人。但這也只能到某一點爲止。華軍愈是向西撤退，機械交通是不便。華西沒有鐵路，而鐵路是必需的。中國人須在失地不過多以前昂立起來。他們從前曾得到俄國人的支持；我們可以再加上一句：他們現在更需要俄國人的支持。

在一九三九年難解難分的戰局中，利於中國者有數端。第一，中國佔着時之利，而時間是一個重要的原素。戰爭愈延長，愈於中國有好處，因為戰爭每月繼續下去，日本大受生活程度的壓迫，而中國人却能夠——並且是——如此生活下去，亦裸着作戰。第二，自一九三七年京滬失陷後新建的華軍，雖還有尙待改進的地方，但其進步之速已非言語所能形容。第三，守勢的耗費少於攻勢。日軍爲求勝計，必須每次都打勝仗，而華軍即使挫敗也等於勝利的節奏。第四，游擊戰已給了日軍的交通和士氣很大打擊。

日軍所遭遇的非常困難的軍事的政治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大利。戰線長達二、三五〇英里，日軍要保持十一個大省份，面積至少有八十萬英里，人口至少有二萬萬。我曾聽說中國好像一個「面」，日軍只據有點與線，即運河、鐵路、長江、大都市。但據有點與線是不夠的。日軍在長城以內的軍隊約八十萬，再增調大軍前來，實在不易，因為維持這些軍隊得費錢。長城以外還有三十五萬——佔據東三省與內蒙古的關東軍——也很費錢。

不利於中國者亦有數端。第一，華軍雖大見進步，但戰鬥力尙未達第一流。武裝軍隊有一百五十萬，但只有三分之一能上前線作戰。華軍多自各省募生而來，質的方面相差極大。陸軍是零散的，但未必所有軍隊都能那樣訓練。新軍非由精密的全國徵兵制度所產生，他們未受充分的訓練便關上前線。進一步言，要熔各省軍隊成爲一堅實團結的國軍，事實上還有困難。一次交戰之後，殘餘各師不能改編爲新師，從各處

而來的部隊，也許不說同一方言甚至不吃同一食物。中國最大的軍事問題在於怎樣洽各軍於一爐。還有一點，中國缺乏飛機和重砲。

第二是財政問題。中國已失去所有重要海口，大部份鐵路，稅收最豐的省份，和百分之九〇的關稅。自日英商定處置關稅的辦法以後，日本便徵收了每一估領口岸的中國關稅；在口頭上他們雖未攘奪稅收，只「封存」於橫濱正金及其他銀行。但中國確已失去稅收，而日本却可把他派用處。中國國稅的收入，差不多百分之六〇來自關稅。最後，中國的出口貿易頗遭打擊。論者每每談日本的經濟枯竭，實則中國的經濟枯竭也不相上下。

第三，全部軍需問題。我在漢口時，有位洞若觀火的人說：戰爭的勝敗，端賴於軍需。在這方面，中國的損失極為嚴重。粵漢鐵路從前是運軍需的大動脈。現在中國只有三條路線，著下來：

一、北方舊日的駝隊路，自西安、蘭州、迪化，而至蘇聯。我已指出此路的困難。路線遙長，大部須經沙漠和崎嶇的地區，軍需到達蘭州或西安後，仍須由公路運至中部前線，因為日軍已切斷華北的鐵路了。中國人現在沿此路遍設汽油站，並且英雄地加以改進。

二、法人所築狹軌的滇越鐵路，自海防、河內，以至雲南省會昆明。法國人不許此路運軍火者達數月，雖然心痛於失去可觀的運費，因為日本會恐嚇法國，如果繼續允許中國利用此路，即將奪取鄰近安南、北端

的中國海南島。一九三九年初，日軍擄去了海南島。法國於是一怒復允中國自由運輸。日本人設法進行壓力，復加封鎖，但至今此路仍為中國運軍需的最重要路線。到雲南以後再轉運至重慶和前線，這是一個有些困難的技術問題，因為以上就沒有鐵路了。可是數千苦力，却能把公路修得很好。

三、新開的滇緬公路，自英屬緬甸至昆明和重慶。美國駐華大使約翰生（Nelson T. Johnson）及其軍事參贊麥克許大佐（Major James M. McHugh）於一九三九年一月間，曾乘一輛小汽車在此路行駛二、一〇〇英里走了十三天。不久此路即將運輸重軍需。主要困難在於熱帶雨，頗有沖去橋樑之虞。

最後，我們可以一提華軍的士氣。簡言之，那是極雄壯的。中國係為自衛而戰，為國家完整民族生存而戰。中國人排除萬難，對配備優良的日軍抗戰，其激烈出於日軍的想像之外。日本人以為戰爭可於三個月之內結束。現在他們知道容將再延長三年；他們說是「一九四一年之內」可以肅清北的游擊隊。轟炸使日本的威脅深入於從前未曾知道日本是怎樣國家的中國鄉村裏。日軍澈底破壞了不下五十四個大學，縱使焚燬圖書館，粉碎其儀器，●使逃難的學生把復興民族主義的消息傳遞於內地最遠的地方。在偏僻的四川，學生自願投軍者，數以千計，跣足行進加入中央軍；在埋沒了好幾代的鄉村中，青年們用掃帚柄

註● 見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倫敦泰晤士報所載慘狀。有許多次日本的飛機轟炸都市郊外，純為破壞大學，尤其是圖書館，其中往往保存着古本和孤本。日軍開入每個都市第一先焚書。

作軍事訓練，歐時蔣介石的名字，準備保衛他們的國家。

日軍局勢

「騎虎容易下虎難……萬勿滋水道變數」——華語。

日軍在一九三九年的直接目標有二：一為保持陣綫，加以鞏固；二為開發佔領區域，使中國負擔破壞自己的戰費。在這些直接目標以外，當然還有其他目標，如阻礙中國的統一，攻擊英國的勢力和威信，從戰爭中榨取一切東西，以及擴容具體利益向本國人民宣揚。

第一點。日軍持有從北到南一條大鐵路，從南端，北平和廣州，以及中心點的漢口。他們的急切需要，是完全控制這條鐵路，使他們的軍隊橫縱自如，而華軍否則。日軍希望在這條鐵路前面，立即堅壁清野，以此作為他們在華進攻的邊疆——至少在長江以上。於是在這些天塹後，他們計劃反戈倒指，從鐵路向海打過去，肅清沿海抵抗，個別恐怖行為，和游擊隊。這項掃蕩希望能給他們一個無遺憾的軍事安全保障。這件事所需要的時間很長，因為鐵路本身未曾全部取得。如果這一計劃成功，中國所留下來的祇是一塊幾乎沒有鐵路的地。日本人以華軍的攻擊力，不足把他們驅逐出去。請記着，華軍只有很少的飛機，重砲幾乎沒有，而這些又是攻軍最需要的武器。

第二點 日本人在滿洲方面企圖以偽滿政府來治理佔領區。在經濟方面用幾個機關來開發。偽中國關稅局、偽銀行、工業、經濟、交通、中、國、實、業、正、金、銀、行、投、資、百、分、之、五。但日本人却仍厚顏無恥否認他們控制該行。他們原意是使滿洲的貨幣，以及滿洲的中國國幣，因不能兌現之故，價值已跌百分之四〇。但中國對不同以他們的產品來售換偽券。中日兩國的貨幣戰正在進行，尤其是在英、美各以美金二千五百萬元借款幫助支持中國法幣以後。

日本人企圖從滿洲採取以白銀為準備的法幣，但也沒有多大的成就。他們欲用法幣套取外匯，藉以壓低法幣的價值。所以中國在滿洲的支持下，施行嚴格的貨幣統制。英國雖在淪陷區的關稅方面，曾與日本相合作，但此舉終於惹起了國人對英的反感。日本說，英國是維持中國實力的主要因素，第一因為她支持中國的幣制，第二因為英領的香港。這地方成為中國財政、軍需、貿易的首都，和中國官吏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家。

兩個開發產業的巨大機構已由日本在佔領區域中成立起來：一為「華北開發公司」，資本日金三萬五千元，主要由日本政府供給；一為「華中振興公司」，資本日金一萬一千萬元。兩者都受東京新設的「興亞院」監督。該院由軍部控制，使外務省無法過問中國事。這兩家公司企圖在華發展電力，建設交通，製造、鑛產、開採、鑛藏，並同化中國。意思要把中國完全由日本獨佔，關閉開放的門戶，儘量排斥

外人的商業所以長江至今未曾開放，廣州至今依然封鎖。中國人對於這個經濟征服計劃的最好抵抗武器是「焦土政策」。蔣軍撤退的時候，如果不能遷移，情願焚毀工廠，不願把他們的工業落入日本手中。清島的紗廠已經燒光了，損失達國幣一萬萬元。中國人自願焚燒農田上的作物，不願留了供日軍做糧食。

日本最大的長處，在於有飛機大砲。日軍最大的危險在於奪下廣州後的過分自信。在廣州陷落以前，他們沒有逐軍軍於漢口之外的野心，只求能沿長江和長江以北的鐵路做堅壁清野的工作。他們除了游擊隊以外沒有軍事上的危險。如果他們自己過分擴展企圖深入雲南和四川，他們會遇到災殃。

日軍打中國，似乎夠神氣。但我聽到遠東最有識別力的一位軍事專家說，「任何第一流的歐洲軍隊，即使是意軍，也能在六個月之內把日軍驅入海中。」

由戰爭所致的物質損失，實難以計算。中國工業被日軍破壞或擄奪者，佔總數百分之七〇；上海一區的工業損失，據稱已達美金六萬萬元。除了這些驚人的變化以外，生命一方面的遭難，在近代史上亦幾無與比擬。我並不是說軍隊的死傷，那是夠大的了。我說的是難民。我們曾經聽見過歐洲幾種難民。在中國，僅就京滬區而論，就有一千六百萬難民；這一千六百萬男女和兒童，爲了逃性命，被迫從他們的家中跑出來，流離失所，並且須忍受凍餓。

最終且一言西洋的態度。英國和蘇聯，都玩同一花樣兒，藉爲幫助中國打日本，使日本不成爲太強。但

有些觀察者以爲英國也許會和日本訂協定，讓日本至少仍舊控制華北，藉以交換停戰，因爲戰爭大足損害英國的貿易。如果戰爭延長得足夠，則所有外國都有利益：日本的敗北可以打破日本的軍力，也許使中國成爲一個進步、穩定、和平的國家。

七 西遷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

中國從「西遷」之中，想收之桑榆。紅軍的長征是件極大的偉業；十萬人橫跨中國創造着新生活。西遷來得更蔓長更偉大。排除了難以置信的障礙，從他們斷垣殘跡的老家前進，棄落了被割裂的死人，身無分文，他們的生活都被日軍粉粹了，幾百萬難民從海岸和長江流域各省出發，向西步行數千哩，在那未開發的西部着手建設一個新中國。除了美國向西拓殖時代以外，這種移民無可比擬，其所產生的英勇犧牲、堅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故事，亦差堪與美國拓殖時代相提並論。

細細地講起來，那會需要一全章。昔日破殘的大學，合併起來組成新的學術機關。舊鐵路是拆毀了，一段段的鐵軌，由愛國苦力驚人的體力搬到西部安全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將用來建築新鐵路。數百家工廠，用人力遷移機器和一切，努力裝置起來，在那離開原地數百英里的城市中開工。新公路計劃着，建築着。富

源——尤其是四川的金鑛和雲南的錫鑛——開採着。勒維·亞萊 (Rewi Alley) 一位紐西蘭青年，前上海工部局工廠檢查員，組織着「中國工業合作社」正在開始作業——發起人是蔣介石夫人。

遷移工廠是件英雄的事業。其困難並不完全在技術方面。漢口有一家大紗廠拒絕遷移，也不為數千工人於日本佔領後謀生計。辦法得趕速決定，因為日軍已攻近武漢。政府請工廠拆散機器。工廠拒絕。此廠湊巧對勞工的待遇條件很苛刻。有天早晨五點鐘，正當夜班放工日班上工的時候，蔣夫人到來。她向工人曉以大義，她的干涉非常有力，工廠居然被迫遷移了。

八 和平與纏結

一九三七年日軍攻陷南京時，他們以為蔣介石氏既失首都必將求和。但蔣氏並未如此做，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博士，以日本調人的資格，暗暗提出他們的「和平條件」。蔣夫人接見他時，只用眼睛在公文上瞥了一下。她不動聲色的說：「大使先生，我又看到你，頗覺愉快。請問令郎令愛近況若何？」除此以外再也沒有談到和平。

正如第一章所說，日本人非常憤怒他們「不承認」蔣介石，並且從那天起不認他存在，只說他們如果捉住他，一定把他當做普通刑事犯那樣殺頭。從此中日之間便沒有談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人又

宣布他們的和平條件，包括（一）中國承認偽「滿洲」加入防共公約；（二）劃內蒙古爲特別「防共」區；（三）日軍得駐紮於中國各處；（四）開放中國，尤其是內蒙及華北五省，供日本開發；（五）取消國民黨。中國對此未作答覆，這種「條件」根本是難於答覆的。但一九三九年一月，蔣夫人宣布中國的最低條件——光榮的和平，其中必須包含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及「平等待遇」。

現在的局而完全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狀態也許維持一個很長的時間。日軍不能夠把華軍推入西藏，華軍也不能夠把日軍推入海中。日軍如維持現在的實力，或者會採取他們所發明的不宣而戰的概念，來一下不宣而和。他們不容易誘致委員長作談判；他們也許會另外用一種方法，讓戰爭繼續下去，一面保持已經到手的地盤，企圖進行經濟的開發，一面不停止戰爭。但他們必須應付中華民族聯合的、新生的力量。他們是正和一個從未永遠被打敗的民族作戰。

第十六章 中國的軍政要人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孔子。

統治中國人的中國之唯一政黨是國民黨，現在的領袖是蔣介石氏。我已經略述該黨的起源，它是孫逸仙博士在一九一一年以前聚集中國留日的志士組織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亦爲他所手創。國民黨——至少在理論上——是中國最高當局，因爲政府是由黨任命的。這一點等於極權國家的政黨。

國民黨與其他各國的政黨絕不相同，真可稱爲獨一無二。第一，它主張民權，而爲其三大主義之一；它自稱爲中國革命理想的總匯，它希望這種革命逐漸發展，不取淺薄的獨裁手段，而採有機的進化。它不像俄國的共產黨那樣是個封固嚴密的信仰核心，它不像德國的國社黨那樣是個狂熱的民衆運動。它雖管理中國政府，但各部部长不一定都是黨員。只要有滿意的保證人和過去的歷史，任何人都可加入爲黨員；沒有一個人是強迫加入的。黨員除了念總理遺囑以外，不再納黨費，義務也很少。遺囑內容如左：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國民黨黨員究有多少，我所聽到的估計數相差極遠，最熟識內幕的人以為大概有十萬人（譯者按：國民黨黨員數約為二百萬人）——不會再多了——其中二萬是幹部人員。黨籍是半秘密的，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沒有多大感情上的差別，不像德國或蘇聯那樣黨員與非黨員的差別猶如山羊和綿羊一樣，我有好幾次與國民黨黨員和非黨員一同吃飯，大家一同笑樂，甚至還把黨籍作為笑料。

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頗像蘇聯的共產黨，精神却不同，因為它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黨。黨的最高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每二年開會一次。代表大會授權於兩個常務委員會：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二為中央監察委員會，行使監督權。由此兩委員會復產生小團體，如中央政治會議，辦理例行公事。對這些組織負責的中央政府，則採五「院」制。

戰爭發生後，又有創設輔助組織的必要，藉以集中權力。因此國民黨任命一個「最高軍事會議」，政府也設立一個「最高國防會議」，由蔣委員長擔任主席。最高國防會議分出一個最重要的軍事委員會，推蔣氏做委員長，監督政府各軍政部門的活動。

五院制度創於孫中山先生。此制採取中國舊法及蘇聯和西洋的觀念，而成一廣大的機構，使中國人由此學習並發展政治的設施。我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並無含有西洋意義的政黨。中國是經過數百年的腐敗帝國以後，一夜之間變成共和國的。孫博士自然要極小心地去找走向民主的道路。他的理想是準備人民自治。中國是世界上沒有選舉制度的唯一大國。它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國會。

在構成政府的五院之中，第一是行政院，等於民主國家的內閣。我們稱孔祥熙博士為中國的內閣總理。在中國人說起來，他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該院每星期二開會一次。第二是立法院。它是一個發育不全的立法機關，將來由此變成真正的國會。該院有權制制法律，但實權頗少。第三是司法院，創立全國的司法制度。第四是考試院，為中國古時科舉制度的產物，藉以從新建立文官制度。第五是監察院，為一聯繫各部活動、監督決議的執行、及草定普通計劃的重複機關。

一 頂尖上的兩位

我們已經講過蔣委員長和張學良氏，蔣夫人和孫夫人，孔祥熙氏和宋子文氏，共黨領袖毛澤東氏和朱德氏，他們可以被稱為中國的八大要人。●雖然還有兩個名字應該再加進要人名單中，即廣西李、白

註 ● 諸法重八人之中有五入——委員長、蔣夫人、孫夫人、孔祥熙博士、和宋子文——出於一門。

將軍。這八個——或十個——名字，還不算中國僅有的名流。此外還有許多其他聲譽顯赫政績昭著中國人。

從身份的眼光看起來，我們應該從頭開始，先說國民政府主席可敬的林森氏。他的重要猶如蘇聯之加里甯，或意大利之國王愛琴虞。林主席是福建人，生於一八六四年；他在加爾福尼亞住了許多年。一九一一年回國參加孫逸仙博士的革命。他是國民黨中辦事特別任重實質的人，因為沒有陰謀或野心，故被舉而任現在的位置。他極其儉樸，一雙皮鞋可穿五年之久。農民稱他爲「林鬚鬚」，因為他有一部飄逸的白鬚。有次他在拈鉢山上步行到蔣氏的寓所去，坐在石上休息，刻「娶妾者勿坐」五個大字。他的月薪國幣八百元，合美金一二八元。

以「太子」聞名的孫科氏是個不同典型的人物。他以一八九一年生於廣東，爲孫中山先生與其元配的獨生子。這位老太太今尚健在，隱居於香港附近葡領澳門。孫中山先生和她離婚，娶了宋慶齡女士，卽現稱孫夫人者是。實際上孫夫人確有兩位。老孫夫人，孫科之母，是浸禮會教徒（宋氏皆爲美以美會教徒）；老太太過着安靜的生活，無心於政治，是位淳樸慈祥的人物。

孫科氏曾受學於檀香山，嗣轉學於加利福尼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他於一九一七年返國幫助他的父親，做他的秘書，後被任爲廣州市長、鐵道部長及立法院長以迄於今（一九三九年）。孫科氏是永遠

急進的。他要打日本人。他在今日與聯合陣線極密切。一九三八年他曾兩度遊莫斯科，覓取更接近的中蘇合作。

日本人深恨孫科，一九三八年十月，中美合資公司所經營的一架民航機，被日軍擊落，死了十四個乘客。這是日軍擊落少數民航機中的一架；原因據說他們以為孫科也在內。

孫科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面貌端正，家產富有，素具修養和大志。

二 桂省兩將軍

這兩位是中國——在軍事合作上也可說全世界——最優秀最能幹的人物。桂省兩將軍，李宗仁氏和白崇禧氏，曾有這樣不能分離的事實，甚至通常被稱為一個聯合體，好像與登堡和魯登道夫一樣。有時他們被誤會為一個人，名字叫做「李白」，正如共黨領袖被稱為「朱毛」。他們互為表裏。李氏為一個坦白直率的人，白氏則比較深於世故。李氏被稱為白氏絲手套中的鐵拳。李氏年長，故名位較高；白氏多做戰地工作，常在前線指揮。

兩將軍的重要是很簡單的，並可簡單地予以說明。第一，他們是蔣氏軍官中最優秀的分子。第二，他們的軍隊是中國能作正面向大戰的最精銳的軍隊，甚至比紅軍還好，因為紅軍所擅長的是游擊戰。李白都出

身實踐，爲人正直，肯苦幹，熱心愛國。一九三五年，爲了對日政策問題，他們在廣西●脫離中央而獨立。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們立即把自己和他們的軍隊供最高當局指揮。白氏——早年曾爲蔣氏不能分離的助手——飛到南京，他和委員長不握手有八年了。蔣氏立即任他爲國軍總參謀，至今仍任此職。

李宗仁的面貌，像個久經風霜蒙古種的碼頭工人。他生於一八九〇年，籍隸廣西。早年他做體育教員。一九二五年，他參加革命，而成爲蔣氏手下的第一流軍人。有三件事情使他可自別於中國舊式軍人，正像白氏一樣：他不營私，不貪錢；出身營伍，受過實地軍事訓練；且有一個堅強的政治觀念——統一中國，抵抗日本有些觀察家稱李爲「中國最誠懇的人。」

白崇禧將軍生於一八九三年。他和李都在保定軍官學校肄業，不久即參加革命。他是一個回教徒；這一點使他特別重要。在這次戰爭中，他遠遊甘肅和西北，發表回教徒的意見，向着日本人的宣傳反攻，使一個緊要地帶的回教徒，樂爲祖國效力。在這一地帶，他們控制着通蘇聯的給養路線。他被稱爲華軍中最專門的戰略家。

我在第十一章中，曾經提及一九二七—二八年蔣介石攻陷上海、南京、漢口、北平，因而暫時統一中國造成現代軍事史上一件最驚人之舉的北伐。我們固然得稱揚導成此舉的非尋常人所可比的決斷力

註●廣西是中國採取普遍兵役制的唯一省份。

和組織才。但我們也得說差不多每場實際戰役都有李白兩氏參加。他們兩氏久經沙場紀律嚴明的南方部隊入，李氏奪取了上勝（白在後面差一步便到）白氏打退了北方軍閥，他們倆共取武漢三鎮；白的部下並且越過北平以外，當爲數十年來能夠越過長城達到蒙古邊疆的第一個中國人。

據傳說白崇禧氏有一次曾說過他所殺的周恩來的性命。白氏在白氏清黨中被捕，周雖換了假名，白却認錯他是誰。白設法由自己來審問他，竟把他釋放，而且不洩漏周的真姓名，因爲如果大家一知道，免不了要被槍斃。

最近白氏以爲戰爭將再延長三年。他說中國有充足的給養可以支持到那個時候。

三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是中國最偉大的領袖。這箇高大漢子——他身長六呎四吋，像一座金字塔，頭如一個大西瓜——是中國一個典型的野蠻人，好像是佩孚（他和他曾有極其複雜的關係）之爲典型的秀才軍人一樣。蔣氏出身民間，他極富鄉土氣。

他穿着農民服裝，樣子像大而無當的一個苦力。他從不穿軍官制服，愛戴一頂闊邊草帽（大小有十吋），常常用繩子在頭頸上。他只吃極簡單的食物，一些也不愛精神上或物質上的奢侈品。他一生從未吃

過魚翅。某次蔣委員長派一輛轎式汽車接他晚餐。馮氏不屑坐轎車，他駕一輛他衛隊所用的大敞車坐在車夫旁邊，馮氏司機。當他第一次到南京，蔣委員長請他到官邸，他拒絕住在官邸，他拒絕住在官邸供給他的行轅，而住在附近一所小房中。蔣委員長一見他，即命者詢問他，馮氏和兵士坐在天井中，看着襯衫坐在地上嗑瓜子。

馮氏是一個宗教徒，奉行傳統的個人生活。他的年輕的基督教夫人——她是北平青年會幹事——是他當世不離左右的伴侶。

馮氏在每次作戰以前，必召部隊發誓，他們行軍作戰時唱着「士前，基督教教的戰士。」可是傳說很廣以為他會用英文橡皮帶分批給全體騎士舉行洗禮一說，却不確實。故事是這樣發生的：有位美國記者對青年會的愛德華（Dwight L. Edwards）說，馮氏會勸一大隊士兵入教，如果他用一條橡皮帶帶行洗禮，那要容易得多。愛德華之成為一個基督教徒，因為兒時時代在保定看到幾個傳教士被拳匪所殺，自此他個個到時的一教，非常虔誠。

馮將軍以一八八〇年生於陝西。他在自傳中歷敘他早年的奮鬥。他的父親是個泥水匠，家境極窮；馮有六個兄弟姊妹。馮中五個都死於幼時。見於時代可怕的經驗，造成了他深刻的特性；他從小離開生地，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從未回去一省。——差不多和全中國人的習慣相反。他自述父母都抽鴉片，他自己抽三塊鴉片。一八九一年，他入一個私塾讀了十五個月書，他所受的教育只有這一點。他的真名字

是克保「玉祥」兩字是偶然取的。

他在自傳中坦白地說他最初恨白種人，後來又恨日本人。他在十二歲時，就拿起一枝鎗向教堂射擊，以致不少外國人接近他，但幸而未會傷人。六七年之後，馮氏自己也入了他開火過的這一個教堂。他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打過仗，那時他只有十五歲，從此他就厭惡日本人。當他成爲一個羽毛豐滿的兵士時，他被取上一個「大餅」的綽號；他的伙伴以爲他胖得敵人要生吃他。

他是一個簡樸的人。家中只有兩件裝飾品——一對日軍的彈箱。他不愛錢財或誇耀。最近委員拉夫婦在漢口到他家裏吃飯，他們只吃了米飯和黑豆，便沒有其他了。新近一件私人的不幸，予他很大的打擊；他原所生的獨子英日軍作戰時陣亡了。

馮氏一生變化多端的事業，其複雜非這篇簡略的素描所能盡。茲摘示其正式傳記的綱目於下：

一九二三年 任西北衛戍司令

一九二四年 娶李德全女士（基督教徒）

一九二四年 向段祺瑞倒戈（他自己坦白用「倒戈」一詞）

一九二四年 聯袂蔣皇（議出京）

● 馮是馮玉祥有母有弟的一年，他又於是年親持總統寶璽。

一九二六年，「關外王」張作霖入關與馮吳相戰，並將他們逐出。馮走俄國，在莫斯科住了一年。還有一次，他因暫時失權，隱居孔子葬地山東泰山的寺院中。

馮玉祥將軍是永遠反日的。蔣委員長從西安脫離時，馮將軍快活得連浮三大白——多年以來第一次嘗到酒味。這幾年來馮玉祥將軍並未統率軍隊。他現任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

四 樸範省長

自民國以來，除了一個極短的時期以外，閻錫山將軍一向做着山西省長（他於奪制推翻後即掌權。）這紀錄爲其他軍人所未會打破；而山西多年來被認爲治績最優的一個省份。閻將軍會禁止鴉片，興鐵路和學校。

閻氏的力量是在於（除了參加倒楣的擴大會議以外）從未圖伸張勢力於山西省外。他是一個地方主義者；他不是一個冒險家。沒有人到這個難於進來而又不特別富的山西打擾他；他也不到外界去打擾別人。結果他的省份很少遭內戰的蹂躪，且有發展實業的好機會。

閻氏生於一八八三年，曾在日本受過一時的教養。他有兩件事令人稱譽：一爲接受孫逸仙博士的影

早於一九二七年即擁護蔣介石氏；二爲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的亂世時代，昂然打破了土匪原欲將北五省脫離中國的陰謀。山西爲華北五省之一，但日本人永遠不能使山西領袖將軍朝他們方向移動一寸。

五 陳誠與張羣

這兩位很重要的中國將軍，姓名的發音時常使人弄不清楚。我到中國有兩大野心：第一是訪見蔣委員長，宋氏著要人和紅軍領袖；第二是學習分別陳誠（Chen Cheng）和張羣（Chang Chun）。他們姓名的讀音似乎是相同的。

陳誠將軍，我們簡稱之爲陳。他是前武漢衛戍司令、軍委會政治部長、前軍政部次長。他把黨的力量和軍的力量聯絡得很堅強。他生於一九〇〇年，相貌看起來非常年青。委員長極愛他；他在西安與委員長同遭逮捕。大家都相信他被委員長選爲政治繼承者。在中國，大多數人以爲他是蔣氏在政治上的第二人，好像白崇禧氏是軍事上的第二人一樣。

張羣將軍，我們簡稱之爲張。他是前大上海市長、前外交部長、軍委會副委員長、現任行政院副院長，即副內閣總理。與蔣介石氏極接近。他們在一九一〇年相會於日本，因國共同參加革命，從此成爲好友。他的

夫人是個基督教徒。他在外長任內（一九三五——三七年）責任非常之艱巨，日本人不斷壓迫他，而國人還嫌他太柔弱。

六 還有四個陳氏

陳氏兄弟是陳其美的兒子，他們主持了多年的黨務。陳果夫氏居長，生於一八九二年，一度在上海做過交易所生意；他曾資助蔣介石氏，他做過江蘇省主席。陳立夫氏較幼七歲，外表溫和，英美中國名人錄，「他曾根據總理遺教創立一種新的哲學體系，著成一部兩大冊的書，」銷路達十萬。他是蔣夫人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組織者，這種運動的目的，在於以青年會形式消滅封建思想。

★ ★ ★ ★

另外一個陳氏，陳友仁，與上述兩陳的宗族非常疏遠。他以一八七八年生於英屬西印度，為一混血兒，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漢鮑羅廷所左右後被蔣介石氏推翻的左翼政府的外長。因為生於外國，學於外國，他不大懂中國語文。他是一個激烈分子，好大喜功，現在已不大爭榮譽了。他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才與周恩來、王耀東及其他在野多年的人恢復了國民黨中的地位。陳友仁曾做過三民主義政府的外長。第一次在武漢，第二次在廣州，一九三一年短命的「獨立政府」，第三次在福建，一九三四年十九路軍所設立的「

人民政府。」陳氏有一件令人稱譽的偉業：他成就了所謂「陳毛協定」(Chen-O'Malley Agreement)。由此英國自動放棄了漢口的英租界——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陳氏有幾個有趣的子女，他的兒子傑克(Jack)是中國第一流的政治漫畫家，他的女兒蘇兒維亞(Sylvia)是個天才的舞蹈家。他常在中國倏然來去。他一回國，人們便懷疑他或者又帶着一種什麼計劃，因為他是一個著名的搗亂家。

★ ★ ★

還有一位與其他陳氏色彩極不相同的陳氏。他是陳獨秀，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為中國共產黨組織者之一，做過好幾年該黨書記長。後來他傾向托洛斯基派，以中國托派首領聞名。他是一個文人，一個大學會留學於法國。他於一九三二年被捕，經過黨動社會的開審後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據說他在獄中頗受優待，因為他早年對中國的文學復興和革命頗有貢獻。

七 大使胡適博士

「我準備替胡適寫胡適中華」——胡適博士

我於本章開始時，曾謂有許多重要的中國人留待討論；我應該再加一句：倘不用政治的眼光來看，則本書他處未曾提及的現代最著名的中國人，當推駐美大使胡適博士。他的一生事蹟，非一二節短文所能

我現在只講一些事實。

胡適博士和一切中國人同樣，美未來，好交友，溫雅而崇尚現實，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始祖。這個學術的社會的運動，發生於帝國推翻之後，助成了孫博士的政治革命。像多數偉大運動一樣，它的推進是很簡單的，胡博士三歲時即開始認字，十歲已認得好幾千字。他仍驚異於文字的清澀和深奧，所以他提倡白話。他認為簡明的文字，人們易於學習，易於明瞭，易於使用。胡博士和他同信徒不用深奧難解的文言而用白話寫詩和哲學，於是白話愈益流行。胡適這種簡化中文的嘗試，在歷史上可與緯塞（Charter）之改革英文及中世紀以後在歐洲用法文代替拉丁文，同垂不朽。

胡適是具有非常天才的人物之一。馮玉祥是體格上的巨人，胡適是一個思想界的巨人，但他不像馮那樣的奇怪。

他以一八九一年生於上海，他的父親是個老學究和地文家；他的母親要年青得多，是他父親第三個妻室，生他時只有二十歲。他於三歲時喪父，他隨他的「一初恩憲」都受之於其母。在十二歲時，這個神童已能背誦中國大部份經書——猶如在西洋之能背誦沙士比亞，但丁彌爾頓，魯克理西歐，拉辛等作品——而尚尋求新智識。他的家庭很窮苦，他曾課兒童來供給他自己和他的母親的衣食；後來做了一個新聞記者。在他得到一筆留學費時，原是什麼地方都可去的，但他獨選定了康乃爾大學的農學院，他以為中國

應以科學的農業來改造，於是決心做一個農夫！他開始讀起西洋政治和哲學的著作來——然讀達兩文著作時，偶然發現他自己的名字「達之」正合著「達者生存」的意義——於是離開康乃爾大學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和文學。他在該校受威爾遜的影響。一九一四年，他寫了一篇獲得獎金的英國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論；一九一七年他在哥倫比亞提出的哲學博士論文是先秦論理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立刻就成為名著。胡發現自己幾已成名。他於是回國，大事著作（他用白話譯來古詩，使批評家驚異莫名）並開始注意政治。他做了國立北京大學哲學教授，著有中國哲學史，編了努力週刊，是一個堅忍不屈的演講家和政治理論家，並曾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一九二七——三〇年），他遊歷國外，著成十二卷文存，開始主持翻譯沙士比亞，編輯另一種雜誌，獨立評，並於一九三一年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他雖不是國民黨黨員（他真的時常對國民黨加以嚴厲的批評），雖從來不曾做過官，但在一九三七年却被任為中國駐漢大使。當日本入關到他出使，決定派「三個」日本大使到華盛頓和這位天才相競爭。

你不要從這篇素描中推想胡博士是一個隱士，一個象牙塔裏的學者。恰巧相反。他充滿着人生樂趣。他愛談天，吸煙，宴會，交朋友，愛家庭。

胡曾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Voltaire 譯之）。他在十一二歲時便反對菩薩和迷信。但他多年主

張不用暴力抗日的必要顯係磨滅了他的這種思想。他現在是中國最有名別力即民族主義者。

★ ★ ★

中國的大使人才特別豐富。有施肇基博士，在國際聯盟中代表中國；有王正廷博士，曾任駐美大使，為胡適的前任。在倫敦，中國有郭泰琪，最引人注意的中國人之一，是有急智，富幽默，敏銳而雄辯的政治家。他一度做過本寧爾凡尼亞大學的本潘爾凡尼亞報（Pennsylvania）編輯，做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和宣傳主任。他又做過巴黎和會代表，大學校長，和外交部次長。

在巴黎有一位奇人顧維鈞博士，他在中國並無了不起的偉業——曾被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學生。他到美國時英文還不大懂，三年之內却得到學士和碩士，受到各種獎品，同時還參加辯論會，編輯哥倫比亞和勞觀者兩種大學刊物。他的法律博士（名譽學位）是耶魯大學贈送的。顧氏在二十七歲這樣年青的時候，便做了中國駐美公使。他帶中國人國聯——就是後來背棄了中國的國聯。他的事業得助於其能幹美麗的夫人者不少。

八 王寵惠

中國姓王的人有幾百萬，在中國名人錄中有幾百個。●我們且提出一個王寵惠，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他是一個謹嚴虔誠的公僕，其紀錄可追溯到很遠。他的事業大半在法界。他留學於耶魯大學，會將英國民法譯成英文，並為英國律師公會月報，為英國社聘入內院（Inner Temple 倫敦四法學院之一）講學。他數任中國司法部長，並在海牙國際法庭做過好幾年法官。

王博士是個極其怕羞的人，稍有駝背，辦事認真，不厭求詳。不幸任戰時的外交部長，沒有許多出色的工作可以做出來。

九 兩位何氏

何應欽將軍是軍政部長。他生於僻處西南的貴州（一八八九年）別號復動聽——叫做敬之。他是中山先生早年留日的朋友之一；他在軍界上的事業頗多，而以從未對蔣氏改變忠心聞名。

另外一位何，是何健將軍，前湖南省主席。他以一八八七年生於湘省，著有五倫八德一書。何健將軍在過幾年第一路剿匪軍軍長。

十 上海匪人

註① 奸像匪國名人錄中姓斯密士（Stallus）的有二人

這是一位上海最紅的閩人。我會聽說他被稱為中國「最有趣味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杜鏞，號月笙。他已將近五十歲，出身貧苦。他少年時代的生活，當然過得很放縱；現在他是一位「銀行家兼公益事業家」。他是中匯銀行的老闆和中國銀行的董事，對於慈善事業異常出力，並且做過好幾年上海地方協會（極其反日的）會長。

杜氏是青幫有力的領袖。他插手於政界，一切愛國的革命團體，事實上都是秘密結社，到了相當時期才公開出來。俄國的共產黨如此，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如此，杜氏的青幫也是如此。他曾幫過蔣氏許多忙，是委員中所垂青的少數人中的一個。

杜的公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房屋築在高牆之中，旁邊有一個可愛的花園，內設一所小廟。他在今日極被人「尊敬」。他極愛國。他不但是一個銀行家和慈善家，並且還控馭着報紙（例如他是大陸報和時事新報的董事），電燈公司、交易所和紗廠。

一九三八年冬杜氏移居香港。法租界當局以為他幫助中國難民這樣出力，甚至再在上海住下去恐怕會引起「專制」。他有一個把日本人當早飯吃的名聲。

十一 五位將軍

廣州未被日軍攻下以前，廣東省政府主席爲蔣氏最忠幹的部下之一吳鐵城將軍，體格高大，常帶笑容，待客慇懃，是中國最引人入勝的人物之一。廣州的失陷，責任不在他身上。他英語是在檀香山學的，說時帶着一種不平常的腔調；他有一個兒子留學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吳將軍生於一八八八年，參加革命是在一九一一年。他做過幾年廣州的公安局長，後又任爲大上海市長。他以極大的忍耐力，承受日本人在上海區騷擾、兇暴、挑釁等侮辱。大家以爲他是於張作霖死後，說少帥率軍加入國民政府的調人。

吳鐵城現在戰地作戰。在許多獻身給中國的外人之中，有一位馬坤將軍（General Morris Cohen），參贊着吳氏戎機。他是一個魁梧的英國人，做過多年孫逸仙博士的副官長和侍衛，現在吳將軍處做着同樣職務。

宋哲元將軍，一位帶着舊式軍閥氣息的山東人，原是老督將軍馮玉祥所屬將領之一，曾任黨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因此，他被認爲應負一九三七年平津失陷的責任，而受撤職處分。有時人家稱他爲日人的傀儡，其實的確不是；他担任着一種不能見諒於人的牽制日軍的工作。他的主要政策是以故意延宕手段阻擋日軍；他的弱點，在於從來不知道蔣氏會做他的後盾。戰爭爆發時他不在北平而在山陝掃墓，這可稱爲他的得策之處，也可稱爲他的失策之處。

葉廷鈞將軍，一九三二年保衛上海，第九路軍的長官，是個英雄人物。他在戰時像一隻猛虎。他非常左傾，曾於收拾殘軍，退守，福建，在一九三四年曾立一個短命的獨立政府，以陳友仁為外長。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時，葉廷鈞正任福建省的省長，於是也做他的廣西朋友，自一樣，立向蔣氏請纓殺敵。

另一位正在作戰的將軍是張發奎，一九三七年會以英才開選選的「鐵軍」保衛滬東。他做過浙江多年的軍務長官，為委員長向良將之一。他具有很大的政治實力，這一半得自與海外華僑密切的聯繫；他曾在美國住過一時。在上海附近一度指揮游擊之後，現在他是廣東方面總指揮，負收復廣州的反攻之責。他也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之一。

十二 松花江上的馬占山將軍

這位將軍具有偉大動人的性格。他曾被稱為中國最有胆力的人。他姓馬，這並不足奇，因為在英美也有千百人姓馬（Lion），姓狐（Fox），或姓狼（Wolf）。馬將軍為一北方回教徒，出身於一極窮的牧羊人家。

註：這是一枝有名的廣東軍隊，一九三二年蔣對閩上，蔣附近，閩來的蔣部為首領，且具中國軍隊。當時蔣不石兵剛打下

國民黨軍前部之一胡漢民兵，而戰有一部胡漢民。蔣終於胡漢民，但有一個蔣，廣東軍隊在蔣近蔣。於是十九路軍向北門來，戰爭開始時該軍即起而抵抗。

是舊時薩滿邊疆的游擊隊首領之一。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後，日軍開始向北推進，佔領東三省全部，馬將軍正指揮着松花江一帶的軍事，於是決心阻止他們。他是一八九五年以來敢與日軍正式作戰的第一個中國人。

他在戰頗有成績。他先退兵，炸燬了松花江上的一座鐵橋，打敗了企圖渡河的日軍。他在那一次用血肉抵抗大砲的戰爭中，一面向蔣介石乞援，一面發一通動人的電報請國聯干涉，但無效果。日軍雖得援軍，馬氏仍且退且戰；他先沿中東路作戰，後在齊齊哈爾作戰，終於被逐過俄國邊界。

日軍認這個人值得收羅。土肥原和他們起談判。他送馬一筆極大的款子，要他加入偽「滿洲國」新傀儡政權；他立刻接受了。馬將軍於是提議親到北滿勸諭人民拉他們受日人統治。日人同意了。馬氏立刻把錢悉數秘密帶去，充作重建抗日軍實力的用途，並在黑龍江畔的黑河樹立根據地，直到怒髮衝冠的日本人再派一枝軍隊把他逐出，他才離開了。同時他在離開的時節把所搜集的日人秘密幽默地公之於世。在這一戰爭中，日軍以為他們終於清算了馬。日軍先頭部隊並俘獲了他的馬和軍裝，但他剛巧設法逃脫。日軍把這些東西送到日本，獻與天皇，帶着高興的消息說馬終於死了。不幸幾天以後，他又出現，再越俄國邊界逃脫，並經蘇聯邊區和蒙古，作了一次令人咋舌的長途旅行，又與華南中國軍相會合。

在一九三七年戰爭中，不屈不撓的馬將軍又活動起來。他現在率領着游擊隊在綏遠省抵抗日本。

馬是一個純粹的中國軍人，有智謀有聲譽。

十三 各院會部長

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是個非常能幹的文官。他代表一種新的、健全的趨勢：以平時不關心政治的平民專家放棄私生活來幫同組織一個新行政機構。他的職業是個地質學家，曾畢業於魯文大學（*Université de Louvain*）。翁博士曾做過大學校長，後來去學術生活而做一個冶鑛工程師。他是中國最能幹的人之一。中國工業之能向西移植，大半賴他的努力。截至一九三八年年底止，翁博士和他的部員人力遷移的工廠下一三八家，其中計機器廠六十四家，宣紙廠十八家，化學廠二十二家，玻璃廠五家，紡織廠七家，印刷廠十二家，造船廠四家，其他工廠四家，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事業。由苦力背上遷移的機器總重共計二四、九一九噸。

在相類部門中，還有一位交通部長張嘉璈。他的職業是銀行家，做過多年的中國銀行總裁（有時他被稱為「中國第一流銀行家」）在一九三六年始投身政界。他雖高居最重要的政府職位之一，但直到現在還不是國民黨黨員。他在漢口第一個見到的要人便是他；我對於他以專家本色處理政事，具有深刻的印象。翁文灝和張嘉璈好像一九一七年時美國大實業家巴魯（*Bernard Baruch*）一樣，為政府服務

而受勳員。他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所代表的運動亦復如此。

隸院於行政院者，除各都部長外，尚有一羣各委員會的長官。禁煙委員會的長官是甘乃光，一位新聞記者、著作家、和政治學教授。蒙藏委員會的長官是吳忠信，前任貴州省政府主席。賑災委員會的長官是許世英，曾任駐日大使，是個瘦小的人，體重不到一百磅，而其救濟難民的工作則極為繁重。他從前做過最高法院法官和國務總理。僑務委員會的長官是陳樹人，他曾留學日本。

立法院院長，我們已經說過是孫科。司法院院長是居正，畢業於日本某法科大學，在國民黨中有悠久歷史，是國民黨老前輩，為孫總理老信徒之一。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生於一八九〇年，是一個學者，九歲即能賦詩。他在十六歲時參加革命，現信佛並尚素食。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生於陝西，學於某法國學校，以新聞記者參加一九一一年之革命。他的鬚鬚在中國可稱最長，也是國民黨老前輩之一。

現任國民黨祕書長能以其職位造成一極重要工作者，是個比較年青比較活動的人物朱家驊。他曾任交通部長。朱氏以一八九二年生於浙江，得有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一位溫文、敏銳、完全的人物，他代表國民黨領袖的新典型。

戰爭以前，黨外不許有黨。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成立聯合陣線，蔣介石氏又承認張君勱所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小團體爲合法。張氏一八八六年生於江蘇，自述爲一法學家、著作家、和講師，他曾留學於日本及德國，著有新德意志之社會民主政治一書。他的半法西斯黨，據說有一萬黨員。他於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委員長「承認」時，即宣布服從三民主義，自請抗日。但他猛烈攻擊聯合陣線，並在一九三九年初要求共產黨放棄半自治。

中國青年黨在理論上也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領導者爲左舜生，一個四十六歲的湖南人，曾留學於法國。該黨爲亡命於巴黎的國民黨黨員所創立，並無實際重要。一九三八年四月，蔣介石氏允許該黨公開，自立爲一合法組織。關於委員長，有件事情是不能否認的：他遲早會把每個人都收羅進來。

第十七章 軍閥與傀儡

「中國是現代世界中一個最神祕的最令人驚駭的事物，而這不僅因其歷史或面積的龐大……」——林語堂。

中國人是一個理智的民族，要比日本人和印度人容易瞭解，因為日本人是神祕而不可思議的，而印度人則在其自身神祕性和大帝帝國的重重壓迫下，弄得令人莫名其妙。

但在舊時代的中國，却有一個苦人思索的現象，那便是軍閥的割據。如果中國人是和平主義者，那麼為什麼他們有這許多次內戰？如果他們是一個理智的民族，那麼，為什麼他們讓軍閥猖獗。

關於大軍閥，我們可以寫得很多。但我不想這樣做，雖然那是很有趣味的。第一，時間要緊，本書已寫了一半，但祇講到日本和中國。第二，軍閥割據已是一個日漸消滅的現象。中國民族主義膨脹不息的力量，已把軍閥割據吞沒並且幾乎消化了。今日已無估像從前張作霖或甚至吳佩孚的全盛時代那樣地位的軍閥了。

簡單地說，軍閥並不是「軍主」(War lords)。他們是割據大省從而搜括的政治首領。事實上他們可稱為「地主」(land lords)。他們不常打仗，打起仗來，那戰爭如同兒戲——只有民國十九年那一次

戰爭是例外真正開火的時候很少，只有各率以打仗爲職業的丘八——他們的目的是和鬥牛士一樣磨拳擦掌接近衝突而各無損傷。老百姓極少與這種戰爭發生關係。通常戰事不以鎗斃定勝負而以金錢定勝負。甲軍閥的代表以鈔票來收買乙軍閥的軍隊，於是他就算是勝了。

軍閥時代大致是從一九一六年起以迄蔣氏統一中國的一九二七年爲止。這現象的起因是由於老大的滿清帝國已遭推翻而年青的中華民國尙無充分能力。舊朝代崩潰了，舊總督推倒了，野心的軍人招收土匪（等於失業的兵士）組成軍隊，儘量攫取能夠攫得到的土地。中央政權的旁落，產生了大規模的「暴發」主義。

這裏我只說一個活的和二個死的軍閥。我們就以活的開始，先來講吳佩孚罷。

一 秀才大帥

他的確是個值得稱道的紳士。吳大帥佩孚，一八七八年生於山東；自從十年以前退出政界之後一直隱居到現在；他政中過秀才，曾服役於清軍，民國時代也做過大官。但他和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不相投合。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四年，經過歷次戰爭和變遷，他在北京自立爲全國領袖。當時有許多人認爲是吳大帥而不是南方人如蔣介石氏——那時人家聽也沒有聽到過蔣氏的名字——會在下一代統治中國。一

九二四年，他被其督將軍馮玉祥逐出北京；他在一座寺院裏退隱了二年，一九二七年又忽然得勢。黨察政治委員會成立時，他接受了一個徒擁虛名的位置，為該會特別顧問，從國民政府領取一筆薪俸；但他從未正式宣告服從委員長。他可算是國民黨以外聲名最大的一個中國人。所以日本人盡力要把他作為他們在中國的主要傀儡。他們用種種利誘勢迫的方法來包圍他。據一九三八年末的報告，他已屈服於日人的提議，但截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他還未以接受職位證實這個消息。他久已聲言與其為日人工作，毋甯爬入棺材中。他頗有一些幽默，當土肥原和日本人第一次去見他的時候，他說如果（一）所有日軍退出中國，和（二）得到蔣介石的允許，他很願意做他們的「中國」政府首領。日本人氣得發狂。

吳佩孚頗有勇氣，他是無論得勢失勢永遠住在中國本土的少有軍閥之一；要知他如果想住到日本或外國租界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從不據說他很迷信；在他隱居天津的時期內，他終日閉門焚香，注釋易經。他不愛錢財，不像多數軍閥，他從不搶劫鄉間，餓死農民。又不像多數軍閥，他祇娶一妻。他是一個樸實的人，只有一件著名的誇張：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一個捧痰盂的勤務跟着。

吳大帥的外貌在軍閥中是少見的——也是多數中國人之中所少見的。他的頭髮帶紅色，眼睛棕灰色。羅素（Bertrand Russell）講過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他的特性。他打了一次勝仗，但那場戰事中得勝，也認為不算正派。大帥立即通知敵軍，說他願意放棄所得，退守從前戰線，再在陽光之下打過。

